

新 中 學 文 庫

天 方 夜 譚

下 冊

奚 若 譯

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中學國語科補充讀本

天 方 夜 譚

下 冊

奚 葉 若 鈞 譯 校 述 註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# 天方夜譚目次

## 下冊

波斯女	一
海陸緋婚記	三一
報德記	六八
魔媒記	八七
殺妖記	一〇〇
非夢記	一一三
神鏡記	一四四
加利弗挨力斯怯得軼事	一七〇
盲者記	一七二
記虐馬事	一七八

致富術·····	一八五
記瑪奇亞那殺盜事·····	一九九
橄欖案·····	二〇九
異馬記·····	二一七
求珍記·····	二三二
能言鳥·····	二五五



# 天方夜譚

## 波斯女

伯沙拉城爲加利弗之附庸國，當赫命挨力斯怯得時，主是國者齊納弼，與加利弗爲從兄弟。齊納弼不欲以行政權專屬維齊，擢甲開賽哇同秉國政。甲開溫和仁恕，善處事，有求乞者，力罔不爲盡；待人公，持己正，信孚於通國，朝野皆仰重之。而賽哇性惡，復善怒，凡與相接者，鮮不遭齟齬，或竟擯斥之；貪且鄙，擁有厚貲，而恠嗇極豪，行事不惜拂人性，人不能堪，生平未聞有一人稱道之者。與甲開雖同朝，不相能；惡甲開之仁愛寬大爲異己，必百計阻壞。又時時譖其短於王前。一日，王退朝後，與羣臣語及置女奴事，蓋國俗於女奴選至苛，女奴得優寵者，權且與主婦等，於是羣臣相與議，謂才美奴未易有，有必大踴其值，至或出華貴族，或已訂婚，皆足爲窒礙者。

時甲開持議謂「選奴微特當貌端麗，性行婉嫵，且須具智能，通各學，至音樂歌舞無不嫻，始足膺此選。蓋治事者執掌庶務，備極勞瘁，休憩時得妙婧敏慧之侍者，左右語笑，以養活潑之精神於娛樂中，多裨益。儻徒重其色，而使鄙陋佻俗者廁其間，勢不至陷其主於蕩佚不止。」

國主善甲開言，命其物色，必有殊色而得完全教育者。賽哇意既與甲開反，兼妬其重荷信任心，滋不悅，遂抗議曰：「所求女必如甲開言，則曠世不能得，即得，亦非糜黃金萬鎰不可。」王曰：「賽哇，汝以爲此價過昂貴，第一己私見耳，予則不然。」即命主財政者持金如數付甲開。甲開歸，即遍告奴僧，必如約以求。皆銜命爭搜訪，冀得一當意。於是備選者日必數至，終尠及格，多遭點額矣。

一日凌晨，甲開造朝時，奴僧於途當騎請曰：「昔夕有波斯商人來，挈一女求沽，姿絕世，慧而才。商言女邃諸種學，博覽多識，女界中罕其匹。」甲開聞之喜，度果如言，則既合主旨，已寵將益堅。遂約時以女至家俟選。比回而波斯女已至。甲開見女妍豔無倫，喜逾所望。與之語，女答如響，並發言衮衮，知其學識不羣，非淺嘗粗涉者比。詢僧曰：「未識波斯商索值幾何？」曰：「商云至減須萬金，因此女歷載從學資及衣飾資，統核幾逾此數。至其蘊蓄成就，尙未計及。以彼學靡不通，求諸受教育之諸高才中，正如麟角然，的未易得。有奴若此，萬金之索，諒不爲多。」甲開當未聞僧言時，早隱度此女值必不廉，至是即招波斯商至，語之曰：「非我欲購，爲國主謀耳，值宜稍降於商所云者。」商曰：「使我得躬送女於國主，必獲無限之榮譽。第我不願出此，但償還歷年從學費足矣。至女才色，予意必能得國主歡心也。」甲開即如其數與之。僧曰：「君購此女，欲進諸王，甚善。惟長途風日，不能無損顏色。能小憩

二星期，然後薰沐而豫飾之，必更見妍麗。進諸王，當寵越等恆。君既可得褒嘉厚錫，予亦與有榮焉。」  
甲聞然其言，令女與其婦比室居，同案食，奉給優異。又使其婦爲製美服衣之，益綽約嫵媚有致。乃謂女曰：「爾所得幸福無以加。予奉明詔購爾，爾行將入見，必荷殊榮，予亦幸不辱命。又有言不能不爲爾告者，予有子一人曰挪利達，頗聰敏，惜浮躁氣未除，爾倘遇之，須加慎。」波斯女謹受命。

挪利達者，幼爲母溺愛，嘗膳母室，故以挪利達名，挪利達譯言養育也。方綺齡，容映麗，有力而多智，和愉之氣盡見於面。性既敏，易奪於外物。偶一見波斯女，驚其豔。已知其父爲王購也，然心忤然不能無動。與之言，益喁喁見親愛。多方策畫，冀殫力爲之，或竟能攫而歸己。女亦深慕挪利達之爲人美而聰警，恆自忖曰：「維齊爲王而購我，是欲致我於青雲，用意良厚。倘陽託王而實陰爲其子計，則尤私心所深幸者也。」挪利達戀女日益切，窺間輒與語笑，或寓意於談謔動之。女亦色授魂與，彼此惓惓，不顧屬耳目。其母常斥之曰：「爾年長，不當逐兒女子溷一室。日月易逝，亟當勤恁於爾所當務者，毋佻達陷於不肖，爲乃父盛德累也。」挪利達不得已，退自強斂。

甲開夫人甚愛女，婉麗，潔浴室，飭侍婢具槃巾澡豆之屬，相與伺浴。復手檢飾服之，至貴美者，物維其備。頃之女浴竟，盛飾出，霧縠纖蜚，凝脂掩映，珠珞瓔串，復互相灼耀，容光動左右，若嬌蘅之含曉。

日，姿態萬方。夫人見而目眙神躍。女前吻其手曰：「蒙施盛飾，殆所謂妝嫫費騰矣。蓬陋之質，猥辱諸侍者以增妍爲譽，自顧愧汗，願質之夫人。」夫人聆其詞，令之妙，大喜曰：「予妄加評騭，美飾尙壓於麗容。譬連城之璧，藉以錦繡，玉色益純。似汝姱姿，予目中誠爲僅見。」女遜謝。俄而夫人曰：「予亦欲浴，侍者亟爲具。」夫人飭婢二守戶外，禁波斯女勿出，倘挪利達來，拒莫令入。不意挪利達適以是時至。入室，不見母，心竊喜，卽潛至波斯女所。遇二婢，問母所在。以浴對。又問波斯女曰：「在室。夫人有命，公子不得入。」挪利達不聽，欲冒掛氈逕進。二婢橫身阻。挪利達怒，奮臂擲二婢戶外，卽闔其門。

時二婢號奔浴室，具白夫人。夫人大恚，輟浴出。比至波斯女室，挪利達已逸去。女見夫人淚浴潑下，暴喘若不任，驚悸不知所措。曰：「夫人何倉皇若此？抑浴室有不測不然，出胡速！」夫人曰：「噫，頃挪利達不入爾室乎？殆哉！大禍且踵至，若惡得佯若無事，轉作此冷語耶！」女曰：「公子但一至予室，於何得禍？乞明示。」夫人曰：「所以購爾者，爲欲進諸王。爾違訓與挪利達呢，如王何將累及予家矣！」女曰：「訓曷敢忘。今日挪利達來言，維齊不以予獻王而以予偶公子矣。身爲奴，不能自主，又曷敢拒公子辱公子不棄，竊不避萬死，予已心許之矣。」夫人曰：「天乎，談何容易！挪利達無信之徒也，予知其父必不憤憤若是，恐爾受其欺。度其父聞之，必憤怒不可遏。危懼之事當在瞬息間，予雖涕泣爲吾

子請罪，亦恐無濟。」大哭不止。女亦驚惶啜泣。甲開歸，見而詫愕，亟詢其故。泣益甚。良久，夫人具言所以。甲開忿極，搏膺而呼曰：「惡子敢爾，非先縛而痛撻之，不足洩予憤！使予名一旦隕滅，不肖子乃忍而出此，奪君之愛而予其子，無論獲罪，人將不食吾餘矣！」夫人慰之曰：「錯已鑄矣，余願斥被飾之半，即可得萬金。君持以重購女奴，以進於王，當無不可。」甲開曰：「是何言歟！萬金何足道，予所惜者名譽之損失耳。賽哇夙爲予仇，有可以中傷予者，彼嘗不能爲地。此事不幸爲彼所聞，彼欲快其私，必潛首於王曰：『陛下素以甲開爲長者，竊觀其行事，誠出意料之外。甲開受重金購女，今聞所購得女，國色也，匿不獻，私與其子挪利達。且謂之曰：『以汝愛此女勝於王，故以畀汝。』今聞其子既得女，縱樂無度。臣以人臣欺君上，罪至重，不敢不以實聞。』」甲開語至此，長喟曰：「此事發覺後，衛士必立踢予戶，取女去，予一家且縲紲入詔獄矣，奈何！」夫人曰：「賽哇誠譎險。然予家事，卽善偵，亦未必能知之詳。縱事發，王必詢君虛實。君可言波斯女一經考驗，實無學識，乃知向所稱皆波商自詡詞耳。有色而無才，譬麒麟之棺，徒資嗚噓。臣恐不足當王意，故未進獻。若是，則王必直君言，而賽哇之譖不售，夫亦將自敗也已。君仍當傳諸奴僮，告以前所購之波斯女不能中選，速物色他奴，則益足自彌其隙。」甲開聞之，心爲所動，籌思至再，卽不得如其言。然中尙怏怏，不欲遂貸挪利達。挪利達懼罪，伏

匿不出，潛身於郭外廢園中。此園罕人跡，故人無知之者。至夜分，俟甲開寢，始潛歸。未辨色，卽起去。如是者匝月。僕輩亦多易之，不爲禮。且時時以主人將致爾死之言相恫喝，挪利達膽益若鼷鼠然。

天人甚憐其子，乃伺間從容謂甲開曰：「凡人子獲罪於父，未有如挪利達之甚者，奪王所愛而陷君不韙，罪固不可逭。然以是必置之死地，雖憤洩而患亦隨之。君懼賽哇爲仇，第禍積隱微，恐爲賽哇者隨處而有。君不能容己子，人必因以偵悉真情，易掩之適所以彰之也。果爾，則欲去害而害轉烈。君其圖之。」甲開曰：「夫人慮固周矣。然予不懲挪利達，則忿不釋。」夫人曰：「望懲後，卽了事。」挪利達懼罪及，晝伏而宵歸。今夕俟其至，君暴起，聲欲致之死。當受罰時，予力爲緩頰，乃已。且卽以波斯女與之。是二人者久相愛戀，離之恐復有他變也。」甲開納其言，於是度挪利達當入，隱戶後。關啓，跳身出，猛擊挪利達仆地。挪利達回視，見甲開手白刃，欲剗其頸。正危急間，夫人出，格以臂，呼曰：「胡至此！」曰：「無問予，必殺此不肖！」夫人曰：「吁，必殺我乃可，予豈許君忍以己血污己手耶！」挪利達亦投地泣請曰：「乞我父慈愛，容禱上帝，赦兒罪。」甲開卽擲刃。挪利達跪甲開前，吻其足，并自陳悔過乞宥。甲開曰：「往謝汝母，予特徇其請而恕汝。今以波斯女爲汝偶，汝當設信誓，待與妻均，不得以女奴視，卽有故，不得出遣，以此女才行迴絕，復能自節就範，勝汝多矣。」挪利達初不自意邀幸福至是，感



喜不能禁；遂如言矢誓。比與女婚，具獲所願，意念甚。而甲開心志，倘必待王問及購奴事，始以語支吾，恐滋疑竇，故每於進見時極言購女難乎其選，又不敢率爾應命，致不合陛下意，益重臣罪。歷時漸久，王亦不以此事置懷。賽哇雖確聞其事，以甲開方膺寵遇，懼己言不得入，乃忍不以聞。匝歲相安，爲甲開始望所不到。

一日，甲開浴後而風，體不適，寒疾大作。纏綿牀蓐間，病日棘。挪利達侍疾，窮日夜，無須臾離，比彌留，謂挪利達曰：「予荷上帝賜，幸優竊祿位，已無所恨。汝曩婚波斯女之誓言，口血難寒，汝宜始終守約，慎勿渝盟，使予不瞑於地下！」言畢，卽易簀矣。聞者知與不知，皆爲痛惜。王以失賢佐，尤震悼不置。比輿櫬出葬，傾城執紼，會葬所者車千輛，爲伯沙拉城自來所未見云。

挪利達嚴門守制，適有舊交來唁，談次，見挪利達衰毀骨立，力爲譬解；且謂「足下誠守禮不出，惟君家先人之緒業，緊承續者是賴，假徒終身作孺子泣，不思繼述舊緒以恢拓新規則先業由是而墮，又曷貴此無識之孝願君速作健，不廢交際，勗勉奮發，以大其家聲。此故人所日夕佇望者。」斯言也，可謂直友，脫挪利達從其語，事事皆有節，何至他日有無數不幸事哉？

不意挪利達性寬仁無斷，遇事不能自持，徒徇人以見好，此其大蔽。至是聞友言，心爲之縱，一意

以結納徵逐爲務。賓客闐溢，窮日夕無休時。舉尤昵者爲十友會，年均與己若，飲食談讌外無所事事。又以珍物徧贈各友，幾無日無之，多方娛友，博友權。有時且令波斯女與會，或琴歌跳舞以爲樂。女雖游於羣公子，而明敏有諧識，見挪利達奢侈無度，意大不懌，乃從容進諫曰：「君父以雄財遺君，豈可不受之以節？不節則嗟，理有必至。倘恣君所欲以供揮霍，雖銅山金穴，且有時而罄，吾未見一時干汲而尙得爲不竭之淵也。夫宴饗亦朋簪常事，然無限之費，後繼爲難。盍稍自制斂，留有餘不盡而得無窮之娛適乎？君冠紱世胄，胡勿效一官以繩曩業，則譽且益彰矣。」挪利達戰然笑曰：「請毋作此莊論，使人不歡。予惟知行樂而已。當父在時，動不得逾尺寸，無自由權，跼蹐大苦。今則惟予意所欲爲，必倍蓰縱行之，以償往失。汝言固不可廢，然時乎時乎不再來，安能敝敝焉淪精神於宦海，而放棄賞心樂事耶？」挪利達恆漫爲無警省，深惡人與言會計事，每見司出納者持簿來，卽麾之去，惟恐不速，曰：「吾知汝誠足矣。慎將事，勿煩吾抱。」司出納者曰：「僕旣司其事，不敢不以實告。諺曰：『錢不知計，後必丐。』君家出浮於入久矣。今讌賞之費日益，將窮極侈泰，漫無津涯。君家非不涸之倉，願及時自慎。」挪利達艷然曰：「君言令人厭聽，予以己貲供幸舍之食，毋勞慮。」自後挪利達之友環招而至，相將爲坐上客。挪利達接之殷，無懈色。衆以其愚昧可欺，時時設方略左右之，因以爲己利，所以稱

道諛媚之罔不至。凡覬覦其財產者，不惜百變其技以餽以弋，必遂所欲而後已。當宴叙極懽時，一友盡爵而言曰：「予曩出某道，有巨室，極輪奐之美。有園繇卉木，幽絢無倫，雖鈞天清都之居無以過。詢而知爲君家別墅，輒爲歎羨不置。」挪利達曰：「君言佳，卽以爲贈。」呼筆來，書券與之。由是客之豔而效尤者踵起以請。挪利達皆慨與，無稍躊躇。雖波斯女頻以樽節爲規勸，挪利達口韙而心拒之。未一載，舉所有之資產皆揮斥殆盡。

一日罷宴，聞廳事有足音。先是挪利達屏諸僕，閉關與諸狎客俱，諧笑罔忌。至是中一友出觀，值挪利達走其前，則見司出納者怱怱至。挪利達詢何來。時廳事門半闔，此友故識司出納者，疑而潛屬耳焉。聞其言曰：「擾君清興，乞垂恕，惟事亟，不敢安緘默，否則僕自棄職分，無以對君。頃綜計出入，始知僕前日所預料及誦勸左右者，今不幸均驗。凡涉予手所入金費殆罄，他資財亦無餘。且諸傭佃均來白，君已券讓田園於他姓，往索取所出，竟徒手返，簿具在，可覈。倘必欲余仍職此，當別定章則，否則惟有乞退而已。」挪利達聞之，驚失色，噤不能言。其友急躡足入，具告諸人，且曰：「請諸公勉行樂，我則決去。」衆各動色起，曰：「否否，果爾，我曹亦胡事留此？」言甫竟，挪利達至，雖強自持，不欲稍洩露，陽歡笑如平時，然氣索，詞不屬，已隱呈於言色間。衆知所聞，卽不待挪利達就坐，一友言曰：「有事。」

卽欲別，甚悵惘。」挪利達曰：「何遽？」曰：「婦有急疾，須歸視，想荷許可。」遂長揖去。俄頃間，託辭洋洋而走者趾相續。向之倚裳連襪，留連歌酒，譚諧盟嘍，謹扃一室，或甫辨色而綦履駢集，或午夜趨趨來會，鐙檠沓然，至是一刹那若霧銷烟滅，長廊曲榭，無復跫音，門外闐然絕人跡，雀羅之歎，殆不是過。

挪利達此時嗒若喪偶，與波斯女言及之，扼腕悔恨。女曰：「君任性而行，不察幾先之告，致有今日。予不幸早覺，故不揣冒昧，時竭芻蕘。君昵於羣小，不復置念，謂無庸以多慮妨娛樂，且云『不有運命主之乎？』予當時言卽論運命，亦當以己之聰明材力筭理之，否則不可恃。由今而觀，可知予言非迂論也。」挪利達太息曰：「嗟乎！予真懵懵，充耳於若之良箴，雖悔何及！惟是予因友而竭其財，今日大困，友之愛予者，當必不棄予。」女曰：「彼爭樂與君爲友者，利君財耳，財盡則交絕。吾知君言甫脫口，彼必掩耳走矣。」

挪利達曰：「雖然，予必往。汝以爲予友皆酒食徵逐者耶，抑豈無抱肝膽篤氣誼者？緩急人所時有，挹西江以蘇涸，正友朋責耳。予子身往，輦金歸，安知不可藉此以復振也？」

次日，挪利達擬謁十友。先造一最殷富者之門。僕導客至廳事，持刺入白主人。挪利達突聞屏後大聲曰：「速出語，主人他往，令亟去；無論何時再至，仍以此言絕之。」僕出如主命。挪利達已聞之審，

始愕，繼媿，俄大悲，卽回身出。

曰：「噫，人之無良，一至於此！若非皦日矢盟，謂終身不負者乎？念之令我不寒而慄。」旋以爲他友或不至，如若人之涼薄者，歷詣之，皆謝以事，或他出，拒不之見。擲利達此時憤極，不能出一語，若萬斛冰雪，水傾心房中，悔痛幾無生氣，躅足而喑曰：「波斯女乎，誠智者！誠智者！吾乃今而知曩與吾出肺肝相莫逆者，皆肥我而噬我耳。其諂我者不啻剝我膚，其稱譽我者不啻咀我膏而吸我髓耳！今余膚盡膏竭，髓涸，彼不棄我，復何待？譬彼果木，實纍纍綴枝上，人繞匝爭取之，俄實賜，則去之惟恐不速矣。」行且思，益愧無地。歸見波斯女，蹙額有怍容。女驟視其失望狀，笑謂之曰：「君知予說不誣乎？」

擲利達曰：「不幸爲汝言所中，十詣無一見。彼皆衣食我久，受予重惠，一旦竟暴絕我，實非所逆料。人情險薄，可爲忧心！向予受人求，今乃求於人，轉不可得，余心死矣！汝其何以藥我？」曰：「君其姑自寬，亦惟有先斥奴隸，次器具，以支持朝夕，然後徐圖他策耳。」擲利達無如何，遂先售奴。奴價賤，易告罄，又舉家具之精美者，揭而沽，得值倍遜於原價，卽至貴重物，值亦銳減。數月後，復不能支，無他物可斥，惟有以窮蹙落寞之懷，傾注波斯女之耳。女居恆慧賢，知大體，至是語突兀，與曩者判若兩人。其言曰：「君父前以萬金購予，當時度之，昂不必若是。顧驗諸今日，予身之值，亦不致視前爲絀。君無已，其以

我付奴僧，當可立得主者。君得值，可商於他所以自謀生，卽不能大裕，亦足優游日月。」挪利達驚曰：「噫，予不意是言之竟出汝口！予所以待汝者，汝當自知，汝卽不自聊，亦不應以是念蓄汝抱。汝以予爲何等人，而遽畀予以無顏之事？予縱歷顛困，旦旦具在，予寧死不能破誓以灰滅先君子之遺訓！汝雖先發此不韙之言，予不能踵汝之失。由是知汝之所待予者，以視予之待汝，缺然其有所不及矣。」

女曰：「味君言，若不諒予懷者。雖然，君誤矣。予雖有喙三尺，不願與君辨，予之心惟上帝是鑒。如謂予之於君，其愛不及君之於予，致有此分張之議，則上帝必能知我之苦衷。蓋人至窮迫時，用權之念，勝於用經，不得不出此下策。予之志願，自謂尙有足以見信於君者；但予身在，予志不可易，他日君能珠還予，非惟予願，抑亦君之願。君奈何不一再思而中若怏怏？試問君，今舍是謀，果何道而可紓此困？」

挪利達不能答，度不售女無以存女，并無以自存，不得已送女於奴市，市專爲賣買女奴設者。挪利達謂其僧哈其海生曰：「此奴求售，願定值。」哈其海生邀入室。波斯女卽撤其蔽面衣。哈其海生曰：「君何善謔？此非曩日尊甫以萬金購得者，胡云售？」曰：「君不必致詢，爲覓主者足矣。」哈其海生曰：「必盡力，當爲求善價。」乃留女於室，出集諸販者謂之曰：「諸君，凡物不能以其名定優劣，女奴亦非可一例視者。君輩見女奴夥矣，然以持較此女，誠未足彷彿萬一。請入室一觀，并當定值。」比



見女，衆皆驚爲得未曾有，遂共議，先以黃金四千錠爲索價。哈其海生乃號於衆曰：「此波斯女奴值黃金四千錠！」衆方議欲加值，適賽哇道經奴市，瞥覩挪利達，自忖渠豈欲將斥具之資來此購女耶？復聞哈其海生宣言，賽哇以值重，度女必有殊色，策馬進曰：「予欲觀此奴。」故事，奴經諸販者定值後，他人不得再寓目，第衆懾賽哇威，不敢逆命，遂出波斯女。賽哇諦視女，美麗絕倫，亟欲得之，詢哈其海生曰：「是女果值金四千錠耶？」曰：「然，衆議先以四千揭，俟有加者。」賽哇曰：「若無人加價，我將如數付汝，購此女奴。」言畢，卽舉首日衆人，隱示意，不得再益價。衆畏蕙不能聲。約半時許，賽哇見無敢與爭者，意得甚，謂哈其海生曰：「尙可待，速言諸售主，值已定矣。」哈其海生卽前私謂挪利達曰：「予雅不欲以沈瀆之言告君，雖售奴，絕無利益，奈何？」挪利達曰：「曷故？」曰：「始則甚有望，當衆同聲稱可，先索價黃金四千錠。時賽哇適至，衆原議逐益其價，至黃金而止，詎一見賽哇，各籍口，無肯道隻字者。時賽哇知衆無敢與抗，據四千值，亟欲得之。君爲售主，許否，僕不敢參一辭。賽哇憑權勢，飛揚跋扈，國人舉莫撓其鋒。此女定值視原值已削數倍，賽哇叵測，或竟以力壓篡，可不名一錢而得此女，亦事之未可知者。」挪利達曰：「感君注意！賽哇與予家積不相能，予雖窮乏，寧填溝壑，實不願使此女入人手。君知予者，請爲設方略，以力聞此事何如？」

哈其海生曰：「茲事大難。無已，君可僞言。」「寔是奴有小過失，偶觸子怒，子一時不能忍，欲售之；」實則渠無大惡，子雅不欲其爲他人奴，願罷前議。「如是則諸販者無言，卽賽哇亦不能強。」言次，賽哇已至，欲付值取女。哈其海生曰：「奴在此，爲君家人矣。」時挪利達突前執女，大聲呼曰：「汝可速偕子歸！前汝失辭，致予恚不可遏，決欲售汝。繼思汝平時尙恂謹，非不可恕，姑返汝，觀汝後效。」賽哇瞥見挪利達來前，心大不懌，聞言，怒氣壅涌，指詈曰：「汝蕩佚而落魄，至售其女奴，定值矣，而忽反覆！無論背例，汝家空諸所有，此奴外復何物可暫活汝須臾者？汝盍自忖？」語竟，卽策馬前，欲攫女。挪利達日示女，使自匿，卽奮力逆衝賽哇，猛若虓虎，馬驚退至三四武。挪利達持馬銜大罵曰：「民賊，毋橫！敢再前，吾裂爾體！」賽哇夙不理於衆口，以其橫恣，多銜恨者，見挪利達遽與之抗，皆大喜，各舉手示意，欲合力困賽哇。賽哇見事亟，竭平生力圖脫。而挪利達少年有勇力，見衆助勢，膽益雄，奮然曳賽哇下騎，擲溝中，拳足扶踢之無算。賽哇呼暴，首觸石，血如瀉。其僕從爭來救，拔劍擊挪利達，爲衆掣阻，且曰：「若曹持兇器，欲何爲？若主爲維齊，彼挪利達之父前亦爲維齊，彼同官，卽爭競，事易和解。若曹若致死挪利達，是重入汝主罪矣。」時挪利達亦疲於搏擊，卽釋賽哇，攜波斯女歸。衆鼓掌稱快。賽哇創重，仆溝內。從者力拯之起，泥血淋漓，狼狽無復人狀。憤且媿，命從者昇詣王宮。

賽哇見王。王見其負重創，詫甚，詰之。賽哇曰：「臣欲購一女治庖，覓諸奴市。至則見一波斯女，美容色，詢爲前維齊甲開子挪利達者出售。陛下當必憶及曩以萬金付甲開爲購奴用，詎甲開豔此女，旣購，匿不獻。以女不願，與其子。子自甲開死，侈蕩無度。未一年，大困，斥其具盡，乃售此奴。臣見挪利達於市場，顧念世好，未忍誦言其父欺詐事，仍接之以禮，曰：『挪利達，予已知此女奴繇諸販者定值四千金，予欲購獻諸王，且登剡吾子，必荷寵賜。』臣語甫畢，挪利達勃然曰：『死公，以此奴售諸汝，不如送猶太人之爲愈！』甫交譚，卽施謾罵，不知其何意。第臣不與較，謂之曰：『子言過矣。味子語意，且傷王，予與子父同受王遇，言不可不慎。』臣意以是言導彼，必能知過。豈知挪利達益怒目礫礫，遽前掣臣，自馬背墜溝內，橫施捶擊，幾死者數，彼力盡始止。臣命不足惜，日無君上若挪利達者，此風又胡可長！言竟，袒而示傷，涕潛潛下。王深惡挪利達所爲，有憤色，顧衛士曰：「速率兵四十人，至挪利達家籍沒其產，並拘挪利達及女奴來！」時有內監沙奇者，初爲甲開奴，後舉以入侍，遞擢內監，深感故主恩，且於賽哇齟齬，甲開事常憤憤，今聞王入賽哇言，發衛士，必置挪利達死，卽馳抵其所力搗戶，甚急。挪利達家無僮僕，自出應門。沙奇曰：「大禍將至！伯沙拉不可居，其速遁！」挪利達亟詢何事。沙奇曰：「賽哇挾夙怨，已將君事詭白諸王，捕者將至！茲以四十金資君及女奴行，媿倉卒未多備。君亟去勿

遲，請從此別。」卽匆匆去。擲利達入以告女，相與束裝，女以巾障面，偕離故居。

出郭，幸無邏者。達幼發拉的河口，登舟將發。主舟者聲於衆曰：「客集否？尙有事欲離舟否？有遺忘物否？」衆皆以備齊對，遂啓旋行。風利，舟至疾。擲利達心喜甚，度卽善捕，亦無從蹤跡矣。

衛士之往捕也，叩戶無應者。破門入，兵爭進，遍覓擲利達與波斯女不得。詰左右居，以不知對，蓋擲利達夙厚鄰，隣卽知其逸，亦隱諱其在何所。旣籍其居所有以覆命。王曰：「凡可藏匿地，搜毋遺，必得乃已。」衛士復四出訪偵。王溫語謂賽哇曰：「可歸去，勿以擲利達事爲念，雖遠颺，必弋獲，以重懲其罪。」於是下令大索，不能得。揭賞能獲擲利達及女奴者，與千金，又不能得。賽哇雖欲甘心，竟無由報怨焉。

擲利達與波斯女附舟至報達，將抵步，舟主者喜謂諸客曰：「幸此行至迅，爲諸君賀。報達乃大都會，居民富庶，遊客輻輳。諸君登覽後，卽知其闐闐之闐紛，室宇之崇麗，舉莫與匹。且氣候適宜，冬不寒，夏不熱，常若春秋佳日，洵樂土也。」言次，船已下旋。衆競登，擲利達偕女亦攜手上。

擲利達甫至報達，不識逆旅所在，遂與女沿底格里河行。旋繚垣一帶，甚修楚。循而前，復折，則甃路皆以瓦，作種種巧式。清泉灑灑然鳴其側。有門矗立，極彫飾之盛。門前有廡，廡旁置睡椅二。擲利達

曰：「時近暮，體憊，盍憩此，明日覓逆旅何如？」女曰：「君以爲可，予固所願。」相與掬水，飲少許。共倚椅小語。泉聲洞耳，景色蕭寂。無何，二人均入睡鄉矣。

是園窮池臺樓榭之勝，多飾以波斯名畫。中有應事，爲諸畫匯。列牖，均其向，都八十，皆以巨玻璃爲窗。窗各綴大燭檠一，藝則光達數里外，熊熊徹旦。主此園者卽加利弗也，暇輒臨觀，命臣史其克愛勃雷姆筦是園，爲暮年娛賞，以酬曩日庸。遊觀者不得入，或擅憩廡間椅者有重罰。挪利達至此時，值史其克他出，比歸，瞥覩男女二人據椅臥，以絺蔽面避蚊虻，大驚，自忖曰：「是二人者乃藐法至是！必重警之。」亟潛步入門，手大杖出，擬悉力一擊。杖甫起，忽猛止曰：「若人或自遠方來，不知是園之禁令者，漫扶之，烏乎可！當先詰問。」遂啓其蔽面之絺，則一美少年一豔女也，怒爲頓釋。徐曳挪利達足。挪利達寤，見老者白鬚彪彪然，長幾及足際，和容立於前，卽起立吻其手曰：「丈，願上帝保護，不識丈意云何？」史其克曰：「若何人？來自何所？」曰：「我曹自遠方至，以不識逆旅，天暮，故暫憩此。」史其克曰：「憩此恐有不測，盍偕予入室？雖日暮，園中尙足供眺覽，俾若曹不虛此行。」曰：「是園屬丈否？」卽笑答曰：「然，受諸子父，諒汝暫亦必以得游爲快也。」

挪利達感謝，偕女入園。史其克首導至高閣，俯眺全景，結構點綴，景物天然，實出伯沙拉諸名園

之上。又徐步花徑，且行且互道姓氏，謂史其克曰：「是園勝絕，願丈得無量壽，優遊泉石。我曹辱不棄，接待殷至，愧倉卒無以報，有金二錠，乞丈代治具，共遣良夜，何如？」

史其克性至貪，驟見金二錠，色燦燦然，與日光相激射，喜顫不能自持，納袖中，卽辭而出。笑吃吃自言曰：「是二客殆夙以財雄者，幸予優待，不致交臂失。區區治具，需金十之一已足，餘可盡充予私橐矣。」

史其克之思染指於金也，且行且籌度，延未卽歸。挪利達偕女於園中閒步眺矚，至中央廳事，見規模闊廣，弁冕諸室，構築之精奇，雲譎波詭，不可仿像。環觀數匝，意剌剌欲入。歷階上，則戶鍵焉。方旁皇間，史其克已返。挪利達迎問曰：「丈不言爲是園主乎？」曰：「然，何復詰？」曰：「然則畫廳亦爲丈有否？」史其克見語寢逼，自忖「廳在園，惡能異主，廳亦何必不可僞言爲我有者。」卽應曰：「然，君胡贅問？」挪利達曰：「蒙厚意，猥廁座客，所以不避刺刺者，欲入廳事，一寓目名畫，惟丈指導之。」

史其克見挪利達言委婉有禮，不能却。又思乘輿來必先有傳語者，度今夕必不至，遂取鑰秉燭，啓門延二客入。陳設旣富麗，列諸畫，美且夥，疑身入其中，神移目眙，燭照焯，纖豪畢見。挪利達觀賞不置，隱若棖觸，思家居事，喟然太息。



俄而饌備，卽設廳事中，相與食竟。擲利達闕窗望，顧波斯女曰：「華月懸照，水竹益清，亟來同賞。」時史其克亦至。擲利達曰：「不識丈能以飲材見賜否？」曰：「我有水，甘且馨，然食後不宜飲。」擲利達曰：「所欲得者飲材，非甘水也，君寧不解予意耶？」曰：「然則所欲者酒而已。」擲利達笑領之。史其克曰：「上帝戒予飲，並不得近酤肆，且我已至麥加矢誓，終身斷酒。」曰：「求丈恕我，購酒少許。予有策，能使君不入肆不觸酒器而得之。」曰：「善，願聞教。」曰：「園有驢，可用代勞。再奉金二錠作酒值。丈但以筐二，置貯酒器於中，架驢背，驅至近酤肆所。少俟，遇有詣肆者，卽許以酬，倩其驅驢沽酒。比出，可自驅之返，予當手取酒以飲。如是，則與君夙戒不相妨，非善策乎？」史其克大喜，日耽耽視擲利達。果出金二錠以授，乃軒渠而笑曰：「君真善於策事者。不然，我雖費幾許經營，尙未識能副君命否。」遂攜金去，少頃卽返。酒旣具，擲利達曰：「甚感代勞，然尙需一物。」曰：「明示之，必效力。」曰：「瓊數事，果數種而已。」曰：「所欲第言之，必有以報。」卽出取金銀酒器，貳以名瓷，並嘉果數種，羅列食案。擲利達挽之飲，固辭而出。

擲利達復入席飲，酒至甘冽，謂波斯女曰：「異地邂逅，復得暢意，幸甚。可勿辭霑醉，用以祓征途之不祥。」相與引滿飲，按節而歌。時史其克竊隱身階上，聽歌聲清澈，婉轉動人，久之情爲之移，不

能自持忍。數數探首窺覘，知已爲挪利達所見，卽笑謂「君等樂甚，予亦良懽。」挪利達曰：「我曹不敢強君飲，願君入坐共譚笑何如？」曰：「得聆清歌，於願已足，無俟接席也。」言竟，儻然引去。女見其仍匿暗陬，卽謂挪利達曰：「度若人雖聲爲戒酒甚嚴，慮涉矯僞。予必強之飲，君能從予策否？」曰：「第言之。」曰：「先力勸之入坐，移時，酌觥酒使飲。彼若固拒，君卽自傾盞，陽醉假寐。此後事予能了之。」議定，挪利達見史其克又探首於內，卽起謂曰：「我曹客此，猥辱不遺，有加禮，實欲撤席與君申懽，望勿固辭。君戒酒，惡敢相強，但使君縱譚娛意而已。」史其克遜謝不遑，逡巡傍闕而坐。挪利達曰：「此坐稍遠，不能近接音談，致敬臆，請移就此女坐，以樂君心。」史其克遷延微笑，起起以就，坐與女近。挪利達命女再奏新曲，以侑主人。歌畢，挪利達持酒一觥謂史其克曰：「願君盡此，祝長樂壽康。」史其克起退數武，有驚色，皇然曰：「願恕予罪！已告君戒酒久，不能背誓。」挪利達曰：「愧予意未誠，未蒙垂許，區區之忱，謹當盡此觥，以爲先生壽。」當挪利達舉觥時，女剖蘋果之半貽史其克曰：「知君不願同飲，此果清芬，諒不見斥，敢以奉。」史其克見女手纖纖然持果以餉，不忍却，受而咀之。於時挪利達已倚椅暝，若不勝酒力者。女耳語史其克曰：「君不見渠已玉山頽乎？平居與飲，觴未二三行卽霑醉，使予獨酌無侶，殊損佳趣。君倘不以卑陋見屏，請洗樽重酌，賡續今夕之懽。」於是舉一觥曰：「盡

此爲予增幸福。予亦當陪酬，不敢辜君雅意。」至是史其克不欲拂女指，卽兩手接觴徐呷之，蓋以女喁喁軟語，情不能却，頓忘前言矣。史其克本夙嗜酒，然雅不樂與不相識者飲；亦時時至酣肆，皆獨飲，不欲見人，實無所謂戒酒者，特故峻其辭以預杜勸飲之口。史其克盡一器後，又啖餘果。女頻以巨觥進。史其克亦不之辭。樽至卽空已。

正酣飲間，挪利達寤而起，睇視之，笑曰：「酒佳乎？君言立誓戒親麴蘖，至惡觸酒器，入酒廬，今且若長鯨吸矣。」史其克驟受譏，爲之失色，繼而強笑曰：「使予破酒戒者彼美耳，予不任咎。苟非木石，其能不動於愛情者誰耶？」女知挪利達意，佯言曰：「任彼自竟其說，不必以是之故致擾酒興，使君不歡。」移時，挪利達自酌，復酌女。史其克見獨遺己，愜然舉杯相向曰：「飲不及我，何也？我豈不能廁君等酒徒之列乎？」二人聞之，均笑不可仰，遂頻爲之酌，酬酢極樂，至夜分，猶未散。

時食案僅具燭一，女謂史其克曰：「燭甚夥，燃一似過客，多多益善，盍使一室通明？」史其克時有酒興，正與挪利達縱談，袞袞不能中止。漫答曰：「請自燃何如？爾年少，舉動便利。然數以五六限制多燃。」女不從，燃之盡。史其克貪與女笑語，挪利達乘機請再及燭臺。史其克神搖瞿，不知燭光已耀一室，又漫答曰：「君欲燃則自燃之。倘習懶欲委諸人，將病與予等，君青年不應乃爾。第燃不得過三

枝，慎毋忘。」挪利達則盡爇諸燭臺，無遺者；窗八十葉，亦一時洞關。史其克方與女促膝密言，目若無見。

是時加利弗尙未歸寢，偕維齊基阿法語宮中。是宮面底格利斯河，園在其側。加利弗偶倚窗眺，見畫廳燒燭若列炬，戶牖洞耀，光煜煜薄霄漢，大怒，謂基阿法曰：「汝不慎職守，乃至此畫廳之燭，朕至始燃，今孰敢擅燃者？」維齊曰：「竊有所陳：四五日前，史其克愛勃雷姆曾詣臣語及擬會牧師，舉行回教大典禮，爲陛下祈福。臣許爲轉奏，偶忘未卽聞，死罪乞宥。畫廳燃燭，當由會集牧師耳。」加利弗曰：「如汝言，已有三罪：一，擅許史其克會牧師於畫廳，彼管園小吏耳，不應行此崇大禮。二，不卽入奏。三，汝未日誓而遽對。」言次，色稍霽。維齊見加利弗怒漸平，幸此事可相蒙以自文過，私心竊喜。加利弗曰：「汝罪應罰鍰，幸不重，姑緩。今命汝至園，朕亦躬往，以誓史其克之舉動。朕當微服，汝與美士勒亦易服以從。」基阿法力諫阻，謂夜已闌，至則恐已罷會。加利弗勿聽，蓋基阿法所云皆虛構，去必敗，心忐忑不安，然不敢逆上旨，遂噤不復言。

加利弗偕維齊基阿法及總寺人美士勒易服詣園，見園扉洞關，蓋史其克行沾後，忘鍵其戶。加利弗顧謂維齊曰：「夜過半矣，胡筭鑰不嚴？」史其克司啓閉，而戶不時闔，殊乖職守。或以饗事殷，偶失

檢，情尚可原。」比入，至畫廳前，先飭維齊隱偵之。維齊以廳事戶亦未闔告。加利弗聞之，卽潛步躡階上，隱門際，覘室中人，甚悉。見一美少年及一麗女與史其克共席而飲，大驚。又見史其克持杯酒向女曰：「今夕可謂盛會，酒酣耳熱，當歌遣興。予不敏，敢先導引。」於是擊節而歌，音致宕往。加利弗平素以史其克嚴重，不溺酒色，稱爲長者，今竟若此，是前後判若兩人。退而謂基阿法曰：「汝言今夕有牧師之會，今試觀之，其信然耶？」基阿法知事露，心戰掉，強往窺之。見男女雜坐，談讌方酣，益惶恐不知所措。回至加利弗前，瘖若木偶。加利弗曰：「若輩何以擅入園，且燃燭高宴？史其克何以縱之入，與同飲？史其克老矣，何昏憤若此！察彼舉止言貌，當爲夫若婦，非狎邪者比。特若曹爲何如人，以何事至，必究之。」復往窺，維齊侍後。聞史其克謂女曰：「汝有何術，能使吾輩今夕得完全之樂？」曰：「以予觀之，至樂無過於樂。乞假樂器一，當小試其技。」史其克曰：「能琵琶乎？」曰：「能。」史其克卽往密室攜琵琶授女。調絃之頃，加利弗曰：「基阿法，倘此女搗琵琶善，當赦其罪，并及美少年。惟汝妄言，例應縲首。」基阿法曰：「願上天默佑，使此女病指。」曰：「何也？」曰：「搗而善，臣獨死，不善則二人且隨臣死，豈非愈不善愈快樂乎？」加利弗好談謔，喜基阿法應答機敏，笑領之。復引耳以聽，聞音節幽婉，嚮泉鶯語，不足以喻。間以清歌，絲肉競響，益颯颯移人。退而稱曰：「美哉！朕聞搗四弦者屢矣，而絲芊香

渺，不可方物，直以意行而不以跡造者，惟此實無倫匹。重以引吭叶節，感沁心脾。朕向以嫺嫺歌彈之美，以此女較之，未可同日語。朕深欲入聆雅奏，恐於事未順，故踟躇莫決耳。」基阿法曰：「陛下倘驟入，史其克必驚悸而死。」加利弗曰：「念此老事我久，脫因我而死，心實不忍。有一策可兩全。朕去即來，汝與美士勒埃於此。」

是園之築實因底格利斯河之利，引河水入，瀦爲大池，養魚至夥。漁者知之審，時思網取，以嚴禁不得入。是夕經園外，見扉未鍵，潛進。甫投網於池，而加利弗已至。蓋加利弗知園門未闔，必有來竊漁者，故巡行池畔。雖微服，漁者識之，投地乞恩曰：「實迫於朝夕，不得已出此。」加利弗曰：「起，毋駭。亟投網，將觀汝所獲。」漁者凡數舉，得魚五六。加利弗擇其巨而美者二，繫之，謂漁者曰：「予與汝易服而著。」頃間，易定，自觀頗肖漁父狀，曰：「汝速持網他往。」漁者如命去。

加利弗攜二魚，闐然至基阿法前。基阿法不之識，呼曰：「漁父胡至此？其亟去！」加利弗大笑。基阿法曰：「不圖陛下易漁者服來也，主臣，臣不聞聲，竟不能辨。度史其克覲面，必無由知陛下可徑入，無他慮。」曰：「汝與美士勒仍守此，毋離。」

加利弗升階，手推其半闔之戶。挪利達聞聲，即告史其克并詰誰何。時加利弗已入，曰：「予吉利



曼業漁。有人語我，君今夕宴客，適獲魚二，甚腴，亦欲購以佐庖否？」挪利達與女夙嗜魚，聞之喜過望。女曰：「請君許漁者入內，俾吾儕得觀嘉魚。」史其克已困於酒，目迷離不復辨識，即承女指，呼曰：「來，汝其挾魚進。」加利弗舉武，甚肖漁父。女曰：「魚洵美矣，能烹以進，則更佳。」史其克謂加利弗曰：「生魚雖美，不可食，亟往庖所治之。」

加利弗出而潛告基阿法曰：「得魚喜甚，且無一識朕者，猥使執爇人役。」基阿法曰：「臣願往代。」曰：「朕既能爲罟師網叟，又何必不親釜鬻？烹小鮮也何害？」於是基阿法美士勒並從至庖所，助加利弗烹魚。加利弗盛以巨槃，置廳事中食案，又各設檸檬一。當食魚時，加利弗旁侍。挪利達曰：「今日食魚至美，微子捕若烹，惡得飫此味，當厚謝盛意。」探囊尙餘三十金，并囊畀之，曰：「惜所齋止此，倘囊有多金，予必罄以贈。子若早日遇予，子亦不復從事於笠簪簞襪間矣。」加利弗受而謝曰：「君雅量宏遠，世所僅見。今日得良覲，喜不自勝。不揣冒昧，竊有陳乞。予夙具音癖，尤耽四弦。茲者檀槽鳳尾，列巾幌之旁，夫人當必善此。敢乞賜鼓一再行，俾得聆雅奏，於願斯饜。」挪利達聞之，謂女曰：「試鼓一曲，以娛客何如？」女即呦然而唱，和以弦索。歌畢，復手擲自度之調，聲繞梁櫺，泠泠然洞耳恣心。加利弗大樂，拊髀雀躍而呼曰：「美哉，技至此！綜古今善歌彈稱絕藝者，皆奴僕命之，無復有與

倫比者矣。予何幸，乃竟得一傾耳，予無憾矣。」挪利達性豪爽不吝，其所蓄物有稱譽之者，無論如何珍貴，必立畀之。今聞加利弗讚波斯女不容口，即喜謂之曰：「君真解事，彼既能悅君心，即當爲君有，請以持贈。」言畢，起著外衣，與加利弗別。斯時挪利達尙不知加利弗爲何如人，但見爲漁父耳，一語間，即慨然以所愛者相贈，其天性之豪宕，誠世所希有者。

波斯女聞之，驚駭欲絕，謂挪利達曰：「君將何之？願歸坐，俾予終曲。」挪利達從之。女復提琵琶於膝，目視挪利達，淚若雨墜，且搗且歌，蓋深怨挪利達之寡情蔑義，視己如敝屣，嗚咽悲哀，不能自己，一自聲中傳出。曲終，擲琵琶於旁，以巾拭淚。挪利達默然不答，棄絕之意已於無言中見之。加利弗詫問曰：「如此美慧無匹之女，君乃慨然相贈，彼得毋奴於君者？」曰：「然，使子聞予所遭，必更駭愕。」加利弗曰：「願聞其詳。」挪利達具述勝女以來事。加利弗曰：「君將何歸？」挪利達曰：「嗚呼，予將何歸？天乎，胡不示我？」加利弗曰：「故國之思，諒時在抱。我當爲作尺一，致伯沙拉王，王必冰釋曩事，以禮遇君。何人敢與君抗者？」挪利達曰：「吉利曼，爾一漁者耳，未聞有操罟釣之業，而與宮中通聲氣者，令人索解不得。」曰：「何疑之有？我與伯沙拉王爲總角交，志意沆瀣，俄而升沈異致。然吾儕交誼，不以車笠殊也。渠數招予作伯沙拉遊，至則彼必禮款。君旣爲予友，則渠必能視予友如渠友，必更

有以重君。君何慮焉？」挪利達領之。加利弗卽作書曰：

赫辰挨力斯怯得致書於從弟謨罕默德齊納弼。持書人爲前維齊甲開子挪利達。爾見書後，去爾之服加其身，脫爾之冠冠其首，其亟讓位於挪利達，毋違我命！

書竟，加利弗不之告，緘而與挪利達曰：「齋此書，亟赴港，乘舟返，遲恐不及，舟發有定時。昨夕未寐，抵舟憩息可也。」挪利達持書出，是時囊中祇餘銀錢少許，卽沙奇贈金時所用存者。波斯女見挪利達出，悲且慙，嗒然欹於椅，悒悒之狀有令人不忍見者。史其克側耳久，見挪利達出，卽瞠目視加利弗曰：「吉利曼，汝以二魚至，值不過二十銅幣耳。今汝驟得囊金，沈沈者，復得女奴，娟娟者，汝何僥倖！噫，汝殆妄想均爲己有乎？吾語汝，是女當與我平分之。囊中物可出驗，銀耶，汝取一金耶，我盡得之。魚值則別有以償汝。」加利弗曰：「囊所儲予未審視，或爲黃白物，析必均。惟此女必屬予，汝毋逆予旨，逆則將一無所得。」史其克大恚，以爲若不過一漁者，至卑賤，胡跋扈乃爾，遽執筴櫟擲其面。加利弗以其沈醉，不與較，亟側身避之。櫟中壁，砰然粉裂。史其克見一擊不中，愈益怒，燭入後，欲覓大杖而甘心焉。

加利弗乘隙至前窗，以手隱示基阿法與美士勒及四從者皆入。從者急爲加利弗易王服，就椅

端坐。俄史其克持大杖盆犇而入，擬痛扶漁者，舉首忽見加利弗儼然中坐，基阿法等侍，惶戰不知所。謂加利弗笑曰：「史其克，汝操杖而四顧，意洵洵，胡爲者？」史其克始悟吉利曼卽加利弗也，五體震慄，長跽乞哀，修髯拂地，呼曰：「微臣憤憤，致觸天威。願逾格仁慈，赦臣之罪。」加利弗曰：「無懼，當赦汝。」

波斯女始知主是園者乃加利弗，非史其克，其僞漁而因以爲詞耶？念至此，鬱懣爲稍已。加利弗謂之曰：「汝從予歸，嘉汝聰慧，予不欲受挪利達之敬禮以損德譽，歸後將館汝於他宮。至挪利達事，予已致書伯沙拉王，令讓位於挪利達。他日，汝卽因之而貴，可無他慮。當續發使持牒，往爲句當也。」女聞之，轉悲爲喜，思挪利達倘一旦踐王位，則誠爲私願所不及。加利弗歸，囑其后查俾得謹款女，敬禮毋失。

方挪利達之附舟也，風利不泊，不數日，抵伯沙拉。登陸，蹣跚行，不因知舊，持書逕達王宮。俟間，躬上之。王啓視，色驟變。旣，接吻於書者三，欲從其言。復以書示賽哇。賽哇之仇挪利達也，無已時，閱之大駭。思挪利達爲王，必害己，當以計傾之。僞爲閱書未審狀，向光處復閱，潛挾去其名及要語，吞之，曰：「陛下之意云何？」王曰：「當遵加利弗之命。」賽哇曰：「嘗此書雖加利弗手筆，然簽名處及要語

並付闕如，願熟審之。」王接書復觀，以始閱時故完好，何忽缺失，或由一時目眩。方猶豫間，賽哇曰：「此書必擲利達惡陛下及臣，故乞加利弗作此以報宿怨。一紙空文耳，無使臣護送，直可作廢。仁明如陛下，奈何無故以君位讓，失臣民之望？乞陛下聽臣言，以擲利達付臣，當鞠治之。」

王從其請。賽哇歸第，即痛榜擲利達無算，幾死而後止，命囚諸地窖。窖邃而黑，稍與乾餼及水。擲利達比蘇，見體創甚，歎曰：「嗟乎，漁父賣子，待爾以誠，而爾以譎險報！世豈有受人之仁而以不仁報之者哉！上天雖佑爾，爾乃忍爲虛詐若是！予之遭此，夫豈有使之者？丁茲荼毒，其何以自釋耶？」因擲利達者六日，雖不致之死，然欲殺之心，賽哇未嘗一息忘，蓋其設心陰而狠，必欲殺擲利達於廣衆中，以報曩時之辱。策既定，至第七日嚮晨，率奴致禮於王，至豐腆，僞言曰：「陛下觀此儀，皆新君所贈，請受之。」王聞之，大驚曰：「何也？豈若人尙未死乎？」賽哇曰：「未奉命，臣不敢擅殺。」曰：「今以全權授汝，亟去爲我殺之。」賽哇曰：「臣曩時遭擲利達於稠人中，所以侮臣者至甚，此事陛下亦既知之。敢乞恩許，必肆擲利達於市，使合境之人知其罪，庶一洗前日之恥。」王允其請。民間之者，莫不感前維齊之德而悲擲利達唾賽哇焉。

於是賽哇親出擲利達於窖，使跨疍瘠之馬，無韉無轡，蹶而行。擲利達見已入仇人之手，悲且恚，

謂之曰：「汝濫用權勢以陵辱予，汝氣且驕甚。雖然，古昔有言曰：『汝以不公正之判斷加人，轉瞬間汝將自食其報。』」賽哇矯首而答曰：「死魅，至死尙敢辱我！願親見汝上斷頭之臺，萬日爭矚，我心之快，莫逾於此。人亦有言，人孰不死，死於仇人之後者爲榮。」言畢，命從者執兵擁挪利達去，已亦督隊行。既至宮前，以挪利達付刑人。時王坐內閣，待監斬。衛士圍挪利達數匝。刑人進曰：「乞恕我戕君之罪。既職此，不得不盡。君至是，當無救護者。令發，即奏刀矣。」挪利達慘痛不自勝。繼視日影曰：「時已至此，倉卒恐無救予者。予渴甚，請勺水一杯。」刑人以杯水進。賽哇見而大呼曰：「速殺，復何待！」聲甚厲。聞此言者以賽哇殘忍，竊竊議之。王亦惡其專，方欲宣諭，忽馬隊一羣飛馳而至，塵土盈涌，即謂賽哇曰：「汝知此馬隊胡來此？」賽哇恐有變，請速發斬令。王曰：「否，我必先知馬隊爲何如人而後行刑。汝何喋喋？」

此馬隊非他，即大維齊基阿法及從者奉加利弗之命自報達來者。先加利弗自挪利達別去，即攜波斯女歸，雖有特遣使臣之言，亦忽不置抱。一日，於後宮聞歌聲嫋嫋，如抗如墜，細聆之，若有無限幽憂掩抑之思。詢左右，以挪利達之女奴對。加利弗躅足而歎曰：「挪利達乃甲開之子，我奈何忘之！」亟召基阿法來。有問至。加利弗曰：「事亟矣，不及遣使臣證明挪利達爲伯沙拉王之據。汝疾馳馬，窮



日夜以赴。擲利達倘已殊，速處賽哇死。若無恙，則與伯沙拉王及賽哇擲利達來，由朕訊判。」基阿法銜命奔伯沙拉，至則大呼曰：「擲利達赦書至！」逕趨階。王見基阿法至，卽降階逆入。基阿法急問擲利達如尙未卽刑，亟來前。王命傳之。至則銀鐺被體，蓬首而囚面。卽釋其桎梏，加諸賽哇之身。

翌日，基阿法偕王及擲利達賽哇歸，復命於加利弗，並述賽哇虐待擲利達事。加利弗大怒，卽命擲利達手刃之。擲利達曰：「賽哇誠爲臣世仇，既甘心於臣父而不足，復及於臣，謀至毒矣，然臣亦不願躬戮此獠以汚臣之手。」加利弗見擲利達大度，甚喜，遂以賽哇屬刑人斷首而已。

加利弗欲送擲利達返國陟位。擲利達力辭曰：「隆情之逮，感且不朽。竊有下忱，願得畢其說。夫水尙知歸，臣獨何心，而無枌榆之眷。特少丁不幸，於故國數遭患難恥辱，至今每一念及，心震盪不寧。且疇曩鬱伊佗僚中，曾有終不回國之誓。乞陛下不棄愚陋，俾永得自效。則出諸高厚之賜，沒齒不忘矣。」加利弗可其請，授以重任。又歸波斯女於其第，復爲夫婦。嗣此二人皆得安履華廡，終老是邦。加利弗於伯沙拉王歸國時，復重申規勅，繼自今當慎擇維齊，勿蹈前轍云。

## 海陸締婚記

并包括，聲威所及，相顧震動，遂并歸其統屬，以時納賚焉。

有最英武者繼爲國主，令行如水，有不德，征必克。以是王權愈大，享幸福者數十年。而王心未足，蓋春秋既高，時時以乏繼嗣爲慮。充後宮者數且百餘人，列室而居，皆雕欄綺疏，翡幃翠帳。侍者亦夸姿炫飾，給事左右，每乘輿臨幸，簫管啾嘈，極蘭掖讌歌之盛；然後宮雖駢列，從未有以好嬖聞者。王常不憚，輒命商人徧物色良家好女子，不計值多寡，冀多御女，則必一得當。不意繇歷歲月，前星之兆杳然。復博施力賑，籲福於天，並命緇流代禱焉。

王每日朝後必與羣臣會，凡各國使臣及人士有學識，均得入會，互相辨難，以共究格致理化歷史輿地詩歌諸學。一日方會，左右有白商人攜女來。王命入坐，俟散會與言。商見王氣和藹，接人以誠，私心竊喜。蓋王恐與會者或懼於咫尺，不得盡其言，特假辭色，使暢抒心臆，一破除齷齪小節。畢會，且讌饗，問詢各國政法風俗，從容譚笑樽俎間，旋相與游息片晷而散。

會散，惟商人留，即前謁王，晉頌詞禮畢，王曰：「頃聞汝挈女來此，容止若何？」商曰：「陛下後宮羅粉騰，盛紈綺，都容麗質，不可勝言，皆竭數十年之心力選擇而後得之。今臣所獻者非惟顏色足爲

後宮冠，卽方之古麗人名象及載籍所謂容華絕代儀態萬方者，恐亦莫能狀此女髣髴。重以敏慧，學罔不精。其並擅兼長，尤曠世無偶。」王曰：「女何在？亟命之來。」商曰：「臣入宮時，飭於總寺人所待命。諭下，卽至矣。」

女入，冪以繡金面衣，不能見顏色。然纖腰使娟如束素，儀靜而態嫻，已迴絕凡品。旋入室，王及商從之。商卽爲女去面衣。斯時王瞥覩殊色，狂喜幾不自持，愛心若洪濤之洶涌，疊激層騰，彌亘無際，急問商索值若干。曰：「初臣之購此女也，黃金千錠，歷年來飲食教誨，費更不費。且數千里跋涉，資行匪易。惟臣雅不欲爲奇貨之居，倘見錄，亦無庸計值也。」王曰：「感汝厚意。第朕求女而得，得而不與值，人謂朕何？擬以黃金十千錠爲酬，汝願否？」曰：「此女得侍王，邀恩寵，卽不賞，復何言？猥辱厚賜，臣不敢辭。惟歸國後，或足跡所至，必宣揚陛下宏量，俾咸傳盛美。」商之歸，王錫錦袍一襲以榮之。

女奉命入宮，所居尤窮極侈麗。金釭壁帶，玉樹周阿，椒蘭之馨油然而起。保姆侍婢趨承左右，王命先侍女浴。浴竟，當衣以別製奇貴之服，珠鑽飾稱是。保姆等承王意，所欲博女歡心者無不至，僉曰：「當刻意爲盛妝，必三日後見，則美豔不啻增倍蓰。」王雖亟欲與女聚，然不得不自矜持，強應之曰：「可。」

波斯之都卽島爲城，巍然並海峙，規模閎麗，舉莫與京。女室接王寢，據窗縱眺，海水萬重，幾若有白浪喧騰落於几案之上。

期至，女新妝竟，遙倚憑窗，遠覽海景。保姆等以事事皆肸飾，專俟乘輿之臨。頃之，王至，去繁儀，勿事，逕入室。女聞聲迴視，王已近前，輒坦坦無悻惶狀，亦不起逆，若以等輩視王者。王見女容益妍艷，心蕩往不禁。及見其淡漠，疎禮節，則以爲必幼失教育。漸近，女閒冷如故。然王始則凝睇，繼則執手，終且擁持之，備臻愛慕焉。

王於是詢女家世，並詰其來自何所。且曰：「後宮望幸者趾相錯，雖有一二足娛心意者，持較汝，糞土矣。予愛汝甚！汝何落落而不顧答予？凡麗貌者必慧心，豈汝猶不能領會予心之惓惓耶？其尙不知予愛情之真偽而不欲輕施眄睐耶？抑故若偶人然而藉以驗予用愛之能否肫篤耶？抑驟離故國，念父母兄弟而憂難遽釋耶？雖然，予不惜紆尊下氣，冀得一當於汝，汝獨不念予所以待汝者誠且至，而忍不一注意及之乎？」

王雖委婉其詞，曲爲導解，女仍以睫視地，不盼亦不言。王亦不之強，以其始至未相習，久必相洽，洽則語笑且懽然矣。用是絕無芥蒂，轉以其不隨流俗婉媚爲高。遂擊掌，命從者飭庖治具。偕女至食

室，共坐肴進，王必先勸之食，然後自食。女雖食，終默默，日惟視己之帶。王復易說以問，冀可博一言，問「衣飾如意否？居處合宜否？室中陳設無塵俗否？窗外海景堪娛矚否？」女漠然若不聞者。王無從索解，以爲豈夙病瘖疾耶？要之，天旣生此麗質，而獨靳與以喉舌之作爲者，予不信也。吁，斯人斯疾，縱或有此缺陷，則閔且不暇，又何能輟予愛也？

食竟，王起盥洗，女亦起。王潛詰司巾櫛者曰：「汝曹曾聞彼發語否？」曰：「三日間於浴室寢室及妝所，奴輩必侍。執役不敢離，特未聞其出一言驅使，且意蹙蹙若有思，抑生而瘖歟？則非奴輩所敢知者已。」

王聞益駭，以爲非得瘖疾，必有重憂，思以諸遊戲術媚悅之。又命開跳舞會，徵色媚妍者纖麗而矯捷者畢集於宮中，命奏各樂，鼓吹聲僉停，歌舞窮日夜不絕。王邀女偕觀，而目若無覩，箝其口，神復不屬。衆異之。夜闌，衆散去，王與女入寢宮。

翌晨起，王嬖女益甚，謂歷數後宮未有能及之者，遂膺專房寵。又欲博女歡，擬舉諸粉黛而一掃空之，以示幸愛之無纖豪他用者。卽下令放宮中諸美人出，不得一人留，去者資以被飾，並多金爲贍，嫁守任之；所不遣者保姆房老而已。然女之不笑不言也仍如故。王卒不以爲怪，寵遇不衰，時且一載。

矣。

王一日坐女側，諦視之，若霞雪相輝，容光灼豔，益喜戀不自禁。謂之曰：「自結愛，歲已一周，未嘗違朝夕。予主一國，萬幾少暇，以汝故輟事勿親，輕國如敝屣。所以不避怠荒之謗而甘槃桓燕處者，實惟汝之耽。且擯斥後宮，數十年眷戀情，因汝悉等土苴之棄，非愛汝之至，用情能若是專乎？人非木石，豈能無感，奈何不一啓口以慰予心？衰老倦勤矣，深望有子以繼斯位。世亦未有絕言笑而得暢帷房之樂者。藐藐予躬，或不足以感汝。冀上天默相，俾汝意移，予雖奄忽，無遺憾矣。」

王且言且視女，諦察其容狀，顏溫如也，眸嫵嫵然微注，若春波之漾，不復俯視。俄而頤漸解，雙靨融融，則嫣然笑矣。王斯時喜心翻倒，樂極而神眩，恍騰身中天，搖翔不自主，其念快有莫可名狀者。

不意女非徒一啓顏也，且發其嬌嚶清軟之聲曰：「主臣，竊有無限事，欲覩縷以達宸聽。恐未能卽畢其詞，願從容，俟異日。今當先謝陛下之優寵，以庸陋而得荷非常恩幸，雖捐糜不足酬，惟有禱上蒼眷護，俾國祚綿長，四鄰輯睦。妾渥蒙幸愛，近已有身，脫產而男也，足慰陛下之望。妾於今日始不復捫舌者，實感獨一之恩，下逮於蒲柳，區區之心，雖欲不爲陛下盡，不可得矣。幸大度，恕其前罪，不勝惶恐。」



王之意得女一笑，於願斯足，茲聞其發言之摯而婉也，字字沁心脾，喜感幾欲出涕，持女而語之曰：「汝言至寶也！予竟得至寶，是何如幸福！予願畢！予願畢！」言次，卽攝衣疾出，狀若狂惘然。

蓋王喜不可遏，欲爲諸廷臣告也。卽語大維齊以下，俾咸知王樂。又命以萬金付牧師，爲施貧民之無告者。諭竟，入謂女曰：「頃以語諸臣，致愬促出入。抑予竊有不能已於問者，汝其悉言無隱。自一載來，朝夕與共居處，詢詰萬端，而汝終不屑一啓齒，至今日始發語，必有非常之意存焉。願聞其故。」女曰：「妾不幸，離故土而遠售他國。人孰無父母兄弟，至終身遠適不得見，悲孰甚焉！嗟乎，妾之鬱鬱，雖欲言，烏從言！閉口而已，抑塞而不欲自明，非無自也，人至失其自由權而奴於異域，其不幸莫過於是。雖然，身可奪，志不可奪也。彼不仁者以力壓人，強欲剗其自由之柄，受壓者痛失其自由，寧百計以求死者，且不可勝數，是非不仁者之過歟？」王曰：「若才容並絕，不幸而子身遠適，令人扼腕。雖然，以身事予，固何求而不獲，夫亦可自慰已。」女曰：「人類至不齊耳，似未可概以富貴糜者。世多以奴於人者才能惟供人娛悅，當降心相從，以博寵愛。要之其人之出於卑潔微賤，固無論矣。若稍具知識者，我知其必追憶別父母兄弟，腸若涸湯，逡巡事人，愀然有身世之感，抱恨寧有窮耶？設有人於此，其門第與王族等，一旦遭不造，淪而奴於他氏，其如何菀結？如何悲悼？如何自峻其志？陛下之明，必能察之。」

王聞之大驚曰：「如若言，若必出王族也明甚。其亟以家世及所歷語予。」女曰：「妾名格爾納利。先是我父爲國主，雄長海中，至有權力。母亦海國名王女。父卒，傳位於妾兄舍利，國於洪波巨浸中。安享承平，極南面之樂。不意強鄰覬伺，潛師來侵，神京不守。妾家蒙犯塵露，逃竄流離，幸不爲俘虜。其時從亡者僅落落數舊臣。我兄不忘國恥，時時枕戈勵志，期恢復故業。一日謂妾曰：『自失國以來，予日夜求所以復仇讎，收疆土。然事之成不成未可知。脫不成，予豈能苟且求活耶？當此國祚中絕，吾妹寧可以韶年久匿於此？吾實爲妹憂。以今日時勢，締婚海中必多窒礙，權宜之策何如易海而陸？妹倘有意，予必力爲成之。以妹才色，繫媼國主，反掌耳。』妾聞言，艱然滋不悅，曰：『兄言誤矣。吾族王海中，於陸素無交通誼。今忽呈身而靳與結媼好，辱孰甚焉！即予一身不足惜，辱兄并辱先人，奈何？雖失國遭厄，仕離困頓，豈可自隳其志氣而玷及予宗？萬一兄恢復之業不成，予亦惟從兄死耳。何必降志辱身而圖不可必之富貴乎？』不意妾兄立意堅甚，且張言陸國之權勢不亞於海。妾因之憤極，莫可與語，幾瀕於死。負氣升自海底，直抵月島，就僻靜所，暫託足。既與世隔絕，亦頗自適。詎有豔妾之色者，乘妾酣寐，潛刦至其家，以種種甘媚言句爲其室。妾力斥之。復以強力逼。又不得遂。彼怒，鬻妾於某商。商故和謹，待以禮，挈妾至波斯，因得侍左右也。」

格爾納利語至此，慨然曰：「妾入宮後，脫陛下不接以殷勤及空後宮而示真愛，妾早蹈海潛蹤矣。妾入室，見牖臨大海，時萌長往意。以陛下恩渥，欲行輒止。然未有身以前，固無日不思還返海中也。今則此念冰釋矣。惟妾返己自維，良用惱恹。將來誕育後，無論男若女，妾誓終身不離陛下側矣。諒陛下念妾所從來，尙不至有辱陛下之尊，必有以慰妾者。」

格爾納利述竟，王恍然大悟，急稱曰：「予今日誠聞所未聞而增進新智識矣。若誠深識，能忍人所不能忍，并能驗證予有恆不變之愛情。予早知若非庸庸者，今果爲海國貴主，予益自幸有先識。今而後予當后若。詰朝當命禮官具儀，下冊正若位號，俾通國皆知之。」

王又曰：「抑予尙有詢者，國於海與國於陸也，其風聲氣俗分別否？予嘗聞談瀛者，輒鑿鑿道海底有人居，當時斥爲妄誕。今聞若言，始悔前此實夏蟲之見矣。然猶有疑念，嘗見沒人之遊於水也，自爲能潛身水府而鬻鱗之與儕，要之竭其技，不過歷數小時，倘不出則氣窒必斃。然則國於海者何以能居處動作如常人，若魚之不見水者，則又曷故？願聞其詳。」

格爾納利對曰：「凡生長海中者，其行於水視行於陸便利無異致，其呼吸水氣與呼吸空氣同，故於衛生也無害。最奇者，踢波帶藻而衣履無稍沾濡，卽登陸，仍冠服楚楚。至語言文字，受之於達維

之子蘇羅門，於海中諸國交通皆無待舌人之譯。海底萬物皆具，明澈無障礙，入夜月光照曬，景尤奇麗，各行星皆歷歷：其面積實大於陸地，建國基錯，分疆而王，附庸者且不可勝數。至民齒之繁衍，都會之殷隆，不能僂以指。其風俗因政教而異，不遑殫述。敵國京邑之宏富，宮室之麗壯，無與比倫。水碧珊瑚諸珍爲之飾，眩心駭目，往往而有。礦之以金若銀名者，纍纍相望。陸地之出，誠不能及其豪芒。而明珠之最鉅者，光且奪電。舉陸地所誇爲照乘珍，海人以尋常視之，不屑一佩帶，惟小戶用飾器服而已。人習與水處，多能控波濤，窮潭澳，任意所之，屏舟車不用。且身手多矯利，水族之悍者不能害。各國之王多畜海馬，旣以馳騁列注爲勝負，亦資駕輦，調良迅奮，雖渠黃山子不足以喻。其隆侈者以至鉅之鈿殼製車，綴諸種真珠奇貝，置寶座其中。每出，則望威儀者夾道駢集。妾前曾駕此車遊騁爲娛樂。陛下聞之，當想見妾飛揚顧盼時也。今者水陸通驛，申以昏姻，第恐臣民未知者或滋駭異。妾擬請母兄姊妹輩至此，使人知陛下禮接有加，誼親交睦，則浮言無從起。母兄輩見妾膺后位之尊，必益形愉悅，陛下之名且與海流俱遠矣。」

王曰：「若居后位，事固有專行權。况懿戚相過從，禮所宜有。惟徑路旣殊，無由走一介以申鄙意，對此茫茫，跋望徒切矣。」曰：「不事繁縟，接晤在瞬息間耳陛下可密覘之。」

王入密室。后命侍者具甌水及鼎，擯左右闔戶，取蘆薈燕諸鼎。吻啓斂，微有聲；煙裊裊出窗戶，俄而海波山涌，砰騖若霆震，水左右壁立，中闔一徑。一少年衣冠出，貌英偉，鬚作海青色；繼之者一媪，盛被服，氣華貴，五女從其後，皆殊色，倏忽入室。格爾納利前與相持爲禮，骨肉相聚，悲喜交集矣。

格爾納利之母曰：「不意今日與汝見於此地！汝子身遽出，家中人惶急不知汝去所，日以涕淚濯面。後汝兄告予，始知汝以一語不合，負氣行。當時汝兄因國祚中絕，故出此權宜策，不圖汝悻悻乃爾。予思汝久，今得一見汝，喜慰何似，前事願不復言。今予所渴欲知者，別來本末耳。」

格爾納利跪母膝，吻其手，起言曰：「兒倉卒不告出，累母悲想，負罪何極。蒙垂恕，母恩寧可量。兒歷苦厄久，矢堅忍不移，始得今日。雖倚伏有常，亦兒固執一念有以致此。」乃備述所歷，至商人挈售於波斯，舍利僂言曰：「妹誤矣，奈何以貴主身自辱，甘棄其自由權，忍恥圖生！闔家之人皆欲譴責汝。亟起與我歸國，以自滌滌。予已恢復舊業，重主故都，妹奈何鬱鬱久居此耶？」

王於密室聞舍利言，驚怛不可名狀，默自歎曰：「噫，酷矣！使格爾納利聽其言，予死必矣。后爲予命，后去，則命與俱去矣。」方焦惶間，聞格爾納利莞爾笑曰：「兄何出爾反爾若是之甚？頃之悻悻責予者，卽前日喋喋然從予出此者也。當時力繩適陸之利者何心？今乃趣予歸國，緬想前言，得無失笑。

且王之致予也，以黃金十萬鎰；斥後宮立盡而獨厚視予；告諸臣民而正予后位以予有身而預慶前星之有耀焉；是於予何所歉，而兄乃出此不情之辭？即不爲予地，獨不爲波王地乎？國之強權，海陸一也。但今日母兄辱臨，幸且喜，予不應刺刺。要之兄實激予言，願諒之。」

舍利至是，自覺其言之過激也，迺懔墨而謝曰：「前言戲耳，願勿罪。妹歷險艱，卒躋鼎貴，與予初意合。雖妹遭際，未始非兄建議力也。予不以復國爲喜，而實以妹之得匹爲喜。波王仁智，妹固不失所託，而海陸之交誼將從此日親，老母亦念慰無極者也。」母於是謂格爾納利曰：「予見汝所適如所願，予喜不勝言。予所欲言者，亦無易汝兄之說。汝能不負波王之誠意，交相敬愛，樂享無涯，予心慚矣。」

波王初聞舍利欲趣后去，皇迫無措。及聞后語，則轉恐爲喜，幾欲距躍三百。於是德后益至，自誓事必竭心力以悅后心。凝思間，聞后擊掌呼僕，命嬖人治具。筵旣張，相與入座。而舍利等以未與波王接，遽先飯，於禮闕然，心歉仄不能安，面各見火色，目眦及口鼻中皆出火，爍爍然若流星之迸裂焉。

王見此狀，大驚詫，以爲若曹必不適而驟怒至烈，心不無惴惴。而后早知王意，即離席入慰曰：「王聞吾儕所言，當知妾誠悃。今日若從兄言，遄歸故國，於妾情則良適。所以峻辭拒絕之者，恐辜負陛下之寵恩，不欲怱然舍去也。頃母兄皆渴欲一覲陛下，申敬意，願出見以盡地主儀。」王曰：「善，甚」



欲相晤語，敦戚誼。奈彼等口鼻間火煜煜然，使人心悸。」后笑曰：「毋懼，是蓋母兄輩急欲見陛下，不可得，性素卡急，故頓形此狀耳。」

王聞之，疑團始釋，與后偕出。舍利及其母若中表等皆執禮甚恭，王謙下，答以優禮。舍利謂波王曰：「海中僻陋之族，得繫援上國，幸甚。妹以一介弱女，頓知箕帚，忝備后職，實貽吾儕光榮。爲相攸久矣，而難其選，今得耦陛下，良由天作之合，亦吾儕朝夕祈禱有以致之。今而後願陛下與后咸享華盛，繼繼繩繩，昌熾無極。」王曰：「誠哉善頌！易地而成好合，微天作不及此。予與后篤於情愛，誓不睽離。今日蒙辱玉趾，聯兩國之歡，通海陸之駟，其爲忻幸，寧有旣耶？」遂肅舍利諸人坐，饌序進。王譚笑甚歡。夜分始散，導至各室臥，然後歸寢。

於是日設盛筵待，復儲備所以娛客者罔不至。王又留客，俟后婉後歸。期至，命覓一有識之侍薛者，不能卽得。后之母愛女甚，願紆尊任是職。后舉一雄，母大喜。浴竟，裹以繡褌，見於波王。王見太子路聲而豐下，且得旣晚，益寶貴之，卽命名曰倍特。倍特者，明日圓滿時也。感謝天錫，振貧民，釋奴婢，餉牧師金，賜羣臣有差，大赦天下，慶宴者累月。

后免身後，體至健。王請后母舍利等同至后室，縱譚娛樂。適乳母以太子至，舍利逆抱之，極意撫

弄，室行數匝。偶倚牖而眺，以兩手持太子。喜弄之餘，失墜諸海，舍利亦一躍入波中矣。

波生見倍特墜海，駭絕，謂必死矣，躅足呼天，涕墮若縷，容貌更變，無幾微人色。后亟勸之曰：「無恐，無恐，妾之愛倍特，不亞於陛下。請視妾，故坦然，即可知倍特當無恙也。蓋倍特入海時已諳水性，轉瞬必與其舅氏破浪出矣。」后母等亦同聲相勸慰。王終不之信，淚洟瀾不止焉。

有頃，海上大聲作，波若雪峯之崔巍，浪浪關峙。中一人手嬰兒，矗立浪花上，則舍利與倍特也。王遙見，卽破涕歡呼，擊掌狂笑。而舍利若飛燕穿簾戶，倏忽躍入。王亟視倍特，嬰媿喜笑如常時，且衣履無沾濡狀，驚疑不已。舍利曰：「頃與甥入海，得弗驚恐否？」王曰：「嗟乎！予膽幾破，幾欲死。今見君負兒出，予乃更生。」舍利曰：「予猝挾甥往，不及詳告，致累驚痛，甚歉。蓋予將入海時，已默誦祕語數過。此語乃達維之子蘇羅門王刻諸玉璽者。凡海族誕兒，必爲誦是語，若受戒律然。受戒後始成海中完全資格。倍特雖陸產，母則海族，故循例誦之。嗣後渠出入水中，與吾儕等，無往不宜矣。」

舍利言畢，以倍特授乳母。出小匣一，卽頃入海，取自宮中者，中金鋼石巨若鵠卵者三百，寶石洞赤者數與之埒，翡翠多枝，枝修六寸許，珠瓔絡三十串，串以十琲縈結。舍利舉以餉波王曰：「吾儕倉卒至，不及具禮申良覲，愧甚。此彘彘者少將意，不足爲予妹辦歛也。」

王見匣所具陸離璀璨，皆希世瓊寶，值故不貲，亟謝曰：「幸羅附，得締永好，枉辱，愧翰褻，方歉慙之不遑，又何敢辱厚賜！且至戚胡事儀文耶？」願謂格爾納利曰：「願爲敬謝，毋重予悼仄。」后曰：「陛下以此爲殊珍耶？陸地礦產薄，不易得此鉅寶。至海中俯拾卽是，不足駭異。幸勿却予兄區區之誠。」王至是不能固辭，拜手而受。

舍利於是欲返國，具言「國初復，百事待舉，客久欲遄歸，願勿念，容圖繼見。」王曰：「予惜不能作海中游，無由答降辱。惟君等不忘格爾納利后，時復左顧，實不勝大願。」遂各揮涕別。舍利及母等以次入海。后持母體，尤戀戀。久之，不得已始釋手。波濤倏合，萬頃茫茫，不可蹤跡矣。王謂后曰：「始吾不信有國於海底者。今悉賢昆恢復事，知神州之感，不徒大陸爲然，且出入洪濶，若履砥道。予旣日鑿奇異，欲徧謠諸國，共廣見聞。」

倍特自疇合以來，牙牙學語，旋能嬉戲，父母喜之甚。髫齡卽舉動有則，性和且敏，神觀嶷然，有王子氣象。舍利及其母數來視，撫愛有加。比就外傅，習各學，慧甚，不僅中程。年僅十有五，學成，辨析疑義，冰解的破，師不能難。王見倍特邃於學，且究心政治，自念耆老倦勤，擬修內禪故事。與羣臣議，僉以爲可。言播於氓庶，亦莫不額手慶曰：「傳位太子，允當，太子誠賢明。」蓋倍特於修業暇時，出與百姓接，

虛己待人，不恥下問。人或與之言，皆紆尊以聽，溫語答之。

內禪期至，集羣臣，小大執事咸具。王降位，脫冕加太子首，成登極禮。俯吻其手畢，下降，與維齊暨將軍列坐。時維齊率百官進見。維齊首陳要政，并矢誓謹盡職。倍特禮接羣臣，宣誥於衆：「以冲齡受禪，恍焉叢脞是懼。惟臣工夙夜匡弼，以無墮緒業。」又申誠在廷：「有言責者當直陳無隱，毋巧言，毋諛諂。」於是舉平日所確訪者，賞賢黜否，釐然悉當。臣下咸服其燭照之神焉。退朝，入見母。母迎持之，祝其永享無疆丕祚云。

倍特既孜孜求治，事無鉅細，必躬親，無旁落。俄而出巡視，整飭風俗，詳布治規。又歷諸鄰國，聯睦誼，固邦交，願永以敦槃相見。比歸國，父已病革。倍特侍疾維謹。無何，疾大漸，彌留。王遺命勗倍特勤政，並諭羣臣善事冲主，語竟而殂。

倍特治喪葬如儀，亮闇不言，守制若將終身焉。舍利來唁，偕戚力勸節哀視事。不從。久之，維齊諫曰：「一日萬幾，庶務待理，陛下過事哀毀，其何以慰先君之靈？願仰體遺言，善自珍攝，以臨御措施，實舉國臣民之大幸。」倍特從之，國以大治。

倍特治政之二年，舍利獨來視。倍特見之甚喜。夕食後，舍利與格爾納利盛稱倍特治國之能，翔

譽之廣，稱慕之者不惟其鄰，惟其遠。倍特素不喜諛言，茲聞舅氏力繩己，心滋煩不欲聞，倚臥椅假寐。舍利又曰：「甥若是美，歲已冠，當議婚矣。妹胡不爲意？予已爲代訪，海族之國有公主至美，予願爲蹇修。」格爾納利曰：「微兄言，幾忘之矣，緣兒無欲娶念。兄爲物色甚善。兄相婦必卓越，果以爲美，兒必滿意也。」舍利私語曰：「吾意中有此女，然不便誦言其名。甥固熟寐否？此事未可使聞。」格爾納利回視倍特，睡已酣，鼾聲且微起矣，謂舍利曰：「兄毋疑，顧兒已入睡鄉。」舍利曰：「人知好色，則少艾之慕生。倍特血氣未定，予不欲以此事擾其懷抱。意中所選者非他，卽山美達而王之女姬武海兒也。第有三事未可料：一，倍特願否；二，未識姬武海兒意若何；三，必山美達而王首肯而後可。有此三者，則成否未能定。故予不欲宣言。」格爾納利曰：「予見姬武海兒時，彼生甫十有八月，已美麗動人。今日長成，必足以傾動一世。屈指計之，年似較兒稍長。謂之佳耦，誰曰不宜。然兄竊竊慮山美達而王，何也？」舍利曰：「方今稱雄海國，以山美達而王爲巨擘。彼負其意氣，度不屑與陸國有連。則予之欲撮合而不得，非予之過。第甥聞姬武海兒美，欲得之志，如熱度之漲，必達極點。予所以不欲使之知者，恐事不成而甥將怨責予也。雖然，予亦不願畏難中止。歸必先詣山美達而王所，相機進說，冀事必濟耳。」詎知倍特乃詐寐者。初聞舅氏欲祕其語，不使聞，知必有異，故瞑而徐斂，使不疑。而舅及母所言

悉收諸耳鼓中，心怦怦動矣，恍若有姬武海兒之肖像鑄印於腦，無一息忘。比返寢，輾轉反側，終夕不能交睫焉。

舍利言將以翌日歸，而倍特故挽留，擬乘間從容私於舅氏，乞挈歸海國，定姻事，不使母知，恐見阻也。於是約舍利出校獵，欲於獵所潛告之，而弱於顏，啓齒復輟者屢。當衆馳逐，旁午時，倍特獨至河干，繫馬於樹，藉草坐。默念此事，五中結轉。四顧忽忽而悲，淚落如霰，不復能忍，竟大哭不止。

舍利方校獵間，不見倍特，亟策騎四覓。聞悲號聲，循而往，得焉，方搏膺而洵涕。大駭異，度必昔夕語爲所聞，故有此變，遂舍騎徐步潛近之。忽聞倍特嗚咽而暗曰：「予所愛之公主姬武海兒乎！予知汝之美，不於目而於耳，而心已怳怳焉。舉生平愛慕之物，無足與之倫。汝之美，竟能使予傾倒若是甚乎！則凡處乎世界各國及日球月球諸天之麗女，亦當無以過之。予倘知爾居，必犯險重趼以求一覲。雖然，汝卽杳不可卽，汝不能不適人。可悲者予念之不能達耳。噫，予已矣！一旦泣且語。舍利卽拍倍特肩曰：「甥必竊聞予昨夕之言矣？何自苦乃爾？」倍特頰頰答曰：「舅洞鑿，甥何敢隱，先實苦欲語囁嚅耳。佳人難得，豈能落落效木石耶？願舅憐予愚，玉成其事，感幸何極。倘不見諾，自願生復何趣，恐不得見舅氏矣！」舍利聞之，駭慙殊甚，恍於山美達而王，恐不能爲力；又思倍特主波國，久出國，恐有變。



遂力慰其無稍躁卞，數日內當有佳音至也。倍特蹙然曰：「忍哉吾舅甥之有求於舅氏僅在今日，何見絕之甚微特不至戚視，直不啻置死地矣。」舍利曰：「毋灼，予必從汝請。然必告汝母知，允卽惟命。」倍特曰：「舅非不曉事者。此事倘爲母知，則足趾不能移以寸。或舅藉此以阻予行，則非所敢知。必愛甥，則必挈以往，否則是途人予也，忍乎哉？」

舍利無可諉，不得已，取約指一，上鐫太乙推神語，與蘇羅門玉璽所刻同，並有不可思議之祕用，卽以約指授之曰：「服之，可避水，窮淵出浸無所懼。」倍特受而置諸指。舍利曰：「動作視予。」卽舉足蹈空行。倍特從之。倏達海濱，投波共入。無何，抵海宮。舍利導至母室。倍特卽上與吻手爲禮。母持諸懷，喜不自勝，謂之曰：「予甚喜汝體壯矯，汝母起居何若？」倍特不敢謂不告而出，以無恙對。然後與戚屬見。舍利潛以倍特來此之故告母。母責之曰：「汝何鹵莽？汝豈不知山美達而王剛愎自大，日無諸國，而強欲以求婚之詞進，徒取辱耳。」曰：「我亦知其難達。第前吾妹私議，不意爲倍特所竊聞。以姬武海兒美，必欲得，幾致發狂。數迫予爲救，予不從，彼慙不欲生。無如何，與之偕至。惟有重幣卑辭，詣山美達而一嘗試之，冀萬一得當。」母曰：「倍特執性，予亦不能厄汝行。惟山美達而王驕甚，慎勿撻其鋒，必事事從撝抑，相機進說，毋使決裂。」

於是具聘儀，悉諸珍品，並遴行人之貳，皆能專對者，舍利率之行。旋抵山美達而，關通謁，王命傳見。故事：隣國君相見，與敵體，當出逆，無用屬禮待者。舍利則以求親故，勉屈節，乃入覲，致頌詞。王延坐於其次。舍利曰：「久跂威德，道里遼闊，未能時望顏色，乃心眷念，匪伊朝夕。茲者躬問興居，得一承顏接詞爲幸。此淺淺者，謹以將意，冀不加鄙斥，無任主臣。」王曰：「辱厚賜，當非無自，願明示予，或有可效力者。」曰：「感荷垂注，敢布腹心。此事爲王所自操權力者，倘可鑒其誠，第勿以涉冒昧爲罪責。」曰：「第言之，必盡力。」舍利曰：「蒙允許，不敢不盡其辭。已爲貴主姬武海兒得館甥之選，謹以奉聞。申姻好，睦邦交，倘不致有格清聽乎？」

王聞之，目瞠視舍利，笑啞啞不止，軒其兩眉，倚隱囊，盛氣答曰：「向以君爲賢智，乃今而知實前聞之失實而受欺於人也。不識何處得此幻想而欲耦吾女？是狂且戇者，竟不擇地而施，吾服若膽。且壤土隔絕，蹤跡不相往來者久，一覲面，卽刺刺道此事，尙得謂有常於理耶！」

是時舍利怒勃發，然強制之，不形於色。徐曰：「予非自爲謀，乃爲波斯王倍特謀也。予末小子，忝主海國，制與足下埒，無所謂軒輊者。且忽視予，何哉？况波斯爲大陸上至強之國，新王才略不世出，以傾心於大國，且聞貴主之美，欲藉援繫以重親睦。足下奈何棄利而絕之？」

山美達而王不俟舍利言畢，大恚，不可遏，跳踉瞋目，肆詈之曰：「奴乃敢以謔言辱吾女名！奴何等！奴之父何等！人奴之女弟，奴之甥何等！人鄙賤哉，乃欲作非非想，烏能容！」顧左右曰：「速擒此僮，斷其首！」左右盪擁，爭欲縛舍利。舍利故勇武有力，身手趨捷，越等倫，轉瞬間已聳身宮外。瞥觀己國軍人已操兵至。蓋舍利之母見舍利成行時侍從寥寥，設有不測，必罹於禍，故遣軍來援護。及見舍利出，軍人逆問，略得端末，僉奮曰：「願盡力，惟陛下命。」舍利曰：「殲之耳。」率衆疾入宮。軍故精練，衛士當者輒死。事發倉猝，皆怔忡無所措，殺傷無算。獲山美達而王於其宮，軍士嚴兵守之。大索姬武海兒，不得，蓋姬武海兒聞變，即挈婢潛出宮，走海上荒島矣。

當山美達而王怒罵舍利時，舍利之從官知事決裂，大恐，未知援兵之至，即問道回國白太后。時倍特在側，聞其言，以事由己起，媿且駭，獨起潛遁，擬回波斯。迷不知路徑，誤奔荒島。於時姬武海兒已先至，坐大樹下。倍特疲甚，就石稍憩。聞隱有婦人聲，相去甚遠，不解作何語。潛起覓，於密林葉隙中見麗者，以手代遠鏡，盡一日力，締觀之。自忖必爲姬武海兒，否則無此絕艷，得邂逅遇，豈非天幸。喜甚，忍俊不禁，即趨前致辭曰：「予何幸，覩美姝於此，其天帝之賜耶！以貴族倉皇來荒島，必非無由。脫有所需，予不敏，願竭犬馬。」

姬武海兒歎曰：「誠如君言。予生長深宮，一旦遭奇禍，流離絕島，悲憤何極。予姬武海兒，乃山美達而王女。舍利侵予國，喋血宮中，父爲所執。予聞變，挈婢潛逃，幸不受虜。回首故國，能無泫然。」倍特聞之，始知舍利師已獲勝。悔聞從官言後，不確探消息，貿然潛出，致誤入荒島。繼念舅氏既執山美達而王，必能伸權力於其國，則婚事當可操券得也。謂姬武海兒曰：「主以金屋之質，躬犯霜露，聞之令人扼腕。然此事雖變生倉猝，推其所以致此，則尙非無法挽回者，於以免尊公於難，復完交睦，亦正非艱。實告主，予卽波斯王倍特。舍利，予舅氏也。舅初不欲以兵甲從事，有侵國虜君之志，特以爲予求婚見辱，迫而出此耳。尊公倘幡然許以締媾，則轉圜可卜。亮主必能審利害，以致意於尊公，庶幾脫羈累而復君位。國之存亡，實繫於主，願一圖度之。」

姬武海兒初見倍特時，以其貌妍華，氣英武，心竊愛之，故致敬禮。及知爲波王倍特，實舍利之甥，「則予家國漂搖，事實由倍特而起。旣爲肇禍人，卽爲吾敵，君父之仇，不共戴天，必不能重申姻好。且予父雄長海國，家世之貴，位望之重，固環海所同知者。猝遘敗亡，當力圖恢復，豈可一蹶不振，苟求免難，辱身下嫁於陸國之主耶？予必先有以報之。」忖畫既定，絕不露怒容，陽爲親愛，謂倍特曰：「君母格爾納利后美無倫，予知之已熟，觀君容，益知后美矣。予父不察而加侮塞修，致有斯禍，終必允如所

請，予曹之私願，行卽遂耳。」言次，握倍特手與爲禮。斯時倍特心搖搖，喜顛不自持，以爲人生之樂，無有過於此者。卽欲俯吻其手以示敬愛。不意姬武海兒當倍特俯首時，急以水灑其面，咒之曰：「咄！趣易爾形，爲白羽之鳥，絳喙而丹足。」倍特應聲蹕，一旋轉間，蛻衣冠爲羽類矣。姬武海兒謂侍婢曰：「亟放諸乾島中。」是島童然無寸木，無滴水，惟有若奇鬼若惡魅，驚心駭魄之怪石而已。婢以倍特貴且美，倉卒遭厄，易人而鳥，使復飢渴死，心實憐之。矧主性素厚，今忽施暴戾，恐後日必追悔無已，不如置善地以全其生。遂放鳥別島，島多林木，產嘉果，澄泉交錯，且遠近多民居。

舍利之徧跡姬武海兒而不得也，惟虜山美達而王歸，拘守之。又命人監其國。卽具白諸母，并悉倍特潛遁事。母曰：「予始聞汝爲山美達而王所窘，卽遣軍赴護。不意倍特卽逸去，或以釁由彼起，故懷懼出奔耳。」舍利大驚，思此事當秘之。密使詢其跡，復不得。乃自出往覓國事，則母爲整理焉。

舍利啓行後，是日，格爾納利后至。蓋自倍特游獵，至三日不歸，大懼，從者具言失王所在。立遣蹤跡，僅得倍特及舍利之馬於荒林中。又命依馬跡訪之。時格爾納利心至灼急，又不敢顯露，恐滋疑亂，決意躬入海求之。卽僞以避人臥告侍者，皆不知其入海焉。

格爾納利歸見其母。母一見，卽蹙然曰：「此事罪首，予實尸之。今日汝至，予不能紓汝憂，予益悲。」

慙。當倍特與汝兄同歸時，不知其不告而出。汝兄之鹵莽從事，予已切責之矣。」遂具述前後事，且曰：「予已命徧跡倍特，汝兄亦有山美達而之行，當必能得汝子使汝喜慰也。」

格爾納利聞之，心噎塞，默不出一語，流涕長潛，悲不能自止，以愛子將永無相見日也。母曰：「汝兄不慎於口，遽以婚事使倍特竊聞，致肇大禍，一言之爲戾也如是。雖然，旣償其事，追咎何益？國務至重，汝當速返，言波王有事於海國，不日卽歸。令臣下各守其職，勿稍宣洩，致啓羣下疑。」格爾納利深疑之，卽回國，僞若臥起，使侍者無從覺，立下令如母言。朝野安謐，若平日焉。

倍特被放後，自痛易形羽族，將終古不復爲人，所謂魂化杜宇者，恆以爲荒誕言，不意今日身遭其變。且不知鳥何名，距波斯若干程。但彌望蒼茫，雖悲鳴垂血，亦復何濟。故國旣迷不知處，卽有御風之翼，無所用之。矧化鳥歸來，慚傷何極。飲食棲息旣殊人類，又何樂苟生計？惟有自槁死於荒崖叢木中耳。方悲楚間，而弋者至，瞥睹是鳥，美其形，羅得之，置諸籠中，將以求售。以是鳥雪羽毳毳，朱其鬚距，非凡鳥所能倫比，欲居爲奇貨。有顧問者，不答，先詰其何意購此。曰：「亦供口腹耳。」弋者曰：「然則若必不能出重值，若休矣，毋溷我。是鳥爲希世珍，將以待識者。吾業此數十年矣，見奇禽至夥，乃今日始得此完粹之品。吾將獻諸王，必得善價，寧以明珠投道路耶？」徑詣宮前，適王眺於臺，見而異之，命



寺人導以入。詰知求沾者。王愛鳥甚，卽以金十錠，畀弋人。居鳥於精金百鏤之籠，飾具皆殊珍，以示優異。

時王出校獵，命寺人飼護之。比歸，察鳥於所具水食未嘗一染喙，惟凝睇王勿釋，若欲訴而不得者。王覺其異，命具饌。饌至，列鳥前，啓其關。鳥似解意，卽聳躍案上，或食或飲，先後有序，啖咀之態無異乎人。王大駭，速後來觀。至則一見鳥卽愕然，急用衣蔽面，逡巡欲出。王以爲室無他人，何作此皇遽態，怪問其故。

后曰：「陛下誤會予意矣。予知是鳥係人類易形，故不忍覩其慘狀耳。」王曰：「得毋戲語？鳥而人，卽善化者，亦未之前聞。」后曰：「予從無妄言，請以是人之歷史陳諸陛下。彼卽波斯國王倍特，格爾納利后之子，鄰國主舍利之甥，舍利母斐臘之外孫也。其舅氏爲彼議婚事於山美達，而王欲得其女，姬武海兒不遂，而以兵虜其父。姬武海兒邂逅倍特，故呪彼爲鳥，藉爲報復焉。」

王聞后語，知后精魔術，高出等類，聞造畜者可造卽可復，浼后呪解之。蓋波斯爲王鄰國，今見王化鳥而受辱，心良不忍，欲復其形而藉以結好也。后允之，謂王曰：「請攜是鳥至宮內，其本形瞬息可復。彼爲國主，願陛下以優禮待之也。」鳥聞，卽輟食，若已解意者，不待入籠，逡拍翼隨后入。后取水盂，

發異聲誦呪，人不能解，卽水灑鳥面曰：「鳥之脫，人之復，如敕速速。」鳥倏然滅，一少年盛服出，美姿容，丰度端雅，跽謝上天，起執王手，吻以示感。王禮答之。

食時，王引倍特於席間見其後。王詢遇姬武海兒事。倍特具述所歷。王曰：「姬武海兒不忘復家國之仇，志亦佼佼。然以凶毒之術遷怒於無辜，無奈太忍乎。今姑不談往事以傷君心。幸聯鄰睦，如可效力，則誼不容辭。」倍特曰：「蒙施厚德，得解幻形，免大辱，雖生死肉骨不足以喻。既荷垂注，竊尙有進而請者。倘能賜附一舟，俾歸故國，則感戴尤無既極。蓋曩入海時潛隨舅氏行，未以白母，必悲思欲絕矣。願垂念下情而惠及之。」王立命具艦，必美且備，供張殷盛，撥弁兵資保衛，誼日祖道。倍特既登艦，張帆疾駛。旬後，忽颶風大作，檣柁並折，舟旋蕩洪濤中，卒觸礁石成齏粉矣。

艦中凡能泅者游以待救，或力盡而斃，餘皆與波臣伍。而倍特獨逐浪行，任所之不懼。忽隱見海岸若城市，竭力赴之。比登陸，瞥見馬牛驢駝麋鹿諸獸紛紛不勝計，皆排列若行陣，昂首注目視，尼其進路。倍特駭異，繞越出其後，潛身巖石間，呼吸空氣，體旋復。及郭，各獸又迎阻如前，若不欲其前進者。倍特未解意，強縱身入。見逶衢廣蕩，闔其無人，益疑怪不已。或諸獸之阻，實以相予？然冒險之性不少挫，仍鼓行不輟。見列肆秩然，門戶洞闢。睇一果肆，有叟在，容藹然，擬就詢焉。

叟舉首，見倍特貌偉美，英武之氣見於面目，知爲貴者，詰其至此之由。倍特約略答之。叟曰：「君入郭時未見一人乎？」曰：「然，方疑若此巨城市，豈無居民？」乃寂若荒野，曷故？」叟曰：「毋多言。入吾語君。」倍特趨室就坐。叟以倍特犯險遠至，必飢憊，先爲治具。倍特亟欲詢本末。叟不答，惟槃壺是事，勸食良殷。不得已，啖之。叟見其有飫意，不強勸，謂之曰：「君今日得無恙至是，乃上帝之庇。」倍特驚悚曰：「何也？」曰：「是地名妖城，主者爲后，名萊佩，美而有妖術，無能敵之者。君登陸時所見各獸，實非獸，皆人也。若曹初至時，皆壯齡偉表，或爲國主，或爲貴族。后一一昵愛之，華其居處，甘美其服食，皆墜其術而不覺。閱四旬日後，愛稍弛，輒以術呪之，而牛而馬，而驢羸，而橐駝麋鹿，惟其所欲易。蓋后性好幻，以幻爲樂，被毒者且不可勝計。君登陸時，諸獸皆阻不令入，實憫君之自蹈禍機，欲使覺而亟遁。惜君不悟耳。」

倍特大驚悔，仰天長歎曰：「嗚呼，何天阨我若是之甚耶！甫脫於幻術，驚肉猶顫，不意今日所履之險，將更烈於前，爲之奈何！」遂以姬武海兒事詳語叟，悲喟不已。叟慰之曰：「后雖妖且暴，幸君遇予，可無慮。予忝都人士祭酒，后敬禮有加，不敢稍侮，蓋予盡力足以制也。請安居於茲，倘有厄，予當力爲解脫。」

倍特感叟厚，暫寄跡肆中。見者皆凝睇，謂叟何緣得奴，既麗若是，若人壯美罕匹，后寧不知，而置不竄取，怪甚。叟曰：「若曹勿誤視，予窶人耳，何能畜奴？渠爲予猶子，予老無嗣，故招之來。」聞者解疑，爲叟賀。然恐后聞，必攫去，又爲叟憂。曰：「后之暴，叟所知也，倘聞叟兄子之美，竟取閉深宮，四旬日後，又與前至者爲伍，奈何？」叟曰：「后與予善，甯忍奪予？意后見之，知爲予猶子，必早滅絕其夙念矣。」

叟見倍特溫雅而英卓，益親愛，以兒子畜之。倍特亦兢兢自慎，如是者匝月。一日，見衢間馬隊騰涌，列仗嚴整，行者皆避道。叟謂倍特曰：「后將至矣。汝立視之，毋懼。」頃之，衛士爲先驅，袍服盡紫，佩長劍，聯騎列行，澐澐而至者千餘人，繼者爲各從官及宦寺。經叟肆，見叟皆與爲禮。又宮女數隊，容絕豔，錦衣窄袖，手短兵，步伐整肅。萊佩乘照夜之馬，障泥銜轡，皆綴以殊珍。徐行而前，瞥見倍特之美，心爲之蕩。按策而呼曰：「阿勒達雷，此奴屬叟耶？頗俊，挈居此幾日矣？願有以告。」叟曰：「后，此非奴，吾猶子也。予撫若己出，予歿，當以薄產傳之。」

萊佩一見倍特，愛情臻極。及聞叟言，思所以婉致之，以償其欲。久之曰：「叟乎，夙仁慈，不欲自私所愛，倘可以爾兄子見讓乎？願叟深念予眷眷。予誠得此子，必以殊禮寵。謂予不信，有如此火。叟素能垂念予，故亟焉以請，亮荷一諾，則予實感大惠於無窮。」曰：「蒙不棄衰朽而紆尊垂諭，自顧何人，敢

不承命。第彼小子福薄，不足以上侍清嚴，願知其不肖而棄之，幸甚。」曰：「予之重叟，可謂至矣。而叟竟重違予願，必予情慄未堅之故。」卽矢之曰：「予於此子倘不以真愛相施而有異志，火神光神實鑒予心，必立受惡罰。」又曰：「予固知叟不欲與爾兒子遠離。然予於是子竟不克自持，寧予負叟，不可使叟負予而失此幸福。」叟聞之，心益憂灼，既不能峻詞却后，又不忍舍棄倍特。不得已擬緩其行，卽曰：「是子予實欲依倚之，不忍遽割棄。猥辱誦命，又何敢固執，致虛垂注。惟願俟乘輿再駕時再圖副命。」萊佩曰：「善，期以翌日。」

叟謂倍特曰：「予今日不得不允后之要求者，實以彼大欲，如火始熾，不可復遏，遏必撻其怒而施陰毒之謀。渠魔術至精，非耳目所能防覺，脫爲所螫，則予與汝必均受其禍。予已洞燭其情，故因其欲而利用，使以旦旦自矢，不敢出強暴。矧彼亦知予必有術以制之，倘彼破誓以魔術毒予，予必有以報。」倍特曰：「魔術之不測，予嘗受之矣。自遭姬武海兒狡虐，至今心悸。矧萊佩所挾，更甚於姬武海兒，噫，予其已矣！」言至此，嗚咽不能聲，涕流被面。

叟慰之曰：「勿悲，予在，必能使后守誓言而免汝於厄。彼雖險惡，必不能越我範圍。汝獨不見彼於予敬禮有加，兢兢自下，卽可知予權力矣。汝卽去，予必語汝以防禦法，可坦坦施施坐享豔福。彼之

不敢欺汝，與不敢欺予等也。脫有變，予必預知而對付之。」明日，萊佩率侍從如約至。停轡，謂阿勒達雷曰：「叟，予今日躬來迎，望叟如約。吾知叟大信，必不食言。」叟叩馬小語曰：「謹惟命，但乞擯魔術勿施，并願視此子如予子，勿使予失意。」萊佩曰：「約誓已復申矣，可以見信。今乃喋喋，是叟未知予之純懷而有所疑也。雖然，他日此子必當眷眷於予，即可證予篤愛。」時倍特侍叟傍，垂首默默。萊佩許平視以眩其美。然倍特終以魔待萊佩，雖妖麗，曾不足以概其心。方凝思間，叟攜其手授萊佩曰：「願念予耄邁，許此子時一歸省，幸甚。」萊佩既諾，復囊千金貽叟。固辭不得，受之。萊佩命倍特騎而並轡，顧叟曰：「幾忘之，是子何名？乞示我。」叟以倍特告曰：「命名之義誤矣。以彼英特，應名史其姆司。」彼國謂日系曰史其姆司，萊佩之意以不當名滿月，當名日系也。

時倍特於騎從所經，察道傍多偶語，雖陽爲肅立，大半竊竊出侮言，談萊佩暴行。或曰：「女巫，今日又得所歡而逞其毒矣。」又有謂：「此客墜術而不之覺，以爲身得殊寵，抑知禍不旋踵耶！」倍特微聞之，益憤萊佩之淫虐。思叟言，卽亦不懼。亡何，騎已抵宮闕矣。

萊佩甫下馬，卽逼倍特授以手。導之入，徧歷禁籞，富麗無與儕。倍特見囿中卉木魚鳥怪奇詭美，非日所經見，爲一一評贊，吐屬淵雅。萊佩益傾心。歸察態狀，度非阿勒達雷之兒子，遂就其



縱談者久之。

頃之，饌具相與至食室，珍錯駢列，以黃金爲器。俄命治酒。萊佩先盡一尊，復注奉倍特。受而飲，并斟以答萊佩。時女樂十輩上，絲管競作，聲淪淪移人。歡甚，數舉觴相酬。至夜分，皆有酒所，益昵近不能已。倍特至是頓易其初念，覺萊佩美無與並，不復憶其爲魔婦矣。

翌晨，倍特萊佩自寢興，偕至浴室。浴竟，更麗服相與游讌，并及種種娛戲事，備極諧悅。若是者凡四十日。是夕，倍特寐中忽驚寤，見萊佩攝衣起，屏息若惟恐人覺者。倍特知有異，仍僞睡覘之。見萊佩啓櫃出小匣一，撮黃粉少許，環灑室中，轉瞬水汨汨湧流，若小川然。倍特大驚，手足欲戰，強自持，仍爲酣臥狀。見萊佩勺水入麥屑盎中，和以藥，手搏之，製爲罇飴狀。炙諸鑪畢，置密室。斂具，誦禁呪，室中水倏滅。然後歸榻臥，不知倍特之已窺其隱也。

初，倍特有樂不思返之意，棄叟言若土苴。茲日擊怪象，猛憶曩囑，輾轉不復成寐。黎明起，謂萊佩曰：「久居此，勞叔氏望，乞歸一省問。」萊佩曰：「予之於君，愛故未艾。藐躬主一國，似不致爲君羞。奈何若是之忍？」倍特曰：「人非木石，曷能受恩寵而漠然無動者？予之欲亟歸省，以叔老視予猶己出，別四旬矣，曾不一往起居，予實負疚。惟逾格哀憐之，俾稍遂省問之私，必不敢盤桓以勤注盼，願垂察

焉。」萊佩曰：「然則必速返，勿使予鶴望。予一日不見君，卽悵然不適。當亦念予惓惓耶？」乃命騎送倍特歸。

叟見倍特至，樂甚，互相擁持，見之者莫不以爲骨肉之愛焉。叟曰：「汝與巫共匝月之久，安耶否耶？」曰：「萊佩之愛予無微不至，若全神貫注者。不意昨夕忽潛作狡獪，令人大怖。」卽具白所見事。曰：「觀此詭術，並憶叔言，若銛刃之被體，則前誓直譎語耳。故假歸，欲圖免難，其何道之從？」

叟曰：「汝能猛省，是汝之幸也。彼蓄念至毒，愛不以誠，又將以術苦汝。幸予在，汝必不致罹兇機。予一小試其技，彼常無所逃命。萊佩之僻性，凡觀一男閱四十日，卽輟愛而憎，惡念全起。汝所見製餅，卽易形丹也。一下咽，則墜畜生道矣。」言次，別出餅二，授之曰：「藏此。萊佩倘食汝以餅，當陽受。窺其他顧，易食之。卽以彼餅，擗渠自啖。取少水灑其面曰：『速易汝形，其爲某！』無論何毛羽類，卽應聲變，如汝言。汝卽縛以來，予有以懲治。」

倍特銜叟命去。返宮，萊佩俟諸園，見而欣然笑曰：「予與君殆不可須臾離，一小時卽曠若積歲矣。」倍特曰：「辱厚愛，感當沒齒。予叔苦寂，得共予一笑語，甚樂，予不得不作俄頃留。叔且欲予常侍左右。予以眷愛故，力辭而出。叔以餅贈，予不及食，攜之來。叔云：『此餅製甚精，』請一嘗之何如？」卽

出餅奉萊佩。萊佩曰：「謝君叔之賜。然予亦有手製餅一，藉爲報。」倍特謹受曰：「餅出手製，自越倫等，口腹之幸渥矣。」

倍特潛易所藏餅啖之。故鳴頰舐吻而讚曰：「鮪飴耳，不意味之嘉雖列珍不足喻。」時與萊佩行且語，溪流灑灑然在其左。萊佩突掬水灑倍特面曰：「面形速化，爲跛且眇之馬。」不意倍特目炯炯，注視而笑。萊佩知術敗，驚悚不能自存，頰紅似火。不得已，強自解曰：「前言戲之耳。予不幸性好謔，於所愛暱者則尤不檢，諒君必不以是言爲介介也。」

倍特曰：「吾固知爲戲言也。帷房笑謔，亦何所不至，予甯以是介懷？第所賜餅已飽啖，予前所奉者雖微，亦區區之誠，願受予菲意。」萊佩不獲已，爲食少許，覺異常餅。而倍特已掬水灑之曰：「咄，速爲馬而牝，如律令！」萊佩應聲而脩脩然尾鬣蹶噉具矣。嗚呼！向之數施於人而以爲長技者，今則身食其報。其俯首乞憐之態，舉羞赧悲恐集於一時。然倍特卽念前愛而欲解復之，亦無能爲力。遂與御者騎而牽是馬，詣阿勒勃雷之肆。

叟見倍特牽馬至，知己如所計，太息曰：「萊佩乎，汝恃術而積久逞毒，今日則不啻天降之罰焉。」倍特至，且以語叟。叟爲施韉勒，命御者歸，謂倍特曰：「久居此，非計，亟歸國。是馬知愧悔，必調良可乘。」

惟一事毋稍忽，勿縱其轡，縱則禍及，慎旃。」倍特遂起與叟別，超乘出郭去。

時以爲幸免於禍，且忸於前事，自負力足以制，意疎漫，漸忘叟戒。歷三日，途遇一老人蹢蹢行，容和藹，逆馬首。倍特詢何自來。答之。談次一老婦踵至，而倍特之馬大哭。詰之。則泫然曰：「君所乘馬與予子所失者甚相似。予子以失馬故，苦思成疾，予憂之甚，今瞥覩是馬，有觸而悲。竊有冒昧之瀆，未識許割愛示值否？」倍特曰：「甚歉，是馬非欲售者，愧無以副所願。」婦曰：「天乎！天佑予，使君不却予請，幸甚。蓋予子若不得馬，疾必革，疾革必死。予何能生？君倘能憫而允之，是不啻活予母若子也。」

倍特曰：「是馬非凡才比，卽欲售，非金千鎰不可。若能出此重值乎？」曰：「能。脫待價，萬鎰不慙也。」

倍特見婦服不甚華，度必貧者，特故爲大言，卽貌之，漫應曰：「若出金如數，馬卽歸若。」婦立解囊，授

倍特曰：「中貯金殆滿，君自傾而計之。不足，家距此近，取足必無絀。」倍特見燦然者盈囊，駭愕失色，不意老婦有此多金。強答曰：「是馬不欲售，前已言之，雖多金奚爲？」老人在旁，聞此二人言，卽謂倍特曰：「如君語，不能無罪矣。吾國不得有誑言欺人事。君始允而終變，卽不自重其言，如法律何！請取金付馬，倘違信，禍且立至。孰利孰害，亟自決，毋貽伊戚。」倍特窮於辭，不得已，怏怏下騎。婦持馬，急縱其轡於道左溪中，取少水灑馬面曰：「兒乎速復！」語甫畢，馬人立驚視，非馬，萊佩也。倍特大怖懼，微

老人掖，幾驚仆。蓋老婦萊佩母也。萊佩魔術皆受諸其母，而婦術尤精。其時二人始相抱而笑吃吃，繼竊竊私語。婦突吹口笛，聲尖厲可怖。一巨妖應聲至，左挾倍特，右挾母女二人，騰而上，瞬息抵宮。萊佩指倍特怒斥曰：「不義之徒，汝叔與汝非所謂感德者。險惡如是，必有以報之。」卽掬水灑倍特面曰：「速爲鴉！」倍特自視，羽襪襪，鴉也，面至污穢。納諸籠，使絕食飲。侍者憐而潛飼，復報阿勃達雷知，使得脫毒手。阿勃達雷知已危急，卽鳴口笛，有四翼之巨人出，拱俟命。叟曰：「電光。」波斯王倍特，卽格爾納利子，不幸遭難。爾趣至其闕，密以告，俾亟籌拯救。當慎秘，毋驚擾。」電光銜命，瞬息達波斯，以此事白格爾納利。時母若子正語及倍特，懣懣得耗，喜且愕，擬發軍赴救之。

格爾納利既傳諭，俄而舍利亦至，蓋其母焚香致之來。格爾納利具道倍特受困於萊佩，營救孔殷，師宜急赴。舍利立集勁旅，躬督之行。以電光爲前驅，而母若妹等亦附隊去。騎乘皆騰脊天空中，雲馳電掣，瞬息達妖城。萊佩舉室及奉火教者見舍利帥大兵至，怖急，幾皆欲牀下伏。格爾納利下令曰：「速以鴉籠獻！遲則放手屠殲，不使有遺。傳語救波王之侍者，甚有功，亟送師次，有優賞。」時萊佩已讐於兵威，竄蹙破膽，不敢稍枝梧，悉從所命。鴉至，格爾納利破籠灑水解如術，而倍特已復爲人，持格爾納利而泣。格爾納利亦涕不能仰，移時不成一語。良久，倍特始與諸人道別緒及所歷本末。格爾

納利既見倍特，念阿勃達雷大德，思有以報，亟訪致之，曰：「蒙屢脫吾子於厄，感且不朽。乞示以所欲，必有以給叟之求。」阿勃達雷曰：「微垂諭，亦私中有欲勾者。傳語之女侍，饒有志識，竊不自揣，欲得以為室。至衰朽之軀，倘波王歸國，許給其微祿，俾安享天年，以遂其瞻奉之願，足矣。」

格爾納利因顧女侍，女侍俯首不言，暈頰作羞澀態，然心許之色，已見於面。格爾納利與倍特遂為主婚。阿勃達雷以暮年得美眷，喜可知已。

時倍特以叟之得諧伉儷也，乘間及己婚事，謂其母曰：「母今日為阿勃達雷主婚，甚善。竊以為母意所亟欲為謀者，尚有在焉。」后已會其指，曰：「汝所謂亟欲為謀者，非汝婚事耶？佳婦之求，予固久在意，特渺當意者。」即語舍利偕電光，當歷訪水陸諸國。倍特曰：「足當兒耦者固在，無事他求。前者聞母繩姬武海兒之美，即不能去胸臆。比見顏色，益惓惓不釋，以為舍彼美外，無可與締婚者。且姬武海兒之厄我，以不知顛末，誤以兒為致禍人，且追於報父之辱，倉猝出此，其志可取，情可原。今事已剖晰，姬武海兒常必悔前此之孟浪，杌隉不安，不知其若何惶懣。倘不獲耦兒，則其父將永蒙失國之恥，彼則抱恨終身矣。想山美達而王經此困難，亦必悔悟自咎。誠得一為媒合，則事罔不諧。」格爾納利驟然曰：「噫，汝受姬武海兒困而愛想不衰，色之繫人也如是。雖然，汝既非彼不耦，予必令成之。」



山美達而王之受繫於舍利，但衛士嚴守耳，起居實無所苦，且慰待良優。王至此，頗追悔，數數自訟之失，非復當日之驕暴盛氣。一日，方坐語間，忽心動，恍舍利趣之往。蓋是時舍利正爇香誦呪，以術招之。鎰篆甫上，已砰然有聲，山美達而王偕衛士來矣。

舍利卽擁篲逆諸門，肅入，謹致辭曰：「竊不避煩瀆，願重申前請。非不佞好爲甥言，實甥欲求婚於左右。甥性執，謂事不遂不如無生，足下明且慈，必能鑒其誠而垂許之。」山美達而王腆然答禮曰：「自愧前此懵懵，波王旣垂意，不以息女爲賤，必欲取供箕帚之役，予曷敢辭？子女恭順，當無異言也。」

時舍利命跡姬武海兒於海島，得之，導以歸。山美達而王見而語之曰：「予已爲汝得佳婿矣，乃波斯王倍特，汝向已見之。倍特有非汝誓不他娶之說，彼主一國，都俊而洸武，誠足當儷偶，予已允諾之矣。」姬武海兒曰：「父以爲可，兒復何言？惟願波王諒予前日之苦衷，勿念舊惡，則幸甚。」

結婚之夕，衆咸集視。格爾納利復普施解術，向之受禁呪而幻爲諸獸者，今悉復爲人，相與感戴，懽忻不置。

於是舍利送山美達而王回國，復其位。倍特挈姬武海兒回國，格爾納利等偕之行。自此海陸數相往還，騎從使者馳問不絕，永敦睦誼云。

●西禮男女愛情以授手爲定。

●電光，巨人名。

## 報德記

昔大馬色有業商者，善懋遷，綰轂貨利，所擁不貲，侈侈號隆富，人皆稱之曰亞波愛波。●有子女各一子，蓋訥曼，開敏而銳學，容昃麗，復以愛之，奴名；女愛爾哥倫勃，具絕世姿，其命名亦取使人心悅之義云。

比亞波愛波歿，遺產甚鉅。蓋訥曼檢餘貨，則蠟蠟山積，千名百種。別有錦帛都數百巨裹，皆至貴重，外均署字曰報達，與他貨異。未能解，詢其母。母曰：「汝父在日，商業擴張，所至不一地。貨宜買何所，先以其地名揭藥之。當時汝父已部署帖妥，詣報達有日，疾作而逝。」言至此，淚雨墮，咽不能成語。蓋訥曼亦悲不自勝。久之，始曰：「父欲賈於報達，不幸未遂而歿。業方盛而中止者可惜，予竊欲廢續之，以竟父志。矧貨已夙具，擬卽日載以行，慮或久滯，致時機有失也。」

其母夙愛憐之，懼其以稚齡跋涉也，曰：「汝能成父志，予甚慰。惟塗路艱險，時復不測，老於行者

且苦之。汝齒幼，素未習勞瘁，恐脆弱不能任。予甚不欲汝睽左右，使予寢饋不帖。所貯貨，平值而近售之，卽不獲厚贏，而終身安穩，未嘗非計之得也。」而蓋訥曼去志已決，欲藉以歷槃錯，觀時變，證消息，以握商樞，以是力匄於母。母無如何，諾之。蓋訥曼乃治裝，募從者。復購明駝百，備載運。約徒侶啓行。有游歷者亦附麗以往。人既衆，足禦不虞。蓋是時亞刺伯人名勃同斯者，游掠無定，客之孤孱者多嬰其禍，故行旅有戒心，必結隊爲捍衛。蓋訥曼等雖經途無少窒，然陟崎嶇，犯霧露，憊可知已。

至報達，諸商就逆旅。蓋訥曼不欲與共居處，獨僦居隣室。室宏敞，華其飾，復有園林泉石之美。休數日，易服，命從者持貨樣，迤邐至市，晤衆商。商皆以優禮接。語次，益狹洽，恨相見晚。議值既定，日有易，獲利倍蓰。後復攜貨之市，皆拒不納。詰之。知主者於是日逝，諸商悉往會葬所。蓋訥曼夙耳主者名，甚惋惜。詣禮堂陳屍室，室幕以黑帛。故事：同俗喪尙黑，禱禮畢，乃斂，引以行，朋戚爲執紼。蓋訥曼與焉。地距城遠，久之始至。石爲墳，規顛而矩趾，若半球形。左右張幙，以憩送葬者。窆旣啓，屍入，閉如初。於是大牧師意曼率徒席氈周坐，申禱，誦哥蘭經數章，義皆繫葬事者。朋戚從和之，聲殷然動地。窆事竟，已曠黑矣。蓋訥曼以久待意不適，而報達俗葬畢，朋戚必致祭，時益晏；或謂幙非惟蔽日，亦供宿，恐不及入郭，會息此耳。蓋訥曼聞之，愈惶急。自忖「資裝棄逆旅，脫夜不歸，安知無胠篋者。卽奴輩利財，亦挾遁

可慮，奈何！」乘間潛身出，登息急奔，倉皇誤歧路，迴折數四。至夜半，始抵郭，門鍵不得入。不得已，覓瑩舍暫宿。一瑩有棕欄錯雜，戶虛掩，入則草地茸茸然。就臥，心忡忡不能成寐。起，繞瑩數匝。忽燈光逆眼至，驚鍵其戶，猱升棕林間，隱瞭之。見三人著服類奴隸，一攜燈導，餘舁大篋一，脩五六尺許，置瑩內。一人曰：「棄此歸耳。」又一人曰：「不可，吾儕受命，必以瘞，違當嬰咎。」從其言，穴地埋篋，覆土而後去。

蓋訥曼聞其語，度篋必貯珍物，故埋此僻所。欲探究竟，循而下，至覆土處，力爬沙之。須臾篋現，有巨鎖，無鑰以開。時破曙，見傍有硝石，舉大者力折其鍵。啓篋，則一婦僵臥其中，有殊色。乃大驚悸，諦嘗，則婦頰微頰，隱約有呼吸氣。自忖其醉寐耶？當石擊鎖聲甚厲，胡不寤？又見被服至麗，釧若環均飾以寶石，巨珠環頸，光燦然，爲裝類宮中女。心憐之，以其有生機也，擬先出諸篋，闔戶置婦於地，使受空氣。俄聞嚏，腹鳴而口沫。旋娉娉然微舉其目，若不任怯憊者。聲斷續呼曰：「茶華樂，薄斯坦，史嘉樂曼馬奇，夾賽薄斯沙嘉，奴羅納海，納辯曼都司沙希，挪司希都司善美，若曹皆何往？」蓋所呼者爲諸女侍名。不答，則忪然張眼視，驚曰：「胡至此！」蓋訥曼初聞婦呼婢聲，幽鳴可聽，心爲之醉。見其蘇，卽前致殷勤曰：「邂逅相遇，而拯若於厄，俾得少盡心力，實不佞之幸也。倘有所命，願不辭赴蹈以始終之。」並歷述己所由來，及窺見瘞篋事。婦察其言若舉止，知爲長者，謝曰：「感上帝佑，得君拯予命，感

無既極。然仁心爲質者，必不半塗輟。竊有所請，願藏予於篋，僦羸至，載達君家，徐議善策。否則予與君徒步行，予衣飾迴別，見者疑怪，慮生不測也。」

蓋訥曼從之，出篋於穴，平其土。掖婦入篋，覆留隙，通空氣。卽闔戶入郭，雇羸至塋，負篋行。又以昔夕抵郭，時值夜闌，至今晨始得入告驅羸者，釋其疑。

蓋訥曼自大馬色至報達，惟什一是權耳，孳孳日稷，心無旁及，不復知所謂兒女之愛情者。自見婦殊色，心不能無動，竟不知情之一往而深。旣不惜與驅羸者僞言，冀以彌蓋，復步逐其後，防不虞。比抵家，意稍帖。闔戶避人，啓篋出婦，導入室，所以慰語之良厚。婦曰：「微君，命樸絕矣。復翼衛之以免於危機，絲髮皆君賜也。」

蓋訥曼室雖華其設，而婦顧盼不之及。特以其款接殷至，感其誠，去面衣，示敬愛。蓋訥曼媿然喜，慶不世遭際也。具珍饌名酒，躬自省匱。復雪嘉實授諸婦，曰：「請先嘗。」婦肅與共席。蓋訥曼就坐，見婦面衣有字，繡以金，數數審視。婦詰識字否。曰：「使行賈而昧之無，欺給立至，烏有不學者。」曰：「善，請誦所書字，當道本末。」視其詞，有「噫嘻先知者叔父之後裔」語，蓋加利弗赫侖挨力斯怯得爲謨罕默德之叔父亞勃司之後裔，先知者指教主謨罕默德也，凡奉教者於其主不敢舉其名，稱

先知者。

蓋訥曼至此，恍然悟，則蹙蹙以爲大戚。曰：「嗟夫！予拯若，反棄予命矣。予奈何不幸以至於是！予與若相遇也，幾不自持，亦以若之不遽棄拒於予，而私心冀有以慰，今則前望墜地矣！嗚呼！予復奚言！生死惟命。」語竟，繼以泣。婦憐之甚，曰：「勿戚，予將語君。予名斐乃倍，意謂傷心人耳，以是命名，若預知將來之有拂逆者。凡報達人，無不知予名，而知予爲加利弗所至愛眷者也。予幼入宮禁，學於女師，業益進。加利弗喜予敏，所寵予者靡不至，尊貴無足與埒。而后蘇倍特妒予寵，時譖予於加利弗，凡有可中傷予者，不惜百詭以贊其說。幸加利弗不爲動，予亦慎防不敢忽。彼不得伸其螫，愈仇予不釋。若昔夕事，竟爲所算。度必潛置藥於檸檬水，予飲之，乃迷不知人，欲生瘞予以快志。彼蘊毒久矣，特乘加利弗出征隙，一施其技。雖然，譎險若茲，卒不能致予於死，亦何爲哉！將來彼如何圖飾說於加利弗前，不能逆料。惟予匿此，恐耳目衆，必祕密，勿少漏。否則不特予岌岌，子亦有不利焉。蘇倍特儻知君拯子於死，必仇君，將併及以雪恨，君其慎旃！予倘得重見加利弗，予必具白所以，彼鬼蜮無所逃。所慮者蘇倍特斐斐之口耳。」

斐乃倍言畢，蓋訥曼愀然曰：「一事誠可慮。此間奴輩倘知妃爲宮中人，或不免多口。第若曹蠢蠢，



必疑爲新購之女奴。故俗：凡少年多蓄美奴以給事左右，不爲怪。雖昔夕來蹤至詭要之若曹亦情愧不能測，請勿以是志志。主臣幸不責，屈若陽爲奴耳。區區之誠實願殫竭於左右，冀垂深鑒。誰祝加利弗別黑白，審賢奸，懲蘇倍特而復若之崇寵。他日沈沈禁籟，重得渥承恩遇，以冠弁後宮，亦曾念及草茅中有一舛午不幸之人，其傾嚮私忱雖未邀俯眷而九死不釋者，知予者倘不謂若真癡絕者耶？」

斐乃倍見蓋訥曼縈回哀悵之情形於言表，爲酸鼻者久之。徐答曰：「君言一何悽感！幸毋再及以傷予心。予正鬱伊不自禁，有無窮欲掬諸胸臆者，卒不能宣諸口，奈何？君亦當默照予心矣。」言次，聞叩戶聲，啓，則奴以殮具告。蓋訥曼止不令入，躬其役，不憚蹠躩。既，謂斐乃倍曰：「願少憩休養，有需惟命。」復出購歛具，並女侍二，歸貢於斐乃倍，曰：「以資驅使，助祿飾。」斐乃倍感謝曰：「厚意稠疊，益見拳拳。願上天佑予，俾得顯予愛君之證，雖死不憾矣。」遂相與密談竟日。薄暮，蓋訥曼以燭至。報達俗，日中飽食，晚所設惟果釀。蓋訥曼具亦如之。酒三行，蓋訥曼擊瓊作歌，以道心曲。斐乃倍和之歌，中既述所歷，微寓不滿於加利弗，而於蓋訥曼則勤勤致意，情溢言外焉。嗣是蓋訥曼日左右於斐乃倍，言笑宴樂，不欲瞬息離。斐乃倍亦樂與周旋，由感而愛，情日膠結。第二人皎潔自好，恍若有加利弗臨其間，雖纏綿而不及於亂也。

時蘇倍特以斐乃倍生瘞死矣，意大快。特不能無慮，加利弗歸，其何辭以對。百思不得策。無已，則速嫗至。嫗爲保母，有祕事，蘇倍特輒與商榷，因具道斐乃倍事，求善謀。嫗曰：「此事不當爲，旣爲之，悔何及？策無他，惟欺給耳。以木蒙布，作僞屍，置棺，葬之陵側，建墓門，造塋舍，塑肖象其中，蔽以墨繒，以石槩燃燭。然後后率諸侍從暨羣臣往哭。加利弗歸，卽以斐乃倍猝中疾亡流涕以告，作悲痛莫釋狀，且云：『已命製墓碣，表不忘。』加利弗至是，亦惟一慟而已。然事亦未可僅就已想，脫加利弗以斐乃倍死之猝，有疑竇，必以后妒而潛逐之，僞以死報，哀傷哭泣，特出於虛飾，則彼必啓棺視。視則事立敗，后將於何諉罪耶？」蘇倍特恍然曰：「然則奈何？」曰：「無慮，僞屍之木須名匠刻畫面目，當逼肖斐乃倍，加利弗必見信。此事一委于料量，決無僨誤。並傳昔夕進檸檬水之侍俾來，語以斐乃倍得急疾死，禁其入室，并以斐乃倍之死耗告寺人長美士勒，則了矣。」蘇倍特大喜，卽貽嫗以寶石約指一，持其體曰：「賢哉母！予想所不逮者，皆一一策無遺，予實銜感。是謀惟爾我知，弗輕洩。」

嫗俟鐫像就，潛攜至宮，裹以帛，飾被悉具，納諸匱。命美士勒護窆於陵右，起塋樹碣，告成不日。於是蘇倍特親率羣臣及諸侍從舉封窆禮。聞者咸集視。蓋訥曼以簡出，知最後，喜謂斐乃倍曰：「死耗已播於衆，蘇倍特必私慶設計之善。雖然，禍福倚伏往往如此。願上天默佑，俾早遂予懷。且迴黃轉綠，

恩寵至無常耳，加利弗之愛正未可恃；况蘇倍特所行不義，行必自斃。若似亦不必白諸加利弗。時不可失，所謂適以成彼此之願者非耶？雖然，予自惟無似，要不敢作非分想也。」蓋訥曼之語意，隱以飭斐乃倍。斐乃倍心肯矣，特不欲遽宣吐之，漫曰：「蘇倍特逞毒而嬌樂，自敗何疑。然加利弗歸，予必諄顛末，則所以暴詐僞者更速。予之憤臆，不於是一快乎？」

三月後，加利弗勝敵而歸，意張甚，欲誇示於斐乃倍，褻其雄略。瞥視羣臣服皆以黑，若有喪，大駭。亟詣蘇倍特，見其與女侍哭甚哀，詰之。蘇倍特曰：「不幸斐乃倍以驟疾死，故痛之甚。」加利弗不俟其語畢，悲極而暈絕。時維齊基阿法從，急以臂承之，幸不踏。久之，始累欬而言曰：「寔否？」曰：「葬事皆躬督，尙無憾。并置肖像於室，當導觀之。」

加利弗不欲重煩蘇倍特，卽偕美士勒往。入室，見肖像，以墨繒幕，燭光燦然，立碣窮雕鐫之美。隱忖蘇倍特性至狹，居恆數短斐乃倍，何忽寬厚若是，殆判若兩人者，必有故。蓋加利弗多疑而智，度斐乃倍未必死，必蘇倍特害其寵，值予久出，乘間擯逐之而僞以疾卒告。卽欲驗其實，命發窆啓棺。視之，則斐乃倍面如生，蓋巧工爲之，雖諦察，不知爲木質。加利弗泫然流涕，不敢以手觸，恐干教律也。深悔發視之孟浪，而疑蘇倍特之心已冰釋矣。復命封築如前，爲營奠薦，躬率牧師禮經以禱，匝月乃已。

加利弗還入寢，二侍者左右屏息侍。俄加利弗微鼾，一侍名奴樂納海者小語其侶納曼都司沙。希曰：「頃得耗，斐乃倍實未死，王聞之必大喜也。」納曼都司沙不覺噉然呼曰：「天乎，美無倫之斐乃倍，誠未死乎！」聲高而銳，加利弗覺，詰之曰：「奴聞斐乃倍尙未死，喜極失聲，萬死乞恕。」加利弗曰：「果未死在何所？」奴樂納海曰：「今夕得斐乃倍書，述所歷事，并囑轉達宸聽。書雖未簽名，確爲斐乃倍手筆。因陛下休憩，未敢率瀆，且……」語未畢，加利弗亟曰：「書來！書來！汝遲滯，誤乃公事不淺。」奴樂納海惶恐出書。加利弗閱之，則具敍出宮後事，極言蘇倍特之妒惡無人理，復及蓋訥曼拯待之厚意。加利弗性至忌，方怒蘇倍特，欲重懲之，而閱至斐乃倍稱道蓋訥曼語，失色大恚曰：「不意若竟背約！以孤男少婦，數月同居處，已不可問，尙敢以書喋喋，抑何狡妄！予必立捕治，爲無恥者做。」卽御正殿，維齊基阿法率百官至。加利弗謂基阿法曰：「汝速率衛士四百人，搜捕大馬色商人亞波愛波之子蓋訥曼者，械以至。並捕斐乃倍來，毋使脫。彼二人辱國體甚，罪大不赦。」

基阿法銜命，先傳商會支配者以各逆旅客籍冊至。檢得蓋訥曼名並寄跡所，卽督隊往捕。其居周以圍，命騎從圍數匝。時斐乃倍適飯罷，據窗眺，窗臨衢，見武士麻集，人馬聲鼎沸，隱身潛觀，則維齊方指揮徒衆，知有變。自忖「加利弗必已得書，微特不垂憫而衛士勢洶洶來，非初料所及，維齊帥以

至，若搜捕罪人者，不知何緣致觸加利弗之怒。噫，予實不檢，予不應盛道蓋訥曼厚意。加利弗素多疑嫉，必欲甘心於蓋訥曼，則衛士必急名捕。噫，殆矣！」犇而謂蓋訥曼曰：「大禍至！捕車在門，奈何？」蓋訥曼自牖鏡，刀槩摩夏，馬蹄蹴踢，衛士目礫礫然皆作鷹鶚視，大悻，股栗不能聲。斐乃倍曰：「事迫矣，速易奴服，以鑪燼墨面，首承巨盆，狀若酷肆傭者然，必無人能識。其亟遁。卽有詰，以酒家保對。」蓋訥曼戚然曰：「然則若獨不自爲謀乎！」曰：「毋慮，予見加利弗，自有言。君非予比，不速行則不保。」蓋訥曼尙猶豫，斐乃倍力趣之，乃如言易裝出。維齊及諸衛士以傭也，不之疑。蓋訥曼遂疾馳出郭去。

維齊入，見斐乃倍坐睡椅，案滿置會計簿及銀幣貨樣。見維齊，卽起踞曰：「予已知加利弗意，見時乞君爲之地。」維齊亟掖之曰：「上帝鑒予，孰敢侮汝！予之來此，不敢有幾微使若不悅。特奉命速駕，并借蓋訥曼往，則予職盡矣。」斐乃倍曰：「惟命。然蓋訥曼已一月前以事他適，瀕行……」語至此卽指案所列者曰：「以此種種留請予爲暫守。予不欲負彼拯予之厚惠，故足跡不離，願并攜往。」維齊爲首肯，命舁諸物至宮，付美士勒奔之。大索不獲蓋訥曼，毀其居，車載斐乃倍並二女奴以行。

基阿法復命時，加利弗曰：「罪人至未？」曰：「居已毀矣，蓋訥曼徧索不得。斐乃倍言彼一月前他適。謹與斐乃倍來，倘許入見否？」加利弗益憤憤，不欲見斐乃倍，立諭美士勒幽斐乃倍於荒黝之

塔。時加利弗盛怒，無敢諫者。美士勒悽然，潛語妻乃倍姑忍就幽，徐俟加利弗怒解時，當爲緩頰。妻乃倍含涕入塔中，蓋是塔築以專囚罪人者。

斯時加利弗手作書與敘利亞王齊納弼，蓋齊納弼爲其從弟，亦附庸國也。書略曰：

今有大馬色商蓋訥曼，爲亞波愛波子，前在報達蠶子所愛者，妻乃倍事覺潛逸，度必返故土。希嚴行搜捕，械繫犴獄，數數榜笞，凡三日。然後聲罪徇於市，飭衛士遞報達定讞。蓋訥曼大惡，當籍其產，墟其居室，其親屬悉拘至，裸而揭磔，驅以遊，敢以衣食給者死。赫命挨力斯怯得手書。

加利弗立命使齋書遞敘利亞。又飭攜傳書鴿往，期得覆之速。報達鴿故善飛，卽至遠，能識途自返，哺雛時，返益疾。使者窮日夜馳至大馬色，投書於敘利亞王齊納弼。齊納弼卽拱立吻書者數四，加諸首，然後展閱之。立集衛士，躬飛騎帥以往捕，從官倉皇隨行。

蓋訥曼之母自其子離大馬色後，不得一紙書，念甚。同旅有歸者，雖言蓋訥曼無恙，然蓋母以未得書，戚戚不已。久之，神恍惚，心趨趨不寧，若蓋訥曼已遭不測者。若左若右，或隱或見，一闔睫卽遇之，貌至慘蹙。此蓋其母積思擾腦，成茲幻象。惛惘中謂蓋訥曼必已死，於是爲營虛冢，置偶像，日夜對之。



泣。女愛爾哥倫勃亦隨母哭甚哀，聞者皆爲惻惻。齊納弼帥兵至門，婢出應，詰以蓋訥曼曰：「死矣。頃主方哭於墓。」齊納弼甚疑愕，揮從者入室，索不得。至墓屋，見蓋母及少女涕泗交頤。驟見齊納弼，領衆盪湧至，驚不知所謂。從者曰：「王也。」乃跽。齊納弼曰：「毋恐，予以加利弗命，捕汝子蓋訥曼耳。」蓋母曰：「噫，死矣，尙何言！尙何言！」言已，悲咽欲絕，不能成語。蓋嫗痛子切，瞽亂無狀，不復知王尊，而齊納弼性和厚，覩蓋母及女慘痛無人色，甚哀憐之。自念「蓋訥曼有罪，刑其身足矣，奈何及屬。加利弗好暴虐，一至於此，予凌此無辜，隱痛寧有極乎？」

衛士旣不得蓋訥曼蹤跡，齊納弼旁皇甚，又不敢違加利弗命，謂蓋母曰：「汝與汝女速去此，不得安汝居，出當護汝。」卽諭從者以長袍蒙掖二人以行，恐爲衆欺辱。於是籍室之所有，一罄之，剗其居，無一椽遺。旣歸宮，謂蓋母曰：「加利弗命裸汝等體遊於衢，以示儆戒。此大辱，予視汝等，良不忍。雖然，命不可違，奈何？」卽諭令製衣二襲，無袂，以馬尾爲之，僅能蔽前後。翌日，以是衣衣蓋母及女，散其髻。而愛爾哥倫勃之髮長可委地，毳毳然狀益可憐。衛士驅之走。斯時二人離奇其服，復裸其四肢，觀者如堵牆，亦有爲泣下者。衛士行且呼，謂若曹得罪於加利弗，罹是罰。蓋母及女愧且痛，以髮被面，無地自容焉。

至暮，始驅二人歸，首飛蓬，足徒跣。行一日，未須臾息，憊甚，至是暈踣不能言。敘利亞王后聞之，深憫惜，命侍者持酒往，救之蘇。並慰之曰：「后憫汝不幸，命吾儕護持汝。王亦知爾曹冤，甚哀憐之。」蓋母跪謝，并乞達感忱於后。又問曰：「吾儕罹此虐刑，究何事獲罪於加利弗？雖刑死，殊夢夢。」曰：「汝得罪之因實由汝子蓋訥曼盜加利弗之愛奴斐乃倍往捕，逸去，加利弗怒而刑及汝曹。加利弗性暴，然無敢與抗者，讐其威也。吾君雖惻隱寬大，屬於加利弗，又何能方命，亦惟有陰施其惠耳。」蓋母曰：「吾子性質夙謹，復漸漬於教育，深明尊親之義，何至冒不韙，蹈刑章？決無是事。」言至此，仰而呼曰：「噫，蓋訥曼，今知汝尙未死！果爾，則家雖毀，罰雖酷，舉不足道。願上帝佑子，子無恙。予復何求！所慮女脆弱，不能耐厄苦耳。」愛爾哥倫勃曰：「予矢必從母志，覓予兄。」於是相持而泣。侍者復慰止之，並餉以食。翌日，驅行如前。若是者凡三日。齊納弼雖不愜於加利弗之命，亦不敢顯違取咎。卽諭大馬色居民及流寓者，有敢與蓋訥曼之母若妹衣食居室，及與通語，相飲助，皆殺無赦。令下，驅母女出，任所之。人皆望而走避之，惟恐不速，至朋戚亦然。蓋母驚謂女曰：「吾儕豈中疫而見者懼染乎？抑遭此慘罰而人皆惡而屏絕乎？何可一日居此！」遂攜愛爾哥倫勃同行，亟欲出境。甫及郭，時已曠黑，無可投止。卽有回教徒之好善者甚相憫，卒忱於令，相與歎息而已。

齊納弼以所辦木末由鴿遞復加利弗。旋得諭，速逐出境。齊納弼如命行，而蓋母及女傑然就道。出郭，耳目稍疎，亦有私餽以幣若餼及行滕者。至一村，人多聚問。姬具述其故，嗚咽不自勝。見者罔不流涕。爲去馬尾服，而衣以大布之衣，屨以屨，爲束髮盥沐，稍復人色。於是蓋母及女指塗哀來拍，暮就回教寺憩。俄渡幼發拉底河，而至米所波大米國。又達穆素安，然後赴報達。報達爲加利弗所都，不遠遁而至此者，冀蹤跡蓋訥曼，故不避危險焉。

斐乃倍之閉於荒塔也，日夜泣不止。一夕，加利弗微行調查，偶經塔側，聞中有悲泣聲。竚聽，則斐乃倍歎曰：「嗚呼，蓋訥曼！以救予故而得禍若是之酷，又以凜凜於加利弗故，食此惡報，至不能保其身，而遠逸求免，不亦哀乎！嗚呼，加利弗絕不審黑白，而遽以酷烈施，雖威稜無敢犯，天帝實日鑒之，將如冥誅何！」言已，輒大哭。加利弗聞之，自忖使斐乃倍言確，則予虐及無辜，何以操刑柄。卽回，命美士勒詣塔挈斐乃倍來。美士勒自斐乃倍得禍，甚爲憐慮。聞加利弗言，大喜，坐息至塔中，謂斐乃倍曰：「加利弗命若往，將復幸。冀若以後勿再至此也。」

斐乃倍一見加利弗，卽長跼伏地，泣不能言。加利弗面鐵色，盛氣白：「斐乃倍，汝言予暴虐，不辨黑白，何所見而云拯汝者爲誰？亟以實告。」斐乃倍知加利弗已有所聞，不如直陳無隱。答曰：「主臣，

願恕其愚昧。拯妾者非他，卽亞波愛波之子蓋訥曼，以衣以食以居均以禮。若人自知妾有寵於陛下，益以敬心自持，無幾微忽，其皦皦固可質諸天帝者。」加利弗曰：「汝言得毋欺？」斐乃倍曰：「妾胡敢欺陛下？脫欲欺，卽不直言矣。」加利弗曰：「然則蓋訥曼誠矣。汝徒感其誠而已耶？」斐乃倍曰：「妾以蓋訥曼長者，使人愛且敬。使妾不遇拯而死，死有知，且不忘陛下，豈以一拯故而頓易妾初志耶？况蓋訥曼始終守身若處子，卽一言動不敢踰，更使妾心肅然無他念矣。」加利弗聞言，色漸霽，命之起，賜坐，使晰述所歷。斐乃倍於蘇倍特事則隱約不彰言，並明所以居蓋訥曼家者特避禍耳。蓋訥曼之逸實渠憫而趣其行，不自知其干法也。加利弗喟然曰：「汝言當可信。予不欲文過，予誌予譽。惟予歸報達將匝月，汝始來告，曷故？」斐乃倍曰：「蓋訥曼簡出，得信較後。且妾書雖早具，無因緣得達。遲至一月，始得交奴樂納海手也。」加利弗曰：「蓋訥曼遭此无妄，必祓雪之，以補予過。汝倘有請，予必許。」斐乃倍伏地謝曰：「願陛下亟宣令，赦蓋訥曼罪，並召使聽命。」加利弗曰：「予當錄其救汝之功，復其產，新其室，湔濯其家屬蒙刑之辱。至汝遭厄之夕，脫不遇蓋訥曼，白骨矣，是蓋訥曼實生汝，汝之身，蓋訥曼之身也，汝當歸彼以酬其德。」斐乃倍斯時心奕奕然，不復能置一辭，默而退。至舊居，陳設如故，而蓋訥曼之簿籍幣物，已羅羅移度室中矣。

赦令下，不知蓋訥曼所在，斐乃倍決意躬覓之。請於加利弗，得許，囊千金，騎而二侍者從。先禱於寺，施其金立盡。次日，至販珠者總匯所，未下騎，命召筮事者某至。某故樂善博施與。及見，斐乃倍授以金，曰：「君大德，遐邇稱道。予以千金置君所，請爲予濟客此而貧病者。」某曰：「敢不惟命。昨適有母女自異國來，狀至黯慘，第意態非窶人，必遭厄至此。長途風日，面黧黑，衣盡穿空。予憫其困頓，命妻款之，給衣食。倘欲一見否？」斐乃倍下騎，甚欲面之。某肅斐乃倍入。主婦出致禮。斐乃倍曰：「竊有請於夫人，聞有母若女自異國來，願得一面。」曰：「渠輩正在此室。」卽爲指示。斐乃倍諦視良久曰：「汝曹遠來，聞頗顛困，必被難者。予來此，汝倘有所需，可索言之。」答曰：「吾儕以無辜嬰禍，天實厄之。經此慘劫，使人驚心欲碎。」言未已，涕若縷縻，悲愴哽咽。斐乃倍與主婦皆爲揮淚。移時，斐乃倍曰：「願若以家世及所遭不幸事縷述，予當釋若悲。」曰：「吾儕得禍之由，實斐乃倍致之。」斐乃倍大駭，以欲得本末，不之阻。續聆其語曰：「予夫爲大馬色商人亞波愛波，已逝世。子曰蓋訥曼，商於報達，不知如何，加利弗謂其盜斐乃倍而遁。捕不獲。檄敘利亞王，毀籍予室產，逼予及女徇於市，復遭逐，流離困苦極矣。所以忍而不死者，欲一見予子耳。予子在，則困辱所不計。」斐乃倍曰：「蓋訥曼已蒙赦矣。此事皆由于遭乖舛，致汝曹家室顛沛，予心實恫然不寧。今加利弗已有後命，以蓋訥曼爲長者，冀慰其誠，

待其至而旌賞之；並以予歸蓋訥曼，酬厥厚德。然則與母正一家親屬耳。」言次，即持蓋母，示敬愛。母惶顧不知所答。斐乃倍又與愛爾哥倫勃接手，顯親密焉。

斐乃倍致相見禮既，又曰：「願屏煩惱，待好音。曩蓋訥曼賈於報達之財，儲無遺失。第母固重得兒而外貲產，不得蓋訥曼。雖鉅富何樂？即予亦佺佺者。要之骨肉之情，與愛戀之情，凝注於一身，神徹冥冥，相見或當不遠矣。予今日得母等於無意中，安知不獲見蓋訥曼亦出於料想所不及乎？」言次，某至曰：「適見一年少，病不能乘，紡於駝而行。抵醫院，視之，若相識。詰其邦族，不答，但流涕歔歔。予甚憫之，慮入院或爲庸醫所誤，即命僕掖至予家別室中，當爲從容調攝焉。」時斐乃倍聞之，若有所感觸，起謂某曰：「請君導予入病人室。」某諾，導之去。蓋母從旁悉其語，謂愛爾哥倫勃曰：「嗟乎！彼病者未識何許？予恍惚欲疑爲汝兄，特不知汝兄果猶在人世否耶！」

斐乃倍入室，見少年瞑其目，面灰白，無幾微人色，微似蓋訥曼。不能決，即名呼之，不應，若失知覺者。又曰：「嗟乎！蓋訥曼，予誤矣。予以念汝切，致惑於形似。彼亞波愛波子，即病劇不省事，亦未有聞斐乃倍聲而不識者。」此少年聞斐乃倍名，即奮張其睫，愕視良久。既而愀然曰：「嗚呼！汝果爲斐乃倍乎！胡相違於此？」語未竟，一悲而厥，力救始蘇。某以病者惡鬻，趣斐乃倍暫出，勿擾其精神。移時，蓋訥



曼神稍復，舉首四矚，不見斐乃倍，躅足而呼曰：「嗟乎，斐乃倍！頃所見者，豈汝幻影耶？何逝之速！」某曰：「非幻也，予以君體弱，宜靜憩，故趣夫人出稍息，可相見。且加利弗已下令赦君矣。微特無罪，且有賚。惟願君省思慮，強飲食，善自攝而已。」

斐乃倍以得見蓋訥曼告其母，母喜欲顛，卽起往視。某之妻以蓋訥曼疾甚，不宜過悲喜，力阻之。從其言。於是斐乃倍慨然曰：「今日不期而得團欒一室中，非上天默佑，烏克臻此？」卽興辭回宮。時加利弗獨在密議室，斐乃倍由近侍導之入，具白得遇蓋訥曼及其母妹。加利弗深駭異。斐乃倍復繼愛爾哥倫勃之美。加利弗默然作色，移時，始霽顏曰：「予聞汝得見蓋訥曼等，甚喜。前言息壤，予必不食，今而後汝可自由矣。」

翌日，斐乃倍至某所，詢蓋訥曼疾何似。某曰：「行瘥矣，可使見骨肉。」斐乃倍曰：「予當先見之。」入趨榻前曰：「蓋訥曼君，予以爲長別離矣，不圖今乃繼見！」蓋訥曼長吁而起曰：「嗟夫，相見之奇詭乃至是！昨一覲面，未接辭，殊悒悒。若曾因緣以此事達諸加利弗否耶？」斐乃倍曰：「加利弗已深悔前非矣。因禍得福，并許予自由，以遂爾我之私願。」蓋訥曼聞至此，心怦怦然，喜躍不自禁，拊髀而前曰：「是言果確有可據乎？」斐乃倍曰：「胡不可據之有？初加利弗聞君脫身逝，大恚罪及汝母妹。」

今則幡然一反曩日所爲，渴欲見若，并厚賚若。若一家將並蒙釋矣。」

蓋訥曼詰母妹受虐事，斐乃倍具告之。蓋訥曼毛骨爲悚，旣而悽然曰：「以予故，致累及母妹，予罪何可道！」爲沾襟涕下。斐乃倍復述遇其母妹。蓋訥曼亟趣延之入，相與持之而泣，見者皆爲沈瀾。蓋此四人者，皆涉歷苦厄險難，心力俱糜，自謂畢生無復有奮然開口之一日，不圖愉心愜志之境，竟於遭迍侘條中遘之。其胼蠶之機，一若天故陸離突兀以炫其奇妙者。

於是蓋訥曼自述與斐乃倍別後，匿跡小村落，驟遘疾。有農耆而慈，爲調護周至。前日病稍間矣，農爲御駝，俾就醫院養疴。乃適與某君遇。斐乃倍亦補述荒塔受囚事。又曰：「吾儕自此，當舍茶而齋矣。謁加利弗不可緩。特所需必預具，否則加利弗將不歡。予當爲料簡之。」

斐乃倍逕至宮，取千金授某君曰：「黃金千，願君爲蓋訥曼母妹製華服。」某部署畢，蓋訥曼已霍然愈，擬偕母妹晉謁加利弗。方整衣待趨朝，而維齊基阿法至，趣蓋訥曼上騎亟造。蓋訥曼唯唯，斐乃倍等亦超乘從之。

維齊導蓋訥曼至廷，以禮見加利弗，儀觀辭氣，雍容得中，羣臣皆私相歡賞。加利弗曰：「予今日見汝，甚慰慕念。汝亟以救斐乃倍本末諗予。」蓋訥曼縷晰以聞。加利弗嘉其誠，賚錦袍一襲優寵之。

詔曰：「其官蓋訥曼於朝，用勩庶務。」蓋訥曼曰：「草莽無識，辱鞭策有加，敢不竭其愚忱，以仰酬高厚。」加利弗悅其對，頒祿維腆。退朝入噴室，亦惟蓋訥曼及基阿法與焉。

加利弗既見蓋訥曼之母若妹，心獨艷愛爾哥倫勃，以其殊色無儷匹者，爲神移久之。謂之曰：「若容采冠絕，足贖委佗之選。曩日之屈辱，幸勿介懷。今予欲斥蘇倍特，科其罪。若卽承后位，其克修乃職。」又謂蓋母曰：「若齒未衰，擬以若耦維齊基阿法。」又謂斐乃倍曰：「若卽歸蓋訥曼，予曩命無戲言。速傳主裁判者，分別簽定婚事。」蓋訥曼既娶斐乃倍，感加利弗恩，益兢兢自矢。以女弟微賤，不足代蘇倍特，固爲辭。加利弗不從，卒娶愛爾哥倫勃爲后云。

●亞波愛波 (Abou Ayoub) 爲富厚之義。

史希罕拉才得縷述蓋訥曼事竟，蘇丹大悅，謂跌宕詼奇，且足風世。史希罕拉才得曰：「陛下既好之，請再述魔媒故事，其奇譎當更有可聽。」蘇丹許諾。時朝曦欲上，急於早朝，約翌晨再敘。如期，史希罕拉才得復就坐而言：

## 魔媒記

伯沙拉昔有一王，甚愛民，民亦推戴之。富而無嗣，常忽忽不樂。回教士多有爲之謀祝者。未幾，后果有身。十月而生男，王名之曰徐恩愛拉斯門，譯言美如神像也。

王乃集五行家以術推此兒休咎。相與推訖，白王曰：「太子多壽，性勇毅，特不免魔繞，至多艱險，必強忍之。」王聞，識其語，亦無憂色，曰：「凡主一國者，必勇敢，事乃有濟。若夫所遭艱險，則禍福固相倚伏，安知不由此得深造乎？智識必經患難，乃能增益也。第勗以君道而已，安問其他。」

於是使人慎撫太子，並勸教以修身爲教。長則延專學者爲之師，以廣習諸術業。王年漸老，舊疾復作，勢且不治。自度奄忽亡日，召太子受遺命。時愛拉斯門被教有年，氣象淵卓。王乃曰：「我病且彌留，汝當嗣位。治國之道，不可不知。政固宜劑以寬猛，顧使民畏，不若使民懷。且刑賞之柄，尤宜慎重。僉壬之輩，往往貌爲君子，取信一二事，使人不疑，以陰售其奸險。阿諛浸潤，復工其術，使人主受其愚而不知，顛倒是非，國是乃不可問。汝其慎旃，毋蹈覆轍！」言竟而絕。太子服哀七日，始行登極禮，別用新璽。受朝時，見諸臣旅進屏息，深凜天威，一發言則羣相唯諾，左右無不承望其顏色，自謂今日乃知人主之貴。用是日益驕恣，喜諂諛，諸新進皆授要職。卽有以忠言規者，皆不納。日縱淫樂，不復問民生疾苦。小人漸進，治體墮，國用匱矣。

愛拉斯門之母甚有才，深慮之，思欲革其惡。乃誡之曰：「若踵是不悛，非第喪其財，將有揭竿而起者。當此時汝尙能酣歌恆舞乎！願早爲計也。」不聽。未幾，怨言盈途路，憤政府之無道，囂然欲動。幸母調停之，得不發。於是愛拉斯門懼，盡斥諸少年之執政者，而以名德有夙望者代之。

然帑藏竭矣。愛拉斯門悔且憂，莫能自釋。夢一老人容莞然，前謂愛拉斯門曰：「天下事常有以至艱而得至樂者，知之乎？汝欲解汝憂，必游開羅，有佳遇，足以娛汝。」

愛拉斯門覺，甚異之，往白諸母。母不信，笑謂愛拉斯門曰：「夢幻境耳，烏足據？果欲往開羅者，愚莫若汝矣。」愛拉斯門意殊不然，曰：「母以爲夢特腦中偶現象耳，然有時往往奇中。予師曾述得奇夢而致禍福者，難僂指數，安得謂必無其事？卽吾師言未可盡信，而昔夕之夢則固親歷無可疑者。觀彼老人儀容莊穆，非人世習見者，意必神也。殆我教之先知。欲釋我之憂，故來詔我，所言當不欺；吾必往。」母多方止之，卒不聽，乃以政託諸母，而乘夜私赴開羅。

開羅者，名勝區也，其富麗無與匹，處全世界人無不思一觀覽爲樂。愛拉斯門不辭艱辛至其地，疲甚。偶憩息一回教禮拜寺中，卽倦臥。復夢前老人來曰：「汝從我言，乃不憚跋涉，自非至堅定勇敢，曷克臻此。予必使汝爲全世界至樂至富之君。予所以使子來開羅者，亦藉以觀子之誠。予嘉汝志，可

亟返伯沙拉，當於宮中得無窮幸福也。」

愛拉斯門覺而甚失望，陰念「曩者疑爲先知，而倘恍若是，恐實幻想之魔耳，思之數，故往往見於夢。留此無謂，不如亟歸。幸未爲他人說，否則人將癡予矣。」

於是返伯沙拉。母問何所得。愛拉斯門歷述其事，甚忸怩，慮母責也。母恐傷其心，轉撫慰之曰：「勿憂，上帝倘以富賚汝，可安坐得之。我所望於汝者，則非富伊德。倡樂飲酒，娛則娛矣，實戕汝心，勿再踵前失也。且人主以天下爲憂樂，若治象雍熙，斯民歌舞，樂孰有逾此者乎？」

愛拉斯門曰：「自茲當母言是從，並守賢師傅之訓。」而是夕愛拉斯門復夢此老人曰：「汝大富之時至矣。翌晨，辨色而起，以一鉏往汝父居室，發其地，所得必償汝欲。」

晨起，愛拉斯門往母室，以夢告。母笑謂之曰：「固哉此叟也！何緣而數誑汝？汝尙以其言足信乎？」愛拉斯門曰：「雖不可信，然語甚奇詭，擬如言試究之。」母大笑曰：「汝旣好奇，不妨一試。此固易事，非若曩往開羅，長途勞頓也。」

愛拉斯門曰：「三夢語相銜接，往開羅，老人所以驗我勇，使歸伯沙拉，謂得以宮中，昨復以所在地明示，細按之，似非不可信者。寧發而不得，一舉手勞耳。詔我而我置不取，我其自外矣，悔可追乎？」



言畢，卽取一鋤往。室甄發太半，杳無所見。力倦稍息，度若又無效，則母將重啗予。旋又奮力爲之。忽磚下見巨石色白。急起之，下有門，鍵以鐵製。以鋤斷鍵，破門入，有階級，文石爲之。乃爇燭而下，至一室。室之顛及地皆綴以水晶，磁周其四壁，甚密緻。中列架四，架各承雲石缸十，疑所以貯美酒者。發覆，則燦然纍纍皆黃金。大驚喜，遂發皆然。乃手金一握，出以呈其母。

母聞愛拉斯門所遇，大奇，乃曰：「汝無喜也。今而後若再以淫縱耗而財，汝之仇聞汝得多金，將必陷汝。」愛拉斯門曰：「否否，請毋過慮，必不貽母憂。」

於是母使愛拉斯門導入地室。陰念「其父在時默不以此事告我，豈非大奇。」至藏金所，見諸物，奇詫已極。俄復於屋隅得一雲石小瓮，爲愛拉斯門曩所未見，知必有異。啓瓮，則一小金鑰在焉。母曰：「此必他室之鑰。蹤跡之，常有異寶在室中。」

覓良久，見壁隱一鎖。試以鑰，豁然落。門闢，見中有金柱九，八柱皆有像，以大鑽石成之，異彩照灼，明逾白晝。

愛拉斯門遽呼曰：「嘻，阿爺從何所得此寶像耶！」尤奇者，第九柱無像，而上綴白錦一，有文曰：「兒觀此，當知尙有第九像，美麗非餘像所望，而價值亦倍蓰至千萬。汝欲得之，必往開羅訪予舊僕

莫巴雷克。其名開羅人多知之，得卽告以所遇。彼知汝爲吾子，必導汝知像所，且示汝得像之良法。

愛拉斯門心動，謂母曰：「意此第九像之值，雖并八像，亦無如是巨也。余決計作開羅遊，望許我。」母曰：「諾，予不汝阻。汝去，國事予與維齊分任之。」愛拉斯門乃治裝，挈僮從，再遊開羅。

抵開羅，詢莫巴雷克居址，乃知爲埃及巨富人也。居處崇麗，埒於王侯。性復好客，四方冠履集其門，若龍魚之趨大壑。愛拉斯門乃遵途詣之。門者詢氏及職業。曰：「予遠來旅客，夙耳汝主名，欲一奉手。」門者入告，出謂愛拉斯門曰：「主人已敬俟矣。」

愛拉斯門入，至一廳事。莫巴雷克降階迎，執禮甚恭，并道愛慕意。愛拉斯門言予爲伯沙拉新王愛拉斯門，前王卽世，予得嗣統。莫巴雷克曰：「前王乃予主。然我不知其有儲，君年幾何矣？」曰：「予生已二十年。足下何時離伯沙拉至此？」莫巴雷克曰：「予別予主約二十二載矣。敢問君何證而稱王子？」曰：「予父在位日，曾密築一窟室，藏金四十缸。」莫巴雷克亟問曰：「外尙有何物？」曰：「內更設一室，植金柱九，鑽石像居其八。惟柱之次九者，上止白錦一方，有父手書，言有第九像，華麗逾所列，且命我至開羅訪汝，當得像云。其速導我行。」

莫巴雷克聞之，悲喜交集，卽長跽以吻接其手曰：「天平！君真予主子也。君欲得此像，吾必導之。」

然君道路困頓矣，請少休，數日後卜行，可乎？頃吾適饗客，皆知名士，倘不棄，盍相將入席，以縱談笑。」  
愛拉斯門曰：「固所願也。」於是莫巴雷克即導至一高閣，賓從駢集。愛拉斯門入坐，莫巴雷克進食維謹，諸客皆屬目心異之。

已而莫巴雷克曰：「諸君勿驚，余執禮過卑，此少年爲愛拉斯門，乃伯沙拉前王子，今嗣統矣。前王曾以貲畜余爲奴，迄死未許自由。頃所執禮，在舊主前，固應爾爾。」愛拉斯門即謂之曰：「自此時始，予畀汝自由，凡予於汝身所應得之權利，概從放棄。惟願知更有何事可以效勞。」莫巴雷克大喜，以口接地謝。命酒權飲。夜分，客興辭，致贈以禮。翌晨，愛拉斯門謂莫巴雷克曰：「今日予欲行遊，子其導我。非景物之攬，實予事是亟。」曰：「諾。願此像非易致者，必歷種種困厄險阻，庶幾或得之。」愛拉斯門曰：「事即至艱險，予必冒之，不復避。危難當前，畏而墮，毋寧奮而死。予自主持之，無所悔。願君勉作健，即日首途。」

莫巴雷克見愛拉斯門志堅不可奪，乃命辦裝。各沐浴申禱，然後啓行。途中聞見恢異。旋至一  
所，地閭寂，景甚幽。莫巴雷克下騎，命留僕從以待，而招愛拉斯門曰：「當與子偕行。然此後皆險境，慎之，非入此不能得像。」

行抵湖濱，莫巴雷克面湖坐，謂愛拉斯門曰：「當渡此。」曰：「無舟奈何？」曰：「少頃當有一船來。船具兩橈，乃魔王來逆君者。君慎勿與舟子語，亦毋或作聲。舟子狀至可怖，然汝勿驚。脫不默，船立沉溺死。」愛拉斯門曰：「承教，不敢忘。」

言次，果一舟破湖來。舟質以檀製，轟琥珀爲橈竿，張以藍錦，長旂颺左右。操舟者象首而虎身。漸近，舟人以修鼻引莫巴雷克愛拉斯門登。瞬息達彼岸，復以鼻舉二人置岸畔；俄人船俱杳。

莫巴雷克曰：「至此，可無庸捫舌矣。地爲海島，屬魔王轄，中多珍怪物，近矚遙眺，勝概不可殫舉。君不覺垆野間乎？芳草芊靡，雜樹相錯，果木之植，纍纍盈綴。羣鳥下上其際，鳴清婉可聽，皆他處所未聞覩者。」愛拉斯門信武縱覽，神爲之移，幾忘行路難矣。

旋見宮闕峨然，上接雲表。繚垣一帶，翠玉瑩然，周以深溝。溝畔高樹聳列，濃陰敷覆。宮門金色璀璨。一橋銜接，以一介殼爲之。修可十二尺，廣可六尺。人揭來宮前，狀並醜怪，均手巨鐵槌，以環衛宮禁者。

莫巴雷克曰：「姑少留。恐鬼物將爲害，吾當以術解之。」探衣囊出黃絹四，一纏腰，一覆背，餘二則予愛拉斯門，令如式爲之。又以氈二布諸地，周以寶石麝珀。二人各就一氈坐。莫巴雷克曰：「此宮

爲魔王居，予將延之來。惟其喜怒不可測，魔若不善吾曹來，必爲巨形怪物；倘爲美丈夫來，則事可濟矣。爾時君當謹致禮。然足勿離此甕，離則立死。君當曰：『吾父不幸辭世，願主以愛吾父者愛吾。』倘魔詢所欲，君則謂『但欲得第九像耳。辱賜，則萬幸。』

莫巴雷克言竟，卽施魔術。須臾，電煜爍，雷聲隆隆然。島中呼號聲駭人耳，四隅昏黑，坤軸若震盪，幾似世界末日時矣。

愛拉斯門懼甚，而莫巴雷克若罔覺者，笑曰：『予在，請勿懼。』忽見一美丈夫來，蓋魔王也。望之，凜烈之氣使人生畏。

愛拉斯門卽起致禮，一如莫巴雷克所教。魔喜接之，謂曰：『予子，予曩甚愛汝父，汝父每來謁，予必賚以像，今將移以愛汝矣。汝父卒前數日，吾命書錦以遺汝，並許以第九像賜汝。像之美，逾八像遠甚。茲當如約。汝夢中三見之老人卽吾也。吾屢指示汝，實欲玉汝。予早知汝意，汝強毅，無畏難心，予頗嘉汝志，卽不以爾父故，亦且償爾願。惟汝他日必以一年十五餘之處子來，須具絕世姿而未知愛情者。汝亦當嚴自律，毋稍萌異念，汝其誓以爲信。』愛拉斯門卽立誓守斯言。又曰：『彼美之未知愛情也，烏從而知之？』魔王笑曰：『觀人面固難知其心，然亦自有術，但亞當後裔不能爲耳。吾有一鏡，汝

持以考驗，自勝皮相。汝倘得女，卽以此鏡照之。鏡洞澈無翳，此女必守禮謹嚴，稍有煙雲，則已非完璧。願毋背今日盟。苟食言，予必戮汝。」愛拉斯門唯唯，矢不敢背。

魔王乃授鏡於愛拉斯門曰：「得此事，易爲矣，汝可任意去來也。」二人於是別魔王返。抵湖，象首虎身者又具舟渡之。旣抵前僕從留待所，乃乘馬回開羅。

數日，愛拉斯門謂莫巴雷克曰：「今我曹當往報達選女，以應其求。」曰：「盍先覓於開羅地大人稠，必有當意者。」愛拉斯門曰：「然。但何道可使如年之女一一就驗？」曰：「予素識一媪，可委彼爲之。」乃召媪，告以故。媪果導女麕至。視之皆美好，齒亦如所言。迨試以鏡，則皆不能無翳障。此曹女有出貴族者，有出平民者，皆不中選法。

於是啓行往報達，僦一大宅，將以選女。復廣招賓客，相與譚讌。更以餘食飯僧，緇流咸集，門幾如市矣。

近愛拉斯門居，有回教祭師曰巴皮叩馬秦者，性媚嫉，因己貧，尤忌人富。聞愛拉斯門饒於資，銜之甚。於晚禱時，宣言於衆曰：「聞報達來一旅客，揮霍豪恣，莫知所自，頗可疑怪。或盜劫人財而越境以遁者。倘加利弗聞之，則諸君失察，必受咎。盍白諸上？予在堂職鎖鑰，不宜干他事，特爲君等計耳。」



衆爲所惑，卽請巴入告。巴陰喜其計之行，歸草一疏，擬翌日上之加利弗。

適莫巴雷克亦在堂，悉聞巴皮叩馬秦之言，乃具金錢五百，錦數端，經造巴氏門。比入，巴詢來意，狀殊睥睨。莫巴雷克卑其辭曰：「予君鄰也，因伯沙拉王愛拉斯門來，故至此。」言次，以金錦饋，且言：「愛拉斯門夙景君名，願一承顏色，先遣某奉贄，幸弗却。」容益謙。巴喜曰：「辱王至此，恩未趨候，甚歉。其先爲致辭。翌晨，我固當修謁。」明日，巴祈禱畢，謂衆人曰：「事有誤會。昨所言之旅客，今乃知爲伯沙拉王，才行卓越。予之疑亦誤聞傳言耳，幸未孟浪。」言畢，易服往訪愛拉斯門。愛拉斯門待之謹。巴皮叩曰：「公欲久居此間否？」愛拉斯門具以選女告。巴皮叩曰：「此大難事。願我所知者，有一女，甚近公言。昔其父爲維齊，今已解組，以教育弱息爲娛遣。君帝室貴胄，倘欲婚，彼必不辭。」曰：「吾必先驗此女之品，合格，然後娶。才色易知耳，貞否將何以爲據？」巴皮叩曰：「君願如何驗之？」曰：「願一覲面，他無所求。」巴皮叩笑曰：「公豈有相人術耶？我將爲公導見之。」巴皮叩卽導愛拉斯門往女父所，告以愛拉斯門之家世，并求見其女之意。女父卽使女出見。去面網，美無與儷。愛拉斯門爲之神往。亟取鏡照之，鏡瑩淨，無纖毫翳焉。

愛拉斯門求婚，維齊允之，命行結婚禮，使召理民事官至，如例署書畢，禱上帝。愛拉斯門復宴維

齊，豐其贈。又使莫巴雷克贈女以珍寶珠玉，并逆女入室。客既散，莫巴雷克謂愛拉斯門曰：「今事已諧，可返命矣。君曾記前立之誓乎？」曰：「女貌美，令我心醉。欲挈之返伯沙拉，不願復見魔王。雖然，背誓不祥，予決不負所屬，當即行。」莫巴雷克呼曰：「君萌此念，殊危險，終當強制情欲以踐前約。」愛拉斯門曰：「此女豔絕，視之幾不能自持。當速藏，毋令我見之心怦怦也。」

於是偕往開羅，遵途抵魔王島，而女則乘輿往。女自結婚後，迄未見愛拉斯門，心疑之。乃詢莫巴雷克，至伯沙拉境否？莫以實告，謂愛拉斯門本無娶汝意，因受魔王囑，欲致汝於彼，故僞婚耳。女聞之，悲慟欲絕，乞爲援手。莫巴雷克甚憐之，所以慰藉之者良至。女泣曰：「予以異鄉羸弱，墜若曹計，上帝必有以報。」而愛拉斯門終不敢背約。女徒涕淚終日夕而已。

愛拉斯門卽以此女奉魔王。魔王諦視良久曰：「此女端麗，甚合予意。汝竟能踐約，尤屬可喜。汝亟歸，入覘地室，所許第九像已移往位置矣。」愛拉斯門乃別魔王，返開羅。稍旬留，卽回伯沙拉，急欲得像。又憶女容色之美及哀泣之狀，撫膺自問，媿悔交迫。若此麗質，乃令其棄父母，入鬼國，與異類偶，其咎予實尸之。

未幾，抵伯沙拉，民皆歡迎。愛拉斯門往見其母，告所遇。母以第九像可得，樂甚，曰：「當如言速往

地室驗之。」至則大驚，蓋坐第九柱上者非鑽石像，即前進於魔王之美女子也。女曰：「王以予在此爲怪乎？王初意特欲得至寶耳。今得予，必追悔曩之疲道塗，歷危險，爲不值矣。」王曰：「否。我至愛汝，特以妨前約，不得已棄之，心猶耿耿。今何幸得汝！鑽石雖貴，又烏足道，即舉世界至寶重之物，亦無以易予愛汝之心也。」

時雷霆驟作，聲震宮宇。母懼甚。須臾，魔王來，謂之曰：「毋恐，予深愛汝子，欲一試其制欲之功。予固預知此女美絕倫輩，幾令汝子見之不能踐約。然世人抵制情欲之力本極薄弱，汝子雖一念偶弛，旋能強自堅忍，不負盟言，亦堪嘉尚。茲以此第九像賚汝子，其珍貴非彼八像可同日語矣。」又謂愛拉斯門曰：「此汝妻也，願永以爲好。旣麗矣，其無纖介瑕也，益足珍貴。汝必始終愛重之，毋稍移愛於他人。予更有後命以獎若。」語竟，風焱起，倏忽間，魔王已杳。愛拉斯門乃大喜慰，即夕成婚，下詔以女爲伯沙拉王后。後二人伉儷綦篤，並享大年云。

●先知指回教主穆罕默德也。

●此皆回教禮儀。

史希罕拉才得於愛拉斯門事已備述端末，請再及他事，蘇丹許之。惟夜已嚮晨，不及續叙，期之

明日。史希罕拉才得續述如下。

### 殺妖記

昔有君哈倫城者，國既富強，復子惠及下，民庶和洽。後宮多佳麗，而王心不怡，以未得儲嗣故也。宮中祈禱亦惟胤續之求。一夕，夢一老人，儀容嚴穆，若先知然，謂王曰：「予已悉汝意。後禱時，必長跽者再。禮畢，即詣園取柘榴實任食之，必得子。」

覺後，憶所夢，亟如言禱畢，食柘榴實至五十粒，蓋後宮有姬五十人，故食如其數。亡何，四十九人皆孕，惟一名比羅時者獨否。王惡之，曰：「天其棄彼矣。天之所棄，留則不祥，必殺之。」維齊聞之，諫曰：「具質稟氣各不相同，比羅時之得子容有遲早，請王勿殺。」王曰：「姑貸一死，遣之出宮耳。」維齊曰：「送薩馬王所可乎？」薩馬王者，爲王中表弟。王允之，手裁書致薩馬王，使管理，并言倘有身，亟入告。

比羅時既抵薩馬王所，未幾，覺有孕。十月而產一兒，貌甚英雋。薩馬王即遣使以聞。哈倫王大喜，手答曰：「聞使言，甚慰。予今有子四十九人，多男頗累。此子仍寓君處，願撫教之，命名曰古代特。欲見

當相告也。」

薩馬王得書，撫此兒如己出。漸長，教以騎射諸藝。至年十八，才能志概卓越儕輩矣。古代特性勇敢，一日謂其母曰：「我甚不樂鬱鬱久居此，欲投身戎馬中耳。隣敵方滋，邊氛甚惡，彼四十九人皆荷楯前驅，而予碌碌無所表見，寧不短氣！」比羅時曰：「予固望汝能自立勛業。然毋造次，靜待父命可也。」古代特曰：「時不再來，予寧耐此。今擬隱姓名，往哈倫自投效。俟建功後，自承爲王子，何如？」比羅時然其策，卽命之行。又慮薩馬王見阻，僞出獵於野，乘間逸去。

古代特乘一馬，色白而駿，飾馬之具皆以金，布以翠錦，綴以珍珠；佩長劍，劍以巨鑽石爲之首，香木傅以玫瑰爲之鞘；盛矢之囊，亦麗其飾，道旁觀者，均嘖嘖歎賞不置。抵哈倫城，往見王。王覩其英姿颯爽，有名將風，喜甚。詢其名業。曰：「予開羅總督子也，好遊歷。偶經君所，聞戰事方殷，竊不自揣，願效尺寸耳。」王卽授以軍中顯職。

未幾，古代特譽大噪，軍士共敬愛，王眷尤隆，大臣均要結之，而諸王子則滋嫉忌。古代特日與王相接見，吐屬具智諳，談尤袞袞不倦。王欲其長留宮中以監視諸子，雖古代特年亦富，而王甚信其有駕馭才也。

諸子聞之，益忿，私相語曰：「嘻，父乃以愛子之情移之旅客，何昧昧也！今且使之監督我，必舉足觸礙。不如先發，共殺之以復主權。」其一曰：「若是，則父必深惡我曹，益取疎外矣。不若假名出獵，出郭匿他所，久不返。父聞，必怒監督之失職，即不加誅，亦必見逐矣。」

諸子以爲然，乃偕往見古代特，言往獵即歸，允之。諸子三日不返。王謂古代特曰：「我久不見諸子，何也？」曰：「前三日以獵告，云即日歸，乃至今未返。」王聞之，色不悅。翌日，諸子仍杳。王怒古代特之失職也，乃讓之曰：「諸兒出不歸，監督不得辭其責。速往覓之，不得，殺無赦！」

古代特大懼，急裝馳馬往，頗俚俚。至墟市村落，必詢人曾見王子否，而迄無知者。悲灼欲絕，泫然淚下曰：「嗚呼，諸兄弟！其均爲敵人虜耶？若然，以余一人故而使諸兄弟嬰困，老父焦慮，予罪大矣，其何以補救？不如不至哈倫之爲愈也。」時古代特歸咎於一己，深自怨艾，旁皇憤慨，若無以自解者。歷數日，卒不能得。後抵一平原，遙見巨廈軒翥，周垣皆以黑雲石爲之，黝澤高廣。臨牖有一女，姿絕世，而不櫛不沐，憔悴若有深憂者。古代特行近此牖，女謂之曰：「君速去，否則且飽妖腹。此妖爲一巨黑人，日飲人血，此其居室也。復有一地穴，行人經此，皆攫置穴中，飢則取啖之。」

古代特曰：「無以我爲念。願者何以至此？」女曰：「予開羅大家女。往報達，途遇妖，盡殺我僕，棄



我於此。妖屢欲污我，我以死拒。妖復予一日限，謂再拒，當令慘死。」又曰：「頃妖犇逐行客，行卽來。吾速去，稍遲及甌。噫！時至促，雖急遁，恐無及矣。」

言未竟，妖騰越而至，巨體恠狀，騎而手劍，劍與馬之巨稱其人。古代特持劍當其衝。妖欺其弱，若不介意者，命釋劍就縛。古代特不少動。乘不意，以劍創其膝。妖怒，大吼聲震，以劍還擊，勢甚猛。古代特輕捷，急躍馬出其右。妖刃虛下。欲再擊，而古代特已乘間斷其右臂。妖墜地大嗥。古代特亟下騎，劍取其首。女自牖窺見，大驚，不意古代特英武乃至此，謂之曰：「請君搜妖體，取鑰以救予。」古代特檢得鑰，啓門入。女出，欲跪謝。古代特止之。女嘉古代特之勇，謂當世英奇莫與匹，自慶幸遇若人。而古代特亦喜己之能救女出險，相與談述甚歡。忽隱隱有呼聲甚哀。古代特愕顧，女遙指地穴曰：「此中皆爲妖囚禁者。妖日取一人供其餐，故怖恐悲啼耳。」

古代特曰：「不意予之至此，竟若多人之待予以生者，當亟往釋之，想此曹之快脫險，當不減於汝也。」卽共走詣穴，近則聲益慘苦，古代特爲之酸鼻。歷試諸鑰，門始洞開。穴中人以爲將實妖腹，相持號哭。

古代特旣入，見一梯達地穴，中慘黑，屋角有燈若燐火。囚百餘人，皆梏其兩手。古代特謂之曰：

「妖已手戮，特來解諸君縛耳。」卽與女分破其桎。衆感涕。先釋者則相與遞脫之。須臾，穴中人皆得釋。

衆羅跪古代特前而擁其足，泣謝之。比共出穴，古代特乃大驚，不意四十九人遍蹤跡而不得者，今盡在其中。喜而雀躍曰：「汝輩乃皆在此！王以若曹久不返，甚驚怒。今幸相見，可復命。倘失一人，則予雖戮妖，不能始終愉快矣。」

四十九人皆一一與古代特相抱爲禮，言以漫遊累君蹤跡，予輩之獲再生，繫君之賜。古代特偕衆周歷各室，中儲物稠疊，若珠玉繡繡，若波斯氈支那帛，皆妖劫諸行旅者。中半爲諸囚物，命各自取，餘則均所有。古代特曰：「惜無馬載之。」衆曰：「予等本有駝，爲妖得，想猶在廐。」覓之，無一失，諸王子之馬亦繫焉。廐有黑奴十數，知妖死囚釋，均奔遁。衆不復追。各以駝載，別古代特而去。

時古代特謂女曰：「若將焉往？我必能達若志，想諸王子亦有同情也。」四十九人皆曰：「諾。」

女曰：「予居距此遠，諸君胡能與偕，恐余亦終不能返故里。予前云來自開羅，漫言耳。辱大德，又曷敢不以實告予，王女耳。王爲奸人弑而篡其位，故予潛逸至此。」衆聞之，請述其端末。女乃言曰：

頭耶巴<sup>⊙</sup>之城實據一島，中有王統轄之。王懋於德而無嗣，祈諸上帝。久之，乃誕予。王以非男也，

快快。既以天爲之，亦聊持以自慰。及予年漸長，父延名師，傳授政治法律及諸學術，蓋父將以予嗣統也。

一日，父出獵，遠逐一野驢，遂與衆相失。日暮，驢竄林中，不可見。父下騎稍憩，遙見林深處有微光，謂當有居人，可遣以往召僮從，乃向之行。

漸近，則光自一茅屋中出。窺之，中有人，色黑形巨，甚猙獰，箕踞榻上。前設鑪一，酒器一，方炙牛下酒。旁一婦，美容顏，兩腕受繫。有小兒甫二三齡，號泣不止，若知其母之遭此不幸者。黑人飲自若。父憫之，思入殺黑人救婦。恐勢不敵，徘徊戶外，圖以智取。俄黑人有醉色，顧婦曰：「汝何執意必欲試予酷刑耶？甘苦汝自擇，倘相從，則樂故無極。」婦曰：「予終不能一釋憤恚。汝豈自忘爲怪物而望予易志耶？」且語且詈。黑人大忿曰：「汝亦知愛可變怒乎？汝嚙予，予豈不能相報！初予以愛汝故，這一死，今則不汝貸矣。」卽手挈婦髮，使趾離地尺，舉劍欲斬之。父見之益憤，亟引矢射中黑人胸，仆而斃。

父入門解婦縛，詰其何由至此。婦曰：「近海地有沙蘭生<sup>①</sup>族，予卽其酋長妻也。君所殺黑人亦隸酋長部，豔予色，懷叵測，將乘間奪予。一日，予攜兒行僻徑，黑人卽篡予而逸。旣恐爲予夫跡得，故去沙蘭生界，潛伏此林，已數日矣。予矢志不辱，卽無論其如何慘酷加予，予終不懼。彼日恫嚇，謂不從當

置極刑。子雖受縛，吾則自由，痛罵以激其怒，願速死爲幸，不以志節易生命也。君聞予事，或尙不薄予而知援手之非濫者。」父曰：「子深喜汝志。茲幸已出險，予當終庇汝。倘復遭不測，則予不辭咎。明日，朝暾上，當挈汝歸頭耶巴。予實實主頭耶巴國。汝可留宮中，汝夫當來逆汝。」

婦聞甚慰。翌晨，父卽挈之歸。甫出林，卽值僂從來，見王驚喜。王述所遇，且謂如先爲黑人見，恐不得生還矣。從者負婦及孩以行。抵宮，以別室居婦，且傅其子。久之，其夫不至。婦初頗鬱轡，後以父遇之厚，漸亦安之，無去志。其子漸長，貌俊，且穎悟，頗知媚王。王憐愛甚。廷臣疑父將使之尙主而繼位也，敬禮甚至。彼知廷臣意，心竊喜，恃王之寵，尊貴欲與他國之諸王子並。又以父不及賜婚事，竟冒昧自陳。父隱窺其驕恣，以徐圖答之，意色仍和霽。

彼自命貴胄，求婚於父，直如要索。父卻之，彼卽引爲大辱。卽背棄不顧，與朝中諸僉人謀不軌，刺刃王胸而篡其位。弑王後，率亂黨入宮中，度其意欲逼予爲妻，否則殺予以固位。幸維齊忠於王，乘彼行弑，潛來宮，挈予匿其友所。維齊願偕遁，不甘事賊，欲與予往鄰國乞師復仇，乃具舟，發自島。數日颶風起，舟觸礁沈。維齊及同行者皆與波臣伍。予則驚極昏眩。比蘇，身已在岸，不知何由上，或適附破舟木，漂流達岸，抑上帝欲再磨折予，故使予不死也。

予自怨所遭多舛午，且孑然一身，不如速死，擬投身入海。忽聞人馬聲甚雜，返視之，有馬車一隊，中一少年，騎而冕，緣衣以金繡，寶飾其紳，貌都氣藹，望而知爲酋長。見予癡立海濱，則大奇，遣問。予痛泣不能對。時折檣斷板，隨波出沒，衆見之，知予舟破飄流至此。以予重悲戚，喋喋窮詰，且謂酋長溫仁，倘有求，必可如願。

酋長見使者未返，躬來予前，目注之，戒衆勿詰。且謂予曰：「若遭此厄不死，良亦天幸，勿以困頓絕望。哀樂何常，號咷於前者安知不娛喜於後乎？予雖不知若家世，覩若舉動，已得梗概。盍偕予歸？予母慈，必有以慰汝也。」

予感其意，諾之，告以故，并述奸人篡弑事，衆甚憫惻。酋長卽偕予歸，導見其母，爲陳顛末。母亦悽然，再三慰藉。居久之，酋長甚重予，請娶予爲后。予自念窮蹙，幸主厚，得寄此身。或者竟賴其力以雪弑父之恨，未可知也。遂允而結婚。吉夕，儀甚崇盛，廷臣均入賀。而鄰國瑞吉巴<sup>①</sup>王乘不意來襲，率大車，夜登陸，長驅薄宮闕。諸臣倉皇竄。予與夫幾爲虜，幸得潛脫，遁海濱，伏身漁艇中，隨風所之。二日，見海面有帆影，意商舶，或可求援手。旣近，大駭，舟中十餘輩露刃植立，皆盜也。瞥見予舟，卽躍入，縛王及予以登盜艇。盜去面網，皆大喜，競欲得之。初則爭鬩，繼則短兵接。須臾，屍縱橫，僅餘一人。謂予曰：「今

汝爲我有矣。予前許爲開羅友人覓佳麗，當以汝贈。」又顧予夫謂予曰：「彼何人？與汝何屬？」予告以實。盜曰：「然則不當使彼見汝爲予友人奴。」卽投予夫於海，予竟不能救。

時予憤不欲生，思自沈，而盜覺之，縛予於檣竿，揚帆行。抵陸至市，購駝馬，僦僕從，擬往開羅。道出此突遇黑妖，遠睇之，黝然而巍鉅，以爲塔也。近始見具人形。妖揮巨刃，命盜盡納所有，爲其役。盜不屈，率僕從攻之，皆強悍敢死。相持良久，盜卒不勝，中刃死。衆僕殲焉。妖卽提盜屍挾予入其室，卽磔盜尸吞咀之，供夕食。見予悲泣，謂予曰：「汝至此，終不免，惟服從爲宜耳。姑予一日限，汝其熟審之，毒刑而斃與生而受眷也熟愈？」卽扃予室中。脫今日此妖不授首，予不知當受若何楚毒死也。

頭耶巴公主述畢，古代特曰：「予深憫汝遭不幸，惟汝之將來則惟汝自擇。今予願以宮壺居汝。哈倫王寬厚，必能容。汝大厄而遇予救，此中不謂無緣。倘荷降心，請諧永好，彼四十九人皆哈倫王子，卽以爲證，何如？」主諾之，晚卽行結婚禮，并出室中所貯之果饌以爲饗。明日，首途歸哈倫。心旣適，覺風景觸目，令人怡曠。比距哈倫城止一日程，古代特乃以酒徧飲諸王子，起致辭曰：「今予不復能隱。子實名古代特，哈倫王妃比羅時子，君等之兄弟行也。幼受育於薩馬利亞，長而始歸。久未實告，惟曲諒之。」言竟顧主曰：「卿幸恕予祕不先白。卿允婚時，或終以貴賤非偶爲嫌。使予早布腹心，或可免



卿此想。」主曰：「否，妾欽君英武，一見卽意惓惓不能釋。縱今日不知君爲王子，予心亦至懽幸也。」

諸王子聞而忌之，僞爲歡笑狀。俟古代特夫婦寢酣，乃共竊議去之之策。中一人曰：「吾思父王倘知古代特爲己子，並聞其殺黑妖事，必嘉其勇，使之繼位，予等則永爲臣僕矣，奈何？」衆聞之，皆扼腕大恨，必欲甘心而後快。嗚呼！此四十九人者，設不得古代特，果妖腹久矣，乃棄其德而欲致之死，甚矣哉，嫉忌之爲毒也！乃相與潛往古代特臥所，乘其睡，以匕首擊之，以爲必死矣，急共跳身赴哈倫。

是時，古代特創甚而僵，血殷褥，絕無生氣。主覺見之，大痛，號呼自擲，悲不欲生。且泣且訴曰：「吾英勇無匹之古代特，乃見賊於兇奸，竟倉猝飲刃終耶！殺君者果爾兄弟行，抑黑妖幻形來耶？不然，何殘酷至此！然予之責他人而不自責也亦過矣。君之罹慘死，未必不由於予。自予去故國，屢遭不幸，是天欲禍我也。君出予於禍，而身受其酷，是不啻移禍於君也。予不足惜，獨奈何以君之瑰奇雄特，而因予以畢命耶！天旣欲使予嫠，又何故使予見愛於人，旣予而復奪耶！」悲慟間，見古代特時尙微有呼吸，主乃往謁醫者。比偕醫返，則不見古代特，周覓不得，疑爲野獸攫去，主益哀痛。醫見而憐之，令主偕至其家。

醫勸慰備至，主終不懌。一夕，詢主端末，謂倘能爲力，當不辭。主略述之。醫曰：「徒悲何益，旣爲其

偶，復仇之舉義不容諉。幸忍摧痛，盡任責。予聞哈倫王慈明公正，倘往謁，自披訴，諒王必能成汝願。不愈於今之坐泣耶？如有意，予則請從。」主然之，醫乃僦一駝，與主往哈倫。

比入城，醫詢市人以朝宇近事，皆云：「王有子曰古代特，育於外府，匿名事王者久，今忽不知所至。王及古代特母比羅時時悲念，使人遍蹤跡之，不得。古代特有勇略，國人皆惜之。王尙有子四十九人，皆不同母，才皆在古代特下，王益無以自慰。復大索數日，消息杳然。大率已爲異物矣。」醫自度爲主計，不如先見比羅時。然事險，易生變。恐四十九人聞而加害，使不得白其事，而彼刺刃之陰謀，乃不虞暴露矣。醫擬已先獨往，然後導主去，與主議決乃行。途次，遇一婦跨騾來，衣裝都麗，奴婢皆騎以從，衆黑奴爲擁衛。民皆分行立，伏地致敬。醫亦效之。既過，詢旁立之噶稜達：「頃所見得毋爲王妃？」噶稜達曰：「然，是王妃之一，民最敬慕之，以其爲古代特母也。古代特之名想君所耳熟者。」

時比羅時方以賑事赴教堂，並申祈禱，使古代特早返。醫聞之，卽從其後。國人亦望古代特得還，相與入祝。醫雜比羅時僕從中，備聆祝辭。俄比羅時將出，醫私謂其女侍曰：「予有事欲白王妃，能許爲先容否？」曰：「王妃念子切，意不適，何暇及他事。必事與王子有係，則子可進言，君當蒙召。不然，卽力請，無濟也。」醫曰：「予所欲言者，正太子古代特事也。」曰：「若是從吾曹入宮，必可如願。」比羅

時歸，女侍如醫言入告。比羅時以事涉其子，急欲知所以，立召醫入。盡避衆侍，留忠謹者二，乃溫語具詢。醫先致敬禮，然後詳述古代特戮妖拯諸王子事。語至諸王子刃斃古代特，比羅時痛極而暈。良久蘇，醫乃續述餘事。既畢，比羅時曰：「歸告頭耶巴公主，予必以彼爲媳。亦必有以酬汝。」醫去，比羅時哭其子甚慟。哈倫王至，語及古代特。比羅時曰：「古代特死矣！」因備述醫言。王大怒曰：「世間安有此負心子，我必有以重懲！」盛怒出，召維齊曰：「急遣兵千人，往擒予四十九子囚之於塔。」維齊大驚疑。王并言「後一月予不復聽政矣。」未幾，維齊覆白諸子已如命捕禁。王乃更使維齊召古代特妻至，且言當優視之。

維齊卽列仗往迎頭耶巴公主。主靚妝而騎。轡勒燦然，前驅後從，傳呼煊赫，醫亦廁其間。觀者麻集，知爲古代特妻，益大歡怍。王逆於宮門，導主入比羅時之室。主見比羅時則大哭，比羅時亦哭。主乃備述始末，并乞王雪古代特冤。王曰：「此四十九人已幽囚待命，須得古代特屍始能定讞，不然，民將不服也。」卽命維齊速相地，營主居室。並造古代特墓，立其像於上。王躬詣墓爲禮，遠近多有來觀禮者。

時隣國之仇哈倫者又興師來侵，敵氛漸逼。王思脫古代特在，宣其武略，一戰足以震讐之，於以

挾張國威，快復何似。念之益悲，悵不已。比兩軍交綏，方互有傷殺，而塵飄滾滾自遠起，一馬隊捲地來，直擣敵壁，所向披靡，其主軍者尤勇銳不可當。敵軍大敗，死傷略盡。王大悅，諦視主軍者非他人，王子古代特也。驚喜相持，各述別後事，歸見其母妻。

初古代特之遭刺也，傷而未殊，暈不知人事。比稍蘇，創甚不能興。又不見頭耶巴公主，蓋未知其出謁醫也。適一農過之，見古代特負傷重，憫而以駝載至其家，爲之療治，創竟愈。古代特盡贈所攜鑽石，擬回哈倫。值鄰敵入寇，卽聚市中諸少年，以兵法部署，用以攻敵，竟獲大勝。

於是王以諸王子共謀殺古代特，雖未死，罪當誅，欲盡置之法。而古代特力爲求免，乃止。王乃命立古代特爲太子，而釋四十九人，并厚賚醫。古代特與諸王子相見如常時，絕不以前事介抱，其洪量洵不可及也。

① 哈倫城 (Harran)。

② 頭耶巴 (Deryabar)。

③ 沙蘭生族 (Saracens)。

④ 瑞吉巴 (Zanguebar)。

先是史希罕拉才得述蓋訥曼事，深饒興趣，蘇丹聆之頗樂。至是史希罕拉才得曰：「陛下前聞蓋母等受屈，則爲扼腕，迨聞後復被寵，則又爲之輟然。倘聞疑夢僞死事，亮又當大噉不已矣。」蘇丹急待引耳，奈時值晨興，不得不俟諸詰旦。屆時，史希罕拉才得爲具道亞布海森所遭：

### 非夢記

加利弗赫命挨力斯怯得在位時，報達有大賈，工計術，致巨富，老矣。有子曰亞布海森，年既長，父督束之綦嚴，無一息得縱適，意蹙蹙，若被桎梏，顧無如何也。居頃之，父疾死，遺產悉歸海森。海森往日隨父場來都會，見少年多炫奇服，躍怒馬，盛賓客，槃遊懽讌，揮金若土苴，意態驕偉，飛揚不可一世，道旁皆屬目，讚羨聲嘖嘖相聞，心竊豔之。徒以鈐於嚴父，跬步不得自繇，乃強自抑制。一旦承鉅貲，得指搗如意，擬恣所欲爲，以償昔日之蓄念。於是中析其產，以其半置田舍，廣生息，餘則供宴賞嬉遊，期金盡迺止，其半雖至取不動也。

海森意既決，遂與諸佻冶少年騎從相出入，狹邪遊無虛日，窮雨雪闌夜無休時。衆殫力揮霍，海森悉資之，不少吝。意猶以爲未足，則廣召賓客，啓高宴，美酒羅千罌，珍錯極海陸，數里之外，炙香逆鼻。

復爲徵明童，集妙伎，清歌比竹，更唱迭奏，纏頭之費，揮手輒千黃金。開跳舞會，爭靡鬪侈，男女雜沓，嶙嶙然連臂踢地，作種種技巧。海森層屐其間，無倦容，無嗇色，凡有請者罔不應。與徵逐者益衆，海森復百變其行樂方，以新耳目，娛賓從。所出入都不貲省。亡何，主計者告空乏，不能勉措拄，供應漸不給。客門下者稍稍散去。無幾時，庭可張雀羅矣。向之出肺肝，稱莫逆，與之朝長楸而暮北里者，咸屏跡不見。即邂逅於途，率掉首勿顧，欲前與語，則疾馳惟恐不速。海森至是，始悔所交之濫，結客少年場，直以金錢擲虛牝耳。耗資事小，乃爲若輩齒冷，其何以堪。思至此，悒悒不樂，蹀躞無聊，嗒然入母室。母見其色頹喪，神思恹怳，卽逆謂之曰：「汝殆有仰屋之歎耶？不節則嗟，予早知汝有今日之俛俛矣。徒以汝能堅保其半，故不汝阻耳。桑榆可收，鬱伊胡爲者？」

海森溼漉下曰：「境不身歷，不知貧之厄人若是。嘗觀夕日旣下，蒙氣晦冥，萬物盡失其象。人一失其貲財，凡諸樂境，皆杳不可得，如日沒然。當予之擁巨貲以揮霍也，有敬我者，有畏我者，有媚我者，有稱道揄揚我者。一旦貧乏，則敬者慢，畏者侮，媚者傲，稱道揄揚者且詬毀攬秘之矣。嗟乎！予獨何能不介介於懷耶？」

旣而海森復頽首自忖，作而曰：「予所以待諸賓客者至奢極渥，度無不鬯適其意。今予金盡不



能供，卽皆望望然去之。世俗交態，可炙手熱者，卽可掉臂走，固無足恠。雖然，予不敢謂諸客皆全無心肝者，當徧面之，勾其所以處我，或不虛所願，未可知也。」海森之母喟然曰：「予非欲撓汝意，然事可逆料，汝之願必不能償，徒取無味耳。若曹之所以趨汝者，利汝金，金盡則絕，誰復念汝疇昔者！願汝經此一蹶，力自奮勉，安知不復振興，胡事視人眉睫耶？」海森曰：「母言固不誣。然予必姑嘗試之。倘失意返，予未始不於此獲益也。」

言竟，卽次第詣諸友家，謂「邇日寂寂寡歡，擬集金作十日飲，他日當舉息以償。辱交末，當許一言爲息壤。」語次，而慘白，目澹澹然，聲微咽。而諸友皆漠然不爲動，或默不言，或亂以他語，或佯以事走避，無一應者。海森乃大悲憤，蒙袂而歸，白其母曰：「母誠先見。今而後知若曹皆不足齒之儔，請從此絕矣！」

海森經此創，忿甚，設矢言，終身不願有報達人入室宴。乃以塵給朝夕，自奉至嗇。而好客之習不能鋤，日籌一冷之費以款客。款必遠客之乍至者；且一膳一宿後，晨必遣之去，無勾留，無再款。室固面橋，橋當衢，往來若織。薄暮，海森卽跂足橋下。見旅行者有自遠至狀，卽殷勤起逆，必延之歸，進夕食，饌無過菜，亦不草草。膳畢，繼以酒。燭話至夜闌，多涉閭里瑣碎事，不及時政。海森性和，喜談諧，客問，答如

響。卽客有幽憂者，聞其言，無不爲頤解。嚮晨，海森卽謂客曰：「願上帝爲君滌除煩惱。昔夕已明，語君一飯後，不復與共席，且矢不相見。予於此具有深意，幸勿介懷。」海森始終守此旨，前客或重遇他許，卽趨避。客或前與言，則瞠也若不相識。久之，人亦知其指，無再面者。

一日，加利弗易服微行，周歷郊市，蓋其性好獨斷，喜訶察，輒潛刺閭里隱事以炫其明。是日爲月朔，加利弗作馬蘇爾賈人裝，從一健僕，于于來，徐達於橋。加利弗雖商服，儀狀偉甚。海森驟見，驚爲非常人，度必馬蘇爾大賈，卽起迓。口注手，示敬禮，曰：「客跋涉甚勞，倘不歲敝廬，敢申地主誼。」並略述款客之例。加利弗異之，欲知其究竟，欣然偕往。海森導入室，延上坐。須臾具設，海森躬進之，僅鴿鵝鷄三盤耳，無他味；然烹飪至精美，雖羅珍纂無以過。海森面加利弗，與其食。食時不語，亦不飲，循報達俗也。膳竟，事漱盥，撤餽，更爲其從者置凈。乃設嘉賓醇釀，再肅加利弗入席，引滿而進，曰：「獨酌寡歡，茲得飛瓊相酬，令人神王。彼欲止酒者，至視爲狂藥，一何偏蹙。予則願乎此盃杓，便足了一身。君亮不以斯言爲河漢。」言已，傾觥立盡。加利弗持觴笑曰：「君倜儻不羈，使予大樂，今日當霑醉盡歡。」海森酌巨罍奉之，曰：「醞尙不惡，必鯨吸，乃快意。」加利弗曰：「君豪放士，深得飲中三昧，非漫交麴生者比。」且語且引傾。海森曰：「味君言，洵能及時行樂，不令流光笑人者。得邀左顧，幸甚。不佞苟能詩，則

當歌君子之章以誌簪盍。酒酣，主賓語益相得。加利弗詰及海森邦族。對曰：「先人業賈，遺產頗不貲。以予好客，析產之半以供用。詎財盡而客皆棄我去。往貸，遭淡漠。予憤極矣，計田舍尙存，稍節縮，猶足自給。乃發願逆他邦客，凡土著於報達者概不與，故今日得承音歎焉。」

加利弗蹶然曰：「析半不舉，慮在幾先，卓識自越庸俗。金盡復能保半產，改前轍，尤善之善者。好客盛名，當風傳遠域矣。」迺相與勸酬譚笑，至夜分，加利弗陽爲倦狀，謂海森曰：「當不阻君好夢，請卽賜休息。昧爽，予卽行，不及話別。竊念甫覲面，辱承接殷渥，感不知所報。惟君倘有所願，望明以詔我。雖無似，或不至辱命。卽僕交遊中亦多能爲君臂助者。」

海森斯時不知其爲加利弗也，漫應曰：「感雅注，第不佞生平無缺望，又無希冀，無所謂私願者。雖然，有一事，予常念之，不能無介介報達之境區以圖，圖有堂，堂有主教。主教率其圖中人以時申祈禱，是其職務。此圖之主教者耄矣，心險而色莊，人不知其叵測。隣有四僉人，與同氣類，能羽翼牙爪，日夜聚議爲非法事，誹毀亂黑白，或誣訐人，或左右鼓訟，要挾呵嚇，百出其技；遭之者家爲索，見者罔不仄目視，重足立。夫主教自徇其規，甘冒不韙，胡以服衆。自此曹出，雞犬無寧時，言之令人髮指。」加利弗曰：「然則君願懲此鬼蜮耶？」海森曰：「然，惜予不得爲一日加利弗耳。」曰：「君脫得爲加利弗，

將奈何？」海森曰：「爲加利弗耶？予必執四人者各鞭其足踝百；而鞭主教則從嚴，數必三倍之，俾知所做戒。予知報達居民必同聲稱快也。」

加利弗性好娛戲，取談笑，聞海森言，意媮媮然，曰：「君爲井闔計，心至公，且若曹罪不可縱，或者君有志竟成，予樂觀厥效。予知加利弗苟知君意，必以柄授汝，俾君於二十四句鐘內可爲所欲爲。予雖業商，然此事或可爲君效力。」海森曰：「君殆嗤予妄想耶？予恐加利弗聞之，亦軒渠不已也。雖然，倘能使加利弗察主教等所爲而予之罰，事實至幸。」加利弗曰：「子非誑君者。君遇予厚，故予敢決言。燭炮矣，將各歸寢。」海森曰：「諾。」卽起視罌，曰：「尙有餘酒，盡此後就榻何如？有一事屬君，君興，必以黎旦願闔戶出，勿任洞啓。」加利弗曰：「如教。」傾酒於觴，立舉之盡。俟海森他顧，潛以藥投其杯，卽注酒入，奉海森曰：「領君殷意，予亦以此爲壽。」海森取吸之，甫釋杯，藥發，皆闔而顛欹，醉如泥矣。

加利弗斯時鼓掌大笑，僕聞聲趨入。加利弗曰：「速以此人返，且默識此居所，他日可挈之歸。」僕卽負海森走，加利弗故不闔戶去。既至宮，置海森於寢。諸侍者方排比待駕，加利弗諭之曰：「趣爲此人緩結束，使臥朕榻，竢後命。」諸侍者爲海森易加利弗之寢衣，使就枕。加利弗復宣諸嬪及執事人至，曰：「此榻上人若曹必慎侍。翌晨，必舉平日伺應朕者以伺應之，毋忽。彼或有所需，卽立從命，雖微

瓊事必順其意。總之，視其人與朕無異也可。」衆知加利弗將藉以爲戲也，均唯唯。加利弗卽諭維齊基阿法曰：「明日早朝時，有客袞而端冕登朕座者，幸毋詫其一切如常儀。倘有命，無論何事，卽侵及府庫，亦遵行勿違。且傳諭諸臣，俾皆致敬禮。當使客回，皇不解，夢夢然如置身雲霧中也。」語竟，加利弗就別室寢。喚寺人長美士勒爾來，告以海森之欲，且謂擬以加利弗之權暫授之，一覘其所爲，汝當以翌晨至。於是美士勒爾如期往侍加利弗。加利弗與偕至海森寢所，自匿曲室中，自隙窺海森動靜。東方甫辨色，執事人咸趨侍，按級立，無譁。俄日輪將出，已近早禱時。海森中於藥，沉酣未易寤，有以海棉著醯，近海森鼻，則大嚏，復瞑而欬，格格欲唾。侍者慮汚毯，以金盤承之。少頃，海森啓目四顧，朝暉已上。瞥見居室，莊嚴華美，無與儷。承塵施采繪，陸離炫耀，氈氍貼地，繁花纍纍，插戩金餅中。宮人環立，皆流靡媚豔，或手弦索，若將間奏。又黑奴數輩，盛飾鵠俟室隅。臥榻列錦衾，作玫瑰色，金緣珠綴。櫺則張大袍一襲，文以金鑽，精瑩激射，不可逼視。錦墊置一加利弗所御之冠，備極貴麗。海森駭然，不知所謂，疑此夢境耳。旣思又適如己所欲爲，則又恐爲眞夢。乃撫膺自語曰：「然則予眞爲加利弗耶？」繼竦然曰：「非也，勿自迷惘，當由予與客言所欲，結非想，成此幻境，予奈何不省。」維時，美士勒爾已趨前致辭曰：「日已杲矣，晨禱其時矣。」而海森總以爲夢幻，不之奮，復矇其睫。

美士勒爾再請如前。海森自忖，人寐不能有所聞，或者實非夢。張眸四顧，見日光自珽窗射入，煜煜然，室中益金碧璀璨。蹶然起坐，頤舒張欲笑，一若深喜其忽得此佳境者。加利弗自隙窺其狀，意亦趨趨。時諸嬪及執事者皆前致敬。須臾，絲竹並奏。海森大樂，心搖搖不自主。念此種種何因而至，地爲何許，又何由來此，迷離愴怳，不知所措。而美士勒爾復以諸臣待朝白。海森始恍然知非夢。然意終勞皇不能釋，謂美士勒爾曰：「汝所言係何指？誰爲陛下？汝殆癩而誤耶？」曰：「陛下爲控馭世界之加利弗。僕臣雖驚下，抑承天眷，事奉有年，幸無犬馬顛眊之疾，何致有誤？奉命實不勝惶懼。」海森聞之，笑不能仰。加利弗亦掩口吃吃，復強忍，恐爲所覺。久之，海森指一黑人曰：「汝以予爲何人？以實告。」曰：「陛下爲加利弗，天地大主之代表。」海森曰：「噫，汝墨面如鬼，猶作誑語！」復命一宮人前，出手向之曰：「試齧予指，予欲一驗，究爲夢境否。」宮人知加利弗正隱瞞，欲博其啓顏，卽趨榻張口齧海森指。海森痛而嗥，亟斂手曰：「非夢！非夢！但昔夕猶亞布海森，一宿忽爲加利弗，予實不解。」顧衆侍者曰：「予真爲加利弗耶？」齊應曰：「然。」海森乃忻然下榻。衆役事惟謹，而海森口中尙隱呼奇事不置。

更衣畢，羣侍者擁之出。美士勒爾掖海森升座，見衛士鵠立階下，列仗森嚴，廷臣躡濟，氣象端肅。



時加利弗亦匿罟罟間遙望見海森盛服臨朝，儀觀莊穆。維齊白事，海森一一裁判，或允或否，不少躊躇。加利弗甚嘉其敏。海森繼傳主警察者上，諭之曰：「若趣往某教堂，逮主教及其黨四人者，立鞠得其種種不法罪，鞭主教四百，四人者則各予以百鞭。衣以鴉衣，乘駝徇於市，並聲其罪，爲放棄教務，藐法爲非者戒。徇畢，屏出境，毋使少遛。頭者覆命。」主警察者即銜旨去。加利弗見海森諭諄諄，知其夙所疾首，其所欲一日爲加利弗，初無他意也。時維齊續奏事，有至繁複者。海森則畀分晰決之。亡何，主警察者入白曰：「已將主教及四人者治如諭。邑中人多見而作證。」呈一紙，臚證人姓氏。海森取閱，中多素識。即命主警察者退。復喃喃自語曰：「彼僉敢干預乃公事，謂予好客爲非，造言誹謗，今乃得報矣。」言已，意頗自得。加利弗窺其快意狀，亦爲听然。須臾，海森語維齊曰：「飭筦庫具千金，即挈詣某許，貽亞布海森之母。」維齊取金往，至則但言加利弗賜。海母大驚，思加利弗何由知予，予何由受此重賚，心志不寧者久之。

海森既退朝，維齊卽以其所爲白諸加利弗，加利弗爲之捧腹。復隨處潛察之。時美士勒爾先導海森至複室，歌者已列侍。須臾樂奏，宮羽諧婉，曳魄軒神，若置身霞表。稍憩，入膳堂，觸目皆金彩焜耀。有豐容盛鬋，長裾戍削，抱箏瑟管篪之屬，左右駢立者，爲女樂。屋顛爲藻井，雕鏤密緻，垂枝逆發，綴翠

金點點，精光洞射。列文梓之案，奇葩灼灼，紛莛晶樽間，參差映照。盤匱集珍饌，侍餐者凡七人，並靚妝刻飾，便嬛綽約。睨之，皆殊色。既入坐，七人者徐以雪羽之扇搗之。海森意念甚曰：「扇一人足，餘環坐。」斯時海森密邇薌澤，齋然不知矧露之久。復詢諸美姓氏，則爲螭螭領，爲珊瑚唇，爲月華，爲日麗，爲日之欲，爲心之樂，而持扇者則以都蔗名。海森各就其命名，竭意稱揚之。諸美皆笑靨翕翕，似無不滿意。加利弗自隱所見之審，深喜海森善語言。食竟，侍者奉盥漱。美士勒爾再導海森至一室，廣袤與堂埒，而以邃雅勝。張壁多名人蹟，彝鼎諸玩古茂絕倫。氍毹幃幕稱是。復列女樂，繽紛案衍，繁聲競響。以七金槃貯嘉果，而侍者亦如槃之數，離立於前以俟給事。諦視，則並娉嫻有妍姿。命之坐，各貽以果。海森王辭令，見中有名鎖心者，以一無花果與之曰：「此心繫卿身矣，願食此，以誌予意。」又贈名銷魂者以葡萄，且贊之曰：「卿玉貌冰肌，稱是實之瑩潔。」加利弗睇海森舉動溫雅，雖諧笑罔越禮則，已知其人格，心契之。海森俄達一所，紛華若前室，進各種佳果汁。飲之，甘美。時日暮，美士勒爾復導入第四室，亦列歌姬，其麗侍。中列炬百餘，光注精金各器，陸離眩矚。列一食案，皮銀餅七，中滿蓄嘉釀，凡餚餌之屬副焉。其杯皆以玉琢，詭形殊製。報達俗：自加利弗至，庶人未有晝飲者，卽有飲水耳。達者衆口訾，故報達市白日無酒徒。海森語笑良久，以管絃繁急，命止樂。執手詰至美者名，曰：「珠串。」海森笑曰：「視

卿齒若瓠犀，雖明珠遜其皎，嘉名誠無愧，當酌以勸余。」珠串盈斛以奉。海森飲復醕。珠串笑注酒，吭聲而歌，音繞梁櫺。曲竟，始盡觥。海森益喜。而姬有晨星者，亦端麗，與海森相勸酬。珠串得間，潛取加利弗之安眠藥，投杯中，酌以奉海森曰：「新度一曲，願歌以侑酒。」卽抽琴鼓以歌，音至清越。海森據几按節，颯颯入聽。比闋，復令再度。杯就吻立盡，方思與諸美語，而噤不得發，頷拄於膺，不復知省。杯欲墮，侍者亟以手承。加利弗自隱所出，命爲海森解衣，易以來時服，召前僕諭之。僕卽負海森如前，至其家，置之榻，返報。加利弗曰：「海森願得一日爲加利弗以懲主教等，竟償其願，喜可知已。」

海森越日始寤，張目視，身在己榻矣。大愕，迷茫中尙呼諸美名。母平日不常至海森室，至是聞聲趨入曰：「兒胡事喧呼？」海森正色曰：「誰爲汝兒者？」母駭曰：「汝殆嚙語耶？汝非吾兒亞布海森而誰？」海森曰：「謬哉！胡率口兒人實告汝，朕爲加利弗，非亞布海森也。」母曰：「緘而口！恐他人聞之，將謂汝癩。」海森曰：「老婦真癩矣。朕則確爲加利弗，卽天地大主之代表。」母曰：「噫，斯言非癩而何！豈魔馮汝身耶？願上帝拯汝，脫離魔阱。汝姑寧神諦察，所居者爲汝臥室耶，抑加利弗寢宮耶？兒則不煩言而解矣。汝所言若梯空捉月，必不能有何腦氣驟紊至是。」海森手支頤，目注地，憶所遭，固歷歷在目。久之，忽著心有若電閃者，驚如夢覺，謂母曰：「予之爲海森，或可無疑，予亦終不以予

言爲妄。」母私喜，謂海森將漸悟矣。

詎海森忽蹶然起，目眦怒視母曰：「予之爲加利弗信而有徵，何物老覲，敢妄語！予非汝子，汝亦非吾母。汝自欺，乃復圖欺人耶？」母曰：「汝勿刺刺言，恐有屬耳，則禍且不遠。試舉一事，足以破汝迷。昨警長逮主教及其黨四人去，各予重杖，復乘駝徇於市，且屏之出境。汝買人子，何由得此權力？」母爲是言，特欲折之使悟。孰意海森聞之，益自堅其信，傲然曰：「予之爲加利弗非汝子，至此益有徵矣。蓋主教等之受懲，均予發令。王言如綸，故奉命恐後。倘予爲亞布海森者，能有此權力乎？」

母見海森堅執，度必腦病，失其神識，迺悽然曰：「願上帝佑汝，使病速瘥，使他人耳汝言，雖百喙不得辭彌名矣。」海森大恚，眸閃閃若流電，作豺聲呼曰：「老婦，予命汝捫舌，何嘵嘵不已耶！再爾，必懲汝，汝悔何及。」母見海森類發狂者，心傷甚，撫膺大慟，涕淚交下。海森微特不爲動，且怒氣益涌，跳取杖，高舉而叱曰：「老婦，實言予爲誰！」母戰聲曰：「汝實我子海森，復何詰？汝自承爲加利弗，誕妄，大不敬。昨加利弗尙遣大維齊基阿法齋金賜予，感戴且不遑，胡可狂言，以自取罪？」海森聞言，益自信曰：「賜金卽予命基阿法取諸庫以昇爾者。汝受予惠而復狂予，惡不可貸！」卽揮杖痛扶母，每扶必詰曰：「汝從今認予爲加利弗否？」母負痛不承。海森力扶不止。母大呼暮，聲徹鄰里，衆犇視。海森

怒稍殺。鄰叟奪去其杖曰：「海森癩耶？子而毆母，罪居何等！汝母哺汝鞠汝，而汝報以杖，殆禽獸不若矣。」海森驚目睨之曰：「若大謬，孰爲海森者？」叟駭曰：「然則汝竟不母爾母耶？」海森曰：「若言殊離奇，予不識此婦，并不識汝，胡以海森目予？若如是佔佔多口，當使若知予加利弗威力也。」

衆以其所言類癩，恐狂發，將不可制，必妨害鄰里，乃繫其手若足，自諸治癩所，使拘禁。主其事者攜棘鞭笞索至。海森不意其相逼若是急也，力與之抗。鞭下，氣爲摧，乃一任所爲。衆旣笞之，復縲之，擁以去。途次觀者麻集，以其狂人也，羣相凌辱，無復人理。海森惟長吁呼上帝，不狂謂狂，百辯莫解，惟聽之於天耳。旣抵其所，則鞭海森背五十，繫諸鐵檻，日子鞭，且扶且號曰：「海森乎，汝奈何欲爲加利弗！不猛省，當痛疾。」其母來，見海森憔悴呻吟，心爲之碎。以其遭深創，當能醒悟。及與語，堅執如前，母無如何，揮淚去。

蓋海森回憶宮中讌樂，與諸姬語笑，流靡妙曼之音，尙迴旋於耳。而親朝時則羣臣鸛鷺行，雲移日照，心目間尤歷歷。且懲惡賜金，又實事可證，故毅然以加利弗自居。及丁此鞭扑銀鐺之苦，挫折慄惕，念亦稍稍轉。自維「若果爲加利弗者，胡以不宮而家，不袞而常服，無宮人女樂之奉，無維齊及百僚之晉謁？若果爲加利弗者，胡遭此拘囚，受笞扑，而維齊不出予於厄噫！其夢也，非真也，予仍一賈人

子耳。雖然，懲惡賜金，胡竟見實事？然則烏得謂爲夢？既非夢，烏得謂予非加利弗？繼思「此二事雖有證，然其餘情事多未似，斷不能泥此二事以夢爲真。」方沉思間，母至，見海森益尪羸，淚潛潛下，復輟泣慰勸之。海森以溫語答。母喜其省悟，曰：「兒自今可銷却種種妄念矣。」曰：「予知罪矣。予獲罪於母，觸冒鄰里，迄今思之，若芒刺之被體，予實爲夢誤耳。然此夢使他人遇之，亦必狂易不自禁，蓋境非恇恍無據者。然今則余確以爲幻境，不復作他想。母乎，予實亞布海森，爲母至愛之兒，謂加利弗者，嚙也。」言時，聲淒顛，若媿若悔。母喜且悲曰：「汝之遭厄，由與客夜讌。晨，客啓戶去，魔遂入，以種種幻像置汝腦機中，汝乃荒懵。幸上帝援汝，亟以誠禱，毋再受弄於惡魔。」海森曰：「母言良是，客馬蘇爾人，不知報達俗，所爲憤憤，致予爲鬼揶揄，且嬰此楚毒。母當言於主者，俾兒亟返，否且死。」母卽爲言。主者驗而釋之。

海森既歸，體亦漸復。第每夕苦岑寂，復思要客，仍跂足於橋。而月朔加利弗復經此，仍易服爲馬蘇爾賈者，從前僕。海森瞥覩，思受厄所由，心嘆之，掉首不顧。加利弗自海森歸，復遣訶動靜，知曾以痲受繫，思欲再戲弄之爲娛笑，故復經其地。見海森注目水濱，有不懌色，若甚憎惡之者，度其介介於前事。乃趨前執手與爲禮，甚殷至。海森怫然曰：「予雅不願見若。趣去。毋溷乃公！」加利弗曰：「昔月朔，



君招予飲酒甚樂，何忽見拒？」海森鐵其色曰：「否，予不識若，亦不解若所云。亟離此，勿饒而舌！」聲甚厲，且戇率無禮。而加利弗殊不介意。蓋知海森有已款不再之例，即陽爲不知，曰：「無幾日別，胡乃善忘？或君不幸遭厄，心煩慮亂，故遷憾於予。雖然，予固感君優待，曾爲效綿力者，胡此失憶？」海森曰：「無論若具如何勢力，請勿復言。若包藏禍心，使予病狂爲快，幸上帝佑我。若徒爲不善，復此饒舌，尙圖再禍耶？」加利弗絕不以爲忤，固句欲共一飲。海森憎且悲，即峻詞拒之曰：「若爲禍水，近則濡予所受，一已甚，若勿視予易播弄者。」加利弗曰：「君遽以惡聲加，誠出予意料。願語予所苦。脫事果由予致者，則咎無可辭。」海森乃延之坐，曰：「倘舉以語若，知予之僅拒若者，予尙行恕耳。」

海森於是具道前事。且曰：「謬哉，若馬蘇爾人，憶宴飲之夕，予堅請若晨必闔戶出，若迺洞闔之去。致魔潛入，以惡夢輸予腦，離奇詭宕，使予迷惘中，以加利弗自居，至不母予，竟以杖犯，不讓滅倫禍者幾希。迄今思之，猶汗發背，自容無地。隣人繫予治癒所受種種虐待，以一不闔戶故，禍幾戕予身，不若之咎而誰咎耶？」

加利弗聞海森以實事爲夢，又謂見弄於魔，輒仰天大笑。海森以其嗤己也，氣逆於膈，隆隆然，瞠其視，良久，曰：「毒哉，若之笑，甚於刃矣！予以宴若故而蒙其酷，若不予慰藉，如以予爲漫言者，若目之。」

言已，袒而示之背。加利弗則大慄，不意偶作狡獪耳，而海森乃被笞撻，嬰奇辱，心屏仄不自甯。乃自謝罪，而以好言婉煦之，惟恐不至。且切切乞從飲以爲懽。海森素和易，至是入其言，微特冰釋其前過，且竟爲破例。卽諾之曰：「當設誓，晨出必闔戶。」加利弗立出矢言。海森與偕返途次，加利弗曰：「予願君滿意，必有效，君當知予非食言者。」海森曰：「止止，予無所慚，願君無庸措意。予前以一念希冀，得種種惡果，不得不懲羹吹蠶矣。」加利弗笑曰：「君不欲予復何瀆？願共醉足矣。」海森曰：「君此言，令予意翫。」頃之，入室，海森爲設食。食已，置酒共酌。加利弗見海森興頗豪，飲且譚，語蟬嫣甚洽，乃徐詢以有所眷否。海森時已有酒所，卽曰：「予視婦女，贅疣耳。生平樽酒外無所好，得佳釀，與良友共，燒鐙密醉，樂故未央。」語至此，目矐矐然。俄而拊髀起曰：「予雖不欲得婦，脫有若夢中室內所見之麗人，藝色雙絕者，爲予匹，予亦非木石人，云胡不樂。雖然，金屋之藏，惟屬諸具大權力者。予窶人，卽豔之，亦無從得。不如以濁酒澆塊壘之爲愈也。」卽坐，數舉其觴，並以醺加利弗曰：「今夕當與君作醉鄉遊耳。」加利弗曰：「君大豪爽，然安可無偶。」曰：「世頗有受帷房之累者。余雖寂寂，尙無憎焉。」

二人縱談久，加利弗已得海森隱，謂之曰：「不佞請任蹇修，物色當君意者偶君，必不爲君累。」言已，取海森杯，潛投以藥，酌勸曰：「試盡此，爲君夢中人壽。」海森驟然曰：「君何善謔？願拜君雅意。」

一吸盡，而睫重頂頰，胸聲作矣。

加利弗命從者仍以海森歸，闔戶去。及宮，置海森於前飲酒所，命爲易已服。復諭宮中給事者及女樂並末次侑酒之七麗人侍，且命美士勒爾部署如前。詰朝，加利弗仍匿複室。時海森中藥未覺，女樂及侍者相繼入，解海森使寤。樂作，簧籥齊鳴，和以歌，鏗鏘盪耳。海森陡聞大異，奮眸周際，見左右執事者似多相識，室中陳列，亦非初見者。須臾，樂止，衆肅然侍立。良久，海森嚙指大呼曰：「噫，孽哉！予復入惡夢矣。檻乎鐵，鞭乎棘，此中又將位予以一席。不祥哉，馬蘇爾客！予胡啓臯於爾？而又投以種種之幻象，種種之苦厄。口血未乾，復導魔以入予室。上帝耶，其拯予急！治魔以磔，鎮魔以石，使予不夢而寧帖。」言畢，闔其目，澹澹然若不勝煩亂者。須臾，復啓視室中，自禱曰：「上帝救予，使予不牽於外物。」卽又伏枕曰：「予今不知所措，亦惟以沉睡却魔耳。」

時姬心樂者趨榻肅海森興。海森瞋目斥之曰：「撒但！速退！」復睨視久之，曰：「誰爲加利弗，汝其戲耶？」曰：「陛下以此見詰，始真戲妾矣。或宵中感何惡夢，致縈迴腦中，疑慮不能去。陛下試察之，身固在宮中也。給事者皆各恪守其職以伺天顏。且此爲膳室，非寢所，昨夕陛下飲於此，倦而斲，不敢驚寤，故移臥於榻。」海森聞心樂言，漸爲所動，卽起坐。目灼灼四矚，若珠串輩，均垂手侍，一一能辨。

衆姬合詞請曰：「曉日曛曛，羣臣咸鵠立竢矣。」海森曰：「糾繞殊厭聞，予亞布海森耳，無與朝事，刺刺胡爲者！」心樂曰：「何處有亞布海森耶？要亦不願知之。惟陛下日必早朝，故不敢不以請。」海森心愈惶惑，而所見與前夢無稍殊，一回憶間，浸淫汗下。以手擊枕曰：「嗟乎撒但！何噤而顛倒予上帝乎，幸垂憫而出予於險乎！」一聲哀顫，面若被霜雪，狀甚懼。加利弗窺見，幾欲大笑不自持。諸姬以不得請，卽掖海森坐爲冠衣，絲竹競響，長裾而修帶者翩躚於前。海森心益煩亂，欲言而樂音嘈雜，度不能聞，躁急不可狀。珠串知其意，便止樂。海森謂之曰：「實諄子，子曷爲至此？」曰：「陛下豈昔夕爲噩夢所誤耶？請爲縷述。昨早朝，陛下曾命警長懲一主教及其黨四人者，又以金賜亞布海森母。其宮具食，乃入此室飲，命婢輩度曲以侑，俄伏几睡，心樂爲移諸榻。在室中者皆寓目，是爲證，陛下又奚疑？」海森蹙頰曰：「嗚呼！予倘再入法言，則予將自入罽羅矣。若曹雖花月其表，殆若癘疫之不可近。予自見若曹後，若魔之馮身，致有犯上辱鄰繫檻遭扑諸事。趣去！予已知若曹慣陷人，技不得再售。」晨星掩裊笑曰：「陛下善談諧哉！殆以夢爲真，以真爲夢矣。」海森垂首墨墨久之，忽翕關其唇吻，微語曰：「上帝乎，願賜予智識，俾立辨虛實。雖然，創固在予背也。」卽袒其衣示衆姬曰：「予背之鞭痕，豈夢中所得耶！創猶甚，思之心悸，而若曹猥以爲夢，予固百思而不得其解者。」忽憶前醫指事，卽呼一侍

者曰：「汝齒利否？利，其堅齒子耳。」侍者如其言。

海森狂號曰：「輪穿矣，止止！」時樂聲鞞鞞，震心聾耳，歌亦揚厲。諸舞人鳶翔燕掠，極蜷蛇繚繞，騰撇超游之致。海森煩懣填胸肌，體中血輪驟涌，忽若發狂，引吭涕響，與歌音相亂；裂冕於地，手坼其袞及裏衣，聲蚩然，片片碎落，特相及袴着體，突自椅躍起，手挽兩舞者與同跳盪，作天魔媿女種種冶，蕩蕩佚之態，至醜褻不堪卒視。加利弗窺至此，狂笑不能抑，聲若百鶴之鳴，啓牖大呼曰：「顛乎海森，汝欲令我絕倒耶？」衆聞加利弗言，樂頓止。海森瞥見加利弗，尙以爲馬蘇爾賈也，曰：「若胡至此！若一禍之不足，尙欲再禍，忍爲此擲揄，毋乃太甚！」加利弗漫應之曰：「汝言良是，然必有以慰汝。」卽入室，命以美服至，飭諸姬衣之。海森至此，知馬蘇爾者卽加利弗，惶恐無地，謝萬死。復請何由兩次入宮之故。加利弗曰：「朕嘗以月朔微行，遇汝邀飲，成汝欲懲主教之願。汝之寐也，乃朕以藥入酒。汝之去來也，乃從者負而往還。其始也，所以完汝欲；其繼也，以汝受厄，圖有以慰汝心。今者倘汝有請，罔不汝允，其放言，毋踏踏。」對曰：「雖所遭不幸，旣出諸陛下，又何敢置念。辱高厚，不責以冒瀆而許以殊恩，俾獲申所請，雖捐糜頂踵，不足以酬。惟臣素硜硜，不汲汲於私利，不敢煩容慮。但或得常侍天顏，揄揚盛德，固小人之幸也。」加利弗益重其廉，曰：「以宮中一室賜爾，任出入，無所禁。」海森復自陳不

願受職。加利弗乃賚以千金。海森歸白其母，相與慶幸。未幾，事徧播於報達，遠近至引爲嘉話。

海森故明敏，善辭令，好談諧，頗得加利弗歡，一日無海森在左右，輒不樂。並引海森見后，蘇培特，具述始末。后亦悅之。後常隨加利弗至后所。后見海森來，必目其婢奴士海多爾，倭阿達者，卽從容謂加利弗曰：「海森每見奴士海多爾，必注視，而奴士海多爾亦頰其頰，若非無意者，幸玉成之何如？」

曰：「微后言，幾忘之。予許爲海森覓偶，旣彼此有所屬意，則事無不諧。」海森旁聆其語，卽伏地謝，謂「得主婚幸甚。但不識奴士海多爾願否。」起睨奴士海多爾，俯首不語，赧然拈衣帶，隱有喜色。加利弗知其意，立爲主婚。蘇培特所以贈奴士海多爾者綦厚，加利弗亦重賚海森。結褵之夕，笙歌筵讌，極嘉禮之盛。伉儷旣篤，侍從加利弗蘇培特外，常一室相歡。奴士海多爾柔婉可人，海森益戀愛。海森故嗜飲，至是日對豔妻，愈縱酒爲娛樂，羅百種佳釀精饌，調絃撫管，各譜新聲，授歌者曼聲度之，以伯杯杓。每出則雍容車騎甚都。遊賞之歡，備窮侈汰焉。

海森前時本揮霍無度，迨中落，無可策畫，始斂手不敢逞。茲驟荷榮寵，復得奴士海多爾者，極帷房之愛，固不惜糜費以務爲富麗，冀襟表其愛情，由是用日張，出日夥。海森固沈湎纏綿，一無所問，恍若有銅山金穴之無盡藏焉。久之，主計者窮於周轉，且賒責鉅，求索蠶午，迺薄以諄海森會之，數纒纒，



斥所蓄珍物及賜金，董董足償。海森夙仇爽，卽盡舉以畢責。四顧蕭然，咨嗟不已，不圖結婚甫一載卽潦倒若是，不量之咎夫復誰尤。憶入宮時，加利弗許以無慮困乏，第願資雖稠疊，消糜之速若沸瀋潑殘羹，倘再以加利弗爲西江，亦胡顏之厚。且遺產悉以歸母，脫乞援，則背約，將謹於始者隳於終，其奚以自解？奴士海多爾亦以蘇培特賜歛至厚，乃耗之罄盡，卽欲乞請，亦弱於言。二人相對戚戚，至無以爲計。有頃，海森曰：「爲歡未央，卽困窘不繼，令人慙慙。卿顏色焦然，必念此鬱悒。予意則無論若何偏側，必不願中道頽喪，相對款款。當於篋條無聊中出一空拳力搏之計，使予等於加利弗及后前不稍露窘狀，始爲盡善。今予已得一策，然非與若媿爲謀，則窒不得行。」

奴士海多爾聞而听然曰：「籌療資術，予不敏，媿徒束手。君能於龜壤中得甘澤，願亟聞良策，脫予尙足備任使，予復何辭。」海森曰：「予所欲部署者，雖跡涉欺詐，然可爲加利弗及后解頤，而於予二人必有益。第此策出，予與若皆當死。」奴士海多爾怫然曰：「予以君碩畫必奇崛，乃出此下策，果借死者，亦何患乎貧？君或厭世，甘自棄其生，予則未之敢附。」海森啞啞而笑曰：「予詞猶未竟，何聽之遽？所謂死者，僞耳。予得卿，曷敢言厭世。」曰：「予初以君莊言耳，驟聞之，令予心詫。敢問僞死奈何？」海森曰：「當以部署告。先覆予身以布，入諸構。構置室，無偏，以足嚮麥加城，以巾幕予面，若真死

者。若卽毀容被髮，號泣趨蘇培特所，以予逝世告，言必極哀。后必憐而厚賻。既得，卽返。予自樁出，若踵入，僞死。予亦泣奔而白諸加利弗，必賻如后。則足爲酒食資矣。」言已，大噉。奴士海多爾拍掌曰：「此事極可解頤，想加利弗及后尤必感予輩苦心，搆此活劇。惟所獲之多寡，則必視技之巧拙。予更事多，尤稔凶禮。昔侍蘇培特，姬有逝世者，蘇培特恆使予主喪事，雖僞也，當惟肖。君陽爲病臥，予當以樁衾來。」頃之，悉具。奴士海多爾屏人置布衾於地。海森更衣竟，就衾交手臥。衾周其體，持入樁，以細葛蒙面，復掩黑巾，使不礙呼吸。於是撤妝散髻，髮蓬蓬然被肩頸，懸涕若縷，縻搥胸躑足，大咷不止。蹶躑而奔蘇培特之居。

后侍者自牖見奴士海多爾具此惡狀來，驚報蘇培特，卽趨門逆之。奴士海多爾入門，哭愈厲，匍匐而前，面蘇培特而伏，淚滂滂然滴后足，若雷雨之瀉階石。蘇培特急詢之。奴士海多爾卽陽爲哽咽，哀氣迸結不能聲。久之，始忽忽洩瀾被頰而語曰：「不幸遭重憂，情不自己，致悲號無狀。蓋奴夫海森嬰急疾逝矣！」言至此，復掩面泣，愈悲絕不忍視。蘇培特驚呼曰：「噫，海森乃倉卒怛化耶！彼體素實，性復和藹，宜享耄耄，不意其遽爾溘然也。」亦嗟悼不勝。侍婢亦皆色爲慘戚。蓋海森每面后，善承意旨，復工談諧語，和顏接左右，故聞其死，咸痛惜之。既而蘇培特曰：「或汝有不善於海森者，致海森怏怏，

憊而成疾，以天折其生。汝試自問之。」奴士海多爾跪而泣對曰：「主臣，奴雖蠢陋，又曷敢不以婦道自飭。溯結褵以來，凡應盡之務，罔不力到，惟恐稍失海森之懽心。使死者可作，亦必證予言非謬。自痛命薄，遭此鞠囚，寡鵠之悲，實無心人世。天乎，予亦將從諸九京耳！」哭踊欲暈，幾無氣以動。蘇培特甚憐憫，竭意慰撫之，命吏以百金及錦爲賜。奴士海多爾泣謝。蘇培特曰：「以錦爲褦褛，以金飲費，以盡汝誠，徐當爲汝處置。」

奴士海多爾既出，卽改容收淚，歸出海森於構，具言計之得售，意頗自得，曰：「予詐死非難，不知君亦能如予所爲，博取巨金乎？」海森笑曰：「凡婦女小有才，恆自謂突過男子。實則彼或由僥倖，要亦由男子授意所致。予既出此策，焉有自棘其手者？卿試入構，須臾間當使卿心折也。」

海森將奴士海多爾飾裝，卽往謁加利弗。時加利弗正與維齊語，美士勒爾從，見海森入，不冠不領，面作黝灰色，涕洟浪浪然，密污襟裳，左手搯膺，右揮淚，淚汨汨奪眶出，喉格格若氣弱不任者。平日海森見，多啓其輔，密其睫，作懽喜相，無幾微不懽色。今瞥現此狀，加利弗大駭，詰其由。海森啜泣，吭驟窒，語噎不得出。良久，出其幽鳴顫慘之聲曰：「奴士海多爾死矣！」卽掩面不能續，身亦栗栗然欲仆。加利弗始知海森來諄其妻噩耗者，愀然曰：「是女爲侍中佼佼者，故以偶若。不圖紂絕陰天，乃奪

人之速！已。泫然欲淚。維齊亦爲太息。俄而加利弗目視海森，光燦燦然，如雲霞熾，謂之曰：「是女不應綺年遠天，必有虐之者。豈汝使彼有不遂於懷，故以卒憾死？」海森聞之，投地，益悲泣，不能仰曰：「臣受恩深渥，逝者又出后賜，美姿首，多才藝，臣眷之惟恐不至，所以奉給之者，竭臣力，惟恐不當其意，卽有所言，承之惟恐後。臣非有胸無心者，父何敢不用其誠？天降凶災，使當景收蘭，而臣妻竟倉卒逝，五內摧剝，倘非以陛下高深未報，臣願從逝者作同穴之歸矣。」

加利弗喟然曰：「前漫言耳。朕知若心臆，今賻若以百金及錦，若篤伉儷，治喪必周至，毋庸朕僥舌也。」海森持賻返，心竊竊喜。而奴士海多爾待海森久，頗不耐，聞啓戶，卽舉袂起曰：「得乎？」曰：「得。」示以金錦。旣而曰：「汝能佯哭其夫，予豈不能僞作悼亡之泣耶？」相與嗚嗚。海森曰：「事雖倖獲，爲加利弗與后遇，言及此，則事敗。當再善爲計以愚弄之。」

加利弗自聞奴士海多爾死，知蘇培特必悼惜，急欲往慰。海森去，卽謂美士勒爾曰：「奴士海多爾死，恐后聞而心碎，當相寬譬。」乃同詣后所，見后據榻坐，容蹙然。加利弗溫語曰：「朕已悉卿悒悒。然修短無常耳，有毫而壽，卽男弱而夭者。奴士海多爾美且婉，卿所夙喜，今遽爾忽奄，卿固不能無哀。第好月易缺，此恨終古，亦惟有以無可如何者付諸一唱。倘以此爲惻楚，恐悲能傷人，願有以自遣。」

蘇培特聞加利弗言奴士海多爾之死，大驚怪，口哇者久之，曰：「深感見慰！惟云死者爲奴士海多爾，何也？蓋實見彼固無恙。妾之戚戚，悼海森逝耳。陛下夙重海森，入宮時與偕，妾亦深喜其和摯。陛下居恆非海森不樂。今彼不幸謝世，陛下若未之知者，不識何意？尤異者，不曰海森而曰奴士海多爾死，豈傳者誤耶？益令人不解。」加利弗聞之，顧美士勒爾曰：「汝聞后言乎？何與朕所見適相反也？」復謂蘇培特曰：「海森固未死，幸勿自怡。惟奴士海多爾已香消玉萎矣。頃海森流涕滂沱以凶耗來告，予賜之黃金百及一端錦。美士勒爾且可爲予證所見聞。」蘇培特以加利弗諧也，對曰：「陛下常好戲言，顧此非其時。胡謂死者不死，不死者死？」

加利弗正色曰：「以朕爲諧，誤矣。海森豈肯妄報喪偶者？且海森來，距此時僅數分鐘耳。海森爲得死？蘇培特滋不悅曰：「願陛下勿再誤。奴士海多爾之去此室也，尙不至一句鐘許，然則彼亦烏得卽死耶？」

加利弗大笑呼，異事不置。時各據所見，執不相下。加利弗目光烈烈，大悲，坐榻去。蘇培特甚遠。久之，顧美士勒爾曰：「趨往驗，究誰死者？朕雖明知無疑，總欲以實驗息辯口。」美士勒爾既去，加利弗復謂蘇培特曰：「是非立白，既各執，可先賭贏負。」蘇培特曰：「甚善。陛下夙熟妾憎愛，當擇妾至愛

者爲注。妾亦如之。」加利弗曰：「然則予注以囿，卿注以畫院，何如？二者似尙不軒輊。」蘇培特曰：「二者優劣，可證勿議。今既各下注，卽一言定，毋後悔。願以上帝證。」加利弗亦矢言。於是各引領望美士勒爾之覆。

時海森方與妻促膝話牖下，遙見美士勒爾躑躅至，知有故，趣奴士海多爾臥樁中，覆以錦。草草部署畢，亂髮洵涕坐，若守尸者。須臾，美士勒爾入，乍視已得厓略，私計有以報加利弗矣。海森起，以口接美士勒爾手，泣且歎曰：「僕不幸遭此變，恒時昔愛，摧痛何已！君素繩逝者婉婉，當亦悲其不壽。」美士勒爾聞言，亦淚欲承睫，微揭幕戶面之巾，略睨之，歎曰：「嘉葩易萎，竟於斯人見之，令人優悒！」言已，顧海森曰：「人恆謂婦言多漫，今始知之以蘇后之賢，猶未能免此。蓋后堅謂死者君，非君室。加利弗固爭不信，復命予作證，因君來告時，曾目擊君悲狀也。然終不能解后惑，相斷斷不已。加利弗故命予曰虛實以報。第恐后性執，將謂予不誠。」海森曰：「願上帝默啓后，使無堅執。君旣目擊，可知予非有意愚加利弗也。且入宮來未嘗敢以不豫色見加利弗，前時流涕入告，非痛迫於中，又烏敢出此？」美士勒爾曰：「僕亦爲君歎惜，願君善珍攝，勿神傷。更有請於君者，勿卽斂殯，待僕來視舍執紼，以將寸心。」言已，匆匆去，海森闔門潛視，懼其復返也。頃之入室，趣奴士海多爾起，曰：「今者事出枝節，勢



不得泰然。后聞美士勒爾言，必不信，后使必踵至，當預備。」時奴士海多爾已更衣，即與海森隱自牖，覘動靜。

美士勒爾既返宮，軒渠不已。加利弗亟欲得覆以屈蘇培特，即厲斥之曰：「奴，此豈嘻笑時趣言誰死者？」美士勒爾斂容對曰：「死者實奴士海多爾也。」加利弗不待其詞畢，笑曰：「何如數分鐘前，后尙主畫院，今易主矣。蓋予以圖，后以畫院，各作注決勝負，聞汝言，予操勝券矣。當詳述汝所見。」曰：「臣至海森所，見其守楫而泣。亡者足嚮麥加城，覆以錦。揭幕巾視，見奴士海多爾眉目彷彿已變。既以言慰海森，復告以行往執紼襄葬事也。」加利弗曰：「此節頗子細，甚嘉汝。」復顧蘇培特曰：「卿其負矣。實驗如是，復何言？卿負矣。」蘇培特聞美士勒爾言，已怏怏不悅，加利弗語復微侵之，氣益空。浦曰：「美士勒爾妄人也是其言惡可信！予既觀奴士海多爾之悲態，復聞其且涕且述之詞，今猶爲惻愴。美士勒爾直妄語耳！」美士勒爾曰：「皇天后土，實鑒予言。」蘇培特大怒曰：「賤奴再誑言者，必懲汝。」即鳴掌召羣侍及筮庫者入，曰：「加利弗未臨時誰至者？」羣侍皆以奴士海多爾來告夫死對。復詰筮庫者曰：「此時何事諭汝？」曰：「命以錦一端金百賜奴士海多爾。彼拜受去。」於是怒顧美士勒爾曰：「賤奴，汝耳不充，當備聞。諸證具在，汝復誰誑！」美士勒爾據雖確，究不敢櫻后怒，即

默不復言。時加利弗必欲屈蘇培特，聞美士勒爾言，信已益篤。及見蘇培特怒斥美士勒爾，卽莞然曰：「人謂婦性護前，予未之敢信。今則不得謂人言盡誣者。美士勒爾給事久，素未妄語，何忽於此事獨妄。卿固執前說，其意何居？」蘇培特佯若不聞者。有頃曰：「幸恕愚昧，然竊有妄度，安知陛下不與美士勒爾協謀，美士勒爾所報，卽受意於陛下。願許妾亦遣人往察，果誤，負亦甘。」加利弗許之。蘇培特卽命乳媪往。媪年高，蘇培特襁褓時卽爲保抱，自是嘗左右。后諭之曰：「若已備聞斯事，趣往海森所察驗，毋草草不誣，有重賞。」加利弗觀蘇培特所爲，頗匿笑。惟美士勒爾因受蘇培特斥言，良惴惴，思有以解，俾不開罪於君后前。迨見媪往，心竊喜，知歸報必符己言，后嫌己之念可頓釋，故望其覆命也尤切。

海森正候伺，遙見媪不至，亟語奴士海多爾曰：「蘇培特遣媪來察，予當僞死。卿好爲之，弗敗予事。」卽怱怱裝點訖。媪未入門，卽聞奴士海多爾哭甚哀。比見其搏膺踊甚，面覆髮，亂若棼絲，噎噎聲欲瘖。媪老年，易感，憐之滋甚，卽前撫之曰：「若良苦！老婦此來，非欲止若哭。」奴士海多爾不待其卒詞，卽泫然曰：「予婚未久，卽作未亡人，此後日月，予當以九幽中度之。」卽拍襟大呼曰：「君遽棄予去，予死子胡所依。同穴之盟，行卽踐耳。」媪亟以手持奴士海多爾，酸聲慰譬。復戟手遙指曰：「美

士勒爾黔奴，敢謾言達君后，上帝將懲汝！」復謂奴士海多爾曰：「美士勒爾誕妄哉，謂若死而海森存，任意混淆有負委使。」曰：「嗟乎，彼言將誰欺！脫海森存者，予何忍作楚囚狀耶？」媼惻然揭海森幕，山察顏色，卽覆之。歎曰：「可憐哉，亞布海森！玉樹方欲干雲，乃遽爾中折。」復謂奴士海多爾曰：「老婦深願同處，慰若岑寂。惟此來奉后命，亟須歸報，以紓后慮。」言已，爲闔門去。奴士海多爾知媼去，不復追，卽爲海森去覆，相與密策以俟其變。

媼旣得實，知有以慰后，且獲賚，喜而疾趨，幾欲顛蹶。須臾至，則涌氣張口不能語，半晌，喘述所見。蘇培特大慰，謂乳母曰：「加利弗方信美士勒爾之謾語，而以予爲護前，若當前白之。」美士勒爾初意，媼言必與己合，以成己信，而大謬不然，則后將益嗾已無已時。再欲剖白，恐以此挂后，急撰怒，禍且立至。嗚嗚者久，已謂媼曰：「媼乎，此事不可涉私見。聞媼言，似專欲抵予者。」媼艷然作色曰：「若真妄人哉！老婦方觀海森尸，且揭其幕，烏有誤者！予亦不知何謂抵者，予但盡職役，以實見告耳。」美士勒爾曰：「若言殆欲焚誰聽？」曰：「若當自反，面謾者，有法在。」美士勒爾怒曰：「老諺乃此喋喋！」蘇培特見美士勒爾於己前力斥媼，不爲之地，不復可耐，不待媼答，卽謂加利弗曰：「美士勒爾慢不敬，藐妾卽藐陛下，罪不容追，請付執法。」初，加利弗聞二人辯，默不語，自忖事胡相舛若是。至是，謂蘇培

特曰：「是非愈糾結矣，徒勞口舌，盍借履其地共寓目焉，是非立辨。」言已，加利弗起，蘇培特從之。美士勒爾趨自加利弗曰：「媼耄昏誑報，致臣得罪。今須臾間可表臣無辜，良所忻願。」乳母悲曰：「黔奴，自汝外更無人懜悖者！」蘇培特聞美士勒爾重斥媼，怒叱曰：「奴尙爾捷捷！若卽善佞，恐證謾在指顧耳。」美士勒爾曰：「臣不敢欺后。惟媼固執，未識能以一物角贏負否？」媼聞之曰：「予何不收？恐汝食言耳。」二人遂於加利弗蘇培特前各取金花錦爲注。畢誓，乃從駕赴海森所。

時奴士海多爾坐室，目注牖外，忽噉然惶促而呼曰：「禍至矣！加利弗及后至，事立敗矣。可若何？」海森泰然曰：「否，毋懼，汝殆忘予所策耶？予二人試其僞死，自有佳境。」卽同仰臥，幕且覆，足並嚮麥加城，屏息以待。俄美士勒爾先爲啓戶，加利弗偕后入室，羣侍者從，覺室中闐寂陰幽，令人淒黯。蘇培特瞥見二尸，失聲曰：「惜哉，皆死矣！」復目注美士勒爾曰：「汝謾言詛奴士海多爾，今果死。大致以夫亡，哀毀甚，故亦奄忽耳。」加利弗曰：「否否，當由奴士海多爾先死，海森悲不勝，遂以身殉。然則畫院不復屬卿矣。」蘇培特曰：「陛下已不保其囿，胡畫院之欲？」而媼與美士勒爾亦各自是，爭勝負，持不下，幾致用武。加利弗恨不能知二人者死先後，恐所注之失，擬設辭愚蘇培特。不得，喃喃曰：「有能知此二人中孰先死者，必以千金賚。」語甫脫口，海森推被起曰：「請以千金賜臣，臣實先死。」卽

面加利弗長跪。奴士海多爾亦起伏蘇培特前，並覆身之錦未及卸。蘇培特大駭，旋轉驚爲喜，蓋入室時見奴士海多爾死，心欲裂，今知其僞也，且笑且罵曰：「黠哉奴！何處得此伎倆，予受汝累矣。」加利弗見二人驟起，海森跪而乞賚，乃拊手狂笑不可止。已而命之起曰：「海森，汝種種令人發噱，此舉尤奇詭，不解汝夫婦奚爲演此狡獪之活劇？」海森再拜曰：「主臣，竊有愚衷，敢布諸左右。臣素不解治生術，又不能刻自搏節。自賜婚後，費益鉅，括所有，僅足償逋，仰屋不知爲計。屢辱稠賜，又不敢覲顏再陳乞，不得已出此下策，既以掬窘，且博天顏一笑。夙荷優容，幸恕其狂愚焉。」

加利弗及蘇培特聞之大悅，深嘉海森之譎智。加利弗念海森假此遊戲，而蘇培特以爲實，至於忿怒，益吃吃不止。既而顧海森夫婦曰：「汝二人雖工作僞，然亦憊矣。得此數副急淚，大非易易。當各以千金勞若曹。」蘇培特曰：「海森當受陛下賜，奴士海多爾之賞則委任之。」乃命侍者具金，如賜海森之數。

自是亞布海森及奴士海多爾時時荷上賜，仍起居隆富，王公人爭羨其能，得膺眷顧。終加利弗挨力斯怯得暨蘇培特之世，寵未嘗少衰也。

●撒但 (Satan) 魔王名。

# 神燈記

支那都極東，最富饒。有縫人默世德法者，家於都，素貧窶，所入不能周妻子。子曰愛拉亭，愚頑不受教，日遊衢市，與羣兒戲。稍長，默世德法攜之入肆，習其業。而性惰且拗，不任勞，恆曠日以嬉，雖嚴督之，不顧也。默世德法忿而成疾，旋卒。其母知愛拉亭不能繼父業也，撤其肆，自紡績以爲生。

積久，愛拉亭頑如故，屢戒勿悛，且恫喝其母，使不得過問。歲十五，無所著見，亦不問生計。一日嬉於市，遇一人，覓愛拉亭若素識者，熟視之良久。是人爲斐洲產，習魔術，有神巫之稱，跋涉來，冀有所得。其識愛拉亭也，或有相人術，故察貌知足以遂己謀，或更有他故，不可測。彼蓋先刺得愛拉亭之家世及性質嗜好，至是，乃迎謂之曰：「汝父非縫人默世德法乎？」曰：「然，不幸歿矣。」

神巫卽以兩臂持愛拉亭與行，接吻，淚潛然下，歎惋不置。愛拉亭怪之，問故。神巫曰：「予汝叔父也，予與汝父爲兄弟行。予出遊久，今歸視汝父，不幸逝世，烏能無恙？汝父之音容笑貌，歷歷在予目。予見汝容與之酷肖，故相詰，不圖果我兒子也。」復詢母所在。愛拉亭告之。神巫出金錢與之，曰：「歸奉汝母，翌日當至汝所。汝父雖逝，然予願一觀舊廬也。」



神巫既去，愛拉亭歸詢其母曰：「予有叔父否？」母曰：「汝父無昆弟，予亦如之，故汝無伯叔，并無舅氏。」愛拉亭曰：「適邂逅一人，訊予父於予，告以歿，彼流涕悲歎，謂爲予叔父行，并贈予以金，且命予致意母，當以翌日訪舊居。」言次，出金錢以示。母曰：「汝父昔有一弟，久物故，此外未之聞。」語畢，卽亦置之。

翌日，愛拉亭出嬉，又與神巫遇，持之如前，畀以金錢二，曰：「歸遺汝母，可治具，晚，予卽至。」復詢居處甚詳，備語之，始去。愛拉亭以金歸告母，如神巫言。母以金購物，復貸食器於隣，紛紜終日，薄暮始備。又命愛拉亭逆諸途以爲導。愛拉亭好懶，不欲去。俄聞剝啄聲，啓門，則神巫以酒果至矣。授愛拉亭使列諸案，卽與其母相見，又請以默世德法常臥起之榻相示。神巫卽榻前伏地哭，洟瀾不已，搢膺面呼曰：「兄乎！予竟與汝成永別乎！」延之坐，不顧，曰：「予於兄雖不能繼見，不得不縱覽其遺物以寄子懷。」於是不復強，聽其周囑室中。

神巫既入坐，卽與愛拉亭之母觀縷往事。謂「已於四十年前別其兄，出而游歷，經印度波斯阿刺伯敘利亞諸都會，最後至阿斐利加，居頗久。然而倦懷故國，未嘗一日忘。每念及兄弟睽離，馳思惘惘，不能自己。歲月不待，遂決計歸來。長途跋涉，備歷艱險，時以思兄切，未以爲苦。今不幸兄長逝，使予

願永不能償。途次遇姪，初不相識，見酷肖兄貌，異而詢之，果兄嗣也。痛兄謝世，幸此兒長大，冀得承家，不可謂非上帝之賜也。嫂歸吾家時，予已出游，故不得見，得無訝予突如其來耶？」

神巫語及默世德法，愛拉亭之母觸念哀悼。神巫顧謂愛拉亭曰：「姪何名？」告之。神巫曰：「習業否？」愛拉亭俯首刮席，忤不能語。其母曰：「此兒惰不事事，父在時，殫精慮，教以諸藝，奈彼日從羣兒遨，嬉戲無度，棄置不欲習。父沒益無忌，予雖力戒勸之，而愛拉亭藐不聽，獨不思齒已長，非兒時比。今叔來，倘彼亦不受教，痛自悔改，則予之希望將從此絕。家無遺產可恃，朝夕僅仰予紡績，其何能支？似此冥頑子，亦惟有逐之去，使自謀生計耳。」言次，愀然而泣。

神巫曰：「愛拉亭，視汝尙非蠢蠢者，何好游惰若是？自此當自立，謀餬口，勿再累汝母。治生之道不一，汝可自擇。昔汝之不悅學，或以汝父之業非汝所樂爲，得毋欲擇較優者而從事？其直言無隱，予必有以助汝。」愛拉亭仍默然。神巫曰：「汝意似薄學藝，殆欲就上等商業耶？若然，志亦可嘉。將爲汝設一肆，臚陳各物，汝主售之，而以所入爲周轉，將日益充擴。汝倘有意，予當爲爾謀。」愛拉亭聞之，私心竊喜，平日往往見巨賈人衣鮮衣，策怒馬，馳驟衢路間，觀者嘖嘖稱羨。倘予業商，能炫耀若是，意且得甚。卽謂神巫曰：「願爲商，惟玉成是望，感激何似！」神巫曰：「汝旣願，明日當爲汝購新衣爲觀美，

使汝儀度若巨商，然後再謀設肆。」

愛拉亭之母見神巫許爲其子謀生計，益信不疑。且囑愛拉亭自檢飭，勿負汝叔父提挈盛意。卽列饌延神巫食。食時復申論前事，夜分始去。翌晨，神巫復至，攜愛拉亭入衣肆，使出衣之至優者，命選所愛。愛拉亭狂喜無措，僅擇其一。神巫爲購衫若袴及他飾物，雖價至昂，不顧，惟精美是求。復爲盡付其值而返。

愛拉亭益喜幸。神巫復引之歷游巨肆，曰：「他日汝多設肆，作富商，正當與若曹相還往。」又導之游蘇丹行宮及邑中諸名勝，然後偕歸逆旅，使見諸旅客。薄暮，愛拉亭興辭，復送之至家。母見愛拉亭盡易其上下服，麗都無匹，喜心翻倒，稱謝不去口。且謂：「叨厚賜，何以爲報？惟是兒頑鈍，恐習於故態，致負厚意，深爲慮耳。」神巫曰：「孺子尙可教，能受子言，當可成立，不負所望。惜明日爲星期五，肆中人均休沐出游，賃肆購貨諸事，須遲一日料量之。明日當偕愛拉亭作郊外游，邑之紳佩及諸知名士皆眺覽於此。是子昔雖與羣兒伍，茲旣當自立，正宜廣交遊，通聲氣。」愛拉亭聞而大喜，自願足跡從未至郊外，茲可一擴眼界矣。

愛拉亭晨興櫛沐，俟神巫至而出游，度刻如歲，俟久不來，則不勝焦迫，足蹠躩戶外無停趾，延頸

以望，日不他瞬。俄神巫于于來。亟趨入白母，闔戶出。神巫容藹然，執愛拉亭手曰：「今日當挈汝歷游佳境。」卽相與出郭，遍游別墅。神巫蓋有欲至之所，故特引愛拉亭遠游以達之。既至一行宮，中有囿，圍有池。池水澄碧，有銅獅吐水入池，涓涓不止。神巫有倦狀，謂愛拉亭曰：「久步良勞頓，景至佳，盍少憩？」遂就池畔坐，出果餌使同食。食畢，復行。旣而地漸曠寂，峯巒迎面出，幽無人迹。愛拉亭素不習長行，疲甚，却步曰：「叔何住距前休憩所已甚遼遠，彌望嵯峨，無可觀賞，倘再進，予恐疲不能歸矣。」神巫曰：「勉之，前途尙有廣囿，珍奇畢萃，遠逾所見，當導汝一游。若意餒而返，則坐失巨觀，可惜孰甚。」愛拉亭不得已，從之再進。神巫復歷述奇異事，使聽而忘勞。後至一谷，谷至狹，左右二峯壁峙，峻若劍削。神巫曰：「我曹可不再進矣。今予以殊珍相示，汝見所未見，當感予不置，而笑他人無此眼福也。亟爲予取薪聚之。」愛拉亭從其言。神巫卽以火燃薪，旣熾，出異香投火中，口喃喃。須臾，地大震，闕一穴。穴有石，方尺有半，石有環，以銅爲之，若備起石用者。

愛拉亭懼，思遁。神巫怒，扶之仆，血出，幾折齒。泣而起，謂神巫曰：「叔何扶我？」曰：「予爲汝叔，卽與汝交等，汝烏得拂我意？」復溫語之曰：「石下有寶藏，天以錫汝，得之當爲富者之巨擘，且惟汝一人得取之。然茲事係至大，汝必一一從我言，否則禍立至。」愛拉亭戰栗請示。神巫曰：「汝先執環起

石曰：「力弱不能舉，奈何？」叔盍假一臂。」神巫曰：「汝呼乃祖乃父名，石當立起。」愛拉亭從之，果起。

石既起，見一穴深三四尺許。神巫曰：「入此，循石梯下。梯盡有門，入則有巨室三。第一室中列銅瓶四，各滿貯金，慎毋取。入室時當束汝服，勿使觸垣，觸則立斃。至第二室有廣囿，林木叢雜，嘉實纍纍。一壇隆然峙，階其前，級凡五十。壇有龕，龕有燈一，火熒然見。汝亟滅其火，棄其芯，傾其油，置燈於懷，出以與我，勿以汚。爲慮蓋所貯油傾去，卽無涓滴，非常油比。果實之可愛者任取之。」言畢，脫指環與之曰：「此環能禦邪，當謹佩。事成，則同作素封矣。」

愛拉亭一躍入穴，凡門若室若囿若壇，一如神巫言。乃就龕取燈，懷諸胸，將出，忽憶果實當摘取，趨視之，非真果，皆奇珍異枝上，若諸種果，而狀特異，且鉅，五色燦爛，纍纍若貫，赤爲紅寶石，白爲珠，綠爲翠，藍爲璧，紫爲玉，瑩潔而明，爲鑽石。愛拉亭乍見不能識，以爲玻璃製也，取納衣囊中，囊溢則貯以皮靴，束諸腰。欲出，愛不能釋，視胸前雖置鐙，隆起，尙足容物，復摘實若干懷之。恐神巫不耐久待，卽趨至穴口，大呼援手。神巫曰：「燈何在？」盍先畀予，則不難出穴。」愛拉亭曰：「先出而後畀，未晚也。」神巫不從。

愛拉亭以燈爲果實所壓，倉猝不能取，惟大呼，欲亟引出。神巫難之，相持不下，巫怒，復爇香誦咒，嗾然一聲，石復合，而愛拉亭長埋地下矣。

蓋神巫先以術測知世界內有神燈一，得之可立致巨富。後復測知在支那某所，且知欲得此燈，必假手於人，乃覓諸市。適見愛拉亭，度必游惰無業，且齒稚，易受給，故導之往。擬既得燈，則閉不令復出，懼洩其事也。計亦至狡毒矣！詎愛拉亭必欲先出，斬所得之燈，不卽與，乃大失望，恚而呪閉之。石既闔，忽憶指環未索回，彼且得藉以護其生命，不得燈，且失環，悔復何及。憤然逕去，卽日歸斐洲。

愛拉亭居石穴中不得出，悲泣無所爲計。至三日，自分必死矣。偶觸巫所給之環，聲鏘然發，一魔自地出，體修巨，首及穴頂，曰：「汝何求？得是環者，我爲其奴。今環屬君，君卽奴我。」愛拉亭曰：「汝有靈，出我於穴。」言次，失魔所在。視所處地，乃前日神巫焚香誦咒處也。

愛拉亭得出，大喜，循途歸。特三日不食，憊甚，抵家卽暈路。母自愛拉亭出不返，疑懼啜泣。比見其歸而僵，又大痛，竭救始蘇。愛拉亭飢極呼食，母持食至，謂之曰：「汝腹久枵，驟食必病，宜徐徐少進，當早憩息，所遭可緩述也。」愛拉亭從之，先取所採之果實出，精光四射，洞燭一室，不問而知爲珍異。惟母微賤，少所見，不能名其寶，悉置榻後。愛拉亭復出燈於懷，具言其事，母若子則交詬神巫不已。



翌晨，愛拉亭求朝餐於母，以食盡告，命緩須臾，尙有一掬棉，當售以購餅餌。愛拉亭曰：「不如售燈，所入當可敷一日食。」比取燈出，見黝黑不潔，曰：「拭之或多得值。」方沙水摩洗間，突見一魔出地中，偉軀而貓貌，抗聲曰：「予此燈之奴也，惟所求，必當償願。」音若震雷然。母驚絕。愛拉亭已繼見，不少怯，曰：「食來。」轉瞬魔首承巨銀盤，手酒罌二，置槃及罌於案而杳。視槃貯精饌十二，器亦以銀，餽六，潔若雪。時母已蘇，愛拉亭請與同食。母大異，詢所自來。曰：「母欲食，當不減予，姑先果腹。」

食時，母詳察食器果爲銀質否。嗜其器之精美，不覺食已過量。食餘尙足供數餐，母取皮之。愛拉亭速魔獻食狀。母曰：「魔既見汝於地穴，何不語汝而語予？」曰：「一否，此魔雖魁偉猶前，而狀飾迥異。况一稱奴於環，一稱奴於燈，可決其非一。」母曰：「先哲有言，魔非善類，予不願復與之見。汝速屏此燈，毋使人驚恐欲死。或竟售值，并指環亦去之。」曰：「此燈，奇珍也，彼神巫不憚艱辛跋涉，亦惟是之求。彼謂得此可大富，可罄地穴之所藏而有之。今予等當收其成效，留以供所需。母若厭之，當置別室。至此環予實賴以得出，雅不欲割棄之。」母曰：「然則汝其好爲之可也。」

未幾食盡，愛拉亭攜銀樸出，欲售以供食。途次遇一猶太人，出樸示之。猶太人狡黠，就詢值，則不能對，惟以量給請。猶太人疑其不知爲銀質也，姑與金塊一，僅得樸價七十二分之一。愛拉亭則喜極

返奔，猶太人始知其言，不知此樸價值，悔不再縮其酬。愛拉亭以金購食，數日復盡，又取他樸售之。猶太人，凡十二次而罄，獨餘銀盤耳，重不能舉。於是招猶太人至其家，出示之，以十金購去。

金盡，愛拉亭不得已，復拭燈，魔現，詢所欲，告以乏食，須臾食至如前。閱二日食盡，愛拉亭復欲售樸，途經銀肆，主者招之曰：「彼猶太人最狡詐，汝常懷物與之交易，恐受欺者數矣。汝第語我，售者果何物。苟我所欲，值必當其物。否則亦當爲汝介於他肆，俾得善價。」愛拉亭出樸，主者見質至精美，因詰：「售樸幾何？得值幾何？」告以實，大爲扼腕，且曰：「一樸值實至昂，汝今知之，必大悔。」卽取樸權之，曰：「計重量當值七十二金錢。」卽如數付之。自是盡以樸盤售此肆，得優游無衣食慮。閱數年，愛拉亭且日遊五肆，漸與大賈交。又常至沽珠玉所，見出入值不貲，始悟藝所取之玻璃果實皆珍珠寶石，價且無量也。

一日，愛拉亭行於市，聞蘇丹傳旨，市人速閉肆，蓋公主巴羅布德將出浴，途經此，故先清道也。愛拉亭聞之，思一觀，匿友人家，登樓潛矚之。俄主過，垂面網，未能真視。計不如往匿浴室之戶後。至則見戶有隙，窺之，可纖毫畢現。未幾主來，從者甚衆。至距門三四武，主卽揭面網，瑩目而朱唇，修短適中，恣態豔絕。主旣入，愛拉亭尙癡立，繼思主出必蒙面網，守此何益，不如歸。

既歸，兀坐冥想終日。母見其墨墨不語，疑有疾，詰之，祕不告。俄夕殮，愛拉亭不知飢，趣之食，始食畢，卽就寢。翌日，母復堅詢之。愛拉亭知不能隱，述所遇，且謂非主不復偶，必往求婚於蘇丹，不得主不巳。母初聞主之美，方傾耳以聽。迨愛拉亭欲尙主，則笑不能仰曰：「兒作此想，殆病狂作譫語耶？」曰：「予固知母必嗤我。雖然，予念決矣，必不可易。」母曰：「汝自顧何人？卽汝不自知，亦誰爲汝往白蘇丹也？」曰：「非母其誰往？」

母大駭，呼曰：「予何敢！予何敢！主貌絕世，卽他蘇丹子求之尙恐不得。汝窶人子，卽或萌妄想，亦何至欲得主爲妻？汝且休矣！」愛拉亭曰：「凡此種種阻難，予早籌及。惟予期必達予志。母幸憐子，而爲予行。不然，有死而已。」母曰：「予曹寒素，必自度力足以贖落，始敢謀家室。汝幸得飽煖，卽作必不可得之妄念，抑何其不自量也？予何人，而敢于瀆尊嚴，昧死以請？汝殆不知朝廷儀制，咫尺天廡。廷臣聞予言，亦必以予爲妄人，立被斥逐。縱幸得見蘇丹，予惶恐，又何能畢其辭。凡蘇丹之召見民庶也，或雪其冤，或褒其善，未聞草茅欲求偶於主而詣闕自達者。况見君者例有所貢，以表其誠，汝將以何物進耶？」愛拉亭默然久之，曰：「予固知想妄而見難，第癡情所結，不暇顧慮。母勿以貢物爲躊躇，予蓄且久。曩者果實羅羅然，得諸地穴，初以爲玻璃玩具耳，後知皆爲寶石，值甚鉅。以之進蘇丹，或當不

斥。室有亮盞，甚奇古，盍取以貯之。」如其言，寶石列盞中，精光炫燭，文采駢呈。愛拉亭顧母曰：「一貢已且，母其毋辭。」母中怏猶豫。愛拉亭乞請不已，母曰：「物雖珍，予不敢信。無已，姑犯險一行，禍福不可知。脫櫻蘇丹怒，不徒失所齋，既且不測矣。」

詰朝，愛拉亭早起，促母行。母以錦帕蒙盞，逡巡入宮。至則維齊率百僚入，民欲白事者亦魚貫入。母既至蘇丹前，時庶事麻集，處分旁午。久之，蘇丹有倦容，退，羣臣亦退。母隨之出，歸以所見告愛拉亭，謂：「已廁衆中，適當蘇丹，蘇丹必見之。今日倦不理事，未可瀆，當復去。」翌晨母往，則九閤闔矣。詢之，知視朝必間日。次日復入，立如前，仍未聞宣見。蓋故事有所白，必大維齊爲代奏，母不知，謂蘇丹見必召。若是者六，蘇丹稍稍異之，詰大維齊曰：「有一婦與衆進退，數數至，至必當予前，似欲言事者，而始終未發一語，汝知其故否？」維齊實不知，不得已漫言曰：「婦蓋因人售以敗肉，受欺，欲求直者。臣以其事微，不敢上。」蘇丹意殊不然，曰：「他日婦至，必使之見。」維齊諾而退。次日母仍往。蘇丹見而閱之，顧維齊曰：「亟引婦來前。」維齊傳命，母前伏地，旋起立。蘇丹詢所求，曰：「竊欲有言，恐得罪，不敢遽白。」蘇丹命衆退，惟大維齊留，然後命述所以。母請先赦罪，許之。乃歷道愛拉亭見主後慕不能釋，及冒昧求婚之意，且言且慄慄，懼于重戾也。

不意蘇丹聞之色怡然，惟詰以手何物。愛拉亭母解錦褙，奉盞進。蘇丹見而大驚，喜溢眉宇。摩挲良久，顧謂大維齊曰：「此諸珍品予生平實未見有逾此者。得此厚聘，卽以女下嫁，亦不謂過。汝謂何如？」大維齊囁嚅久之，附蘇丹耳語曰：「主臣，倘陛下許臣子尙主，請予三月限，常令臣子納奇珍，視此且倍。今絕不知此子家世，徒炫於其財，貿然許之，恐遺後悔。」蘇丹默然，度其子三月內必不能致此珍寶，姑從其請。謂愛拉亭母曰：「歸告汝子，盍非咄嗟可辦，三月後其復來。」母大喜，歸至家。愛拉亭見母欣然有喜色，默念事必有濟。母具述之。且謂：「蘇丹見所貢，甚悅。後維齊向之耳語，不知白何事。汝第忍俟之。」愛拉亭頗自慰，惟三月之約，覺綿邈不能耐。迨二閱月，母偶購油於市，至則諸肆洞啓，燈火盈衢，百官絡繹道上不絕。詢途人，知大維齊子於今夕尙主，主方浴，結縭在卽矣。母奔告愛拉亭。愛拉亭聞之，嗒然若喪。繼以蘇丹食言，維齊詭計，復勃然大恚不可遏。

時愛拉亭囑母亟具食，將就憩。母知其有所爲，聽之。愛拉亭卽起拭燈，魔出，語魔曰：「向爾維食是供，茲更有要事。蘇丹已許我尙主，今未及期而食言，以主妻維齊子，汝速往宮中，俟若曹寢後，并其臥榻移此，無使覺。」魔去，愛拉亭出與其母膳，愉快逾常時，旋歸室俟之。維時宮中方行合卺禮。夜闌客散，執事人導維齊子就寢，蘇丹后亦送女至，方相偕合扉去。須臾，魔以術移榻及二人至愛拉亭室。

愛拉亭命魔銅維齊子於外，俟黎明有後命。魔去，愛拉亭向主講述衷曲。主茫然不解，愛拉亭解衣，背公主臥，置劍其間，示無他意。愛拉亭辭臥，而主則驚疑輾轉不成寐。旦，愛拉亭披衣起，魔亦如約至，愛拉亭卽去劍，命魔取維齊子置榻，復送至宮。魔往返皆匿形，恐其覩，擲狀驚絕也。三人徒見臥榻無故自來去，愛拉亭與魔語，亦不之聞，相與駭詫而已。

維齊子既驚怪，聞置別室，竟夕，寒欲死，比曉就褥稍溫。而蘇丹來省女，維齊子聞啓門，卽起入更衣。蘇丹見主憔悴，若未安枕者，詰所以鬱鬱之故。主不答。蘇丹出，以女愁苦狀告后。后以爲兒女新婚常態，不足意。及探視，始稍異之，詢夜來事。主以實告，謂「昨夜臥後不知如何，移至一室，室陳設甚簡陋。俄不見子夫，一少年來，向予道數語，卽共予臥，以劍置我二人間。旦，夫復至，榻亦移返宮中，時適父來視予，予髮驚不能作一語，父若甚恠予者，悻而去。母幸爲予代白之。」后曰：「幸汝未以此事告汝父及他人知，不然，人必以病狂目汝。」主曰：「母不信，可詢諸塔。」后曰：「否，今舉國臣民皆以汝婚事申慶賀，汝當屏煩惱，勉自持，不聞樂聲已作乎？」從母言，其亟興！主起著服。后趨告蘇丹，謂女稍不適，幸卽無恙。維齊子雖竟夕受困苦，懼玷名，不敢少洩，乃佯歡笑，與衆周旋。人度其得美匹愉快無與比，實不知其恍宵來事，方腸若涪湯也。



愛拉亭銜維齊子至深，恐其近主。薄暮，卽拭燈命魔移就如前，凌晨遣之去。是日蘇丹早起，卽往問女。而維齊子夜間寒苦更甚，憊不能支，聞蘇丹來，無如何，強趨更衣室。蘇丹就女榻，問體中何苦。主怏怏，不欲聲。蘇丹怒，視佩劍曰：「汝再祕不言，當齒吾刃！」主懼乞宥，且曰：「所以不言者，慮擾父抱。倘知端末，當憐予不遑。」遂備述夜來事，聲淚俱下矣。

蘇丹愀然曰：「汝胡不早言？汝身計，用擇此壻。若是，則累汝滋甚。予必使汝勿再歷此幻苦之境，其好日珍攝。」卽出召大維齊至，詢以亦有所聞於其子否。維齊曰：「未之聞。」蘇丹以主言告，命詢其子。維齊如命詰之。子蹙然曰：「主所言皆實。」卽縷述兩夕所歷困苦之狀，且謂使旦旦若此，必不能生，不如離婚之爲愈。維齊戀榮寵，不欲自絕，謂數日汝當相安。而其子惕息於前，厄去志甚決。維齊遂入復命，謂主言不誣。繼見蘇丹頗不豫，遂請曰：「因臣子而累及公主，臣子何以安。不若使臣子出宮，冀可以免。」蘇丹愛女，已有離異意，得維齊言，卽從其請，命維齊子歸第，且止慶賀。民皆疑怪，莫知其故。愛拉亭聞之，欣然自得，自是不復拭燈。蘇丹及大維齊雖未嘗忘愛拉亭之請婚，而終不疑其與此有涉。

未幾，三月期滿，愛拉亭復請母造朝。旣入，蘇丹見之，顧維齊曰：「貢珍之婦至，盍引之前。」母前

致禮畢，卽以踐三月之約請。蘇丹默然，自度老婦衣羸陋，其子亦孱人耳，焉可尙主？徒以前言在，不能邊絕，乃商之維齊。維齊曰：「彼華門貧子，迺不自量，作此妄想。卽有前約，以彼所必不認致者難之，自不敢再瀆矣。」蘇丹然之，顧愛拉亭母曰：「予不食言，固樂得汝子爲婿。惟納采必豐其儀。今與汝約，若以金盆四十，滿貯希世之珍，遴黑奴如盆之數，俾持之來，復簡奴之哲而俊者亦四十人，麗其服，爲先導，則當許汝，其速復。」愛拉亭母出，自度：「卽狡獪，此種種難致物將何自來耶？」抵家，謂愛拉亭曰：「蘇丹已許尙主，惟索重聘，汝力烏能辦？計不如自令絕此念。」遂述蘇丹言。愛拉亭曰：「難題僅此耶？區區者何足道。母盍出購物具饌，予當料量之。」卽入室拭燈召魔，命立致蘇丹所索。須臾，白黑奴暨金盆悉至，盆器異錦，中貯寶石，光怪陸離，不可逼視。母歸見，喜詫交集，愛拉亭卽詣母，率奴覆命，八十人魚貫行，觀者紛若堵牆，交口稱羨。旣抵王庭，八十人伏地再拜，鶴立左右。愛拉亭母趨前致辭。黑奴揭錦幕，以金盆進，珠光寶氣，百種千名，若雲蒸霞蔚，多王所未見者。奴八十人皆姿概颯爽，被服華美，輝映風生。王大喜，以愛拉亭具此財力，復誰與匹，良不媿館甥之選。卽謂愛拉亭母曰：「婚事已允。今日吉，宜成大禮，亟歸趣若子來宮。」母出，蘇丹揮左右悉以寶盆入主室，並命黑白奴入宮伺役焉。

母歸告其子曰：「汝大願償矣！亟薰沐，往作嬌客也。」愛拉亭狂喜，摩燈呼魔而告曰：「速具浴，浴室必蠲潔。製服必窮極華奢，出蘇丹上。」魔卽以術隱愛拉亭身，至一所浴，雲石之盆，上池之水，芬芳馥郁，著體不散，復拭以銀絹之巾。浴竟，視肌膚瑩白如玉雪，衣以錦綺，華貴絕倫，仍還故處。魔更問足所欲否。曰：「爲備一駿馬，金鞍而玉勒。僕從四十，皆珠履繡鞵。爲吾母備天衣數襲。女侍六，緣飾鮮明。服必人殊其製，毋重規疊矩，常與蘇丹后之衣相頡頏。供吾母日用飲食，必精且周，金錢十萬枚以十囊貯之。其速集事！」

頃之魔牽駿馬，挈僮從，囊金錢，自空而下。六女侍豐容盛鬋，裾袂愴然，爭獻媚於愛拉亭之母。愛拉亭以金錢六囊付僕曰：「過市以賜觀者。」卽發使至宮，以入覲請。蘇丹曰：「幸亟辱枉。」僕歸白，愛拉亭卽列鹵簿馳往。官吏夾道迎。至宮門，維齊將軍皆出迓，掖之下馬，導入宮。蘇丹見愛拉亭冠服扈耀，光奪人目，覺自顧黯然，卽起立相持，以表敬愛。一指攜間，衆樂齊奏，笳簫笙籥，間以嚴鼓，音響嘈然，響愛拉亭以盛筵。命法部大臣議婚禮，謂愛拉亭曰：「今日成禮何如？」曰：「無乃太促？」且壻擬近宮別營金屋以居公主，庶不致有褻瑣枝。」蘇丹曰：「荷子雅意，汝自擇地爲之。」言畢，再與相持，愛拉亭始興辭而出。

歸卽摩燈申命曰：「爲我速構巨室於王宮近地，我與主將於此結婚焉。瓦以黃金，垣以截肪之璧，柱以翡翠，梁以珊瑚，修廊曲室，廐庫庖湑罔不備，皆精鏤巧製。別設一樓，圓葩爲蓋，彫窗宏敞，凡二十有四，飾以珠貝，留一未竣，以示急就。復闢廣囿，奇卉嘉果列植其中，芊草青林，用供遊憩。室內珍玩駢布，更多置裏蹠白撰，以應要需。並百執事之人，亦備伺毋闕。」翌晨魔來，言宮已葺役，請往落成。至則金碧交輝，無美不臻，遠過所欲。左右綱紀及階前奔走者，皆服各異色，依其差等，謹俟主人。魔曰：「此累疊若邱山者爲金銀藏，用且不竭；驥首而奮鬣者盈於房，皆名馬也。」指示畢，愛拉亭曰：「自樓達蘇丹宮尙需一絨氈，以適步履。」卽應聲已具。修廣天成。時晨光熹微，王宮尙未啓戶也。

比宮門啓，衛士出，見新宮巋然，壯麗獨絕。正驚詫間，維齊至，矚之，瞠目不知所謂。乃走告蘇丹曰：「是愛拉亭妖術所成也，願勿爲所惑。」蘇丹曰：「汝不知耳，愛拉亭築是宮，固請地於我而我賜之。財可通神，愛拉亭旣雄於貲，咄嗟建此巨宮，亦非異事，何多疑爲！」是時，愛拉亭已命魔退，請母往告蘇丹，今夕當屈主成婚新室。已亦攜神燈及諸珍物移居焉。愛拉亭母至後宮，蘇丹敬禮有加，引公主出見，執禮恭甚。時母之衣飾婢從燦爛陔麗，皆非世間所有，見者皆屬目心羨之。薄暮，主別蘇丹，往愛拉亭新宮。侍者數百人，媵容盛飾，百樂前導，衛士列隊以從。蘇丹后躬自送女，以四百人燃犀炬，雁行

立，使兩宮銜接之衢，炳若白晝。羣婢擁主入門，愛拉亭出迎，口致摛辭，神飛色舞。偕至室中，則修筵已陳，備極腴富，樽勺槃盃之屬，悉精金良玉，製式之奇雅，鏤刻之工巧，洵目所未覩者也。

甫入坐，樂聲作於下，清歌間發，嫋嫋乎過行雲而繞梁櫺，非俗工所能爲。樂止則男婦相偕舞蹈，各炫所長。比酒闌，愛拉亭握主手相與跳舞於氍毹之上，爲合卺禮，踟躕迴翥，錦輝翠颺，觀者爲之眉飛。翌晨，愛拉亭騎從入宮。蘇丹遇之良厚，立命設宴。愛拉亭止之，謂此來欲奉乘輿及諸大臣至新居燕樂。蘇丹許之。既至，見輪奐之美，日所未經，覺己之宮禁沈沈，未足擬其萬一。愛拉亭導蘇丹登樓，侍從擁主出，玉顏春藹，其爲愜心滿意，不問可知。樓設盛席二，一饌蘇丹暨維齊，而愛拉亭巴羅布德與焉，一以款諸貴胄。杯觴交舉，鼓吹雜發，筵間復媵以細樂，泚泚移人。蘇丹大樂。是日無不霑醉盡歡，絡繹而散。

愛拉亭自是或入朝與議，或往來周旋於廷臣間，或至教堂瞻禮，而性尤嗜獵，數馳騎作郊外遊。蘇丹恩禮有加，愛拉亭亦曲謹能得上意，與同僚恂恂謙下，朝臣多樂與之親。而又輕財不吝，出必有以賙貧給困，窮閭多歌頌之。未幾，國有不靖，蘇丹簡軍往剿。愛拉亭卽効用行間，頗以膽略顯，屢奏大捷，亂事遂平，自是以智勇聞於世。蘇丹嘉其功，恩寵愈隆。而愛拉亭愈益遜抑，不稍矜伐。數載以來，愛

拉亭以尊位享盛名，福無與儷，孰知倚伏無常，風波轉睫，山優游而復遭顛沛矣。

神巫之歸阿斐利加時也，切齒於愛拉亭不置，雖閉諸地穴，必欲一測其存亡。乃出匣一，中實土，平其面，畫圖如法，以星命推之。知愛拉亭微特未死，且尙主富貴。大忿曰：「此縫人子具何知識，而得神燈之奧用乎！方決其已死，而不圖予竭盡心力所求得者，彼乃坐享其成！予必奪之，誓不容其長竊幸福。」卽策騎自巴巴利首途，逕達支那，僑逆旅，以隱跡愛拉亭。潛至新宮，見樓閣雲屬，知以魔力成之，計必先得神燈，然後足以制愛拉亭之命。於是歸舍，出匣推如前，知燈藏新宮內。問詢逆旅主人，悉愛拉亭遠出獵，八閱日始能歸，僂指甫三日，大喜，思以計取。

神巫卽至舊燈所，購銅燈十餘事，置諸筐，于新宮前，號於衆曰：「予有新燈，願易舊者。」衆不解，多環觀之，目爲顛，不然，以新易舊，雖至愚不出此。然神巫呼不輟，聲益揚。主聞之，遣侍者出視。回白曰：「乃一極可笑事，一人手燈一筐，製甚新巧，而惟舊燈是易。」一婢曰：「主見否？窗緣有燈一，黯黑不鮮，盍試易之，以一新觀覽。」不知此燈卽神燈也，居恆愛拉亭每以自隨，因急裝出獵，不便懷去，瀕行偶置窗緣，主及侍者皆不知爲神物，竟付僕易新燈矣。

神巫見此燈卽其所欲得者，急手取之，曰：「新燈中汝可自擇其最佳者。」僕卽遴其一以呈主。



神巫攜筐去，於僻所盡棄之，疾趨出郭。俟日暮，詣森林中取燈摩之，魔現。神巫曰：「速載予及愛拉亭所居之宮，移阿非利加位置。」魔卽如令行。

明日，蘇丹晨起，傍牖眺望新宮，不意穹窿傑構，悉化烏有，無半椽隻礎存者。驚且怒，卽至密室，語維齊。維齊張皇無計，顧夙嫌愛拉亭攘其子之富貴，卽乘機媒孽，謂「此宮本以妖術成之，今必以術攝去。速捕愛拉亭訊之。」蘇丹大恚曰：「賊何在？我必取戮之！」以騎兵三十人往，縛之來。維齊卽集騎兵，至蘇丹前受指。蘇丹誠以速禽，無使逸。衆馳出郭，約六里許，愛拉亭適自獵所歸。衆逆告，以蘇丹待久，故遣騎迎。愛拉亭不之疑。至距城一里所，遇大軍隊，主者前言奉蘇丹諭擒汝，卽恭愛拉亭手，若罪囚然，使徒步入城。民見而大駭，不知愛拉亭以何事被逮，桎梏如待重犯，恐命在須臾。念平日受其恩至厚，卽何忍坐視。相與羣聚，或手劍，無劍者則以石，咸怒目直視，雜沓隨之行。至蘇丹宮，兵隊懼劫，按刃以衛，幸衢隘，民不能驟進。俟愛拉亭入，卽重門下鍵焉。蘇丹見愛拉亭至，憤極，不欲聽其辯，命速梟示。行刑者以革一方覆諸地，革上血模糊，蹴愛拉亭踣其上，掩目解縛，舉刃呼者三，俟蘇丹一言，卽刃下頭斷矣。

是時民大噪，逐兵士，爭踰垣入，勢洶洶不可遏。維齊見事急，白蘇丹。蘇丹不得已，乃下令赦愛拉

亭，且命維齊宣告不殺意，民始解散。愛拉亭伏地謝，並謂蘇丹曰：「求蘇丹使我知罪惡。」曰：「汝尚不知罪，汝試觀之！」卽導至一室，指牖外曰：「汝新宮何在？速告我，已爲之乎？抑人陷汝也？」愛拉亭注視，惟彌望曠地而已，駭絕，戰慄不能對。蘇丹詰公主所在，曰：「予實不知。」蘇丹曰：「主，予愛女，嫁汝而失，不汝咎而誰咎？汝亟蹤跡，必以吾女歸。不然，不汝赦。」愛拉亭曰：「請與以四十日限。」曰：「姑許汝，慎毋逸。卽逸，予亦能搜獲之。」愛拉亭逐日出偵，迄不得端倪。至三日晚，憊甚，度此事恐絕望，寧赴清波死耳，繼思死無益，祈於上帝，冀或佑萬一。卽從默哈墨德教規，盥滌示敬。方掬水於河岸，陡削，不能植其趾，偶失足，顛墜於石，指環適觸石，聲甚厲，魔現於前。愛拉亭喜曰：「亟救我，爲我移宮。」魔謝曰：「予力所不能，必役神燈之奴斯可。」曰：「然則速送予至巴羅布德公主所。」魔卽攜抵新宮，宮已在阿斐利加大平原中矣。

時深夜，中宮靜寂，愛拉亭憩樹下。晨，侍者出，見而入白。主尙疑，闢牖視之，信呼曰：「別久，君安往？使子鶴望。」愛拉亭由牖門入，與主相持，具道所以。卽問：「有一燈置窗緣間，今何在？」主告以易燈之故，謂「次晨予開窗周矚，迥非故地方，驚異間，易燈者告我，此爲阿斐利加，乃知彼以魔術爲之。」言次，以冒昧易燈，引爲己咎。愛拉亭深慰藉之，曰：「此予失檢，無與卿事。惟易燈者肆其險詐，是必欲

甘心於予者。此事暇當備述，今予所亟欲知者，彼燈置何所耳？」

主曰：「彼得此燈甚喜，卽什襲藏於胸，曾出而示我。」愛拉亭曰：「未知彼若何凌汝？」主泫然曰：「自移宮後，彼日必數來，以甘言餌我。我力拒之，厲色而惡聲。彼未能售其技，跡亦稍疏。彼且謂君已攫蘇丹之怒，受駢首刑。且詈君至深刻，謂微彼，君不得至此。予念君悲泣，恨若人次骨，不與交一言。度彼不卽相逼者，冀予日久或悲憂漸減，當可回心，不知予志且堅甚。顧若人性兇狡，他日以力強迫，恐勢所必至。予方惴惴，幸君來，予種種恐怖，一時消滅矣。」

愛拉亭曰：「予來，卿可無慮。予已算得一策，或能出屯難，不見害於奸徒。午間，我將易服來，告若密計，卿必如法布置，勿少驚疑。且當啓使門納我，恐耳目易洩。」主一一諾之。

愛拉亭出，遇一土著，詢願易服否。土人利之，首肯。偕至一竹籬中互易訖，行至市，見往來熙攘，側肩而過，入賣藥肆，購毒劑一，懷而歸宮。

愛拉亭由便門入，密語主曰：「欲出險，返故國，必從予請。卿盛粧以待，若人來，則佯爲歡笑，若已回心而尙有餘戚者，使之不疑。僞殷勤，延其夕食。先以此毒劑入常飲盃中，置旁几。酒酣，僞欲與易杯飲，令侍者取几上盃注酒奉之。卿卽持其盃，虛作引飲狀，當不致污口，蓋彼酒一入吻，必立斃，不暇辨

真僞也。予二人之禍福及蘇丹之憂樂皆在此一舉，幸好爲之，予當出避。」須臾神巫來，主起立，延之坐，色甚和。神巫目睽睽視主。主曰：「汝勿訝予始終若兩人，予自維既至此，父母將終不得見，愛拉亭又刑死矣，雖慟之至淚竭，亦不能使復生，計不如自節悲苦。」神巫聞之，喜就坐。公主復百計媚之，謂願與共食，惟藏酒多出支那，頗思得阿斐利加酒一飲。神巫欲往取。主謂已具饌，盍命力去。巫必欲手取顯其誠，并許卽返。主俟其出，取毒劑投盃中。俄巫至，入席共飲。少酣，主以交盃請，卽如謀酌以進。神巫立盡，首後仰不能起，撫之，已氣絕矣。

主卽命婢啓便門，延愛拉亭入，見神巫僵臥，公主起迎，互相喜慰。愛拉亭以四十日之限，當速算歸計。請主暫退，於神巫身出燈摩之，命魔亟移宮以原建所。俄風馳雲擁，仍傍蘇丹宮矗立，與疇昔無幾微差。乃共酌酒以慶，擬翌晨造朝備述焉。

蘇丹失女後，心悵悵，晨必據牀以睇。是日突見新宮仍在，疑目幻，媵皆復諦視之，無誤，喜躍欲狂，亟命騎馳詣。時愛拉亭方炫服登樓，見而趨逆。蘇丹下騎，不暇他語，亟欲見其女。乃導之入室，主晨粧始畢。蘇丹逕前，持之而泣。主亦泣。久之，蘇丹曰：「自失此後，汝父母痛汝不置。今雖覩汝無愁苦狀，予固確知汝備嘗艱苦矣。其亟以別後事聞。」主遂述易燈後諸事，謂「咎皆在己，無與愛拉亭事。初亦

深慮其失予獲譴，迨與相遇，心始安。」愛拉亭復述神巫死後，已假助神燈，使新宮如故。且謂巫屍在樓，觀之當益信。從之，見屍面作青白色。愛拉亭謂此巫狡惡，死有餘辜，己已兩被其毒，他日常以首次遊難事瀆聽。蘇丹持愛拉亭謝之曰：「曩者痛女切，幾致枉戮，思之愧汗。尙望亮其既往，幸不芥蒂於胸。今當置酒，話重還之樂。」愛拉亭命投巫尸於野，使供鳥獸食，爲陷人者戒。此愛拉亭二次出險，謂自此慶安全矣，而禍尙未艾也。

神巫有弟，亦嫻魔術，而陰很狡黠，過其兄。巫居非洲之東，弟則居洲之西部，歲必一會合，以幻術各自炫，相與研論。神巫死，弟久不得耗，異而占之，知已爲支那人毒斃，其人尙主而富，大怒，誓必報。立起馳赴支那，入都，客逆旅。偶游衢市，聞途人盛道聖母福脫瑪事，嘖嘖稱靈異。度此婦見信於衆，假其名當可有爲。遂向人詰福脫瑪本末。聞者曰：「君殆遠客，致不識聖母。母茹齋事神，惟禮拜之一五稍稍出外，餘日杜門修持，不問外事。祈禳罔不應，病頭風者，一著手，卽霍然瘥。」巫聞其略，詢所居甚密，往訪其廬。值母出，邂逅於途，遙尾其後，視其步履意態。母歸，復潛尾至戶外，默誌之。乃小憩茗肆。時盛暑，民多有攜葦席露宿者。夜分，巫抵聖母家，撥戶入，至庭，母方就席臥，出匕首將刺其胸。驚覺，大恐，投地乞命。曰：「無懼，予第欲汝以衣履昇我，使飾作汝狀。」母唯唯，爲之施鉛朱，易被服，顧心怵怵，慮爲

所害，股栗不已。巫謂之曰：「上帝鑒予誓，必不殺汝。」母稍安，裝竟，鏡之無異。母復予以杖，使扶杖效蹣跚行，畢宵。巫驟起，手踏母，縊殺之，投其屍於溝中。

越日，雖非聖母出遊期，然巫不能待，行於市。衆環匝之，請禱請治疾者紛闐於前，途幾爲之塞。俄經愛拉亭新宮，觀者益蠆集，爭欲白事，喧囂徹於宮中。主詢故，侍者察得之，具以告。主曰：「耳名且久，頗願得一見。」侍者曰：「然則當導之來。」主領之，須臾聖母來，主接待至渥，且謂：「宮中別室尙蠲潔可居，棲真於此，得朝夕奉教，幸甚。」巫喜其計獲售，諾之。主導遊各室，巫觀其陳設之富，心搖目眩。旋相與登樓眺望，詢以佳否。巫佯爲恭謹，日常注地，聞言始周覽曰：「壯矣麗矣，蔑以加矣！雖然，尙有憾，未知能恕其戇，直探及芻蕘否？」主詰之，則曰：「以鵬鳥卵一，懸是樓，始臻完善矣。」主以欠闕，頗自慚。邀母同食。巫以必去面軀，慮爲所窺，則謀敗，乃固辭，謂持齋未能侍食。主亦不復強，分以菓餌，使居別室。

維時愛拉亭方出獵，薄暮歸，見主意態索然，異常日，問何以怏怏。主具述聖母言。愛拉亭曰：「幸勿介懷，此物尙非難致。」卽登樓出燈摩如前。魔請命。愛拉亭曰：「是樓之設尙未具備，汝亟取鵬鳥卵來懸之。」魔聞言，勃然怒吼，若巨霆之發，聲震屋瓦。愛拉亭驚仆。魔厲聲曰：「予曹忠事汝，爲汝致



富貴，汝不知感，今乃以賤役役予，至命取鳥卵以爲飾！本當罰汝，使空諸所有，顧念此事非汝本意，尙可相恕。實告汝，所謂聖母乃神巫弟也。福脫瑪已爲縊死，僞爲其狀，欲致汝於死。」言竟而杳。愛拉亭憬然，趨主室，佯病頭風甚劇。主曰：「盍召聖母來治之？」愛拉亭首肯。俄巫至，告以所苦，卽俯首若乞其摩挲者。巫竊喜，探懷出匕首欲刺。愛拉亭早爲之防，卽掇其腕，奪刃刺之，巫立斃。主大驚曰：「君奈何殺聖母？」曰：「否，彼爲神巫之弟，縊福脫瑪而來此，圖復兄讎。」卽解其面帕示之，且述所以知此之故。主始恍然知巫之詐險也。

逾數年，蘇丹崩，無嗣，主與愛拉亭共視朝政，在位歷年久，厥後頗繁衍云。

●巴巴利 (Barbary) 非洲北岸諸國之統稱。

時史希罕拉才得曰：「非洲神巫居心險詐，故雖挾致富術得寶窟，而終不獲受其利，愛拉亭一貧惰兒耳，轉藉以尙主富貴，非由其樸忠誠謹，不作逾分想耶？蘇丹雖公正，然偶惑於媒孽之說，違背公例，民卽起與爲難，幾失王位。故知柄國政者亦不得擅用權力，虐待無辜。至神巫兄弟，一則貪利蔑義，適殺其身，一則險謀復仇，匕首甫出，已刺己腹，觀此更可知報施之巧。」蘇丹聞言大喜曰：「神燈事非惟情節詭奇，兼可以示懲戒矣。」史希罕拉才得每晨所述，旣皆寓勸懲意，故蘇丹雖有日御一

妃詰朝加誅之誓，至是亦爲潛移默化，心惓惓不忍賜死。而後又滔滔汨汨，口若懸河，若無辭窮之日，蘇丹入耳心開，益欲進聆他說。翌晨，則不待定那才得請求，自呼覺之曰：「卿智囊已罄乎？尙可覩縷他事耶？」曰：「否，異聞尙稠疊，僅述其目，恐陛下萬幾之暇觀之不盡。妾雖不患詞窮，特忍久聞生厭，怒妾嘵嘵不休耳。」蘇丹曰：「否，朕好之，請再述。」史希罕拉才得曰：「妾前所縷述諸事，曾及加利弗赫命挨力斯怯得名，今請爲述其逸事。」蘇丹頷之。

### 加利弗挨力斯怯得軼事

史希罕拉才得曰：一日加利弗獨居宮中，怏怏若有不樂。大維齊入奏事，見加利弗屏左右，愷然兀坐，且頹其首，若未見維齊之入者。維齊徐察之，見愷乎其色，茫乎其有所思，卽逡巡不敢遽進。須臾，加利弗一舉目視，仍墨墨不語。維齊知其非曠己也，乃進言曰：「臣覩陛下有不豫色然，敢請其故。」加利弗改容答曰：「然，朕忽忽悲從中來，不自知其所以，卿儻能一爲蠲解否？」維齊曰：「陛下宵旰憂勤，欲知民瘼，嘗偕臣微服，潛自詞巡。今日適丁是期，盍出遊，藉紓菀結？」加利弗曰：「意緒瞢瞢，微卿言，幾忽之矣。」遂相與易裝作商人狀，由便門出，道郊外，至河濱。地去邑門稍遠，清曠少行人，舟渡登

陸，信步遊囑。望隔河景色幽迥，一橋橫亘。二人先後行。橋下一盲者坐乞食。加利弗迴身以金錢一納其手。盲者驟握加利弗腕，止之曰：「君殆仁慈長者，上帝使來賙恤予者耶？竊有所請，願長者勿却。小人負重愆，當受嚴罰。請力扶予者，使予消罪。」卽釋手使扶，又執袂若慮其逸者。加利弗大詫曰：「實不能從汝所請。予憐汝困，與汝金。夙無怨，胡繇扶汝？」言竟，揮使釋手。盲者持益堅曰：「小人嘗矢言，凡遇施者，必令一扶予，背誓不祥。君苟靳之，則不敢受賜，請以金返。」加利弗厭其擾，不得已手扶之。盲者始謝而釋其袂。加利弗乃偕維齊行，不數武，謂維齊曰：「盲者甚奇詭，必非無因，朕欲知究竟，可往語盲者以明日來。」維齊銜旨返，亦施金幣一，且擊其頭，然後宣加利弗言。盲者拜受命。

維齊趨及加利弗，相與入郭，經衢路，見觀者如堵，途爲之塞。一少年麗服，乘牝馬，往來馳騁，若飄風掣電，以鞭暴擊馬，張目切齒，似尙不足洩怒者。馬驟愈疾，鞭愈數，馬噎塞不敢出氣，惟殫力狂奔，汗雨下作赤色。加利弗見少年虐馬，殆慘酷無人理；詰途人，冀有知其事者，卒不得，惟云日見此少年痛鞭此馬耳。加利弗卽命維齊傳語少年明日來，述所以虐馬之故。

加利弗復前行，一巨廈矗立道周，塗墍丹腹皆嶄新，魁閎壯麗，如貴者居。加利弗詰維齊此誰氏宅。維齊以俟訪對。旋詢悉爲業製索而暴富者古基海森之居，具以聞。加利弗曰：「朕願得見古基海

森，亦期以翌日。」屆日，加利弗行午禱畢，歸便殿。維齊引盲者，少年，海森入。加利弗先詢盲者姓氏。曰：「名巴勃。」加利弗曰：「汝昨乞食，頗奇詭，苟不念汝困，當禁汝所爲，不使汝有累行者。朕欲知究竟，故宣汝來，其實言毋隱。」盲者再拜曰：「昨不知爲乘輿至，冒犯死罪，幸憐其愚而恕之。辱下詢本末，敢不直陳。所爲雖涉不經，實則負罪至深，非受衆笞辱不可解。願備述所由，陛下聞之，知小人之誓爲此，實亦上帝所見許者也。」

### 盲者記

巴勃曰：予生長於報達，先世遺產頗饒。父母卒，予尙幼。然予性質實，竭力治生計，惟恐或失，非復若尋常少年，擁厚貲，輒揮霍游冶。由是入益贏，家業日起。盡吾有，置駱駝八十頭，備漠中商人揭來載運，所歷無遠近，得頗不貲。

予尤不自足，一日駝運至印度，歸及伯沙拉，牧駝於郊。忽一豆伐司，跚跚來，坐予側，若甚困憊。余問所自來。豆伐司亦詢予。旣相酬答，乃出餼糧共食，復同行，途中相與縱談，歡甚。豆伐司謂「距此不遠有一地富藏儲，倘以八十駝往，寶物必盈載，而在彼都人視之，直九牛一毛耳。」予聞言驚喜，自

度彼豆伐司當不欺我，乃與之行抱腰禮。謂曰：「君殆知彼中事者，盍導予往？予當如君言，并分其一爲報。」余言時，媿然張頤而笑，自念計殊得也。

蓋余生平欲至烈，見至小，而此日之利益至鉅，因而心怦然大動，私念有所得，以八十分之七十九自取，而以其一贈豆伐司，似亦不爲薄矣，故以此答之。

豆伐司聞之，從容曰：「君所許，何比例之遠也？予告君，謂當以誠相待，庶平分利益耳，不圖君之出予料也。無已，予尙有請，旣均而義，亮所願聞。夫君不有駝八十乎？予所效力，誠不過一介之紹。顧以情而論，事後君當以所得之半見贈，誠均平而無厚薄之見存者。總之，君以駝之半付我，而君四十駝所載珠玉，斥以購駝，千頭尙不止也。」

予聆其言，雖未深拒，然意頗非之，蓋余方寸中祇惓惓計此四十駝之失，初不念所獲之多也。惟事可一言決，不容遊移，允其言，可得四十駝之珍物，否則坐失事機，將遺悔畢生。於是予卽集駝與具，偕豆伐司首塗。歷大山谷，左右皆石壁，卓立千仞，道險狹，騎不得並，出谷乃能馳騁焉。

方吾儕之初入谷也，豆伐司謂予曰：「緩行，使駝臥地，備載運，君其從予來。」予如言。旣導予至一所，曰：「寶藏在是矣。」視之，則巖石峭矗，高不可以道里計，豆伐司以鋼條擊石取火，集乾木焚之，

入以異香，口若誦呪然，不知作何語。旋香煙判爲二，須臾山石砰礫，豁然坼裂，若戶之闢。予瞥視，魂搖目眩，蓋其中宮闕嵯峨，富麗疑非人境。環顧左右，黃白纍纍，層積若邱山。時日已將暮，予貪且急，卽手一囊取儲之，囊頗巨，良久乃盈，蓋幾忘吾駝載重力之何如矣。時豆伐司屏金銀不顧，止掇珠玉詰之。曰：「當量駝力。」予亟改貯珍珠寶石，至無餘囊乃已，各以駝負而行。

當將行時，豆伐司復入洞，探金瓶中得一匣，木爲之，小而堅緻，中貯物若香膏。豆伐司懷之，謂余曰：「此亦奇物也。」

旣出，豆伐司復呪之，崖壁儵忽卽合，無跡可覓，於是各攜駝四十頭，各乘其一，循途出谷，臨歧，豆伐司言將至伯沙拉，予欲歸報達，謀旣定，予深謝其惠，與行抱腰禮而別。

甫舉武間，忽念駝旣去其半，而所負之珍物且不費，則失甚鉅。且豆伐司旣得駝，隨時可往取運，所得殆無量數。心惋且妬，必追索之。乃策駝疾呼豆伐司止止。豆伐司果立以俟。予謂之曰：「所願請於君者無他，亦向者事耳，度君已知之。余竊欲再有瀆焉：君居豆伐司任，夙尙清靜，屏華靡，不欲以他事縈念。今率駝四十頭馳驅道路，事非素習，得毋深苦鞅掌？盍再以十頭歸予，而君取三十，較易策馭乎？」曰：「君言良是，予始念不及此，今聞之，具感垂注。請如君言，汝好自爲之，上帝福汝！」言次，色甚



霽

予遂取十頭置駝羣中。又念豆伐司既減十騎矣，吾盍從而請益，其復見許焉，亦未可知也。乃前致辭曰：「君能用鄙人言，甚善。顧君貴族也，非吾儕小人比。駝至三十，驅率卽非易事，况君不習駝性，恐轉以累君。盍更減十騎？」此非余自利，特爲君計，不敢避嫌，惟君實圖度之。」

豆伐司聞言，卽又以十騎與予，無吝色。於是予得六十頭，綜所負，利至厚矣。夫俄頃之間，驟得多珍，而復予求不吝，此人生何等滿意事。而予殆如醉者，愈飲愈渴，終不知鑿足，思更得二十騎而後已。遂重以甘言詭說要豆伐司。豆伐司似首肯，予復抱腰以媚之。豆伐司卽慨然悉數畀余，曰：「君善用此，夫上帝以喜而與者，亦或惡而奪。今吾儕若不以所得施貧窶，則帝亦何樂賚我，使我獨擁耶？」余亟諾，驅駝行，意實不以其言爲是也。

是時予所得益腆，而貪心仍未戢，以豆伐司所得小匣，觀其亟置於懷，意頗珍重，且此匣既貯之金瓶，彼卽欣然探手取，必早知其有異，其寶貴必有億倍於駝負者，欲并得之。因追問曰：「頃所見匣，君攜此何所用，盍作臨別之贈？」君性清靜，度不若有癖嗜者多摩挲無用物以爲雅翫。」予陰念豆伐司懦而弱，倘不許，必力取之，縱彼厚惠我，亦不暇顧矣。

不意豆伐司聞之絕無難色，卽從容出匣授予曰：「君欲此，敢不惟命。若更有所需，其明以告我。」予啓視，謂豆伐司曰：「辱雅意併賜，感甚，特未明中所貯者之用。」豆伐司曰：「厥用至奇，亦至險。但少許敷左目，凡寶物在地中者歷歷皆見，脫不慎，置右目，則立眇矣。」

予詫甚，急欲觀其異，謂豆伐司曰：「君言之鑿鑿，必能顯其用，盍先置予左目一試之？」

豆伐司如言，命予合兩目，而以膏敷予左睫。使啓視，則琉璃璀璨者且徧地矣。惟右目久合，視力疲甚，請更置膏於右，以分其勞。豆伐司曰：「君忘吾言耶？此非可戲者。」

蓋予心疑豆伐司欺我耳，意此膏置右目，所見寶物必有過於左目所覩者，彼特斬之而僞險其說，使予終不得滿所欲也。必無眇目之患，笑謂曰：「君欺我哉，天下安有同一物質而其作用相左如此者？」曰：「余安敢欺君！謂予不信，有如上帝。」予不聽，以爲偶一試，庸何傷，有變，亟去之未晚。豆伐司曰：「君殆未知盲者苦耳。辱君愛，何忍禍君？願慎思之，忽自貽戚。」

予終不願，促之益急曰：「君胡太固，吝此區區者不予昇也！凡事過愈甚則欲愈烈，嗚呼上帝，實鑒臨之，禍甘身受，不汝尤也。」

如是者數數相黽，豆伐司不堪其擾，乃曰：「君旣願之，吾何惜？」卽取匣中物置吾右目。時適兩

目悉合，及啓，則冥冥若入黑獄，絕無一綫光，乃躅足大悔曰：「噫，君言果驗矣！予願望未饜，致罹此禍，不敢怨君。惟君愛我，不識更有術以起吾疾否？」豆伐司曰：「余旣明言利害，並力阻君，使早從鄙言，何致及禍？蓋君之心先盲矣，自速其疾，夫復何言。療目之術，非所素習，今日之事，或上帝以君不知足而奪君所有，乃假手於吾以懲創之。君能悔罪以祈，上帝或當憫汝。」

豆伐司言畢，寂然，予無以對。良久，聞蹄聲雜沓，則彼已驅負重之八十騎還伯沙拉矣。予亟呼其稍待，否則乞以一騎導予歸。彼不應，逕去。此時予旣大悔恨，且飢甚，眼不識塗，不復能行，困急不可狀。至次日，有商自伯沙拉來，憐予顛躓，乃導歸報達，不然死矣。旣歸，回憶曩者之得富，且與王侯埒，以一念之貪，盡失之，而以盲終其身。貧至無以自存，乃行乞於市，此吾所以來也。予自維罪大，不能自解，遇善長，輒乞其一扶，余以冀減余孽。今而後，願畢生受驅使，雖日鞭扑不怨。但區區懺悔，恐不足減貪得之愆耳。

盲者旣畢其說，加利弗謂之曰：「巴勃，汝罪至大，然能悔罪，尙非怙過者。盲所以懲汝貪，非自懺所能消釋，亦惟日祈於上帝，予將命大維齊日畀汝四掘勒欽，終汝身勿慮也。」盲者聞之，卽伏地展手以謝，起作種種懽喜狀焉。

●豆伐司 (Derwish) 奉婆拉門教之修行者。

加利弗聞盲者事，頗意滿，乃顧虐待牝馬之少年曰：「汝何名？」曰：「予名雪地諾曼。」加利弗曰：「馬固受人驅使，雖不廢鞭策，亦未見有施暴於馬者。若汝之殘酷者，見者多不忍，予亦不能漠然。及察汝狀，又不類獷野，何所憤而出此？想汝虐此馬屢矣，或非無故。予欲知究竟，故召汝，亟陳其實，毋隱。」

雪地諾曼會意，然色屢變，怏怏若不樂道。又若有所躊躇者。於是先伏地致敬，既起，仍默然。加利弗殊不耐，繼思其或懼於威，或中有不可告人者，故嗚嚙未發，因慰之曰：「汝任言，毋瞻顧，姑視予爲汝故人，無庸慄慄。卽汝所述者，或干禁觸怒，予必不罪汝。其決然言之。」

雪地諾曼聞之大慰曰：「厚蒙清問，敢不抒臆。予生平自飭，懼冒不韙，不敢使非念萌於予心，致干法禁。至偶蹈小過，容或有之，惟乞諒恕。顧予所欲述者，自問實無當得之罪。脫有罪，無所逃。陛下如悉予虐待此馬之故，則必知所行爲公理，非越分矣。將憐予之不遑，又何事懲責。願垂聽，當詳述之。」

## 記虐馬事

少年雪地諾曼者於加利弗挨力斯怯得前自述曰：臣家世不足煩宸聽，茲不率瀆。惟溯父逝世

時，遺資甚富。臣既不憂衣食，則得室是亟，且願得美而淑者，以襄家政，享帷房之樂，幸福何極。而孰知事有與予願大相背戾者。結褵之夕，卽遇失意事，後更險幻，非親歷者不能知。陛下深悉此都習俗，凡夫婦未成嘉禮前不相謀面，娶妻者以是恆受欺，得醜婦。旣成婚矣，卽拂意，不得易，惟強安之而已。臣親迎後，見婦姿首不惡，心大慰，私自慶幸，謂伉儷之歡，可以預卜。翌午，入膳室，饌已設，獨不見婦。俟良久，始見其姍姍來，乃同就食案。予飯以匙，而婦取食則大異，囊出匣一，啓之，得一針，以針刺粒飯入口，雖數數刺，無多粒。婦名阿民尼，予卽呼之曰：「阿民尼，汝家食法，固爾爾耶？或汝食量窄，不能多進，抑欲知盃之容粒幾何而一一數之耶？不然，汝豈欲爲予惜區區之炊食，而力減以示節者耶？予非篋人子，不以口腹爲慮，幸汝恣所欲飽，勿作此態，令人作惡。」予言時，色甚和，度必有所答。而阿民尼竟默然若無聽聞者，食益少，惟取乾餈屑納口中，不復食他味。予愈益不懌。雖然，予且曲爲之解：或未慣與男子同席，初婚羞澀，不惜爲小兒女子態；或素性儉約，惡奢費，遂矯枉過正；或食前已飫他品，腹果不能下；或喜獨食，不欲與人偕，類古潔癖者；以是種種推測，予故不復再言。食畢，予出，絕無不豫色。自是每食必然。予度阿民尼所食旣少，必不能賴以生，當有他故，佯不措意思密偵之。要之婦無他惡，予深望其能進食如常人，實亦不欲嘗懷疑慮。不圖無幾時竟廉得其隱矣。

一夕方同寢，阿民尼以予熟寐，潛起披衣，數數顧予，狀甚瑟縮，若懼予驚寤者。予至是不能無疑，僞睡以觀其變。阿民尼衣竟，悄然啓戶出，聲息甚微。予急推枕起察之，自牖見其方闢外戶。予潛尾其後。時月光皎潔，阿民尼走甚疾，逕趨屋北之蓬顆亂塚中。此中夙有怪，數殺行客，噉其肉，且喜食死人，塚被發者屢矣，有窺見之者，怪乃一婦人，狀極可怖。予驚忖阿民尼胡獨身至此，乃匿牆陰，察其動靜。則見一奇形之婦人出，與阿民尼若相語。予大駭，旋見二人破塚出戶，競相囓嚼，狂吞惡嚼，聲咋喑不絕。且食且言，若談讌極歡者，惜相距遠，不辨作何語。維時予已股慄無人色，至今念及，心猶震悸。旋見婦及怪以殘骸納墓中，掩以土。予知其將歸也，卽匆匆返，入門，虛闔之，與婦出時無異，然後就寢室臥。須臾，阿民尼歸，鶴步入，解衣卽枕，意若深幸所爲未爲予覺。予回念其啖尸之慘惡饕餮，自顧此身，獨與寢處，無異狐豚近狼虎，方寸惕惕，反側不能成寐。

黎明卽起，詣教堂行禱禮畢，入郭遊覽。默度將以何法警悟婦，使其改行。強制之，恐其暴性激而益險，計惟以婉語啓導之。比余歸，阿民尼卽命設膳，共卓而食。阿民尼仍以金針取食。予不復能耐，卽語之曰：「汝亦知結婚之翌日子所以驚異之故乎？予見汝食僅以針著粒，意若不欲飯者。汝若是減食，安能持久，予實爲汝慮。顧予雅不欲喋喋，惟願汝知予懷抱。予且囑庖人治具必精，冀投汝好，當可



飽飫，孰知汝至今猶狃於故態！然予恐失汝意，故忍而不言。茲不得已，不能安緘默。倘汝仍漠然恣置，則予心鬱結，將終不得釋矣。阿民尼乎，豈汝視席上佳殺，將不若塚中腐肉耶？」語次，余自悔語直，而阿民尼知予已窺其隱，目礫礫然怒視予，面洞赤，若恚不可忍。予懼於兇焰，戰慄不知所措。阿民尼立起取盃水，口喃喃若誦呪，卽以指蘸水灑予面，厲聲曰：「破人祕密，當受懲處，汝其速化爲犬！」予初不知阿民尼有巫術，語甫畢，而予自顧已茸軀而四足，伏身而翹尾。儼然犬矣。驚且忿，欲逸去。阿民尼陡揮杖暴擊，著體痛欲折，自問將無生理，思庭中地稍廣，當可避杖。而婦且逐且扶，遮攔之，不能脫，運杖若風，急如驟雨之下。余負痛狂竄，百方繞避，而所受仍不少。久之杖稍疎，知其力懈，張眸惡覷，若深恨不能殺予，復左右顧，疾趨往，半啓其戶，似欲縱予者。予雖犬心則了了，知其設毒計，欲置予死地，蓋誘予逃竄，俟予經戶之半，急掩門軋予體，則予死必矣。予故作嗒然欲斃狀，坐而潛俟其怠。俄婦他顧，若少懈。予乘間急一躍出，而門砰然闔，尾尖已爲所軋，力掣而逸，痛徹心髓。奔衢路間，且行且號，予意在呼救，奈出口則僅成吠聲。衆犬聞聲羣集，見非素稔者，爭欲噬予。予復奔避。衆犬奮追不釋，予倉皇入一屠羊肆中。主者憐予，爲逐去諸犬。予欲於室中覓一棲止地，殊不可得，且察其人性頗怪僻，謂犬最不潔，人衣一觸犬體，其所染百滌不能淨，故屢欲逐予出。而予終逡巡不去，是晚宿其室。創甚，未能

卽平。翌晨，主人出，須臾以羊之全體歸，首若蹄皆具，置諸砧，刀磔之。忽門外聲狺狺，乃羣犬嗅味至，共嚙舌流涎相向。主人乃以骨分投諸犬。予見之，亦出雜諸犬中求食。主人知予腹餒，卽以肉擲飼，豐於他犬。食畢，予搖尾乞憐，期復入室中。而主人殊不願，持仗當門，力阻予入。予懼再遭創，不得已舍之去。

行數十武，止一餅肆前，覩餅師貌和善，異屠羊者。時方朝食，予未嘗作求食狀，而餅師以一片餅擲飼予。予不卽攫食，向之側首視，以表感情。彼見予馴謹，爲之莞爾。予甫得肉，腹正果，然欲媚之使悅，卽兩足舉餅，徐徐食之。彼注目視予，且任予近其門。予食畢，坐地，與相對，作狀示之，請容予入肆，且求保護。餅師若知予意，導至一處，命予圈伏。予遂逗遛不忍去。餅師待甚優，每食必及予。予感激不知所報，在肆則依依其側，出則追隨左右，無瞬息離。餅師亦若深喜與爲伴侶者，將出，先呼予。予聞，卽跳身至中衢，歡躍奔撲，若游興勃勃。主人出，卽依之行，顧盼至樂，一若人之前後於顯者，意揚揚甚得也。

一日，有婦來肆購餅，出幣償值，中雜一贗者。餅師請易，婦執弗承，爭持不能決。餅師戲曰：「若此偽幣，予所蓄犬尙能識之，而謂欲欺乃公耶！」言已，戲呼予名曰：「來。」予聞呼，一躍登匱。餅師以幣投予前曰：「試檢之，此中有贗鼎否？」予詳察諸幣，中一枚果爲偽質。則舉足挑出，以示主人。主人大驚，蓋初僅以言爲戲，不料予真能選擇也。婦至此，窮於辯，易之而去。餅師具以語隣人，衆欲知虛實，爭投

錢幣，命予辨真僞。予一一別之，無或爽。衆詫爲未有。而前婦故好事，以犬能識幣爲世罕見，乃張大其辭，遞傳布，聞諸通邑。衆紛紛詣餅肆，求觀予所爲，至終日無休息。既而來觀者不憚自遠，趾駢錯，戶限欲穿。羣出幣購餅，使予辨幣之真僞。主人製餅至不給，所獲利較常倍蓰。遂寵余異往日，所以參予者加厚，視若奇珍然，謂予可代之致富，勝人力遠甚。

於是有垂涎而思誘予逃逸者。一老嫗來，出幣六，五真而一贗。予爲分出之，仰視嫗，若詢其是否。嫗曰：「是也。」爲易他幣。臨去，窺餅師他顧，以目招予，欲令從之去。先是嫗數來購餅，數日子，至是予自忖，居此雖適，徒以犬視予，或嫗能知予底蘊，可爲予臂助，亦瞪目視之，以示首肯。嫗行數武，見予不動，復作勢招予。時餅師方滌器，予乘間潛出戶，徑從嫗去。行稍遠，抵一家，嫗啓關，趣予入曰：「若亟來，自有佳境。」既入，嫗扃門，導予達一密室。一女麗色，方刺繡，嫗謂之曰：「兒，汝曾聞餅肆之犬能辨錢幣，今在此矣。予聞此事，疑其中巫術禁呪而成者，予故引之來。兒視之信否？」女曰：「諾，我姑試之。」言已，起持杯水，亦喃喃若誦呪，以指醮水灑予身，謂予曰：「汝犬耶，仍汝形！汝人耶，復汝真！」咒畢，魔術解，予復爲人。予感激涕零，俯伏女足下，以口接其衣曰：「荷垂救，如肉白骨，予身皆出所賜，雖執輿臺役不辭。」遂備述本末，並謝嫗導引盛意。女曰：「雪地諾曼君毋庸言謝，君端士，予當盡義務。今語君

以阿民尼之爲人。彼未嫁時，與予同師某女士，又數遇於浴室，因是相稔習。吾二人雖師事同，性質則大逕庭。予鄙其兇惡無人理，不樂與交往。阿民尼亦畏我能出彼上，避予不欲見。其所爲日險詭。君爲其夫，以一言齟齬，遽受詛，化爲獸類。今雖已復本來，然此惡婦不可無懲。君姑與吾母縱譚，予去卽至。」言竟，入複室。姬曰：「我女諳魔術，技優於阿民尼，第常假以濟人，非若彼之藉行非義者。君倘悉其生平，知予言非謬，使其稍涉奇袤，予非憤憤，早禁絕之矣。」乃述其女種種以術拯人事。須臾女至，持瓶一，謂予曰：「雪地諾曼君，予方檢書，知此時阿民尼外出，然少頃卽歸。且知自君化犬後，家人以不見君，頗疑駭。阿民尼則僞謂常膳時君忽憶一要事出，一犬突入膳室，彼操杖逐去之，不知君何緣未返也。今君持此瓶速返，俟阿民尼歸，則出與相見。彼必驚懼思逸，卽以瓶水灑其身，謂之曰：『受汝惡報！』須臾間，當使君快心。」卽以瓶授予。予如言至家。頃之，阿民尼歸，予持瓶出逆。阿民尼驚呼反走。亟灑以水曰：『受汝惡報！』語甫竟，而阿民尼疾滾地化爲牝馬，卽陛下昨所見者。予牽其鬣入廐，加羈繫，繫諸柱，以鞭痛扶之，力疲乃已。後每日必扑以懲。

雪地諾曼述畢，語加利弗曰：「臣下情已瀆聽聞。彼婦人以尸爲殮，直是怪類，遽敢畜其夫，復欲扶殺之，兇詭無匹。以此爲報，猶從其恕，陛下諒不以所行爲過酷也。」加利弗曰：「汝妻兇怪，罪無可

諉。汝所行，予不之責。特汝日必以鞭撻從事，則過矣。汝既詛之爲馬，使不齒人類，宜任懺悔，不當數恣其捶笞。予聞術者心至險狠，他日汝妻或乘機以報，則汝之所受，必更慘酷。盍往求女解其術，使汝妻復爲人，彼當悔過，汝亦可消釋忿懷矣。」雪地諾曼再拜承旨。

●波斯及阿剌伯人取食並用匙，如吾人之用箸。

## 致富術

古基海森曰：陛下欲知臣所以克臻此境，請先以臣之二友告。臣家世清寒，今日得驟致鉅富，雖造物之賜，亦二友推挽力也。友皆家報達。散達賽第其名。賽第擁厚資，謂人無財不足自立，雖居世終身無愉快日，財愈腆則快意愈多。而散達之持論則與之異，謂人固不可無財供服用，然所謂愉快者，則在德不在財；苟能應所需，宜知足，不作過分想，卽有餘，以資贖恤，不欲厚吾藏，故散達之爲人，優游自得，樂施予；而賽第則孳孳日益富。二人交誼至篤，臭味無差池，惟語及致富一事，則各持已見，爭論不能決。

賽第之言曰：「人所以貧困，厥故有三：或生爲窶人子，既無憑藉，不克自振拔，終老泥塗，以坎壈

死；或席先世業，驕奢淫佚，恣所欲爲，蕩其遺資，卒至窮蹙；或命途偃蹇，遭遇災厄，顛蹶不能起；是皆人貧困之原因。夫致富有術，能善用其術者立贏，不善用者終身匱乏。然術不可以徒手運也，故貿利者每苦資本之絀，本不絀，則長袖善舞，趨時赴利，可坐致富饒。」散達曰：「君謂貧者之謀利，必得資本，乃可致富。予意殊不爲然，富固有莫之致而致者。人往往有不待營求，得意外巨資，立躋陶朱之列，奚必逐什一競鎔銖哉？」賽第曰：「口舌不足服君，予必擇一窻人子實驗之，然後知予言之不謬。」越日，二人出道經予肆。予業製絙索，治此者且數世，規模隘，所入至薄，肆宇卑陋，日作苦，衣敝而履穿，予之貧困，蓋一望而知也。

散達一見予，卽指謂賽第曰：「君如欲踐前言，其在斯人乎？予見其業此久，而貧困常不給。」曰：「諾，所以遲遲未證予言者，俟機緣之至耳。茲當詢其待飲也未。」遂入予肆，予已微聞其言，卽起逆之。叩予姓氏，以海森阿爾黑勃爾對。賽第曰：「業無論鉅細，治之善，未有不可獲利者。汝業此有年，必有所蓄，顧何以不廣貯麻桌，繁其手指，以擴充汝業，庶可蒸蒸日上也？」予曰：「僕自媿執業狹陋，自朝至夕，操作雖勤，不足給衣食；一妻五子，旣重其累，而幼穉又未能分子勞；麻值雖不昂，資匱不能多得。竭蹶若此，君試思尙能有蓄積否？然予境蹙，予心則安，得以力作藉免凍餒，又曷敢萌他想哉？」賽



第曰：「海森子今始知汝處茲窘地，誠有不得已之苦衷。倘畀汝以二百金，汝自信能以之貿利致富，而爲汝同業中之巨擘乎？」予曰：「君果能以金飲予，自信不久當以財雄，令報達諸治子業者，恐尙不足與我競富也。」

於是賽第卽自膺問出皮鞞一，納予手曰：「此中適有金錢二百枚，聊以爲贈，汝其好爲之。願上帝福汝，俾汝擴所業，日益闔大，不負吾二人期。」予受而藏之，喜心翻倒，身若坐雲霧中。哇其口欲聲謝，竟不能道隻字，良久，吻接其衣之緣。須臾，二人別去，予復治業。躊躇當於何所置此金，旣無匱篋可扃，鑄者懼有失，不得已，藏冠巾中，匆匆歸家。卽作爲整冠，出金錢十餘，仍藏巾內，先往多購麻桌。又以久食淡，未嘗得肉，買少許，手持之。途次，突一餓鷹側翅疾下，欲攫予所持肉。予駭甚，持益堅。鷹苦不得攫，卽騰集予臂，以喙啄肉，揮之弗釋。爪鉤臂，大痛，予力堅臂，鷹翅觸予巾墜地。鷹以爲肉墜也，卽撲地，以兩爪挾巾翔去。予亡魂失措，躑足狂呼。路人聞而驚集，助予號逐。鷹以羣噪，飛愈疾，瞥然已杳。予冰汗霑衣，體肉盡顫，木立良久，掩涕而歸。亡金之悲不能去抱，而所取十金，購麻及他物件，餘無幾何。思賽第杖俠，以重金相畀，欲之大予業，不意瞬息間盡亡所有，何面目復與相見！且金之失事尤奇詭，彼將疑予爲詐言，縱彼諒而憐之，予獨無歉於心乎？未幾金盡，拮据如故。予自維冥冥中豈有使之者，或

予固不當得此金，故失之也驟，又何足芥蒂。用是心盍然與未得時同。嘗舉以告妻及鄰人，謂失巾時并失金幣百有九十。然隣知予赤貧，聞言皆吃吃然睨予而笑，若以予爲嚙語者。

逾六月，散達賽第出遊，行次散達曰：「距海森居不遠，曾飲以二百金，擴生業，盍往覘其效。」賽第曰：「諾，微君言，予亦念及之，願偕往。想彼規模當頓改，予等且不復識之矣。」遂詣予肆。散達先自遠望予狀態，謂賽第曰：「噫，君不見海森猶是衣懸鶉而面蒙墨乎？恐所謂效果者成虛語矣。」漸近，賽第見予狀，果如散達言，大詫。既入，散達先謂予曰：「別來近狀何若？想得金後生計必大裕矣。」予怔忡而應曰：「二君高誼，所以屬望予者至厚。予未嘗不思勉副雅意，詎所遭舛午，厄有出意料外者。事頗涉荒怪，辱下問，不敢不以實聞。」卽具言失金事。

賽第局局然笑曰：「汝語何不經？殆欲聾盲予耶？鷹之攫物，欲果枵腹耳，巾非可食者，鷹卽飢，必不至誤攫。海森乎，吾聞人貧則志淺，貧者偶得巨金，喜極而狂，不惜恣意揮霍，欲酬其困苦，迨金盡業墜，雖悔何追，或者汝亦如之。乃知汝窮由自取，固不足惜。」予曰：「君疑而見責，僕捫心不愧，實無動於中。予所遭雖不可以情理律，要之衆共屬目，可以相質，何敢以誑語欺君？卽君亦非妄爲疑測者。設有以鷹攫巾語予，予固不之信。今不幸身受之，知古未有事或一朝遇，不足怪也。」散達亦爲予緩頰，

備述鷹之攫物，其奇特有過予事。賽第始微頷其首，復出二百金授予曰：「今復畀汝金，如前數。幸念此金所以爲汝致富，慎藏，勿再失。」予感入心膈，墮涕若綆，慙慙而謝曰：「予前呼負負，不宜再辱盛德。孰意君等垂憫，復生死而肉骨之，自非有胸無心，敢不益自奮勉，以副厚望。」予欲鳴感悃，不自知語之喋喋，尙欲有言，而二人已不顧去。

予是日懷金歸，適妻子他出，乃仍取其十，而以布裹餘金，思棄之幽奧所未得。久之，見屋隅泥甕一，貯麩殆滿，擬貯金其中，或可免妻孥見。卽覆甕入金，仍以麩覆。須臾，予妻歸，予祕不以告。繼以肆中之麻，出赴市。當予出時，適有售漂白粉者過門。予妻欲購，苦無錢，乃以一甕麩易粉相當，售粉者乃攜甕去。

時予履五人負麻至家，給資遣之去。稍坐休息，偶舉目，不見藏甕，駭極，面若被冰雪，急詰甕所在。妻以易粉對，且謂得粉多，有喜色。予聞言，心碎然如墜地，手若足皆岌岌而戰，憤塞欲絕，跳身起，戟指而斥之曰：「唉！汝不知所失已不資矣。予友賽第重贈二百金，予藏此甕，汝乃貿然舉以易粉，是奪吾衣食之源，且使吾何以對吾友！」予妻斯時大悔恨，陡若發狂疾然，自裂服披髮，兩手自搏頭無算，踊身於地者數四，搥胸大痛曰：「剗却予心頭肉矣！予失此巨金，予不欲生人世，予死矣！售粉者不知誰

何，無從蹤跡，金斷不能返。金耶，予竟不得一見汝！命蹇至此，予胡生爲！」號咷跳躑不已，旣銜涕謂予曰：「君得多金，何祕不以告，告卽無此矣，君其能辭咎耶？」口呶呶且泣且怨，凡婦人當失意悲恨時，語恆刺刺牽綴，窮日夜不能休，令人入耳楚毒。予不得已慰之曰：「悲泣何益，徒擾人耳。况此事一播揚，旣不足得他人之憫念賙恤，而擲揄者且競集，不如忍祕之。且屢得屢失，不無天意，吾儕惟有安之而已。幸存十金，稍足支旦夕。且人汲汲欲致富者，圖快意耳。富人所得天然之樂趣，和風麗日，名山大川，皆與貧者等。其御鮮衣，躍怒馬，持梁齒肥，固非貧者所能望及。一旦奄忽，生存華屋，零落山邱，則暫日之奢豪，又何足動人豔羨哉？」予妻初至不懌，日久事漸忘。予則復理舊業如初，惟慮賽第來詰耳。雖此次之失非予咎，第屢負盛意，實愧與相見。要之，勢至此，亦無如何也。

散達以久不見海森，常愆賽第往，而賽第殊不欲，以爲睽愈久則所見成效當愈大。散達戰然曰：「君謂海森必以得金振其業，予獨爲之惴惴。」賽第曰：「鷹攫金，偶然耳，寧至於再？」散達曰：「雖然，无妄之禍，其來無常，願君勿作過量望，予逆料海森未必能如君願也。且致富亦多術耳，正不必沾沾於得金。君策倘不行，僕不敏，請繼爲之謀。」二人恆舉此事辨不決。賽第曰：「空言不可憑，姑親覘之。」散達乃與之偕來予肆。予遙見色變，心馮馮若春杵，念避匿旣不及，則頰首操作，目不旁瞬，佯若不見。

者。俄聞人呼曰：「海森無恙。」比舉視，則散達賽第已面余而立。予不得已與酬對，旋囑囑及失金事。語次，頰赤若火，且強自爲解曰：「金藏甕，非予之疎，家貧無篋籠，念此甕歷年久，不移置他所，夙貯麩，易掩耳目。又安知卽有售粉者來，而予妻遽與之交易哉？若謂不以藏金事告予妻，故至此，則君等達人，諒不以此見責。」言已，謂賽第曰：「僕屢遭變故，致負玉成，然感不去心，無殊金在。」賽第曰：「聆汝所述，予雖不能無疑，然不得不姑且從信。此四百金本以飲汝權子母，獲贏利。汝亡之，汝自厄之，予不冀汝報，予無悔焉。然予實自鑄錯，脫以畀他人，或當收效，不致如汝之乖舛若是也。」言已，復謂散達曰：「君聆予言，知予尙未自承失敗，予策之蹶由施之非其人耳。君常拗予意，謂致富不必權子母，君盍驗之，恐觀效終無期也。卽偶有奇獲，亦僥倖不可常，終不若操計者之可以券契致。」散達卽出鉛一片，謂賽第曰：「此鉛予拾得者，今以貽海森，行有奇驗，可拭目觀之。」賽第大笑曰：「鉛值一二錢耳，海森得將焉用？」散達不答，以鉛授予曰：「君亟取之，他日常以奇驗諄予。」予意散達特以此相戲，姑受而懷之。比二人去，予仍操作。晚就寢，解帶鉛墜。予檢置坐隅，初不知珍重。

隣有業漁者，是夕補綴魚網，需鉛片繫諸網，搜索不得。又夜分，不及他購，而黎旦必往漁，躊躇久之，乃命其婦假諸隣。婦歷詢未得，徒手歸。漁曰：「至海森所否？」曰：「未也，以相距遠，且其家貧無長

物，恐徒跋跖耳。」漁曰：「噫，汝何慵懶！不得於他人者，焉知不得於海森？」於是婦來叩扁。時予已酣寢，聞剝啄聲，寤而起詰。婦具道所以。予念及散達所贈者，即囑少俟，當舉以相賂。時予妻亦覺，乃告以鉛所在。妻暗中摸索得之，啓戶授婦。婦大喜曰：「辱厚惠，予夫感不盡，詰朝當以首次所得魚爲報。」歸卽以所許告漁。漁見鉛，悅甚曰：「汝實先得予意，當踐汝言。」治網畢，於辨色時出。網下得魚一，長近二尺許。後所得無算，皆細小。歸，攜魚過予肆曰：「昨擬以首次所得魚舉以相贈，不圖祇得其一，用佐庖廚。」予曰：「鉛微賤物耳，不當受盛贖，况旣同里閭，有無相假，亦理之常，焉敢望報？第固辭，又恐失君意，敢不拜嘉。」漁去，予歸，以魚授予妻曰：「此魚隣人所以報贈鉛者。予友散達謂是鉛可致富，今得魚亦差強人意。」遂并以與二友晤語，事告之。予家貧，食無魚，卽得魚，亦纖小者，自予妻口中視此魚，覺大莫與比，狂喜曰：「君將何以處此魚？予家釜小，不能容，當假諸鄰。」嘗予妻治魚時，於魚腹中得巨金剛石一；妻謂是玻璃顆也，蓋予妻故小家婦，生平於鑽石未寓目，故不能辨，乃昇諸兒戲。晚燃燈，諸兒復弄鑽石，瑩耀奪目，不可逼視。須臾，予妻攜燈治膳，室漆黑，而鑽石芒四射，羣兒大譁。予以囂叫爲小兒常態，不爲意。飯畢，復弄鑽石，擾如前。予不耐，呼詰之。長兒曰：「有小玻璃顆，光燭闇室，以爭弄喧鬧。」予命取觀，大驚異，詰所自來。予妻曰：「頃得諸魚腹。」予雖髣髴知爲鑽石，特未知價值。



藏燈試之，果煜煜有光。予謂妻曰：「微片鉛不能得此，可以此代鎗節費。」諸兒見之，爭欲摩弄，諱益甚。予厲聲斥之，始歸寢。翌晨，予赴肆操作，亦不復以此鑽石置念。

有猶太富商者，業珠寶，其寢傍予室。昔夕商寐，適予兒輩弄石喧呼，驚而覺，良久不能安枕。翌日，猶太婦來予家，詰夜來驚攘事，且謂緣是輾轉。予妻卽道歉，謂「兒輩譁競，擾清夢。夫人試入，觀其譁競之因。」猶太婦入，予妻出鑽石以示，謂夜來喧聒，以爭弄此玻璃顆故，并述所得。猶太婦能識珍異，見之，默讚歎，絕不露聲色，陽應之曰：「然，此真玻璃質，惟製式略異耳。予嘗以飾佩，得此可爲儷，能售我乎？」予妻尙未及言，衆兒聞欲奪其玩好，爭攘臂欲藏匿勿與，並喧呼阿母慎勿諾。予妻最愛憐諸兒，卽辭拒猶太婦。婦臨去，猶戀戀，諄囑予妻苟欲售，必先相告，勿入他人手。歸卽具以告商，且狀鑽石之大小輕重，并繩其美。商卽囑其婦先以低值嘗，不鑿，則益；倘執之堅，則不論值，以必得爲主。婦乃先詣予妻，語及鑽石事，則不問願售與否，卽許以二十金。予妻私度此玻璃顆得易二十金，已意滿，慮予未允，不敢諾，曰：「必俟海森命。」時予適歸，午食，覩予妻與猶太婦方闔門而語，見予卽趨詰，「願以二十金售此玻璃顆乎？」予忽念及散達言，鉛可致富，方沈思未卽答。猶太婦疑予不足，遽益以五十金。予見其益之速，度志在必得，乃仰首不爲動，漫應曰：「去售值尙遠。」婦曰：「然則百金何如此特

出予願耳，尙不敢必予夫亦同予意也。」婦雖故游移其詞，然欲得之色愈顯諸面。予徐謂之曰：「至減非十萬金不可。予以里隣誼，故貶值相讓，他人則否。蓋此鑽爲希世寶，價故不賈，夫人倘以爲昂，予可他售，必有豐無緇也。」婦曰：「無已，請以五萬金相易。君必不許，則必待予夫歸，薄暮當謁君定議。」乃別去，以始末告商。商守諸里，伺予入室，卽踵門呼曰：「海森君，能以鑽石見示否？」予延之入，出示之。時黑室中，覺有爍爍然，如電如月，光瑩激四壁。商摩挲良久曰：「荆人已許以五萬金易此，請更益以二。」予曰：「否，必十萬始沽，予已明語夫人矣。君斬之，鄙人非無從覓得當者。他日再議何如？」商復磋磨良久，予漠然若不顧。商技索，始允如數。惟款巨，咄嗟莫能集，先以二千金爲息壤，餘期以翌日。屆時，商果以十萬金交予。予卽以鑽石與之。時予一旦成巨富，信出意表，固由造物者之默相予，要皆散達之賜，擬往謝，而不得其居處。饗第兩贈予金，雖於予失金疑余爲僞，而所以期望予者良厚，皆永矢弗諼者。夫財非得之難，實用之難，予必好爲之，庶無負造物玉成意。而予妻見予驟獲多金，卽以置衣飾購器具喋喋聒予耳。予曰：「此非所急，當俟諸他日。今必先擴張生業，謀所以持久者。是日遍歷城中，與諸製索者約，使皆代予操作。予辨其巧拙，而等差其所酬。未幾，報達之製索者皆受役於予，工既衆，成貨日夥，徧僦屋以爲儲，并以一人綜司其事。既爲索業總匯，交通便，行銷廣，所獲益不貲。建築

一巨宅，壯麗舉無其匹，爲縮轂出入所，而予卽家其中，陛下昨所見巨廈是也。自予徙新居，久不見散達賽第至。而此二人者，故不知予得金移家事，復訪余於舊肆，不見，異而詢諸隣，則答以已成富商，卜居某路，易名爲古基海森阿爾黑勃爾矣。賽第至是則疑予陽爲失金，實陰自營運，用是致富，乃謂散達曰：「予深喜能富海森。第彼數以失金欺我，終不能無介介。」散達曰：「否否，予能必海森實未嘗欺君，失金事固章章者。其獲有今日，微予贈鉛不及此。少頃詰海森，知予言不誣也。」

方縱談時，已行近予所居。見道周有大廈，巖嵒而博敞，詢爲海森居，甫欲入，而門者起逆客。賽第則尙疑非是，謂之曰：「人謂此爲古基海森家，信否？」曰：「然，君等欲謁主人，幸稍俟，當進達來意。」比二人入，予降階以迎，欲牽衣接吻，示恭敬，皆謙辭。乃相持爲禮，延上坐，復辭。予曰：「海森一賤工耳，幸辱枉臨，願承教益。况二君厚施惠於予，是尙不鄙棄予也，何可以過謙見外？」及就坐，賽第曰：「君高大其閨閤，極履豐之樂，實爲忻怵。以四百金恢張舊業，規模闊大，實商界中之偉人。不解前此君曷爲僞稱失金，給予至再？當時予固未之敢信，今覩君業勃興，益覺前疑非妄。君至是可罄吐始末，無庸隱闕矣。」散達聞賽第語咄咄逼人，心頗不耐，俟言畢，乃答之曰：「賽第君，幸諒予言直！君一覲面，輒責海森誑，頗足詫異。海森實誠慤長者，君卽不能爲地，予則信其無妄言。孰是孰非，海森一語可決。」

海森曰：「致富之自，予本有不必告人之權。乃君等以予故斷斷不休，恐因予失交誼，故詳舉之。」乃備述所遭。賽第微哂曰：「魚腹得石，與與飢鷹攫帽售粉亡金同一荒誕。雖然，既往事姑置勿論可也。予初意期君致富，既富矣，予之願已達，雖不得原因，予已無憾。」時薄暮，散達賽第起欲別。予止之曰：「別久當暢語，胡亟亟。倘不斥輶褻，不腆之酌，願稍盡懽。不然，即剪燭槃譚，亦足遣長夜。予有別墅，面郊而築，小有水竹，頗幽逸，可相羊。明日，擬與君泛舟游賞，再飭騎送君歸。幸荷垂許。」賽第曰：「諾，散達能偕，當如命。」散達曰：「甚暇，可同遊。惟予曹憇此，請走一使語予家，免徹宵守伺。」予即命僕分赴，並令庖人治具，且導遊宅內外。予之視二友，初不設軒輊心。蓋無散達，則賽第何能以四百金脫手贈；無贈，即無失，安能起賽第疑而激散達以鉛昇我，因而獲鑽石以獲多金，則予將終以窮困死，事相因而至，予甯能存厚薄於其間哉？相與縱談商業，予故究心於懋遷之術，有問皆答如響。須臾，食設室修廣，榻毳藉地，文采爛如。陳列皆精麗，殺核紛羅，珍錯維備。樂工於階下奏侑賓之曲，颯颯可聽。罷酒，復集男女作跳舞之戲，盡歡而散。翌晨，如約作郊外遊。水濱已檣艇待。艇輕而潔，布以錦氈。既登，鼓六棹沿流下。逾一旬半鐘，已抵別墅。墅室繚曲往復，靡不通貫，入者幾迷門戶。迤室外爲園圃，林木蔥鬱，名葩照燁，佳實纍纍，芬馥之氣發越於怡風淺日間。清泉若縈帶，曲穿林徑，激細石，聲錚然，如夏

佩環，與鳥禽相應和。散達等負手屬耳，留連欣悅，謂點綴天然，極園林之勝。未幾至林盡處，一亭穹然，時，周以椶櫚雜卉，中設几榻，清疎有致，資遊人憩息。予延散達，賽第入甫就坐，而予二子奔躍前來。先是予欲使二子呼吸清氣，命僕攜與偕。迨入林，二子欲覓雀卵，乃後予行。旋見一鳥巢在高樹杪，思獐升取之，力弱不果，遂命僕。僕既升，見支巢於枝叉中，以冠巾承其底。大異之，取以示二子。二子卽攜示予，且奔呼曰：「冠巾耶！鳥且巢之矣。」予及二友取視，則此巾固前爲飢鷹攫去者，乃大驚。復詳察一匣，詢散達曰：「猶憶初晤時予所冠之巾乎？」曰：「予與賽第皆不復能記憶，豈所失之百九十金仍在巾中乎？」予曰：「巾爲予物，無疑義。且入手沈然重，或金尙在中，未可知也。」乃出巢中，雖與二子，而以巢交散達，散達交賽第。賽第承諾掌，亦覺重異常，巢曰：「此旣無疑爲君冠，然金在否，必目擊始徵實。」予曰：「然則當剖巢驗之。君等試於予未剖前諦視加密，知此巾與巢久在樹杪，非倉卒置彼所者。且巢結構自然，人工所不能辦。」散達曰：「賽第，海森之言以君多疑而發。予向以海森爲長者，則所說自無涉於予。」時予已剖巢解巾，則燦然纍纍者仍貯其內。卽傾錢於地曰：「君等試計之。」散達取金錢列行十有九，行十枚，則炳然百九十金也。賽第詞窮，不得已強辯曰：「此百九十金雖不能爲君致富，安知君所謂於甕中失去者，未嘗不爲君力耶？」予曰：「味君言，疑尙未釋。」散達曰：「賽

第堅持己見，謂君之財皆其後贈之百九十金所致，不知皆予鉛片之功也。因鉛而獲魚，因魚而得鑽石，因鑽石而致富，原因固較然耳。」賽第曰：「散達，任君濶翻口頰，而予則終謂以金求金，此外無他術。」散達曰：「否，設有人偶得一鑽石，值五萬餘金，君將謂此五萬餘金亦必以金致之乎？」賽第無詞，予等乃出亭，返別墅。午食畢，予別二友往視園丁。返，縱談甚樂。午後酷熱，薄暮始復入園遊。旋乘馬歸，報達負月行。途次乏秣馬料，夜半無從購。市盡有小肆，戶未闔，僕買麩一甕。比歸，已兩句鐘矣。傾麩於槽，有物觸手，取視，一布裹甚重。此僕嘗聞予向友人述失甕金事，意此裹卽是，趨以告。予一見布裹，卽拊髀雀躍曰：「上帝，殆欲乘吾曹未別時釋賽第君之疑念也！」言已，予顧賽第曰：「此卽君二次所贈金也。」解裹計之，得百有九十金。予復送甕予妻所，使辨之。頃之，僕返報，謂卽前貯麩與售粉者交易之甕。賽第至是，始自承其誤曰：「吾過矣！今而後予始知獲財致富之不必事母金矣。」賽第言竟，予曰：「上帝使失金皆重返，所以使君等知僕實未有誑言。賽第君，旣以金辱使，想不欲收回。惟僕幸不至填溝壑，亦不願再得此金。明日常分贖貧乏，以體上帝仁愛意。」是日，二友仍宿予家。詰朝始別去，喜予致富之驟，且以予能善用所有，益重予。自是吾曹數數相過從，交誼若沆瀣云。

當古基海森述事時，加利弗揆力斯怯得傾聽忘倦。述竟，加利弗曰：「海森，朕久不耳新奇語，得



聞爾生平，快甚。上帝鑒汝誠，使汝致富，汝善用所有，尤足嘉尚。汝之鑽石今已儲庫中，朕深喜能知其來歷，第恐汝友賽第未盡釋疑，他日當借之來，將命庫吏舉鑽石以示，俾知致富非必需金，意外之遭有朝泥塗而慕華屋者。汝可備述其事於史官，俾筆之於冊，與鑽石同垂不朽也。」海森乃借雪地諾曼及巴勒再拜而退。

史希罕拉才得既述如右，欲再叙瑪奇亞那殺盜事。蘇丹見時已昧爽，不及細聆其說，至詰朝，后復續譚：

### 記瑪奇亞那殺盜事

波斯有昆弟二人，皆貧家子。長曰克雪，娶婦爲富家女，得其資助，權子母，設巨肆，以其贏，廣置田，漸富甲一鄉矣；侈然自奉，凡人世間適己之樂，罔不具。仲曰愛里巴柏，貧乏無以治生，妻亦出小戶，困至衣履不能完，見者多賤之。夫若婦居郭外，結小茆舍，伐木爲活，常以三驢運薪入市求售。一日樵於深林，方集薪置驢背待運，忽塵沙自遠滾滾起，若煙霧迷漫，至奔而至。據阜望之，見飛騎一羣，蹄聲雜沓。素聞林中多盜，恐掠貨回藪也，乃急舍所伐薪，就石升木，猱而上，隱密葉中，以觀其變。騎者相率來，

卽下馬憩石旁。潛數之，得四十人，身彪偉，狀貌兇悍，各佩刀劍，其爲盜炳然。俄皆自馬上取一革囊，下若甚重，度中必黃白物。一人若盜酋，撥草至石壁下，手指石曰：「茜莎米速啓！」石轟然開，若門戶然。衆魚貫入，石隨闔。久之，門復張，衆出，酋復曰：「茜莎米速閉！」石戶卽渾然無迹。衆紛紛策騎去。行漸遠，黃塵匝合，杳不可見。

愛里巴柏見盜去遠，乃下樹，行近石，效而呼曰：「茜莎米速啓！」門闢如前。踞矚之，門以內一穴頗敞，高逾於人，穴顛有微隙，光綫射入，得歷歷見其中物，糧帛金幣之屬，纍纍若邱山。蓋盜之外府，積且數百年。愛里巴柏喜躍入穴，石卽自閉。旣知啓戶術，卽亦不驚。取金錢貯囊，量三驢力所能負者，荷而置諸穴外。復呼：「茜莎米速閉！」門如其言，蓋人入，石卽闔，必呼始開，旣出，石乃洞開，欲其閉，必如法呼之。愛里巴柏乃覓驢，驅至石壁，舉囊使驢分負，蒙束薪，以掩其跡，驅之歸，以囊置婦前。婦持之，幾不能勝。異而啓視，則金幣燦然盈其中，大驚曰：「子盜乎？不然，胡致此？」曰：「否，子非盜，子蓋取諸盜者。」具以顛末告，囑祕勿言。

婦忽覩多金，喜極欲狂，欲手計其數。愛里巴柏曰：「室促，手計頗需時，慮動人耳目，不如速藏。」曰：「然則盍以斗量之。」乃假斗於克雪所。克雪妻妬而黠，度彼貧乏，何由得多粟而有事於斗，必察

之。因潛塗脂斗底，以觀所著之跡。愛里之婦持斗歸，取金錢量畢，與其夫埋金於庭，卽歸其斗。倉猝間，有金錢一，黏著斗底，未之覺。克雪之妻察得金，心大嫉曰：「予以爲彼行填溝壑耳，乃驟得多金，其何自來耶？」薄暮，克雪自肆歸，謂之曰：「汝尙以汝弟爲貧乏，試思若輩金錢，不以手計而以器量，我家恐不能及其萬一。」克雪固詰，具白所以，并以斗底之金錢示之。

克雪聞言，並見金錢非近今物，異且忌。翌晨，至弟所，恫喝之曰：「汝金何來？亟以實告。稍隱，當鳴之有司。」愛里巴柏懼，具言取自盜穴，且願以半畀兄。克雪意不足，將自往取，期必五十倍於弟數。次日，驅十驢往，各負大篋，從弟言，覓徑至穴。呼曰：「茜莎米速啓！」啓，卽入穴。見中所儲者不特數逾五十倍，且貨財累積，愛里巴柏所述尙未盡耳。

克雪心貪甚，舉金幣繡帛及珍異物悉力運諸穴口，搜羅奔走，憊甚，心注重利，并啓門之祕語忘之。繼思髮鬚爲五穀名，試呼「大麥開！小麥開！」無效，歷試諸名，門堅閉如故。克雪焦灼，乃奮力抉撼，不稍動。疲喘無措，心益張皇。忽門外馬蹄聲漸逼，度必盜來，命將不保，擬乘啓戶時潛脫。俄門闢，卽躍出。適撞盜酋，酋仆，衆盜操戈前，擊殺之。

先是羣盜見克雪之驢，負篋遊荒野，心竊異，驅之遠去。及入穴，見諸革囊貯金殆滿，乃集議，以蹤

跡已爲人覺，且金幣去其半，不知人何緣得入，當嚴防之。卽裂克雪屍爲四，懸穴口，以儆來者。又以屍臭，議暫不來穴。部署定，始散。

時已薄暮，克雪之妻見夫不返，疑有故，甚懼，走詰愛里巴柏。愛里慰之曰：「度兄當以子夜歸，早則輦貨恐爲人覺耳，嫂幸耐之。」克雪妻聞之稍慰。歸待至旦，仍杳然，益惶急，復往告愛里巴柏，淚潛潛下，哽咽不能聲。愛里巴柏卽驅驢詣穴，見血模糊，凝山石穢氣逆鼻，則兄體已磔裂高懸矣。大慟，布裹其尸，置驢上，覆以薪，更以二驢載金，怱怱出穴閉門去。日曛始歸，以兄事告婦，令窖藏其金。乃驅負尸之驢抵克雪所。女婢瑪奇亞那已啓戶待，愛里巴柏知其狡黠有才，具告所遇，付以尸，命設法掩飾，使人不知爲磔死也者。不然，爲盜跡得，禍且立至。言畢，入見克雪妻。嫂逆謂之曰：「噫，君狀慘，吾夫休矣！」涕隨聲墜。愛里曰：「嫂必從我言，強節悲苦，秘密不洩，始敢以實告。」諾之，乃縷述始末。且謂事已至此，嫂嫗孀無所依，計不如嫁我，得保其貲。予妻不妬，必能沆瀣。兄尸已交瑪奇亞那設法掩飾，想不致辱命，予亦當臂助之。」克雪妻躊躇至再，計叔驟得大富，福澤必厚，逝者已矣，予復奚恃而違其言。於是輟涕節悲，隱示允意。愛里歸，瑪奇亞那於密室以水浴尸體，卽詣藥肆，詐言主人病甚，亟欲得某藥。予之，始去。明日復往，言病增劇，恐已不救。言次，掩面啜泣，悲戚不自勝。見比鄰，輒蹙額道主人病

狀。隣以愛里巴柏夫婦日揭來克雪家，色甚憂戚，知必因其兄疾革。未幾，傳克雪卒，人無有疑之者。

然尸體四解，殮必爲人所覺。瑪奇亞那乃思得一策，晨，幃面出行，至最遠一補鞋肆，主者默世德法甫啓門。卽納一金幣於其手曰：「若能蔽目從予行，當更以一金給汝。」默初甚惶惑，繼思得金錢二，利頗厚，允其請。瑪奇亞那以物蔽其目，導至克雪家，入密室，去所蔽曰：「此四裂之尸體，亟爲我縫綴之。」默如言。事竣，昇金錢一，仍蔽其目，導之歸。

瑪奇亞那既歸，復潔尸以溫水，敷香膏，纏素布。適愛里巴柏以柩至，乃納尸於柩，密封之。延回教師來，行殯禮。四人昇槨前，師行且誦。瑪奇亞那被髮指膺，號而踊。克雪妻循故事，哭於家。愛里巴柏徒步以送，親故亦多有來執紼者。至墓，窆如法，人不疑其有他。逾數日，愛里巴柏潛以家具夜運嫂家，還回教，例得妻嫂。愛里巴柏有子，習賈，能持其志，乃以克雪所設肆委之，命悉意經營，勿墮伯父業。

數月後，羣盜歸穴，見尸失財滅，大駭。盜會曰：「我曹之隱已爲人所窺，不早從事，勢不至盡失所藏不止。今詳加審察，必有人復來穴中，盜尸挾費而去。與其事者當有二人，雖磔其一，患猶未已，必跡得嚴懲之。不然，予輩所得財不啻爲若人積矣。」衆皆切齒。盜會曰：「予固知君等皆壯士，必能保公財，杜隱患。今當以一人僞爲賈客，入城刺探，近有遭支解慘死者否。有則當訪其里居，相機爲之。惟茲

事重大，一或失實，將禍及同黨。今與公等約，訪實得成事，將重賞。反是則戮無赦。」言畢，即詢衆孰願此行。一盜應聲出，且言倘不能得實，願犧牲此身不悔。會復諄屬之。盜乃別衆，易賣服去。

時甫黎明，肆門均尙闔，盜適過默世德法肆，值其啓關。盜即揖之曰：「老人何早晨光熹微，恐汝老眼模糊，尙未能工作。」默世德法曰：「予雖老，目力尙佳。前數日曾在一暗室聯綴尸體，光尙不及此時明顯也。」盜聞竊喜，誘之曰：「汝言欺人耳，安有人尸需縫紉者？其殆尸身衣耳。」曰：「非衣也，予非欺人者。」盜即出金賄之曰：「予無他求，惟乞告彼家所在，幸一導予。」默世德法有難色，且謂

「其人以物蔽予目，引往，既畢事，復蔽目引予歸，故至今不辨爲何所。」盜復畀以金。默世德法利其賄，曰：「姑仍蔽予目，汝從余行，予以步隱度，尙能記憶，或可得其家。」從之，至愛里巴柏門，曰：「此間殆是。」盜以白粉識於門，然後去其蔽，且詢此爲誰氏。答以不知。盜即謝默世德法去。頃之，瑪奇亞那出，瞥視盜所識，異之，度此粉何爲者，必有故。乃潛取白粉，徧畫隣人門，與己家無別，亦不以所見告主人。盜歸，見其會，以所得告。衆服其能，稱道不置。會命諸盜易服，藏短兵，分途入郭，約以夜分集通衢，會及前盜先至愛里巴柏所居之里，辨其屋。既見第一家門有白粉，盜指以爲是。更到數武，門居次者，粉亦如之。會詰盜二者孰是。盜囁囁不能對。再進，見左右十餘戶皆有粉識，盜大惑，謂誰惡作劇效予



所爲。會不得已至衢，戒衆潛散。既歸，告衆所遇，以前盜訪不實，斷其首。

會亟圖報復，命衆盜自推偵事者。俄一盜奮曰：「必得當以報。」會允之。盜亦由默世德法因緣至愛里巴柏門，一一如前盜，惟易以紅粉，畫門之暗陬。謂事至祕密矣，而瑪奇亞那以白粉識門事，疑終不釋，每出必潛察，今忽見門之暗陬有紅圈一，大驚異，亦如式於隣扉，徧畫之。盜歸報其會。會復部署衆盜，自偕往。探者至其所，則紅圈歷歷，比戶皆是，均在暗陬，粉之色，圈之狀，無少異，不能辨真偽。會大怒，麾衆歸，立置此盜於法。

盜黨戮死者二，仇卒未得，會一痛恨，度諸盜卽勇，而往往駭不知應變，數使之往，恐終無濟，決意必躬其事。乃如前所爲，比達愛里巴柏之門，則不復留記，惟諦觀其門垣之結構，窗戶之多寡，熟識於胸，返告衆盜，謂此次必得仇而甘心焉。然必設策密圖之，毋稍鹵莽。乃命衆盜往購驢十九頭，貯油革箕三十有八，以其一實油，餘皆空之。衆銜命往，越三日，皆備。會令三十七盜各挾刃匿空箕中，竊其口，隱處留微隙，通空氣，以油敷箕之表，作滿貯狀。會易服爲販油者，以十九驢分載之。薄暮，逕抵愛里巴柏居。適愛里巴柏出，會逆與語，謂販油自遠方，至逆旅，客皆滿，乞暫假一宿。愛里巴柏曩於林中雖覩此會，倉猝忘其貌，矧會易服，益不能辨，許之，命僕將驢入櫪，卸箕置庭，使瑪奇亞那治具。會固辭。愛里

巴柏同請食時，談笑盡歡。夜闌，愛里巴柏入就寢。曾僞巡視諸驢，近簾密與諸盜約，聞投石，各以刃破簾出，乃佯臥以待舉事。

愛里巴柏既入，至庖所，囑瑪奇亞那以巾付僕，備浴，并命預治具，爲朝食。如其言，方從事鼎鑪間，而燈焰欲熄。察之油盡，適儲油告罄，瑪奇亞那商之僕。僕謂不若就簾潛取。從之，以器至庭，見諸簾排比，最前簾內，似隱約有人聲曰：「時至未？」語細，幾不辨。瑪奇亞那大驚，幸能自持，不重聲色，但微應曰：「未也。」以次均作此問，一一答之。至末簾，寂無聞，啓之，真油也，卽取注燈內燃之。

瑪奇亞那思此事必盜，以詭計謀殺主人者，幸爲予覺，當悉殲之，以除民害。乃支巨鑊一，傾油滿之，爇以薪。油沸，卽持沸油，注簾中，卽滅火，守視動靜。盜首見人聲寂，周囑昏黑，卽自窗投石，如前約，而闐然無應者。曾疑衆竊，再投石，藉礮觸簾，而中無聲息。異之，趨視，但油腥觸鼻，簾已穿，簾中人僞矣。檢諸簾，無一活者。知計爲人破，倘予身留此，必受擒，遂潛出後園，踰垣而遁。瑪奇亞那見盜曾已逸，始歸寢。翌晨，愛里巴柏畢浴，日已高，視簾纍纍尙在庭，曰：「客猶未發耶？」瑪奇亞那具言夜來殺盜事。愛里巴柏初未信，及啓簾見盜尸，始歎瑪奇亞那出奇智，能鎮定，以一弱女子，手除數十盜，不幾微動色，其膽識誠不可及，盜至狡惡，微瑪奇亞那，則舉室無噍類矣。深德之，許其自由，不復爲奴。密議此事，

洩則禍及，當勿令外人知，乃埋尸後圃，驢則陸續運市售之。

盜酋狼狽歸。既入穴，悲憤填膺，懊喪欲絕。念羽翼已去，孤立何能存，欲再號召，而所得恐目前且不能保，必先殺能入盜此穴者，然後集黨復業，未爲晚也。乃易裝爲賈人狀，居逆旅，思愛里巴柏家事，必不能秘，因漫詢近日有異聞否。衆以所聞對，而皆不及愛里巴柏。會知愛里巴柏不欲暴其富以啓衆疑也，必變計戕之。乃歸，舉穴中金繒珠玉之屬載之入郭，張一肆，適與愛里巴柏所主之肆相面。會更姓名，爲商人古奇海生，漸與鄰相周旋，而愛里巴柏子與之交，誼尤厚。逾數日，愛里巴柏來視其子，會始知愛里巴柏爲其父，於是益厚結之，時時通餽送，過從甚密焉。

愛里巴柏子以室湫溢，彼盛意久不報，心不自安，卽商之其父。父曰：「明日爲禮拜五，商人皆休沐，汝可導古奇海生出遊。使道經予家，則強之入，予當設筵款之。」愛里巴柏子如命，歸途經其父居，謂古奇海生曰：「予父家於此，渴欲得見，左顧爲幸。」會竊喜，僞辭欲去，固請乃入。愛里巴柏所以承接之者殷甚，益求庇其子，賓主極歡。酒闌，會興辭。愛里巴柏堅請夕食。會謂非敢自外，特有所不得已耳。詰其故，會答以生平不慣食鹽。曰：「易耳。」卽詣庖，命饌中悉去鹽。瑪奇亞那心滋不樂，曰：「饌已備，客何漫出此難！」勸之，始諾。然瑪奇亞那竊疑怪其不欲食鹽也，思一覩此客，乃偕僕進饌。諦視良

久，始恍然悟，知古奇海生即前日之盜而偽爲販油者。雖匕首未見，目稜稜有殺機，必爲復讐來也，當設法解主人厄，即亦不之告。驩飲間，瑪奇亞那以果實進，旋偕僕出，一若同往晚膳者。古奇海生念機不可失，擬抽刃刺仇胸。甫一躊躇，而瑪奇亞那已易裝入，冠而蒙面，腰銀帶，刀懸於胸，即席前躑躅而舞，僕亞特拉擊鼓和之。

愛里巴柏素喜觀瑪奇亞那跳舞，使就前盡其技以娛賓客。古奇海生急欲血刃於仇，不耐看跳舞。第恐人察其迹，強爲稱獎不去口。擬俟瑪奇亞那稍離，即乘間殺其父子也。

瑪奇亞那曲盡其藝，博主客歡，自帶出一短劍，持而舞，作種種戲，時或佯擊其體，令人心悸。舞畢，右持劍，左取亞特拉之小鼓，乞錢於主人。愛里巴柏父子各畀錢一，即轉向古奇海生。古奇海生方探手入衣，瑪奇亞那以劍直刺之，貫其胸。

愛里巴柏父子大駭，斥之曰：「汝貽害我家矣！」瑪奇亞那曰：「望主人深察之，予實保主生命。若人非曩時詭販油而謀欲逞毒者乎？試觀其胸隱利兵，胡爲者？且彼之不欲與主人共食鹽也，何故？」

愛里巴柏憬然曰：「幸事敗，不然，彼包藏禍心，吾父子必絕其手矣。」愛里巴柏因瑪奇亞那兩出奇策以脫巨禍，感激萬狀，即持謂之曰：「吾佩汝智，感汝德，今而後惟汝所欲，吾不阻撓。我將媳汝，使

吾子敬汝，愛汝，服從汝。」又謂其子曰：「我聘瑪奇亞那爲汝妻，必能持門戶，飭家政，當永以爲好，勿負再生恩。」愛里巴柏子素服瑪奇亞那智勇，得父命，適償夙願，喜幸無極。瑪奇亞那復埋僮尸於後圃，祕無知者。旋與愛里巴柏子成婚禮，儀甚隆，鄰戚多歎羨，以主人和厚，瑪奇亞那得幸福也。

愛里巴柏計先後斃盜凡三十有八，尙逸其二，竊有戒心，曩日所往之深林，則逡巡不敢涉足，不知二盜早爲僮戮矣。逾一年，無動靜，乃詣穴探之。草叢雜，無馬跡，卽呼如前。入則見所儲尙櫛比，蓋自古奇海生移珍物設肆後，無人得入，乃悉載之歸。復挈其子往，語以啓閉術，以爲窖藏所。後愛里巴柏子孫遂世雄於財云。

● 茜沙米 (Sesamie) 爲一種細小之穀類。

● 波斯風俗，凡與人有仇，則不與共食鹽。

瑪奇亞那以智殺盜，史希罕拉才得既述之矣。晨光熹微，日猶未上，乃續叙報達巨賈亞利可奇橄欖案事：

## 橄欖案

當加利弗赫命挨力斯快得時，報達商人亞利可奇者，席父業，擁有巨資，稱富家子。雖未娶，頗自得，惟職業是勤。忽夢一老人莊嚴可畏，怒形於色，以其不赴麥加教主前申禱爲責；凡三夕，夢如一。亞利可奇驚且憂。蓋回俗人人必致禱於教主，渠以席豐自足，雅不願跋涉，遂逡巡不果行。今數夢老人責，知神馮怒，恐禍至不測，遂立意往禱。費其廬，斥其家具，平售其貯貨，但留可售於麥加者數種，部署定，以候旅伴。惟夙蓄黃金千錠，必得一善藏所，乃以大甕貯金於中，上覆橄欖，封識訖，昇至其友商人某甲處，謂之曰：「予不日將至麥加，有橄欖一甕寄君家，予回當來取。」甲曰：「諾。鑰在此，君可持往啓貨倉戶妥置之。」

期至，亞利可奇附伴行，僦駝一，負貨，且代步。不幾日抵麥加，卽詣寺，虔祈懺罪。時來禱者麇集，多他邦人。亞利可奇揭櫟其欲售之貨，估客來觀者甚僦之，然不購一物去，相語曰：「貨雖優，不能得善價。倘至開羅求沽，則必得倍蓰利焉。」

亞利可奇久耳埃及之勝，聞是言，以此行得寓日遊賞，意挾挾然喜，遂決詣埃及，不回報達矣。比抵開羅，售其貨立罄，果獲厚贏。又別有所販，將之大馬色。然客之侶行者期四旬後，於是得徧觀開羅名蹟。又至尼羅江上游，一覽金字塔。又從衆客之大馬色，道出耶路撒冷。有寺至闊壯，麥加外莫與



比倫，回教徒最崇敬，名曰聖城。亞利可奇亦往瞻禱，又聞眺山川之美與夫園囿卉木之清華，皆是娛樂心志，遂假數椽以居，雖留連不能忘報達。久之，又至哀來拍，然後渡幼發拉底河，南下底格里河，至馬蘇爾。亞利可奇在途與波斯諸商甚相狹，諸商欲與偕至史其來司，然後回國，則程較便利。亞利可奇從之，遂歷素爾但尼亞，<sup>①</sup>利伊，<sup>②</sup>可愛姆，<sup>③</sup>克司章，<sup>④</sup>各城，及波斯古京伊司巴罕，<sup>⑤</sup>而抵史其來司，<sup>⑥</sup>又與諸商同作印度游，始折而回，僂指已七載矣，乃浩然有歸志。

某甲自亞利可奇去七年，不復念，並忘寄橄欖事。當亞利可奇歸前數日，甲夕食後，其婦頗思橄欖。甲忻然謂其婦曰：「聆汝言，使我憶及亞利可奇。彼往麥加時有橄欖一甕存予所，俟其歸取。前聞與同伴者歸，道亞利可奇已赴埃及，至今絕音聞，時閱七載，恐已爲異物矣。使橄欖尙可食，吾儕可取啖之。汝亟具燭與匜來。」婦怫然曰：「君幸勿爲此。朋友之交必以信，君謂亞利可奇去七年不返，恐已物故，特臆度詞耳。安知其不卽首途乎？使歸而見封識非故，則君名有損，將辱及於家。無論如何，予甚不欲以此區區之果實而甘蹈不韙。予第於言次偶及之，非期於必得。矧橄欖封藏久，必已腐敗，既不足供口腹，徒傷友誼，願君速滅此念焉。」

甲不聽，取燭與匜逕往。婦曰：「汝雖往取，我必不染指，以分汝過。」甲不顧。既至倉，啓甕見橄欖，

果腐敗，瀉諸匱。忽見金燦然盈甕底，驚且喜，仍返橄欖於甕，謂其婦曰：「橄欖果腐不堪食，已照封固，卽亞利可奇歸見之，必不能辨識也。」婦曰：「君從我言，不復及此事，則更善。願上帝默佑，幸無後災。」是夕甲歸寢後，欲得甕金之念益熾，終夜不成寐，以爲沒之可一生喫著不盡，惟祝亞利可奇不歸而已。黎旦卽起，出購新產之橄欖若干，歸棄甕中之舊者，出其金，別弄之，以新橄欖實諸甕，緘置原所。未匝月而亞利可奇歸矣，以居廬出賃，寓逆旅。翌日，卽詣某甲。甲陽爲喜慰狀，極言日遲君歸，積思成癆，今得晤語，甚樂。亞利可奇語及寄物，深致謝臆。甲曰：「前存物數年來於我，並無窒礙，君可持鑰往取。」亞利可奇取得後，以鑰還甲。比至逆旅，啓甕探手，則金已杳然，大愕。傾其甕，纍纍者盡橄欖，無一金。斯時手足冰欲僵，面灰敗無幾微人色。良久，則仰面啼曰：「嗟乎！人固未易知，豈有至好之友而無信若是！」

亞利可奇以所積蓄悉歸烏有，悵悵不自勝，卽詣甲所，謂之曰：「予於君交最夙，予不敢匿其言。前存橄欖甕內，有黃金千錠，今忽不見。或君以緩急偶轉移之，然通財義在，固無不可，第必明以語我，歸償不計時也。」甲已從容預爲答語，卽對曰：「君誤矣，當君攜甕至，君見我曾以手一近觸耶？我豈不以貨倉之鑰授君，使君自安置耶？今取去時，君當先察封識，倘有揭動跡，君能緘口不言耶？况君祇

以橄欖告，我所知盡此而已，疑信聽之君。然我敢自誓，始終實未嘗以手觸甕也。」亞利可奇知其語多狡，特雅不欲激切傷交誼，思以委婉動之。徐言曰：「幸忝交末，實冀相與和平商榷耳。苟可以已，必不欲出對簿之下策也。凡吾儕業商者，遇私際轆轤，當亟自了，以爲顧全。倘君固執己見，水激則過額，必使予迫而涉訟。訟得直，則君之名譽墮，不得立於人世，予亦有不利焉，故深憂之。」甲曰：「當此甕寄存時，中既藏金，君胡靳而不告我？且予不惟金之有無未由知悉，卽中有橄欖與否，君未相示，亦不得而知。幸君僅云黃金耳，脫言珠鑽等至貴之物，則益使我瞠目驚駭矣。歸休乎君，願毋詞費，徒使旁觀者紛紛錯趾也。」

時甲見旁觀者麻集，故有是語，蓋來者咸欲爲二人排解，以復歸於好。亞利可奇具以此事之本末語諸衆，而甲則堅執亞利可奇僅告以內藏橄欖之一言，對衆宣示之，以爲中竅要，足以抵制亞利可奇。至是亦忿恚不可遏，攘臂言曰：「君自以爲得計，不知適所以自辱也。不圖君狡詐若此，必與君至裁判所，相與出矢言，援天律以定之，君當無所逃罪。」甲曰：「善，我意亦爾。孰曲孰直，一經裁判，水落石出矣。」

亞利可奇與甲愬於主裁判者，兩造各有辭，而主者詰證據。亞利可奇曰：「此事非能預料，以友

可信，故託寄而不言金。脫彼時必言藏金，或及其數，是先以不信待吾友也。」甲亦不置辨，但切誓曰：「微特不知有金，并不知有橄欖，因存取皆亞利可奇自爲之。」主者信其誓，判無罪。亞利可奇訟既不得直，所失鉅，益怏怏不服，聲言將愬諸加利弗以定此案。然主者以亞利可奇言絕無可明證者，卽亦不以爲意，自謂職分已盡，聽之而已。

甲訟得直，乃大喜，計金可安享，無他虞矣。而亞利可奇歸後，卽以遭甲乾沒事具諸狀，於翌午加利弗禮堂申禱時，伺於旁近，以紙呈掌刑事者上諸加利弗。且知加利弗回宮後必躬自披閱，遂往候於宮門。亡何，掌刑事者出，語亞利可奇曰：「加利弗閱狀訖，詰朝當集鞫。」又詢某甲居處，以憑傳質。

是夕，加利弗率維齊基阿法寺人美士勒爾皆微服出，刺探此案事。至衢路間，聞人聲囂聒。見一室門內庭除修廣，有童子十餘人戲月下，共潛身觀之。一稍長者曰：「今夕當演裁判事，吾爲主裁判者，汝曹其以亞利可奇及竊金之某甲來。」加利弗聞童言，有觸於中，雖嬉戲耳，姑觀其聽斷，蓋此事報達均播爲新聞，童子亦知之熟，故有是演。爲裁判官狀者正襟據堂皇，卽有數童爲吏若役列左右。俄役以二童進，吏宣名，一爲亞利可奇，一爲某甲。官曰：「亞利可奇，汝何事控某甲？」亞利可奇卽具陳顛末。復詢被控者：「胡不返其金？」則堅不承，并欲設誓，以徵信實。官止之曰：「毋，此案之要領在

橄欖，必先驗之。」顧僞爲亞利可奇者曰：「汝將甕來未？」曰：「未。」曰：「亟將之來。」則退持一甕至。官命啓緘，諦視之曰：「果頗佳。」即取嚼其一曰：「味似初摘，我未聞此果緘七年之久，尙能有若是之鮮美者。當傳業橄欖者數人來，一爲攷驗。」即又有二童像商人舉止者上，官曰：「汝曹業橄欖者乎？」僉曰：「然。」又問曰：「汝等當知藏橄欖能耐幾許時可不變？」曰：「藏之至善，亦不得逾三載，逾則則不可食。」曰：「汝等觀此果閱年幾何？」二人取食之，僉曰：「果味至鮮，決爲今年產。」官曰：「誤矣，亞利可奇不言此果已蓄七年乎？」曰：「否否，其爲新果無疑，凡報達同吾業者見必同。」言次，欲邀證其言。官亟止之，拊案而呼曰：「果旣易，金必竊，尙復何言？罪當纒首！」羣童大喜鼓掌，立將僞爲某甲者繫縛若就刑然。是童亦張目吐舌作絞死狀。衆大笑，俄各散去。

加利弗見之，深服童之裁判，顧維齊基阿法曰：「所判當律否？」曰：「此童幼而明智，能得情定讞，令人驚服。」加利弗曰：「今日亞利可奇已具狀，詰朝當審鞫，汝更有何方略能出羣童上者？」曰：「一使此事本末無舛錯，舍此外，別無善策。」加利弗曰：「汝當詣此童家，明日召之至，使正裁判官之誤。囑亞利可奇攜甕來。又傳業橄欖者二人，屆時羣集。」言竟還宮。

翌日，基阿法往訪此童，值其父他出，見其母，詢有幾兒。曰：「三。」又詢昨夕戲作裁判官者爲誰。其

長者曰：「予是也。」基阿法曰：「加利弗召汝，亟偕往。」其母大驚怖，曰：「兒幼無所知，加利弗胡忽見召？」基阿法撫慰之，并云：「一小時內導之歸，自知其故，必使權適。」其母喜，爲童更新衣，修容惟飭，俾加利弗見而益愛悅之。童遂從基阿法至宮。加利弗見其有惶恐蹶蹶態，煦嫗之曰：「坐，勿懼。汝昔夕演作裁判官，吾與維齊觀之審。汝甚有智能，朕心甚快。今日朕親鞫是案，汝與聽之。」遂抱是童坐其左。頃之，人證集。加利弗曰：「汝曹各直言無隱。此童早慧，能聽訟，朕已假其裁判權，卽有瑕，朕當糾正之。」亞利可奇與某甲供如前。某甲欲設誓。童曰：「無須爾，當先驗果。」甕呈，加利弗取啖之，又命業橄欖者察其新若久，皆云新果。童見某甲易果竊金事已鑿鑿炳著，當定讞蔽罪，意不能無懷慄，卽曰：「此非兒戲事，乞陛下自定罪，昔夕之判，特嬉笑資耳。」加利弗卽命某甲以所沒之金，悉還亞利可奇，仍處甲以纆首刑；又嚴斥前主裁判者，嗣後當益求詳，毋草率干咎。又飭護此童歸，且畀黃金百以獎其能焉。

●耶路撒冷 (Jerusalem) 巴勒斯坦之都，會在地中海岸之東。耶穌基督之墓在焉。

●素爾但尼亞 (Sultania)

●利伊 (Rai)



④可愛姆 (Coam)。

⑤克司章 (Caschan)。

⑥伊司巴罕 (Ispahan)。

⑦史其來司 (Schiraz)。

橄欖案始末，史希罕拉才得既言之歷歷如繪，蘇丹引耳，色肅然甚豫。於是波斯王得異馬事，復繼此爲蘇丹道焉：

## 異馬記

波斯國以元旦爲尼符羅芝，●是日，無貴賤貧富男婦老稚皆相率舞蹈歡歌，嬉遊無度，雜以怪誕。大率波斯上古多崇祀偶像，溺信不經，後回教興，悉廢偶像，而此俗終未能革，其由來久，視若應盡之務，轉以非之者爲狂，習之中人如是。

是日凡區會至繁，衍交通至利，廣則其地歡慶事尤盛，而尤足恢聽聞，炫觀覽，則莫過於斯執雷時。●斯執雷時者，波斯之都城也。王於尼符羅芝節，則集四方之來會者，有能發明新理，創製奇器，皆

得持器至殿廷著其藝，善者厚獎之。故不特波斯人樂與此會，聞風遠來者且紛闐縱萃矣。

王既於貢技者饋贈有差，衆歡呼鼓舞。畢會將散，忽一印度人來，攜一馬，乃傅合而成者，奕奕生動，顧視有神，與真者無異，羈轡之飾亦至華麗。觀者僉讚歎之。

印人趨王前致禮曰：「遠人得與盛集，幸甚。竊以爲今日之貢技者，雖殫工竭巧，未有能出製此馬之右者。敢請試觀。」王異其言，卽諦視馬，似不難仿造。曰：「予實不知此馬夤絕所在。倘可一駕馭啓予惑乎？」

印人曰：「馬之奇不於形式，於內部。馭如法，可惟意所向，不翼而飛，行空中，千里一息，雖驩駟騾耳不足擬其疾也。倘不實予言，可命意以試。」

波斯王生平嗜科學，凡製造之精奇者必潛心研究。聞印人言，雖異之，第不實驗，不足證虛實，命發其機。印人趨乘，請何適。曰：「距此九里所有山焉。」卽指示印人曰：「此嵯峨入望者是山多椶櫚木。汝乘馬往，取椶葉一枝，歸以爲信，何如？」印人於是以手旋鞍前之木捩，馬卽上騰空際，馳若電激，瞬息間隱渺不可辨。俄頃，馬墜於前，印人以椶枝從容報王命。

王見而大悅，思所藏雖製有極巧幻者，視此馬則未可同日語，欲得之心銳甚。度印人卽索值至

昂踴，必不靳，則不難爲吾有矣。卽謂印人曰：「吾觀爾超乘時，已知其設機之巧，誠希世物。且爾言不欺，予益敬汝。倘允公同好，願以貴值得之。」印人曰：「以陛下之賢智善斷，知此馬爲不世出之珍，而愛之不忍釋，誠何如特識且王意微特驚羨之譽美之而已，又必欲長有之，以遂所願，是重此馬也。僻陋之心，非不知此馬可貴，而使微末之姓氏因之長留宇宙間，豈不甚幸，又何敢慙不割愛而有負盛意耶？雖然，竊更有請者，言之恐蹈冒昧，不言則自匿其情，非所以對高厚。願得畢其辭。此馬非購諸他氏者，實臣獨養女嫁創作者，因以爲酬而得之。且立約，不得他售。若有心所欲得物而與人交換，則不在此例。」王聞交換語，卽謂之曰：「善，果欲交換，任何物，必允汝。予土地廣，財力富，繁庶之城邑，水陸相望，任擇一而居之，汝亦足自娛樂矣。」時羣臣聞之，莫不驚爲異數，然與印人索酬之本意，相去尙不可以道里計也。對曰：「如是重酬以易一馬，誠王之太度。然返諸區區之私，尙不敢謝厚意。不揣妄瀆，敢布腹心：倘葑菲之不棄，俾得待罪於甥館，則斷不敢愛是馬，願奉諸左右；不然，他實未敢承命，唯垂諒焉。」

王之左右耳印人言，以其要求無狀，皆嗤之以鼻；太子非羅斯加尤憤其唐突。而王意與人異，雖尙猶豫，察其色似將許諾者。太子益惶急，謂倘許其請，微特於體制大損，卽予與女弟亦將受其不祥。

乃進諫曰：「乞恕僥言。竊於此事深知不便，言不敢不盡，願父立拒絕印人昧妄之請，勿稍猶豫。印人卑賤詭詐，其生平不可知。苟許其求，則申昏媼於汙陋之倫，固乖失國體，且恐貽祖宗羞，願熟察之。」

王曰：「吾深納爾之諍言。王族貴，尙主大事，誠不可降辱。然爾尙有未熟籌及之者。予若堅拒，彼必挈馬適他國，將亦以是爲請。若許之，予則悔何可追？蓋他國主以得此異馬，必挾其閎量而驕我，且笑我之不能得茲世界希有之物，則予夙昔富有之名必因之而大損矣。雖然，我亦不欲卽允其言，度印人亦非欲必遂其奢願。或設法婉動之，未嘗不可以他物易也。然我所以欲得此馬者，且實欲使汝躬先考驗，以洞悉其機具便利之用。汝試乘之。」

印人度王意未之拒，締婚王族之願可遂，雖格於太子，當徐設方略以與之決，乃媵媵然自喜。以馬置太子前，欲助之乘，並導以控駕升降之法。太子性卞急，拊馬背，一躍上，足就鐙，不待印人言，卽效其法，旋鞍前木捩。馬森忽上騰，其速率如強弩之發矢，一瞬間，天空湛然，不復見踪影矣。

王仰首望，良久，無所見，猶張目而甦視。印人至此頗惶恐，俯伏而請曰：「太子富春秋，性敏疾，致不及告以關捩起止之方。恐太子不知下降機所在，雲馳飄逝，欲下不能，將一往無稅駕時，奈何！設有不測，亦由太子予智自用，使予倉猝不及指示，實難任咎。諒必能俯鑒下忱，不致歸罪也。」王聞印人

言焦灼特甚，無論其言中與否，太子實岌岌蹈危險。又以印人於事後圖卸咎，心益不懌，即責印人：「太子上升時，何不阻之使下？」曰：「當太子旋振，馬驟騰上，疾過飛鳥，即大聲呼止，而相距上下復絕，聲浪不能達，呼亦無益。以太子靈心四澈，或此去竟可無恙，蓋既悉上升之由旋振，則下降可推類而知。使至極高處，窘迫之時，能覓得第二木振旋之，則馬可立下。且果使控馭適合，必能所向如意也。」王曰：「使太子能察知第二木振而試用之，誠善，顧事不可必。即曰能之，馬之上下惟振所使，高處目不能審地，或墮於巖，淪於海，則如之何？」印人曰：「馭此馬者數矣，凡經崇山巨浸，從未下隕，且必降於欲至之地，是無知而若有知者。使太子果能善用其關振，此馬將致之安全，可無庸過慮也。」王曰：「爾言何誕，直面謾耳，太子倘不測，汝無所逃罪。今與汝約，若太子經三月不歸，必斷爾首。」即命衛士梏印人手足，置諸獄。王悲思不任，初不料尼符羅芝令節，王與羣臣皆不歡而散也。

非羅斯加旋振時，馬翀霄直上。初猶隱約，類見川原山谷，曠息，即四顧茫茫，一無所覩。太子惶懼欲下，即逆旋木振，度必可下降，卒不得，愈焦急。徧循馬體，或撼或擊，或緊其銜，或弛其轡，而馬馳自若。深悔當時不一詢印人，以鹵莽蹈馭。復檢馬首，皆渾然無跡。啓其鬣，右耳側有木振，較鞍前者稍小而隱。大喜，試旋之，馬止不前，漸自雲中下，然徐徐降，非如上升時之速率加倍矣。

馬漸降，日光隨之沒，時彌望黝黑，莫能辨識，惟持轡不釋，又恐落荒郊沙漠危崖大海中，意益慄慄。至夜分，馬始着地。非羅斯加飢甚，且力憊，又無從詢處所。凝神注視，髣髴樓閣纏連，絕類宮禁，身似在平臺上，有石梯，周以欄楯，乃循梯下，見巨室，半闔其戶，鎧光自牖出。潛聽，聞鼾聲。自度吾至此決無傷人意，倘遇人有疑我爲非常者，我手無兵，可自明，不慮見困。鶴步入，見直宿者多寺人，旁各置劍一。迤右一室，以絲幔懸門，燈明若晝。中一牀至華麗，差後則列數榻。視室陳設，皆宮中珍物，度必公主室，則榻之華者當爲主臥所，後則侍者休以伺役者耳。乃步就牀，揭帳矚之，見一女寐，姿絕世，心不能無動。忽自省曰：「此險境也！予無故夜入宮禁，覺必撻禍。計惟實陳於前，冀其援手。」遂微引女袖，臂半呈若玉雪。寤，見一少年面榻立，大驚怖。繼視太子美丰姿，裝束類王子，甚奇之。太子見女無怒意，卽乘機哀籲曰：「予爲波斯王子，昨尙與吾父慶尼羅苻芝令節，今誤涉此危險之地，望恕諒而憫護之。」女微笑曰：「君勿慮，此爲孟加拉國，予父爲孟加拉王，予居長。吾國文教素彰，非野蠻比。君到處，國人禮待必優。惟不識君以若何探險事，一夕由波斯達此，必有異術。第此時君必憊甚，願小憩別室，翌晨再請問其詳。」時侍者已起伺。主命導太子至別室，飲食衾榻供罔不周。

主見太子英俊，愛慕不自己，輾轉不復成寐。侍者復命，主曰：「汝等之意觀之，太子爲何如人？」



侍者曰：「不知主之意如何。以奴輩觀之，太子貴爲儲君，容更昳麗，舉朝達官及鄰邦王子均無出太子右，惟我主玉貌足與儷。倘王能允以公主偶之，誠奴輩所同聲共祝者。」主知侍者之以言媚己，心雖深喜，然雅不欲使若輩測其意，乃陽斥之曰：「止！毋調言，其速休息。」

翌日，主晨興，凡櫛沐之事，其注意倍蓰於平日。鬢髮旣約綰矣，鏡之，稍不愜，重爲之，不憚煩。諸修飾稱是。侍者久立以伺，心竊怪之。主妝竟，自思曰：「予能自信，當予不事祿飾時，天然之姿未必不足以動太子，况以盛妝往，則彼必驚羨爲胡天胡帝矣。」遂以至巨且瑩之寶石綴諸冠，瓔珞環諸領，珍釧約諸腕，琳帶束諸腰，被以輕縵之衣，衣爲印產，特織以供上用者。復臨鑑細矚，頻問侍者：「新妝合度否？」又命婢起居太子，并道主將往見。於時太子已起披衣，神復奕奕。見婢入，詢主妝竟否，將詣候。婢具達，主言。太子曰：「僕客此，惟命是聽。」婢還，主卽往見太子。相慰問已，主就椅坐，太子亦敷坐，相距不遠，以示敬意。主曰：「初擬屈君至寢室相晤，慮爲主宦者屬目未便。此室未奉予許可，無敢闌入，可以永譚。昔夕聞臣冒險遠來，願示以端末。」太子曰：「吾父好科學，喜新製。尼羅苻芝節，有印人攜一假馬至，能飛行。父悅而欲購。印人則索吾女弟爲酬。余諫阻，而吾父令予試乘，倉卒旋捩上升，未知下法。比覓得，已日暮，馬降於宮。實懼冒昧，仰蒙垂恕，感激無地。人情旣得免禍，便思幸福，區區之心，已屬

於左右，卽思想亦非余所能主持矣。」語及此，聲和柔甚，情見於辭。主聞之，不以爲怪，但頰薄暈，娛光注視，益增嬌媚。徐答曰：「聽君言至危險處，予亦怵怵。倘是馬或降他所，則禍福未可知。余幸得邂逅，相接以禮實出余誠。且君之居此，其自由與在波斯等，可無容慮。至言君心之屬，若余實使之者，則非余所敢知矣。」

主正辨論間，適婢以具殮告，語中輟。蓋主以誠款太子，雖蓄其意，而語次色甚和，欲使太子微會之。主離坐謂太子曰：「今午餐特早，恐稍晏有妨夕食耳。」卽導太子至廳事，饌至盛。甫就席，而樂部抱器至，皆好女子，綺齡而華飾。比奏，則聲淪淪移人，爲之歡噲。

時太子與主語，蟬嫣不得休，往復間，情逾愛密。樂聲諧婉，與兩人語妙，幾若穆羽之調。罷酒，又導太子至一室，軒敞華美，環廊屢，而名園。乃共坐修椅間，望雜卉羅列，錦燦霞耀，簾衣乍捲，香習習，送以輕颺。太子顧謂主曰：「吾始以爲宮室之大，園囿之廣，以吾波斯爲巨擘。今乃知凡強大之國，皆能以勢力經營之。雖建築不同，而壯麗則一。」公主曰：「予未至波斯，不敢妄爲月旦。君旣不作斷語，余亦不欲以卑陋自謙，轉違君意。余所敢決言者，予父於政治則伸其權力，於營建則大其規模，果與波斯相頡頏也。且君遠抵此，不可不謁吾父。余知吾父必重君，敬禮有加焉。」

主之意欲見太子於王，度太子美容止，學復優異，王必崇愛之逾等恆，則其培太子也可操券以俟；且太子有前言，當無異說，一見王則事定矣。孰知太子之意有不能如其所願者。

曰：「辱不棄，俾修謁於王前，竊不勝大幸。以吾國忝鄰誼，余羈旅於此，瞻仰顏色，禮亦宜之。惟此行愆促，既服之不具，又乏僂從，不知者幾疑我爲探險家，恐未當於禮耳。」

主曰：「請勿慮，當悉爲君具，但有需，以語余，無不應者。且波斯賈人之僑寓於斯者，不知凡幾，君應用物咄嗟可辦。」太子於是知主之眷已也無已，愛主之情以此益篤。然歸念未嘗一息忘。卽曰：「厚意感激何極！竊有腹心，辱愛敢不謹布。當時儵忽間飛騎騰上，天空無跡，不知老父若何悲思。幸此身無恙，而留連不卽返，是圖耽安樂而置生我者之焦憂於度外也。清夜自思，其何以爲子？當亦愛我者所不取。猥蒙寸心隱託，雖捐糜不足酬，返顧藐躬，何敢自外？結婚之舉，我父平日許我自由，卿誠葑菲不遺，得遂繫援，父必所樂允者，蓋陸鄰之誼，固常因婚媾而益堅焉。」

主聞言，心喜慰甚，卽亦不欲趣其見王，或事有微妨太子意者，亦絕口不道。然見其歸志頗急，則心不能無皇皇，恐處未久而驟別，則太子之愛情必易衰減，甚且至不踐其言，皆不可不慮及者。遂易其意指謂太子曰：「前愆君修謁，欲使君名位處合宜地耳。君旣以正言辭，何敢相強？惟君卽以久曠

溫清，亟欲歸國，而予惓惓之意，實願君少淹留，此邦之風聲謠俗，君亦得以考察周悉。既不虛此行，而予念亦邀君隱鑒，倘不以予爲憔悴，他日同返波斯，固余夙願也。」

公主必欲挽留太子者，以處久則愛情日增，歸志日淡，徐可使其接交於公衆社會，而見王有日矣。太子自重於主，卽心感甚，挽之殷，不復能固其辭，遂允其請。自是一動止遨嬉，期曲適主抱焉。

公主喜音樂及蹴鞠，必與太子共。而圃之屬於離宮者，多畜馴獸，或故爲周法以蹙，騎而馳逐，獸睽瞿相奔觸，爭持之，以爲笑樂。獵畢，計所獲，主與太子適相當，藉錦氍於地，羅杯鎗相飲，必極驩而罷。復時時論國事，主每盱衡各國疆庶，輒張孟加拉，隱若可駕波斯而上者，以動太子，冀太子久留。而太子不欲附其說，又以波斯國權之及於海陸者甚遠，大地產之饒裕，商務之溥達，足以自信，故述其國也翔實無誇辭，雅不欲拄主言。而主已慄然意下，覺孟加拉國之視波斯且遜之。太子更以孟加拉國勢之所以增進者請爲申言，主竟語窮無以勝。

嗣是主不與太子競國勢，所欲抑波斯以揚孟加拉者，意已漸就剝削。而太子舉其國政也，語平實，無胥飾，知其不欺，且惓愛所結，頗欲同歸波斯，而未顯露其意。太子亦欲俟主情管而心輸，然後間布腹心，願乃可遂。於是日與主游讌爲娛，不復及歸省事，幾欲若終老此邦者。久之，主戀情益摯，乃從

容進說曰：「區區眷愛之私幸，邀心鑒。卿之薰沐，余受之，唯余知之。使我得純愛如卿者，方若鰥鵠之相依，一旦分張，我將終身悒悒，無生人之樂矣。惟卿垂憫，有以啓我之愚，非辱涵諒，實不敢以斯言瀆，而或遭拒絕也。」語至此，見主頰微赤，無怒容，似沈吟不知所答者。太子又曰：「卿得無慮吾父或不足於余二人之結婚者？雖然，請勿慮。所可慮者，卿父雖慈，或以予於此結婚，未得予父命，勢將未許。果爾，余當白吾父，發使來聘，必能得卿父嘉納而諧其事焉。」

公主雖默無言，而意已允，願偕太子返波斯，又恐太子之失駕馭而蹈覆轍。太子則力言現已熟機捩，可行止自如，術且軼印人右。主意決，潛部署行具，宮中無知者。翌日黎明，乘間置馬於庭，轉馬首向波斯，太子乘，主並之，旋其捩，馬騰上疾馳。未三小時，已俯見波斯國都。如法降於附城之離宮，導主至內小憩，謂主曰：「余往告，當以禮逆，飭侍者謹候伺。」乃趨王所。民見太子歸，夾路歡呼相屬。比至宮，王擁太子喜極而泣，蓋久疑其物故，且舉朝持服矣。

太子具道別後本末，且曰：「兒與孟加拉公主訂約時，云歸國白吾父，即可成嘉禮。今主同歸，候於別墅，乞以禮逆之，庶兒不致蹈失信之譏。」語竟，跪王前，求必許。王持太子而言曰：「予不特允汝結婚，并欲躬迓，以明感謝。」立命具儀以往，并除喪服，擊鼓作樂以相慶。又命釋印人囚，使來前，謂之

曰：「脫太子不歸，殺爾不足蔽罪。幸上天眷佑，太子返國，爾可將馬速行，不得圖繼見。」

印人出，悉太子與孟加拉公主乘馬歸國，主尙在離宮，乃頓萌詭計，卽挾馬往，見侍者，僞言王特釋余，命以飛馬來迓。侍者自印人就繫，久識而信之，使入見。印人復陳所以，主亦不之疑。印人深喜得行其策，遂先乘，侍者掖主跨其後，印人卽旋振馬倏上。

時王與羣臣出郭逆公主，太子先，而印人以受種種之虐待，欲激王與太子怒，一洩其憤，故使馬距地數尺，徐徐行，且肆詈王不止。王大怒，命捕治，而馬已獅空無跡矣。

太子見印人挾主乘馬去，度無可救，倉皇不知所措。轉瞬間，馬不知何之，不得已，至離宮，侍者伏請治罪。太子曰：「予不汝罪，罪實在余。速去爲我覓方外服一襲，毋使人覺。」侍者爲假服於素習之關士，持以進太子，卽易衣攜珍物宵征，誓浪跡覓主，倘不獲，及獲而不得爲妻，則決不歸國。

印人載公主飛行，至克什米爾國境豐林中，按轡下，置主於幽僻處，左有小溪，腹枵出覓食，主擬乘間逸，然晨食少，飢疲不能行，遂立志必不負太子，死不受印人辱。有頃，印人攜食物來，主掬啖之，且飫，神頓復。印人以昵辭進，嚴斥之。印人怒，以力犯主。主峻拒，疾呼救。獵者聞聲來視，印人釋不敢窺。適克什米爾蘇丹率侍從遊獵回，見而詰其故。印人詭曰：「此婦爲吾妻，吾二人，不得有干預者。」公



主謂彼妖而獲，今日從波斯太子，即予許嫁夫所，奪馮馬掠余至此，欲施無禮於余，幸衆集不受逼，請勿聽其妄言。」

蘇丹見主容妍麗，體相華重，信之，立命從者戮印人，摔而斷其頭。蘇丹復命備騎導主入宮，居以美室，侍者伺唯謹，謂主曰：「公主，今日憊甚，願早憩，翌日當承縷述。」言竟，遂出。

主自思克什米爾蘇丹接以禮，殊寬厚，試一陳請，則回波斯也在，即方自慶慰。豈知事有非逆料所及者，蓋蘇丹豔主色，欲偶主，飭在廷舉行嘉禮。黎旦，主聞樂聲囂動，寤而起。移時蘇丹入，即以締婚請。主驚悸面厥，不復省。衆譁救，良久始甦。主恐見逼，即佯狂作種種不經語，至跳而扶人。蘇丹大失望，命侍者慎候寢食。久之，主顛如故。然蘇丹眷主之意不稍衰，凡都中醫之有聲者罔不謁。羣醫集議，以顛有可療有不可療，必驗而後決。蘇丹乃命醫以次入診焉。

公主見羣醫入室，思己本無疾，脫受診必僞見，僞見則婚事無所逃，必先發，使無所施其技。羣醫甫就坐，見主蓬而首闕面，手足自掣曳，若牽機然，口吽吽瞠目而噪。醫稍近，則主裂其冠，擗其髭，批其頰。醫狼狽走，衆相顧束手。或以湯劑進，主漫服之，以病之已不已，已持之，藥不能爲力也。

蘇丹見羣醫不能愈主疾，徵通國之名能醫者來治。主均以前法待，醫莫不顛困，逡巡遁去，相戒

不敢履其闕。於是揭藥招諸鄰國，能已病者有重獎，並資舟騎。應者接踵至，其入室也軒然，出則蹙然，有敗面者。

是時非羅斯加僞作行脚僧，歷諸都會，覓主不得。一日行印度大城中，聞人言孟加拉公主與克什米爾王結婚日忽得狂疾，及克什米爾蘇丹徵醫事。太子大喜，知主故在，蓋孟加拉國無第二公主也。立詣克什米爾京都，居逆旅，刺得印人已誅死，公主之疾，蘇丹歷爲謁醫不效。太子揣主疾，必避婚僞爲者。

太子卽易醫士裝，于思綴頰頰，逕詣某臣所，具白聞公主有疾，羣醫束手，予不憚遠來，願以奇方治。其臣曰：「君有奇術，蘇丹必喜。若能使主恙霍然，則酬且不冀，容先達，少頃，且導君入。」

蘇丹正以主疾不可治，則婚事望絕，鬱鬱不懌，聞復有良醫來，亟命之進。見波斯太子貌都雅，儀止巖然，知非錄錄，告以主病忌就視，懼爲所窘。導至密室，令從隙間觀主病狀。見主意態積放，或泣或歌，聲調悽愴，若不勝其憂。不覺悲從中來，知主之病，必由己故，不得不陽狂以避免者。迺謂蘇丹曰：「病甚奇險，治時當屏左右，祇留醫與病者二人，則主必不若從前之暴動，當能靜待診治也。」蘇丹諾之。

公主瞥見長鬣者服醫士服，獨身來前，未識爲太子也，復戟手謾罵。太子不與較，徐近主，乃耳語曰：「余非醫士，乃波斯太子來救爾出險者。」主恍然悟，悲喜交集，各叙別後事。太子曰：「印人死，飛馬何在？」主曰：「未之知。然蘇丹必寶此馬，爲己有，當無疑。」太子亦度蘇丹必善藏此馬，密謂主曰：「若設策得此馬，仍可同返波斯。惟次日卿見蘇丹時，當豫飾，婉麗其音辭，以禮相接，作病小愈狀，使之不疑。」公主領之。

蘇丹知公主受診於茲醫而不拒也，大悅。次日見主語態溫靜，喜不自勝，所以思媚之者良至。比太子見蘇丹，僞爲不知也者，詢蘇丹曰：「孟加拉公主何故獨身遠來，頗不可解。」意蓋以此言爲餌，欲蘇丹具道端末，藉知飛馬所在。蘇丹以公主至克什米爾之由及殺印人事備述無遺，又云：「雖不知飛馬之用，知必寶貴物，已藏諸宮中矣。」

太子曰：「聞言，使我悉公主病原，得以施治法。試思一禺馬耳，能超驥如志，必爲妖異。公主旣御馬來，驟得顛疾，安知不妖馮其身，是非符籙，不能驅遣。詰期，當施予術，俾主疾立瘳，廷臣咸可寓目焉。惟主之被飾，必珍異華美，以昭虔潔。」蘇丹悉諾之，蓋心惓惓於婚事，冀遂志在此一舉耳。

翌日，置馬園中。外間傳其事，羣相奇異，求觀者鱗襲於道，多至數千人。衛士鶴列，禁闌入。蘇丹及

羣臣登臺以觀，臺專爲此事築者。孟加拉公主由侍婢擁之出，掖使乘足鞮而手轡。太子出數小鼎，布馬之四旁，中爇火使烈，異香覆其上。脣翁闕若誦呪，手交胸際，繞馬行三匝。於是鼎中煙盛涌，若大雲密霧之布，觀者不復能見圍內事。太子乘機突上馬背，與主共一鞍，亟轉捩，馬歛然升。太子乃大聲俯呼曰：「克什米爾蘇丹，汝欲求婚於孟加拉公主，必先得彼國之允諾而後可。」

未幾，二人抵波斯京。波王大悅，即日爲成結婚禮，並致書孟加拉王具道前後事。孟加拉王亦深以得聯姻好爲喜幸，邦交逾篤焉。

● 尼苻羅芝 (Nooroze)。

● 斯執雷時 (Shiraz)。

異馬記事旣俶詭，得史希罕，拉才得妙舌，益嚶嚶有致。述竟，復請於蘇丹，願爲言印度王子愛米得踐位册，巴里巴奴爲后事。乃從容縷述，詞至繁，曰求珍記。

## 求珍記

昔有王印度者，英果，能治國。有子三：曰和珊，曰愛麗，曰愛米得，皆明卓有父風。王有弟，富而早逝，

遺一女，曰奴倫尼黑。王愛憐之，撫如己出，俾從三子讀。比長，容光靚麗，姿致絕世，且嫻婉有才。王擬爲相攸於鄰國之儲，微特使女獲所歸，且藉以睦邦交，託援繫焉。

既知三子者皆惓惓於奴倫尼黑，則愀然不懌，知禍機所由伏。蓋以三子眷一女，不得則已，得則二失者必怏怏，將因以啓爭競，非家庭福。乃召集諸子，語以「天下多美婦人，何必戀戀於奴倫尼黑，以若曹地望，不患無嘉匹。使奴倫尼黑得擇耦於鄰邦，事之至善者。不然，令奴倫尼黑於爾昆弟中選一以婚，則彼愛情固有專屬，不得者當無煩言。」王以此諄諄，而三子者執不聽。王不得已，謂之曰：「汝曹因情憎憎，將自取惱懣。無以有一決判之法在，則各視汝曹能力，當不復懟予不公。汝三人可分道出他國，各求一物，爲世所至罕難得者，歸呈評較，孰得物至珍者，以奴倫尼黑妻之。」三子皆懼怖受命。王以金分資其行。卽治嚴，以翌旦發，皆易賈人裝，從一力。出郭，抵一旅舍，蓋由此往，將分道，故假以叙別。期此行以匝歲，歸仍集此，先返，則寓以頤未歸者。議定，乃各策騎分手去。

和珊夙聞比士那加爲富強國，商業盛，交通廣，遂取道赴印度海濱。所經多荒漠，或歷山嶠，路崎嶇，苦跋涉，逾三月，始抵比士那加都。閭閻殷駢，第宅鱗比，氣象至宏拓。和珊與逆旅主人譚，縷叩此都風俗，知邑分四部，部設諸肆，爲諸賈麇集所。邑之中爲王宮，地遼闊，中列三園，修廣可六英里許。是

日，和珊適市，見各肆以類從，臚分析列，不相錯雜。最瑰麗者爲印度采氈，爲支那瓷，爲日本繡，而范金鏤銀諸器，備且精，其至巧密，則擬出鬼工，不可仿象。大小珠的，燦爨爨，映以珊瑚，翠璘璘，璨璨，金剛石尤精瑩四徹，奕奕洞射，眩搖視綫。蓋國俗夙尙華侈，除婆拉門人<sup>◎</sup>及僧侶皆崇偶像，嗇衣食，屏繁飾，餘則男若女，被服皆好綴珍寶，領串跳脫，價值不貲。人膚色多黝黑，珠光寶氣，益襯託顯耀。鸞玫瑰者，沿途而有，若國人酷嗜此花者，爲球爲環，盆植而高下臚列者，且不可勝計。醜醇之氣，衢巷充塞，烈於沈水甲煎焉。

和珊且覽，且與諸賈相寒暄。衆詰所求，具述其意。一賈人延之入，坐甫定，見有持氈來者，縱橫可六尺許，索直金十囊。和珊異之，取氈周察，無他奇，不解其所以昂值。氈人度和珊賈於此，曰：「君殆以予爲漫翔其值。脫知此氈之用，雖倍之，未爲踴也。且欲得氈者，當先納價。」和珊曰：「請言其用。」曰：「欲何適者，途無論遼發，坐此氈，可立至，其神速無足與倫比。」和珊度是氈當無二，恐一交臂失，則更無勝此者，謂之曰：「若言果不誣，值如所索，且有別酬。」曰：「甚善，可立試得虛實，擇曠地，予將展氈與共坐。君金不敷，可歸里取。倘氈無效，則予得妄言罪。此氈爲友人物，得值皆屬友，有別酬者，予當覲受。」和珊卽與偕覓廣場，氈置地，坐其上，發願達印都逆旅。甫念及，氈卽冉冉升，迅行若電激，瞬息間，



抵逆旅。和珊措金如數償，并別具以酬，復乘氈至比士那加。氈人去，和珊自維此氈誠不世珍，兩弟卽有獲，必不能越其上，則奴倫尼黑可操券得，狂喜不自禁。時去匝歲期尙遠，而比士那加之政治宗教法律有足資研考者，迺作數月留。

比士那加王每星期內必一日見他國之來賈者。和珊故隱名，偶隨諸賈謁王，而容貌跌麗，吐屬淵雅，迴出諸賈上。王悅之，從問印度政治財力風聲氣俗甚悉。自是和珊暇則出遊，搜訪名蹟。而比俗尤喜崇飾寺宇；土木極華曼，至範銅爲垣，像質以黃金，晴石瑩然，曠隨向爲注。又寺有以雲石爲之者，崇百尺得其半，五分崇之二爲其修，廣袤則三分其修之二，轟建於礮石之臺中，作覆圓形，窮雕績之巧。周臺則爲廣囿，囿周值奇卉。禮禱者多集此寺，日二，鼓樂謠唱及種種角技跳舞悉具。瞻禮及遊觀者多絡繹自遠來，又有所謂大節者，尤繁盛，歲一度。和珊適逢其時，自羣官至士庶咸縱莘來集，舉行節禮。陞平原，袤長至遼闊，中築九層之臺，崢嶸薄雲表。琢石爲巨柱，支其趾，屹屹者至數十，固且疏。臺之外層周以楯，繪畫諸圖象，藻炯霧隱，皆蜚動欲生，備臻窈妙。臺設機以轉，績盾隨易其面，得不勞而周視。臺外列馴象千，被以文繡，彩敷其耳若鼻，以金塗塔著其背，貳以樂工，鼓吹僮儻，遙望則如茶如錦，足悅視聽。象戲尤狡獪，柱四，承巨象足，鬼然峙立。鼻輪困巧舞，與樂音合節。或以一杙支橫木，象踞

一端，彼端繫石，重與均。象升降低昂，矯若猱捷。其餘供娛戲炫奇巧者，指不勝僂。和珊既周囑，計歸期伊邇，遂束裝展氈，偕僕坐。乍動臆，卽飛騰至前所，於是憩逆旅，俟二仲歸。

斯時繼和珊而歸者爲愛麗。先是愛麗夙慕波斯風景，擬往遊覽，自與和珊愛米得別，卽首塗，月四周，乃達波京斯執雷時。愛麗易服爲販珠者，與諸商處，日遨於市，所見縱奇異，迄未有特出當意者。一日有客手一牙管，修尺，徑寸許，索值三十囊金。愛麗度客殆慎也，不然微物安得此巨值。因造別肆，謂主人曰：「不見彼以一管索金三十囊，豈病狂易者。」主人曰：「是客素長者，凡索價必中竅，以是見推重。此管或有非一望可盡者，試與一譚，可立得底蘊。」須臾，客經肆，主人延之入，指愛麗語之曰：「君方口揭管值，此君頗訝，以爲誕。予倘非知君有素，亦將誕君。幸有以示。」客曰：「謂予誕者夥矣，以非能購管者，予無暇與辯。主人幸知我，敢道崖略。管兩端有鏡，試窺之，一萌想，則象應念見。」曰：「果驗，僕甘受妄度罪。」卽執管詢窺眎法。具告之。以管端就日，私念父可見否，卽瞥然覩王方視朝，羣臣鵠立。復發念欲一見奴倫尼黑，則佳俠含光者已徙倚於前，蓋奴倫尼黑方晨粧，雲鬢倭髻，橫波欲流，風致嫵楚。愛麗狂喜，力欲得此管，舉手謂客曰：「乞恕予妄言，願購此，並志予過。」卽偕歸逆旅，償如所索。客出，愛麗拊髀雀躍，計此寶足以屈弟若兄，奴倫尼黑不屬予而誰屬，喜不知所措。於斯執雷時

少勾留，卽偕諸賈返。至期會所，則和珊已前數旬至，乃共遲愛米得。而愛米得則爲撒馬根之遊。

撒馬根亦一大都會也，估客麻集，百貨輻輳。愛米得偶遇客，以一頻婆果求售，果則製成者，形惟肖。詢值，則二十五囊金。詰其用，曰：「此果爲返魂丹。疾至危，無不治，當垂絕時，但以果置鼻觀，可立起。」愛米得曰：「使君言誠，洵不易之寶。然必試乃可。」曰：「予寧肯欺人？此果乃吾國大哲學家竭一生心力研究察驗而成者，雖古所謂不死之藥，殆無以過，非予故炫。此間人無不知此果奇特，第乏大力者購之耳。」時途人頗有止聽其言，謂真確可信，且曰：「有友病劇，能藉以一驗，大佳。」客首肯。愛米得曰：「果能起死，不特如所索，當以四十囊償。」比偕往，則病者已彌留。試如法，神立復，蹶然興矣。愛米得卽付金四十囊，易此果，頗懽然自得。暇則徜徉於蘇達河<sub>曰</sub>流域，氣暄土沃，山川尤明靚，亞拉伯人謂爲世界四名勝之一。愛米得亟思以所得競勝，未及流連，卽理行旆，間關返，而和珊愛麗已引領久矣。

初，愛麗之歸，見和珊，詰何日返。曰：「月三匝矣。」愛麗曰：「然則君行必不遠。」曰：「否，予所至，程距此百日而弱。」愛麗曰：「然則兄居此當不久。」曰：「已五閱月。」愛麗曰：「異哉，計途中往返及游彼寓此之期已逾一載，豈兄能御風歸者？」曰：「姑暫祕其事，俟愛米得回，當備述。觀若行李外無長

物，豈此行空手回乎？」愛麗曰：「察兄所益，亦祇榻畔一氈耳。兄既祕所遭，弟亦當如兄默默。」曰：「雖然，予既得一希世珍矣，然必待愛米得來，可共試。」愛麗姑不與辯，隱念有象管在，二子者縱得寶，吾持與較，卽不冠，必不居殿，仍冥想自豪也。

愛米得既歸，與二兄抱持爲體，話別緒，樂怡怡無竟。和珊曰：「茲無暇旁述見聞，以供談助，姑以兄所得言之。兄於比士那都得一氈，陳榻者卽是，視之無少異，然其用，必詫爲生平所未聞。蓋御是氈瞬息騰上，意行無礙，億萬里彈指卽達。予既驗得寶，以金四十囊購之。歸之速，以御是氈故。但不識弟等得何物以與予氈爭勝也？」

愛麗率爾而言曰：「氈雖奇，然物無盡，奇亦無盡，或尙有不滅此氈者。」言已，出象管示之曰：「此管外狀平平爾，然值昂與氈埒。兄明決，倘知其妙，必斷弟未爲人愚。蓋窺管一端，象應心立見。謂予不信，請寓目。」卽以管付和珊。

和珊取管窺，動念欲見奴倫尼黑，突見和珊色大變，若死灰，目潮而足栗。愛麗等大驚，方欲致詰，和珊蹙然曰：「噫！奴倫尼黑殆矣，予見其僵於榻，息奄奄，行將玉隕矣。諸姬環而泣，若惶急無計者。予與弟不憚跋涉，遠適他國，蒙霜霧，歷險阻，非爲奴倫尼黑而何？而今已矣！」以管授愛麗，遞授愛米得

窺之，皆知和珊言，並嗒然若喪。既，愛米得曰：「奴倫尼黑爲予等所同眷，今雖命在須臾，能趣往，則尙可活。」卽自懷出蘋果曰：「此果以金四十囊得之，百疾皆治，雖瀕危，可應手起，屢驗不爽。今亟返，則奴倫尼黑不患無生，特事在呼吸耳。」和珊曰：「御予氈，可一瞬千里，容三人，尙有餘，其趣上，僕從仍令遵塗歸。」於是布氈就坐，時三人所欲至者一其念，斯須達奴倫尼黑寢所，自空中降。侍婢瞥觀，驚以爲妖。繼見爲王子，卽趨報諸侍疾者。

和珊等倉皇甚，踉蹌趨病榻。時奴倫尼黑已屬續矣。亟以果覆其鼻，俄頃，奴倫尼黑矐然啓目，卽推枕起，索外服，若酣寐方覺，色玉潤如常。諸姬告以始末，奴倫尼黑乃向道契闊，並感營救。和珊等謂「幸未濡誤，得稍勉效。沈疴初已，當善攝衛，以慰懸懷。」言次，意益戀戀，隱若魂與者。頃之乃出。

於是往朝王，至則奴倫尼黑宮中給事者已具白，王子歸，揀愈疾事。王大喜，見三子，相持禮竟，益懽恰。蓋奴倫尼黑深得王鍾愛，當抱病至劇，諸醫束手，王爲焦然廢餐寢，茲三子歸，乃於殘牒時立起其疾，忻愛何極。旣而三子各述所獲，和珊誇氈，愛麗炫管，愛米得矜果，並刺刺不休。各以己物進，乞王第其次。王備審之，曰：「予旣主此婚，則可憑予意。然揆之公理，則未合，試思之，予能爲若曹下斷語否？」  
奴倫尼黑之更生，固惟果是賴。雖然，無愛麗之管，則無由知奴倫尼黑之病革。知矣，相距遠，無氈則施

救不及。若然，則管氈果相輔爲用，不能去其一。物之珍則相若，所用之效則交相須，又胡從低昂軒輊其間耶？故汝曹當孰妻奴倫尼黑，予仍未能決。雖然，奴倫尼黑微若曹命且樞絕。此嫁娶事，予必別籌他法以不虛若曹治療之誠。試語若，若曹當各手弓若矢，至射圃，將以射決。凡發而發者，矢孰遠，則得妻。至此三物，庫所儲珍異皆未能先，誠當慎度，永以爲識。」

三子退，各挾弓矢，至射圃。一時聞其事者，皆接踵來觀。須臾，王至，命校射各以序。和珊長，先引滿發。愛麗次之，矢墜逾和珊矢數武。時愛米得惟愛麗之競，指臂益奮，矢脫弦颺然，亟視，一往若飛星之逝，杳不見墜，徧跡莫得。雖觀者萬目共覩，愛米得射最遠，以失矢，無可證，不能出愛麗右。王命下，以奴倫尼黑歸愛麗，卽夕成婚禮。

諸子中和珊眷奴倫尼黑也尤篤，一旦爲愛麗得，不能無怨望。自維愛麗之於奴倫尼黑愛情遠不逮己，而匹耦偏屬之。然則深情固不足以繫人，徒滋鬱鬱，寧非自苦，忿怨并集中，漸春然思解脫。時有奉浮圖道者，建大蘭若，羅徒衆至廣，和珊棄國從之，摩頂豆爲伐司，旣灰志不婚，且以示懟。

當愛麗合卺之夕，愛米得則獨步郊外，亦以己矢出最遠，轉不得妻，亦怨望不自謬，不欲見愛麗婚事。繼思發矢後，何以無墜跡，欲窮究竟。至校射所，循愛麗墜矢處逕前行，益遠益進，忽危崖當道峙，



蹊絕，已距射所十餘英里矣。愛米得躑躅徘徊間，瞥於石壁下見一矢。取察之，則前所發矢。大愕，度弓力必不及此，况於射術夙不嫻，或有拾置之者。第矢平臥，鏃底微損銳，似中石而墜。愛米得忽激妄想，自口其心曰：「事大奇，中必有故，或者爲予福。蓋予之不得奴倫尼黑，安知非有冥冥相予？今視若失意，或他日當有所遇，突過得奴倫尼黑萬萬，未可知也。」於時入一石窟，環視四壁，有若扉者，黝黑似鐵，特密闔不可入。抵以手，有聲砰然，扉啓矣。內一斜坡，無石級，俯睇之，窈然深邃。慮有險，不可測。然好奇心特熾，卽亦無暇顧。循坡下，路漸坦，漸微明，乃猛進。俄達空曠，恍洞崖巷而出，雜樹雜立，芊草剡然，若別有天地矣。

復進百武許，有宮觀巖然起，瓴桷飛蠹，壯麗莫匹，周廊若迴篆之布。方眺矚間，一麗人從侍者連翩至，儀態絕世，不可仿象。愛米得趨爲禮。麗人逆謂之曰：「愛米得君，知左顧，故蠲誠出迓。」愛米得聞稱已名，大異，念夙未至此，何由知？卽曰：「以探奇至，不知遊躅之遠。幸瞻華邸，倉卒未敢投謁。乃先辱玉趾，惶恐何似。地雖距都不遠，第初踐此塗，瓌瓌鄙名，不知何緣早澈清聽？」麗人曰：「請往敝廬須臾，更陳顛末。」卽舉步爲導，愛米得從。入室，則陸離璀璨，觸矚熒眩，屋顛藻井，縷金鱗湊，尤煌扈美觀。愛米得頗耽矚賞。麗人曰：「此室陋不足容鄰，姑小憩。」卽肅愛米得坐，謂之曰：「君謂與妾甫選

迨，故聞道君姓氏，卽競競驚訝。第君博雅士，亦知世有所謂神仙者，卽貴教中亦數數言之。妾名巴里巴奴，忝廁仙籍，微特能悉君名，且知君家事。賢昆仲皆傾心於奴倫尼黑，出覓珍物，君於撒馬爾根得果，君兄和珊愛麗亦得管與氈。後君等以校射定婚，妾適過射圃，見君文弱，弓力薄，所發矢尙不能及和珊，卽隱於空際，代增速力，矢遂一往觸石墜。察君狀，若仍不能忘情於奴倫尼黑者。雖然，明珠已失，尙復奚言？以君才地，似不當以塵世人爲匹偶，仙緣伊邇，又何必作刻舟之求耶？言至此，素靨融融，然若輕霞之薄綴，橫波下注，似不勝飭澁者。愛米得已默會，思「奴倫尼黑他屬，卽倦戀何益？且彼色雖豔，以視巴里巴奴，則且爲姬媼。自以凡資，得匹仙姬，實無涯幸福，又何必不順承其指？」乃柔聲答曰：「倘荷不棄，俾以鷓鴣鳳，雖惡汗，願足矣。」巴里巴奴曰：「妾最爲父母愛憐，卽婚事得自主。竊喜獲附於君子，願舉所有屬之君。勿以自呈身遭菲薄，幸甚。雖仙人婚禮與塵凡殊，然妾當破格以從君意也。」

愛米得懽甚，欲以吻接衣，示誠意。巴里巴奴卽舒腕就曰：「愛米得，妾已矢志相從，君亦當以愛忱盟諸曠日。」愛米得喜躍，面天而語曰：「矢言偕老，安敢背盟！大澣可枯，此心不可易。」巴里巴奴曰：「感君切誓，同心一袿，較赤石爲堅，視彼晷夕虛儀，更覺切至。」又曰：「君跋涉，腹應枵，當小飲啜，

再導遊諸別院。此室卑狹，不足久留。」須臾，酒餚進。畢食，乃從巴里巴奴周歷覽矚，其結構巖崿，彫飾珍燄，陳列闕博，視前小憩室無異培塿之與昆侖，燭火之與朝日也。愛米得王子長宮禁，豐席履，非僻陋無見者，至是則口吐心豔，不知所欲稱道何等者。巴里巴奴曰：「諸室幸尙不湫隘，然儼之上仙所居猶不逮萬一。尙有囿，小具林木，頗不惡，暇當與君縱眺。時吉筵備，寶炬數百，照燭輝耀。比入座，女樂列隊左右奏，聲清窈流逸，曲度縹緲，非人世所聞。廚傳以次進，盛殺核，雖醢龍脯麟不足以喻。酒芳冽，爽而不醇，飲竟，偕起，小坐錦榻，則舞女作鸞翔鶴翥之戲，騰趯畔楸，不可端倪；細樂秋鏘，搖曳其際。比夜闌，侍者列直導愛米得及巴里巴奴歸寢室。自是讌賞無虛日，愛米得以此間樂，不復萌歸志矣。」

巴里巴奴恐愛米得思歸也，百方爲遊娛，以悉鬯其意，瞬已六閱月。一日，愛米得忽念此行未嘗告父母，蹤跡不得，必苦念無已時。思至此，對樂不懽，遂白言欲歸省。巴里巴奴大驚，謂將棄己也，亟應曰：「妾或有不至，致開罪於君，不然，何遽欲作歸計也？前盟在耳，背之不祥。自維以誠意待君，當邀君察，不知君何意不滿於妾，忽有此言？」曰：「人非木石，深情一往，寧有中道渝者。僕所以瀆請，徒以父老愛憐予甚，出不告，不歸，必憂疑不能解，恐傷老人意，故思暫返，非有他也。卿旣重言別，僕亦胡忍分攜？寧負不韙名，不欲拂雅意也。」巴里巴奴聞而大慰。嗣是愛米得雖不復理前說，而心終不自寧，或

臨觴愀然，每及家庭事，尤稱父慈愛無極，數數言，微示其意，蓋希巴里巴奴見憫，或釋使歸也。

愛麗與奴倫尼黑結褵之夕，忽失和珊及愛米得，王大驚。未幾，知和珊已度爲豆伐司，王多方慰藉，並力勸之歸，不得。又徧跡愛米得，使者分道出，久之，杳然。王疑其怨懟厭世，或自招棄，念之益悲愴。一日語維齊曰：「三子中愛米得最賢，朕不能離世俗見，朕愛少子亦較篤。茲何圖一旦無故自亡去，周求不得，積思如癡，每慮其或已蹈不測，心漼然若墜崖谷。不識有何策以紓朕憂？」維齊躊躇對曰：「無已，請以巫卜。聞有某覲，能知人不能知事，術至奇，倘召之至，詢王子蹤跡，或可得。」王領之。翌日，維齊迎覲入朝。王告以愛米得亡失，使推測所在。暨生死。覲曰：「請歸以術覓，詰朝覆命。」王曰：「得則有重賚。」覲再拜退。翌日，偕維齊入白曰：「歷以諸術測，知王子實未死，蹤當不遠，尙竢確測所在。」王聞少慰，命亟推度之。

不知愛米得自一萌歸志，心搖搖不自己，既時時以微言相動。巴里巴奴至明慧，早察其臆，自維彼父子情出於天性，強閼之不可；且愛米得恂恂長者，必不作中道棄，使歸省卽至，亦何害？卽謂之曰：「前未卽許君請，非好阻窒，亦徐待籌思。今察君篤於情愛，實無他腸，君誠以欲一慰老人念者，行卽返此，妾謹當爲君治裝。將以言返之遲速，知君情之厚薄。妾以愛君摯，故不欲君久離，非有他意也。」

愛米得斯時感激心脾，幾欲投地謝曰：「予心誠所謂鼇戴二山，深知其重者。既荷垂諒，予曷敢久留！予非有胸無心者，辱厚愛，實不欲一息離，願卽首塗，庶得遄返。」巴里巴奴聞言益喜，前疑盡釋，曰：「敢以一言爲臨別贈，君見翁，請善飾辭，幸勿以妾本末居處及婚事告。不然，恐啓疑，有他變，其慎旃。」愛米得唯唯。巴里巴奴命紀綱二十人騎以從，甚都。命以駿馬至，轡韉精絕，使愛米得乘之。既出，循途入郭，衢中人識愛米得者，歡躍以迎。比至宮，與王相持爲禮。王喜甚，謂之曰：「汝發矢至遠，以不得矢，致失奴倫尼黑，冥冥中或非無意。汝遽不告去，度汝蕩蕩，恐有意外變，頗以爲慮。」愛米得對曰：「兒之眷奴倫尼黑也，甚於二兄，不圖事舛忤，兒心若被刃然，卽強忍抑制，而愛情之不能遞泯，激之如怒潮之涌，益澎湃不能已。情之發，心不能主，譬專制之君，下令束縛，不聽自由。故一蹈情網中，理想皆窒，兒之癡正不自覺耳。自失矢後，兒欲窮究竟，惘惘行，冀跡矢所在。歷十餘英里，於石壁下得之。兒不敢對父之漫斷，惟念矢力必不能達，或有默主之者，則不得妻安，知非福。後果得奇造，惟事祕，不敢告，乞憫恕焉。兒至安穩，特以累父念爲疚，故惚惚歸。倘許隨時起居，則願亦足矣。」

王曰：「兒所請，無不允者。雖然，兒能常左右，則益慰予懷。願以居處告，有念可以使者來。」愛米得曰：「兒萬死，不敢奉命。兒自當數數歸省，他日，父將厭兒勤也。」王曰：「予初不欲刺汝隱。汝善自

保。勿使子憂念，見汝孝思。」愛米得留三日，乃辭去。

巴里巴奴見愛米得返，笑盈於頰，初不料若是速也。憶疇昔妄疑愛米得有他想，甚悔淺測，自是愛益篤。愛米得備述答王語，自是月餘，不復言歸。巴里巴奴以愛米得戀己而漠親也，不自安其意，從容曰：「君殆忘前歸時慰翁語乎？君嘗以語妾，妾恐君偶失憶，故以告。」愛米得曰：「非予善忘，恐左卿意，未敢瀆請耳。」巴里巴奴曰：「噫！君殆狹妾矣。妾前既從君請，甚重君不爽。君但有言，又何敢少梗。翁憐少子，必切盼，距曩期匝月矣，盍再往？此後當月一省以爲常，無俟妾言，亦無庸白妾，君其識之。」

翌日，愛米得復歸省，其儀從之煊赫，竦動衢路。嗣數數謁來，民漸知其事，每至，空巷宇來觀，道爲塞，皆嘖嘖稱道不置。王亦懼寵有加。久之，朝臣之夙倖者皆嫉妬側目，竊竊偶語，漸譖於王。謂「愛米得騎從往來，焜煌華貴，而行踪詭秘，莫測所自，必有非常之謀，陰險叵測，將不利於朝廷。當窮其居處，豫爲防範。」王寵愛米得甚，不入其言，笑謝曰：「公等休矣，胡此過慮？愛米得明正知大義，必無此逆行，無事妄揣。」譖者曰：「公主奴倫尼黑結襦夕，王子和珊與愛米得遽亡去，和珊既忿激爲豆伐司矣，愛米得素鍾情於公主，一旦失望，必憤懣不能平，思有以快志。從來情欲之激，雖素愿者能爲鶯悍，卽骨肉有不顧。陛下以愛米得數歸省，無幾微快快，以臣等所言爲過慮。不知其陽盡禮爲歡顏，實



陰欲售其術也。且愛米得來時，人馬無疲態，塵不著褲袴，其居處必不遠，謂之非難，願陛下留意。臣等爲父安計，故敢冒瀆，不避離間之嫌。」王曰：「甚嘉汝能直言。然愛米得必不悖道至此，朕所確信。」蓋王爲是言，所以息言者喙。久之，漫潤滋衆，王意不能無動。思潛察之，密召前覲至，曰：「汝言王子未死，果無失。第王子不欲言居所，朕亦不復強。汝試以術偵之。俟王子出，卽尾覘得實以報。」覲銜命，既知愛米得拾矢地，卽往匿亂石間以俟。俄愛米得至，覲目送之，須臾已杳。覲大愕，視石壁，峻不能越，或由地道，乃周索，皆土石無少罅，蓋前愛米得所見之鐵扉，由巴里巴奴以術致之，非他人得見。覲不得已，以所偵歸報，且曰：「願假以時日，必能得一當。」王曰：「如所請，其好爲之。」卽賜以鑽石一，謂倘果謂得逆跡，尙有厚賚也。

嗣是覲日往跡，頗有端倪，思設策以入。一日，愛米得出，見一嫗倚石而呻，若患重疾，惻然止問。覲微睨而吁曰：「予擬省親某所，途欠得熱病，疲不能行，曠地渺居民，安得有援手者！」卽欷歔呻楚，日昏昏欲暝，呼吸艱微，情狀至可憫。愛米得曰：「可憐哉！當令從者翼嫗至室治疾何如？」覲陰喜適中其計，頷之，力疾欲起，佯憊而仆。愛米得使兩從者掖之騎，愛米得先，諸人從。旣入，商於巴里巴奴曰：「出門見此嫗，以病作，委頓途側，甚可憐憫，故偕歸爲療治。卿慈厚，亦必垂矜。」言次，巴里巴奴目注覲，若

已知其詐，重愛米得請，命扶入曰：「君圖救危困，仁心滂然，願成君志。第恐施非其人，善舉轉爲惡果。此嫗大狡，疾詐耳，殆陰欲偵動靜，爲君禍。雖然，彼卽至黠很，予必有以解脫，不少貽君憂，幸勿介抱。」愛米得大驚曰：「予生平未陷人，而人欲陷予也，何故？然彰瘡有常理，予惟常守予好善之誠，不及顧意外利害也。」言已，復與巴里巴奴別，馳詣王。王眴眴仍慰愛良至，絕不以心疑見圭角。

維時兩侍者掖覲入室，憩諸榻，支以錦枕，然後設牀衾，覲乃偃。一侍者出，攜罇水至。一侍者承嫗起坐，曰：「此獅泉，飲乏能已熱。」覲佯若不願者，久之始取飲，搖首蹙額，作格格不下狀。復臥，侍者覆以衾，謂之曰：「少休，予等一旬鐘許，當復來視。」覲以詞來，至是粗得要領，擬歸報。頃之，侍者至，覲霍然起曰：「泉大效，未一旬鐘，病卽已，請導往見主，謝再造恩，並告別。」於是侍者爲引至巴里巴奴所居室，重檐複拱，閎麗渺匹。巴里巴奴據七寶鏤金之座，女侍靚妝鵠立，氣象尊穆。巴里巴奴以眸光射覲面，爍爍可懼。若已洞其隱，覲體欲顫，肺葉如震擊然，倉皇噤其口，但伏他膜拜。巴里巴奴曰：「恙愈可喜，此行殊非偶，一眺覽，歸未晚。」旣周歷臺池樓榭，侍者謂他所尙有別墅，壯麗亞之。覲故嘖嘖稱道。俄達鐵扉，出不數武，則崖石巉巖，無蹤可覓矣。

覲歸，潛行謁王。召入，覲容色蹙蹙，若重有慮者。詰之，則請王屏左右，覲乃縷述始末。且云：「室宇

起居埒禁中，女貌尤豔絕，侍從如雲，一寶座值可無價。乍觀之，王子偶此仙姬，實無量幸福。然跡詭幻不可度，恐此尤物爲禍水耳。王子素孝謹，必不爲非常事，倘惑於其婦，一時失計，爲陛下憂奈何？似不可不備，愚心用是惴戚。既有所見，不敢不瀆。」

王雖習知愛米得之爲人，然衆煦漂山，聚蚊成雷，竟爲蜚語所入，謂曰：「汝訓得實，甚幹，此事重大，當熟議之。」乃出與倖臣議。疾愛米得者益傅合其說，所欲下石者無不至。王命籌抵禦策。或對曰：「幸王子來朝，趣逮，并其從，幽諸請室，終其身，則謀何自發！」衆皆撫掌稱善。覲日，王小語曰：「陛下少退，敢以管見進。」王出，覲曰：「諸臣之言不可從也。諸臣嫉王子，故欲逮繫，行太暴，願以和平。且王子從者皆仙侶，能隱形，雖欲捕不可得。脫王子受繫，從者逸以告，女必興問罪師，則王殆矣。且逮之，在陛下有虐子之實，在王子負圖逆之名，父子兩敗，智者不爲。故爲陛下謀，不如畫策陰窘女，女窘則謀弛。蓋仙術苟念至無不可力致，可命王子就女乞異物，如行軍需帳至夥，然必舒可容全隊，捲不盈一握，則可免載運煩，卽以是帳求女昵王子，必力奉。旣得，可復以至難獲者請。迨彼技索，則必逸去，與王子絕。旣可免禍，且消弭於不覺，何庸驟動聲色耶？」王曰：「善。」以告諸臣，並詰以策有加此者否。衆不能對。王決意從覲言。

翌晨早朝，愛米得亦在列，王謂之曰：「汝前祕不以居處告，朕亦不欲刺人隱，故不汝窮詰。今予已悉汝得偶於仙姬，美而才，誠汝大幸，予亦喜得佳婦。惟仙人多能事，尙將有求於汝婦者。汝知行軍時軍隊駝馬皆需營帳，載運良不易，汝婦誠能爲致一營帳，使舒之，雖無數軍隊，皆可免露宿，比斂，則掌握可藏，則於行軍至便利，且不特從軍者蒙惠也，諒汝婦必不予却。仙術奇幻，一粒藏大千世界，帳之廣覆，又何足云。」

愛米得大詫，不意父忽有此要求也，帳非易致，似有意欲窮其術者，未識何由動父之忌。况結襁以來，未嘗稍有求於巴里巴奴，以承眷愛，志願斯足，不欲以他事煩其慮。用是躊躇久之，曰：「兒之不以所遇告，以事涉荒幻，徒駭人聽。父既知，兒復何隱？兒婦雖篤愛，然兒從未有意外請。且謂仙人無不能致之物，未之敢信。卽能，兒亦不願知之。何則？慮彼將因是而輕予也。不圖父曾未計及於此。願父垂諒，庶不致或妨兒等之愛情。倘父意在必得，兒又何敢逆命，第成否不可必，不成則兒無顏以見，卽不能時來侍左右，惟我父實哀憐之。」王曰：「汝素知大義，必不以予一言遽自絕去。且味汝語，似未諳夫婦間情愫者。凡夫婦相求請，情至，必不忍拂意。汝囁嚅不欲啓齒，殆未能自信果爲婦愛耳。愛不摯者久必賤，盍嘗之，以測厚薄。脫於此事有難色，卽一無所請，恐亦難要久也。」愛米得滋不悅，亦不與

辯，卽率從者行。巴里巴奴以其早歸致詰。愛米得但言無他。巴里巴奴曰：「觀君容色，甚不懌，卽有不能言者，但以諛妾，或可解結轡。」曰：「前予以卿訕囑，祕我曹婚事，未審王何從悉本末，且迫予向若要求，用是心灼。」巴里巴奴曰：「君尙憶曩日病婦否？君以惻隱，孰知彼竟鬼蜮也，潛刺事以聞於王。妾初時卽疑其詐，重違君意，致有此失，然亦不足窘君。君姑言王之見迫者，何也？」愛米得先明己所以不欲瀆請，然後具道王索帳事。巴里巴奴笑曰：「將疑君有不可釋之憂，僅此微末，烏足縈君慮。蒙君體諒周至，第妾雖無似，謂是區區者不能致，則未免淺測，卽難致十倍於是，亦咄嗟可辦，幸勿繫懷。嗣後無論君如何取求，妾應必如響，君其識之。」言竟。命司筦庫者來，諭之曰：「奴基哈，趣取最大之帳。」須臾至，小若方勝之疊。巴里巴奴以授愛米得曰：「試審之，不識稱王旨否？」愛米得驚忖是安可覆軍馬，以巴里巴奴戲也。巴里巴奴覺其意，立命奴基哈張如法。卽偕出如曠埜中，出帳置諸地，挈以手，則百千萬疊紛紛出。命十餘騎引其綱，四向馳，盡埜之周，里可十數而帳若寬然有餘。愛米得歎曰：「非僊力惡能致此！僕夏蟲識狹，幸恕其無知。」巴里巴奴曰：「差幸不辱命，此帳可任意伸縮，大小必能稱王意。」奴基哈收帳，愛米得卽攜帳以朝王。

王以要求之帳必不能致，婦必愧遁，愛米得窘無以覆，必絕跡，而愛米得遽來宮以帳進。王驚察

之，命張以試，覆全軍，尙綽然，默無以復難，卽陽贊歎。愛米得曰：「軍隊有多寡，此帳可隨需爲廣狹，無不當之慮。」王故爲驩喜感荷狀，令愛米得爲致謝巴里巴奴。且謂此帳值不貲，命慎收皮。旣退，益忌愛米得，意以愛米得得仙助，將無所不可爲，已權力不能制，脫生變，奈何益欲敗之，密召覲與議。覲進策，令愛米得取獅泉之水，泉爲獅守，取至艱，足以窘其術。王聽之，卽詔愛米得曰：「予老矣，多疾。聞汝婦宮中有獅泉，能已病，汝其語汝婦，爲致此水，俾予得安頤養，諒汝所大願，必不予卻。」愛米得以王要求之無厭也，意覲覲然，雖巴里巴奴謂所求罔不應，終不欲數喋喋。久之，乃曰：「再以請，毋乃太黷。泉非兒能致，必假力於巴里巴奴。兒雖不避再瀆，得與不得則未可知。」言次，頗形不悅色。

翌日，愛米得歸，備述王所請，且曰：「允否乞自主，僕不敢強。」巴里巴奴曰：「否，王所以數請，正信子等篤伉儷，無違言也。脫不允，則顯妾情薄，胡以自安，必從王請。妾固知王謀於覲，覲授計，使苛其求，覲雖毒蠶，亦不能困子。惟獅泉居某堡，有獅四守之，兩醒兩睡，更番迭望。有入汲者，向獅口，無脫者。然禦之有術。」時巴里巴奴方刺繡。卽以一線球授之曰：「當先具馬二，一以乘，一載貯水器，復剖羊一，磔爲四，亦置馬上。黎旦，策馬行，取線球擲逾馬首，球轉旋如風，卽縱騎隨，球止，則爲泉所。自堡外窺，兩醒獅必吼而出搏，兩睡者亦必應聲起。趣取羊分投之，獅必爭食。急至泉側，取水入器，策馬逸。獅方



食羊酬，必無暇窘君，君可得無恙。」愛米得如其言，至堡，以羊分擲，果得水。偶返顧，見兩獅尾其後，拔劍將爲禦，則一獅析右行，趨前，領首掉尾，無惡意。愛米得鞘劍縱辮行，獅爲前後。須臾抵都門，獅隨入。至宮，獅乃返。見者皆惶遽閉戶，而獅固馴善，無幾微犯人。愛米得面王，以獅泉進，曰：「兒躬往汲取，雖犯險，幸有以報。私心竊祝，父卽不飲此水，亦永永康彊。」王曰：「甚嘉汝冒險致此。聞有獅守此泉，猶不易取，兒何術遽得？」愛米得曰：「實兒婦授策。」遂備述取泉事。王聞，嫉益深，特深沈不露，且嘉許殷殷也。

於是復召覲入，與之謀。覲以道途喧傳愛米得引獅入城事，已悉梗概，乃密授計於王。王翌日謂愛米得曰：「尙有一事語而婦，當爲我致一侏儒，身不滿二尺，髻之修如其身者，且二十餘倍許。械以梃，鐵爲之，必重至五百磅者。又必有辯才，能忤人意。」愛米得度得侏儒非難，必若是怪異，雖窮世界不可覓，木然不知所對。王復諄諄不已。愛米得因辭歸，以語巴里巴奴，且曰：「王殆欲以此窘予。不然，則欲假手以戕予生耳。試爲予謀一自衛策。」巴里巴奴曰：「君復何慮？此侏儒之得，更易於獅泉。妾有兄，曰史基阿巴，生具奇表，適如王所言狀。妾雖與同父，迥不相類，兄性暴戾，當馮怒，必行其志，無可解。第雅重妾，有所請，罔不從。一鐵梃重約五百磅，常以自隨，其雄力絕一世，足以應王命。當趣之至，幸

勿以貌寢致恐。」愛米得曰：「既爲卿兄，接見且不遑，奚恐之有？」

巴里巴奴命置案廡下，爇香於鼎，煙氳上，從容謂愛米得曰：「兄來矣。」則瞥見一人躑躅至，軀高尺，復半之；髯磔磔然若坡竹之怒挺，翹於前，長可三十英尺；魁其頭，顛窈其目，貌奇醜，毳毳繞面額，眉且爲所掩，高撮其冠，頂銳甚，嶷然指天，負鐵梃若柱。時愛米得大駭怪，勉肅躬以俟。史基阿巴睨愛米得曰：「此爲誰？」巴里巴奴曰：「是愛米得，妹婿也，婚時擬謁兄，以兄出征未果，茲用爲介紹。」史基阿巴奮然曰：「是至戚，倘有所命，必諾。」巴里巴奴曰：「無他，惟予翁主印度，欲一見兄，願不憚跋涉。」史基阿巴曰：「可。」卽欲行。巴里巴奴曰：「姑緩，當以始末告。」史基阿巴領之。明日，偕愛米得行入朝，於途見者皆空逸恐後，道無人跡。抵宮，闈者駭匿。比見王，時方視朝，羣臣驟覩，並踉蹌若驚獸竄。史基阿巴植立王前，卒然謂王曰：「予來，汝欲何爲？」聲若怪梟鳴，王驚絕欲仆，手蔽目不能對。史基阿巴則大怒，謂「已自遠來，王乃偃蹇不爲禮，胡貌我？」卽舉梃向王，「汝不屑與予言，試嘗予梃！」愛米得阻不及，王已應梃下矣。史基阿巴方欲擊大維齊，愛米得亟曰：「彼常善諫王，無惡跡。」史基阿巴曰：「然則讒汝者爲誰！」卽揮梃殺諸倖臣，在廷之不及奔遁者盡死。須臾，瞪目謂大維齊曰：「予知宮中有一覲，實戎首罪，浮於諸倖，尤惡，趣縛之來。」大維齊卽以覲至。史基阿巴梃碎其首，曰：「詐病

進讒者合受此刑！」語衆曰：「戮此曹，不足振國是，當以愛米得嗣王位。有阻撓者殺無赦，並屠都民，無遺曠。」於是廷臣皆同聲呼愛米得王萬歲。須臾，闔城並應。史基阿巴趣愛米得卽王位，行朝賀禮，與衆臣盟，然後往迎巴里巴奴入宮，册爲后。

王子愛麗與奴倫尼黑於倖臣誣陷愛米得事皆絕然不與知，愛米得故亦優遇，畀以地，使自治。并往見兄和珊，告以所遭，使歸國，任擇封邑。而和珊旣爲豆伐司，耽閒適，不欲嬰塵累，固辭不願，且謂此生視榮樂若桎梏，得優遊方外，足矣。

① 比士那加 (Bisnagar)。

② 婆拉門人 (Brahmins)，印度國民之一級，掌宗教之事者。

③ 蘇達河 (Sudd)。

蘇丹聞求珍記事，益咀味不厭，旣悅其口說，卽不能遽踐前言，恣其殘忍。史希罕拉才得已窺蘇丹意，以百里才得能言鳥，事最奇妙，乃復袞袞道之：

## 能言鳥

顧斯羅司加者，波斯國儲君也，好微服夜行，左右亦易衣以從，刺探民間奇聞瑣事。比王薨，卽位，宅憂盡禮後，一夕又微服偕維齊私出。時夜分，途罕人跡，達一巷，忽聞笑聲出屋內。自門隙窺之，見三女子坐睡椅，促膝語，似爲姊妹行。長者曰：「他日余必適爲王製佳餽者，得以暢飮。」次者曰：「余必庖人是歸，供玉食者，割肉以貽，余之口腹，當肥甘長饜矣。志在舖啜，實與姊同。」少者聞之，靦然而言曰：「二姊之願，胡自卑若是？余竊不自量，非王不耦。誠得爲后，他日育王子，貴美無倫，雖精金擬其髮，皎珠擬其啼，玫瑰擬其笑，尙未足狀也。」王聞三女言，獨奇少者，且容最麗，計必各如所願而後已。卽命維齊識其居，明日當以此三女見。

翌日，維齊詣其家，趣速飾。飾竟，亦不與言繇末，卽挈之見王。王曰：「昔夕若曹言志，余已聞梗概。惟所言果由衷否，其亟實告，毋隱。」三女皆俯首刮地，不能仰視，面洞赤過耳，羞縮不自安，且恐昔夕言或有冒觸，益暗噎不敢出氣。王溫語慰之曰：「所以趣若曹至此者，無他，欲實行若曹夙志耳。」卽指少女曰：「爾旣願耦予，卽日成禮何如？」又顧長者次者曰：「若二人言，願嫁予之庖人及製餽者，必償汝願。」少者卽跪謝曰：「昔夕戲言耳，自揣微賤，不足備下陳，乞恕謬妄。」二姊亦爲緩頰。王曰：「否否，我不欲聞求恕之言，特欲成爾曹素願而已。」

於是命三女同日嫁，然高下迴判，於少者則窮奢極侈，如國王娶后儀，於長於次，雖幸不落窠，要不能越餅師膳夫之分。二姊既豔其女弟之尊榮富麗，自顧益慚惡，乃大悔恨。於是由羨而妬，由妬而憤，皆欲陰行其不利而後快。

一日，二女遇於浴室。長女曰：「倖哉吾三妹，乃忝此非分。量其容止，豈受寵無慚耶！」次女曰：「此中舛午，真有不可解者。不知渠以何術動王而矜寵若是？且其狀尤委瑣，徒以齒稚，得膺此選。姊儀體遠出渠上，而獨見遺，尙得謂有公道乎？」長女曰：「予姑無論，使汝中選，予亦何言。今以彼汚陋之姿，驟躋榮貴，予實不能無介介。此事爾我同病，必協力共謀之，凡足以致其死命者，我二人思想所及，必互以告，以共雪不平之恨。」

議既定，自是二人晤則密商方略，雖屢畫策，而未得因緣以逞，毒念愈蓄愈烈。相與詣后所，僞爲恭謹，所以阿諛之者甚至，道家事瓊璣，以示親愛。后天性和厚，不以鼎貴驕同座，愛敬二姊如初，禮接有加焉。

后婚數月後，有身。王大喜。二女亦來致賀，并言臨娩時願職看護，無事保姆。后曰：「姊得來護視，甚善。第事惟王命，倘見許，妹必領厚意。或設法先以此事達王，妹從而允之，何如？」

於是二女怨其夫，因所識廷臣爲之說。王聞而語后。后曰：「陛下倘以爲可，敢不從命。妾思產時與其以素不相習之保姆來，誠不若姊之親便。」王納其言。由是二女得入侍，竊喜得乘間施技矣。

婉期至，后產一男，貌端麗。二女先陰置一小篋，卽麻裏而置其中，擲宮河，使隨流去。僞報於王，所產者狀類犬，已死，棄之矣。王大怒。以爲不祥，微維齊力諫，后幾擯斥焉。

篋乘流至御園河畔，時爲筦園事者某總督所見，命夫取至，比啓篋，則兒猶活，眉目如畫。督婚久無子，得此大喜，立命攜篋歸，示其室，語以故，卽爲己子，傭乳媪哺之。其室來忻幸過望，相與度此兒必出自宮中，卽亦不敢究所由來。幸無屬耳目者，事得終祕。

次年，后又舉一子。二女以前法棄諸河，復爲督所得，二女不知也，則誑謂孩體斑而毛，形若狸奴，然墮地卽死。王聞之益怒，必欲治后罪，維齊爲免冠乞恩，乃已。後二女知后復孕，預刻一木孩，狀甚怪，及后臨蓐，女也，二姊棄如前，代以木偶。而隨流之兒篋，督又見而拯之。后二子一女皆見撫於督，事亦至巧詭矣哉。

后每分娩必暈，閱一時始蘇，蘇而以爲真怪產也，又以二姊至親，不疑其誑，故二女得售其技。白諸王，王忿不可遏，罵曰：「賤婦人數產怪，必不可留！留之，則毓怪無窮期，必殺之。」乃當后死罪，飭維



齊監刑。

羣臣知后之無辜也，咸爲后乞命，維齊諫尤苦，曰：「國家法律，死刑爲極。今后三產怪物，孽非自作，稽之往冊，產怪之事，時有所見，后不幸而遭此，且憫憐之不暇，况加以罪！后因是失寵，已抱恨無盡，遽入以死罪，陛下縱矜后，其如法律之不當何？脫罪更有浮於此者，則執法將窮，何以定輕重？敢昧死以請，乞收成命，幸甚。」

王聞維齊言，知后無死罪，特怒猶未釋，徐曰：「雖免其死，必苦其身以儆。」立命製木籠一，中闕一穴，使后衣大布之衣，囚其中，置清真寺外，凡入寺僧侶，過必唾其面，違者罰亦如之。維齊雖憐后，亦不敢逆王命。籠成，后就禁，環而觀者日必數匝，有指笑者，有憫惜者，而二女則大悅。

后之二子一女，自督與婦撫若己出，日就長，男則魁碩，嶄然見頭角，女婉麗無匹。督以古帝王之名命長曰伯曼，次曰波維齊，又以古后之名命其女曰百里才。無何，二男就傅，百里才齒尚幼，見二兄讀，羨之，願就學。督喜從之。百里才敏而好學，不數日，所學與二兄埒。後兄若妹業日進，研究各學，必詣其微。師驚異，自謂不及。百里才復工音樂，善騎射，與二兄角技，直陵出其上。

督見伯曼輩淵穎好學，意愜甚，凡一切教育游藝諸費，概不吝，使精神活潑，所詣益孟晉。又以供

職久，菟裘未營，遂於郭外闢地，若原隰，若林麓，若區晦，彌互相望，創築別墅，極縹緲窈曲之致，鋪綴華煥，罔美不臻。迺連別廡，則卉圃拓焉，水石臺榭，參差映帶，幽夤絕倫。波俗貴家，好以園林之勝相矜尚，督於此尤經營刻意，殫媵竭巧，惟恐落人後。又別開獵囿，繚以周垣，縱諸禽獸於中，特爲伯曼輩馳逐設者。

新室落成之日，督入白波王，備言衰朽，不堪供職，乞恩致仕。王以督精勤供職，歷年既久，勞勩實多，詢「告退外尙有所陳請否？」對曰：「殊恩所被，感激無已。徒以耄老，願乞身以終殘年，他無所請。」乃予告歸，移居別墅。時妻已物故，幸兒女承歡愉，娛暮景。詎甫五閱月，督遘急疾，倉卒易篋，不及將宮河得篋事告知，故伯曼輩竟不知爲后產也。旣喪葬盡禮，承遺產，以修以游，不求知聞，深自韜抑，所蘊蓄因卓卓越輩流，足備見用，然二人志高邁，雅不願汲汲於仕進焉。

一日，伯曼昆弟出獵，百里才方獨坐，忽一回教老尼來，乞入禱。蓋家有自造小寺，又值禱日，故尼求入焉。百里才許之，並願從婢，俟其禱畢，常導遊諸勝。旋遊畢，至廳事。百里才出，肅尼入室曰：「辱枉降，良深喜慰。願一親言論，以祛蒙鄙。且如尼之清行超越，卽賢智者亦當效法，矧區區之愚。」尼遜謝。百里才曳使並坐，藉示敬意。尼曰：「承青睞，予良自愧，然雅命不敢不從。」乃坐。婢舉食案至，果饌羅

列。百里才持一餅奉尼曰：「食之，遠道來，必餒。」尼曰：「平生未嘗此精製，蒙賜感感。」百里才舉諸信奉事以詢。尼一一答。語次，百里才偶問：「此室陳列備否？」曰：「美麗蔑以加；惜三物未具，具則凡全球宮室苑囿皆莫與京焉。」百里才曰：「三物者何可得否？乞詳示。」曰：「一爲能言鳥，名白兒希沙，鳴則能使諸善鳴之鳥畢集。二爲自鳴樹，葉多細管，能發種種和樂之聲，縵絲不絕。三爲金色水，無論何所，鬪土如盎大，置金色水一滴於內，泉即歎湧直上，復霏布以下，若珠璣之瀟落，永無間斷。」百里才聞之，大呼曰：「此三者誠希有物，尼必能知其出處。若何可得？其有以語我。」曰：「蒙殷殷下問，若祕而不告，未免等於妄人。三者皆出印度相近處，此去大率二十日程。往覓者計行至第二十日，首遇一人，卽詰三物所在，必常指示也。」尼言畢，辭去。

百里才自尼去後，亟欲得三物。度「尼已示方略，當無舛錯，惟希有之物，未可以平易得，必多歷危險，脫不幸，微特不得，且罹禍奈何？」念至此，滋不悅。比二兄歸，見其色悒然，若言憂者，又不舉首爲禮，驚詰之曰：「妹容止異平昔，體中何如？得毋不適，抑事有拂汝意者？其亟諄我，當爲分憂。」百里才默然良久，始舉目一視，卽俯其首曰：「無事，請勿疑。」伯曼曰：「汝不以實告，益令人懣懣。吾出未久，而汝鬱鬱至此，必非無自。願亟語以慰余心，否則汝其途人余矣。」

百里才曰：「余所以重有憂而視爲要圖，非私一己，實爲二兄意氣計也。余家所以點綴園林者，似臻美備矣，不知欠缺者尙有三物：能言鳥，自鳴樹，金色水也。三者備，則凡天下園林之盛，舉無能出此右。昨有一老尼來，語余以三物所在，及往覓方略。誠得而有之，則聲價越諸園上，衆皆屬目讚歎，二兄主此園，當亦以爲大快。余志在必得，以何人往，願共熟籌。」伯曼曰：「甚善，余與弟必表同情，當竭力求得之以慰汝願。其亟以三物所在告，明日當首塗。」

波維齊曰：「兄爲家督，不宜遠涉險。弟不才，願行役，以竟兄之志。」伯曼曰：「弟意殷至，予甚悅，且才力迴出，必能如願。惟余去志已決，雖歷萬險，會不足動慮。弟與妹其靜俟好音也可。」於是百里才具述尼語，並爲治嚴。

伯曼之啓行也，弟若妹相與送別，并致吉語。百里才忽幡然改念，謂伯曼曰：「兄一騎遠征，躬歷艱苦，不測之事，往往而有，不識可繼此再見子。言想及此，心若懸旌然，敢請輟駕，余甯不得此三物，實不願與兄分攜焉。」伯曼靦然笑曰：「妹殆中餒哉？丈夫行則行耳，成敗不計也。至不測之禍，彼不幸者乃遭罹之，我此行不必爲不幸，安知事之不成？無已，請以佩刀卜凶吉。」於是解刀授百里才曰：「取此作記念，若刀光瑩然，余則安穩無恙，脫血痕現，死矣，可爲我申祈禱。」語畢，策騎竟去，終已不顧。

伯曼在道，僂指至二十日，遇一僧，髮眉皓白，鬚長及其足，口爲所掩，首草笠，以蘆爲衣，狀離奇甚。伯曼憶尼言，卽下騎致禮曰：「神父，願祝上帝默佑，延神父年，成虔修之志。」僧還答，語隱抑不可辨，徐察之，聲爲多髭所障，故謂之曰：「予有要事奉瀆，願聆詳教，而鬚室君言，能許予奏快翦，一芟薙否？誠使予得聞指示，禱幸何極。」僧許之，伯曼出翦，爲去鬚若眉鬢，色猶少壯，不若前此蒙茸欺魄之狀。伯曼曰：「使有鑑在，君將自笑，易老而童矣。」老僧聞之，亦爲莞爾，曰：「蒙君不棄，爲予飾貌，觀君狀，怱怱弛轡，似非無事者。請明示，倘可效力，當能使君滿意。」伯曼曰：「予所以不憚跋涉，志欲得能言鳥，自鳴樹，金色水耳。是三者知在斯地，而不得其確所，乞指途徑，則予不致入寶山空手歸矣。」僧聞，色頓變，目俯視，不置一辭。伯曼又曰：「予意必邀深鑒，君知與不知，願不愆答，使予不致濡滯誤晷，得舍而之他。」僧曰：「君所問予非不知，然予辱厚意，不忍漠視，故心猶豫，不敢以所知者直陳。」伯曼曰：「不識何事阻君意向，而吝教若此？」曰：「吾其語汝。予所以遲疑不言者，恐君罹非常禍也。凡道出此而問途於我者，不知凡幾，予必力阻之。彼等黽不已，予無如何，乃違心以告。然見其入，不見其出，予心憫焉。人情孰不樂生，君知命者，望速歸故鄉，毋自蹈禍難。」伯曼曰：「銘君摯誼，然我志已決，雖遭巨禍，罔懼罔悔。卽有攻我者，我有具足以自衛，復何懼怯之有？」僧曰：「攻汝之人皆潛

形，不能跡，君雖勇，恐爭勝大難。」怕曼大呼曰：「君言頽喪，更不能阻余猛進志矣。願直示，脫禍及，必不咎君。」

僧知伯曼志定，不可喻解，探囊取盃一，授之曰：「君既不能俯采芻蕘，余復何吝於君所欲聞者？請超乘後，擲盃馬前，隨盃所之。抵山足，卽下騎，履而上。道左有黑石纍纍，又聞嬉笑怒罵聲以戾君之進，是時當慎自持，勿恐勿恚，勿回首，回首卽化爲石。君所見諸黑石，其先皆若公等覓此三物來者。過此險，徐躋至顛，則籠鳥在焉。是鳥能言，叩之，能語君二物所在。惟君好爲之。毋少忽，致喪其身。」

伯曼曰：「承教，感何能已！必遵君言勉行之。事成，再相見耳。」遂策騎別去。卽擲其盃，盃蓬轉而前，按轡從其後，疾徐惟盃之視。無何，抵山脚，如僧言，下馬，以轡扣鬣，循徑而升。見黑石如棋布，不四五武，聞人語鼎沸，有云「此風漢胡來者？」有云「作此妄想，身且不保！」又聞大聲曰：「必繫之！必剖之！」又有若嘲笑者曰：「姑緩其死，問彼應作能言鳥主人否。」語雖雜沓，絕不覩人跡。伯曼心不爲動，鼓勇前，無幾微懼色。不意聲愈繁愈厲，若數百萬人圍而叫譟，風霆礪駭，響震山谷。伯曼至此，覺方寸驟亂，不能自主，迷離恐怖，股栗欲顛，頓忘僧言，欲下山逃禍，顧尋舊徑。孰意一回首間，驅體智識立卽變滅，蓋已幻爲黑石，并馬亦化爲同類矣。



波維齊與百里才每夕必出刀視，以卜凶吉。伯曼遭禍日，相與視刀，刀隱隱有血痕現其上。百里才擲刀而啼曰：「嗚呼！兄其死矣！兄以予故而戕其軀，使予不得見兄面，予罪何可逭耶！奈何！妄信尼言，而貿然以三物告予兄，以一鳥一樹一水觀玩之微物，而喪予兄不貲之身，予其何以自問耶！使此尼不來見，則斯念不起，予兄不行。由是觀之，尼真速予兄之死；速予兄之死，又何啻速予之死耶！」號咷不已。

是時波維齊悲哀之心雖與妹同，然不作無裨之哭泣，知百里才欲得三物之心仍不稍衰，謂之曰：「涕淚悲痛何益於死者？惟竟兄未遂之志，則死者有知，當稍慰耳。且何所見而以尼言爲謾者？妹於尼又何故前禮而後怨耶？兄之死或別蹈不測，非所逆料，何可以兄故而易我初念？余本欲代兄行，今兄不幸死，余當以明日發，以完兄志。」

百里才輟泣而愕眙，力爲勸阻，恐又蹈伯曼之轍，奈何！波維齊不從，竟於翌日行。瀕發以明珠一串授其妹曰：「余之凶吉惟此珠是占，余無恙，則珠一二可數，若膠結不可解，則必繼余兄後塵矣。雖然，願天佑余，不凶而吉。晤聚之權，且未艾耳，請勿以暫離爲惘惘。」

波維齊行二十日，亦遇前僧，向詢之。僧復恍以危詞曰：「凡少年來問途者不可以僕指數，然皆

去而不返。日前與君年貌略同者亦曾經此，至今未出，恐亦罹禍矣。良爲憫悼。」波維齊曰：「此余兄也，我知其不幸，特不識何由致死，乞明示。」曰：「化黑石死耳，與前兌寶者同受斯禍。君既知之，不如速歸。」波維齊曰：「感君愛我，然余欲得之念方烈，非君言所能遏。望授方略，余必力避險，冀不負指示之殷。」僧曰：「君壯志不可回，當以盃一爲贈。」波維齊不待其辭畢，卽趨前欲得盃。僧探囊授之，并語以法，且純屬無論如何奇怖聲決無害，勿少疑懼，一不慎，殆矣。

波維齊用其法，馬逐盃行。至山足，盃止。恐忘僧屬，再記之，而後登。甫舉武，卽聞人逐語曰：「若冒大惡而來探險，吾必戕若！」波維齊壯歲盛氣，驟遭毒詈，大悲，勒馬回身，思有以報之。未及四顧，而黝然珞珞布道周者，波維齊已倏廁其間焉。

百里才自波維齊出，時時弄珠不釋，臥則繫之項。起卽一一數之。一日，見珠互膠結不能脫，知波維齊有變，卽不復悲泣，急治裝具騎。臨行以暫作數日遊語其僕。乃著男子服持兵行。

百里才平日好馳馬游獵，能耐勞苦，非尋常弱女子比。行途之疾，與二兄等。比遇僧，卽下馬曰：「神父，能許我於此小休否？并望將能言鳥自鳴樹金色水三者示其所。」僧曰：「密司●雖男子裝，余則識真相。所云三物，予知之綦詳，何緣辱問？」百里才曰：「聞此三物故珍異，予亟欲得之。」僧曰：

「物誠異，得則難，恐不能受此艱險，不如已。予亦不願饒舌，使密司徒捐此千金之軀也。」

百里才曰：「余遠涉至此，備嘗艱苦矣，倘虛作斯行，余何以自慰？特不識若何艱險，予渴欲一知，自視余心力，當則往，否則輟。」

僧告之如前，一聞聲不懼，二不得鳥誓不回顧。百里才曰：「余知之矣，祇此二者，余已得解法。」曰：「願聞其詳。」百里才曰：「以木棉充兩耳，使驚怪之聲不能入，則心不爲動，直前無礙矣。」僧曰：「嚮者無人能計及此，我亦不知此法可用否，要不妨一試，或底於成，亦未可知。然愚見度之，脫有失，悔將奚及，不如亟返之爲愈。」百里才曰：「余心已告余矣，必濟何疑，求示途徑。」僧畀以盤，具道一切。百里才感謝去。

比下騎，卽以棉塞耳。走步上，嘵嘵厖聒，竟爾不聞。至半途，喧囂愈甚。百里才微聞聲息，心堅定不移，默忖曰：「縱萬變其伎倆，不能淫我志，徒令齒冷耳。」將至山巒，聲愈大，語愈怪，幾使人惶惑。百里才不顧，并力行。須臾達顛頂，甚平坦。果有籠鳥在。亟攜之，謂鳥曰：「汝旣爲余有，則當役於余。」言畢，出棉於耳。鳥曰：「壯哉女士，我非禍人者，請勿懼。我居此，非不自足，今旣爲主人得，見主人尊貴和善，喜所事得人，願聽命於左右。且我已知主人家世行事，他日當可爲臂助。頃有何指使，惟明示之。」

百里才大悅，謂鳥曰：「余來特欲得三物耳。汝既效忠於我，其先語金色水處所。」鳥卽指其地。百里才以銀瓶滿挹而返。又詢自鳴樹。鳥謂在森林中，葉若某者是。百里才覓得之，惟榦巨枝繁，不能取，商諸鳥。鳥曰：「無礙，第折枝歸插園中，剎那間卽成茂樹，與所見者無少異。」

時百里才雖得三物，心猶未適，謂鳥曰：「水若樹雖因汝而得，惟余二兄罹禍化石，實汝致之，當以何術復其軀？汝不余告，余將咎汝。」鳥以喙理翅，似有難色。百里才曰：「汝既言願爲奴，惟余命是聽，汝烏得違！」鳥曰：「我不敢違命，正熟思方略耳。請汝舉目，山之腹不有一甕在乎？」曰：「有。」鳥曰：「往取之，甕中有水，下山時，以水徧灑石，卽得之矣。」

百里才從其言，下山時，繫銀瓶腰際，左執枝，攜鳥，右持甕，且行且灑，無一遺。石得水涓滴，立復人馬形。伯曼及波維齊見百里才，互相持而泣。伯曼曰：「今日正如大夢之覺。」百里才曰：「全不自意。今復得與二兄見也。」又謂衆曰：「君輩皆以覓三物來，尙能憶纍纍錯布之黑石乎？試拭目觀，纍纍者已不復見，蓋君輩身及馬皆曩日道旁黑石耳。」復指甕及鳥曰：「君輩所以能復其形體，以得甕水故；所以得甕水，則鳥實導余也。」

伯曼及波維齊聞之，大悟，感謝百里才。衆亦相與膜拜曰：「微君，我曹其永爲石矣。蒙大力，願終

身爲奴，效犬馬以酬盛德。」百里才曰：「言過甚矣。余之拯諸君，以二兄故。若奴於我，又曷敢當。諸君得慶更生，其遄返故里。我亦欲歸耳，何必留此荒僻地耶？」

百里才整轡欲發，伯曼欲代攜鳥。百里才曰：「不可，此鳥奴於我，必日攜。兄可執杖以代吾勞。」又以銀瓶付波維齊。伯仲皆大喜，願爲前驅。衆則推百里才先行，而羣從其後以示敬。百里才乃率衆策馬下，欲一見僧鳴謝，而莫可蹤跡，豈老而物化耶？抑三物既有主，無待指迷而遠去耶？皆不得而知矣。

衆漸各分途別去。百里才偕二兄歸，以鳥置園中。一鳴則有異鳥無數，迴翔而至。以折枝插土，轉瞬間柯榦挺發，密葉藪布，蔭可彌晦。葉中皆出種種微妙音，恍金絲引和，翁繹中節。復以巨瓮帖地，傾入金色水，泉卽盈涌暴沸，怒激騰躍，高可二三十尺。最上若縈白霧，瀆灑而下，如霽珠之散垂。具此三異，喧傳達通國，來觀者趾相錯，皆稱羨不去口實焉。

未幾，伯曼兄弟獵郊外，遇王於塗，倉卒不及避，乃伏於道左。王見其豐容而都服，非恆人比，諦觀之，心益奇異。命之起，察其舉止，頗安詳，有軌則，久之始詰名若居。伯曼對曰：「臣等乃某總督之子，父逝，仍居於鄉，以才質駑下，不敢進求錄用。」王曰：「卿等皆好獵乎？」曰：「竊媿無似，平生頗以搏射

馳逐爲樂。且波斯爲尙武國，凡爲國民，當共不忘武事，以振厲其精神。」王聞言大悅曰：「甚善，願觀汝等身手。可偕往別囿，任擇其所好者手搏之，何如？」於是伯曼等從之。獵所見諸獸羅列，種類繁夥，中一獅一熊最猛惡，有殊力。伯曼願當獅，熊則波維齊任之。力前相搏，各出絕技。俄而獅若熊皆爲所斃，旣獻獲，又往角逐。王止之曰：「願少息，汝曹猛氣無前，周陞之獸不足騁志。且技擊超距，迴絕倫比，允足備干城選。若父精勤於職，汝曹當繼其美，朕且畀爾重任也。」對曰：「猥蒙識拔，捐糜不足報。第臣等僻野之性，實未堪廁朝列，敢乞放還。」王見二人不欲就職，深詫之，詰其故。曰：「臣等有女弟，至相陸愛，事必互相質，出處事大，乞歸與商榷之。」王曰：「甚善，詰朝再會獵於茲，用復朕命。」

伯曼兄弟歸，忘王言，明日至獵所。王曰：「昨事與汝女弟言，意何若？」二人相覷，不知所對，頰洞赤。久之，伯曼曰：「萬死，偶遺忘，乞宥其罪。」王寬大不之責，探囊取金球，置伯曼懷，笑謂之曰：「以此球爲記憶，慎毋再忘。解帶時，球墜地作聲，必能達汝腦氣也。」

伯曼歸，將休憩，忽金球墜地，聲鏘然，憶王言，急邀波維齊偕至百里才室，具述所以。百里才曰：「兄等被特達之知，期可大用，事之至幸。乃素志澹退，不樂仕進，惟當時不能善爲辭，徒言歸商於余，冀以拒命。然余何能爲力？愚意王旣相須至殷，可決計委身，無事猶豫。倘余亦成兄初志，則兄將因余



而蹈方命之愆。脫天威不測，禍可立至，余亦無所逃罪。無已，請卜諸鳥乎。」卽命攜能言鳥來告之。故鳥曰：「吉，必從王意，更請王臨觀三異。」百里才曰：「王來，予可見否？」鳥曰：「必見，有攸利。」

次日，復至獵所。王問之。伯曼曰：「昨歸與女弟言，女弟甚喜，謂臣等當委身盡職。惟少遲承旨，伏乞垂恕。」王曰：「無傷也。汝等友愛篤，至可嘉。能移此愛而腹心於朕，朕亦當以手足視之。」遂相與校獵。王以伯曼昆弟英武多力，甚悅；歸途與縱論今古，復袞袞不竭，益心器。比抵宮，二人偕王入。諸臣以彼新進，驟荷榮寵，羨且妬，卽維齊亦不能免側目焉。

當王與伯曼等之偕行也，途之人咸見而驚歎曰：「是二人者秀麗英爽，左右於吾王，似膺不次擢者，不識其爲土著，抑客籍乎？」言紛紜莫決，或且喟然曰：「我望上帝慈愛，使我王有太子亦若此二人之儔異不凡，則國家之福也。噫，使當日后不產怪而誕王儲，以年歲計，當可與二人若，已亦不至嬰囚辱矣。」

王旋導伯曼等覽宮禁之勝，縱極侈麗，視之漠然。舉不足動其念。移時食設，王要之入坐，則固辭，強而後卽席。王數有質難，伯曼等答若響應，靡不曉晰。王驚服，默計曰：「使二子長宮掖，受教於鉅人碩學，所詣亦未能過此。」罷食，復於曲室中清譚，益娓娓令人忘倦。王樂甚，曰：「汝兄弟博通明達，誠

未易觀。生平飮名論多矣，未有如今日之愜心悉志者。欲相與一觀諸樂，極舞蹈詠歌之興何如？」言次，樂工畢至，皆名優組織，集成雅奏，不同凡響，洋洋颯颯，使聽者情移，雜以婆娑趨舞。備著槃娛之盛焉。

入夜，伯曼等告歸。王曰：「宮中涂徑既習，可時時入見，以紓朕延盼。」對曰：「蒙不斥卑濫，許時入禁籞，不勝感激。抑憇衷竊有請者，乞陛下于田之暇，一枉乘輿，渥荷涵容，用敢以草茆湫溢之居，望六飛之辱，實不勝大願。」王曰：「卿等清華高邁，居必稱其人，甚願一行，期以翌日。」

伯曼等歸，具語本末。百里才曰：「乘輿之臨，必治具以待，慮或未備未精，當先熟籌之。乃潛商於能言鳥。鳥曰：「庖人善調，必能當王意。第有饌須特設者，以王瓜漬真珠汁進，王必大悅。」百里才曰：「瓜漬珠汁，未之前聞，爾言得毋或誤。夫饌徒飾觀而不能食，雖珍奇曷取？况予竭所有之珠亦不敷用，奈何？」鳥曰：「無慮，從予言，必有幸福。明日黎旦，於園中樹，次居第一者之右，劘土求之，當得珠如數。」

百里才預語園丁，質明給事。屆時，督丁具鍤，指樹循所向劘之。甫數尺，鍤鏗然見格，見小篋一，金色，長可尺許。百里才喜曰：「得之矣！止鍤，毋傷吾寶。」丁出篋於土，拂拭以呈。啓視之，纍纍者珠充其

中，瑩光激射。百里才大懼，手篋回室。

時伯曼兄弟以百里才辨色，卽入園，知有異，急往，遇諸途，見手篋一，急詣所自，曰：「得諸迤右土中。倘見所儲，兄必更驚羨。」卽啓示之，皆駭愕。百里才告之故，且謂烏固不余欺也。

百里才救庖人，以翌日乘輿臨，當謹將事，別具一饌，爲珠汁漬瓜，宜益注意，卽示以珠。庖人咋舌不言，良久。百里才曰：「吾知爾以見此創聞事，必駭怪。第予特命爾具此，非漫然者。其亟夙備。」庖人乃持篋去。百里才又飾掃除室宇，凡諸供張，罔不胥裝。

伯曼兄弟晨卽至獵所侍王，且爲前馬。將抵其居，波維齊先入告百里才，相與出而覬逆。王下騎命之起，諦視百里才，有殊色，意度嫺雅，謂伯曼等曰：「汝有女弟若此，嚮所謂必商與權者，誠非虛語。朕當於游覽園宅後，再申譚愫。」百里才曰：「鄉居旣久，與世隔絕，數椽置蓬蓁中，紙形樸陋，若與宮禁沈沈，千門萬戶者比，則無異隆岡之與塊阜矣。」王曰：「居以人重，朕所樂觀。」

乃導歷諸室，王歎羨不去口，曰：「此宅洵異凡構，彼徒侈輪奐，又烏足道！無怪徜徉此鄉，視城居爲囂聒也。比入園，瞥覩珠泉噴涌，色若黃金，飛流不絕。方凝視間，忽聞清音要眇，搖曳空際，若穆羽之調。四顧則綠陰若冪，不見樂隊。疑而問曰：「樂聲胡自而至？」百里才曰：「此樂非人力所能奏者。王

不見藟蓀茂挺，有高出衆植者乎？聲即發自其葉。請再舉數武，卽能辨其從出矣。」從其言，久之復問曰：「似此奇植，得自何所？朕天性好奇，窮搜博訪，究植物學者夙矣，茲樹不能名，願明以告。」百里才曰：「此名自鳴樹，產自異國，與金色水能言鳥皆同時得者。其詳未及備述。陛下旣晨獵，復多受日光，恐過涉勞頓，願少憩息。」王曰：「覩奇物，令人神王。金水之異，願再諦觀，次當及鳥。」復至涌水所，際審良久曰：「觀此水自瓮上，又下投於瓮，若循環之無息，第流無源，貫注無管，而歎灑不窮，益足奇異。」曰：「周此瓮無與外通者，水力雖高至二三十尺，實瓮水外無他機。」王曰：「觀此二者，使朕心曠，則能言鳥必更著神異。」於是行廳事前，且奇禽畢集，頡頏翔舞，繁聲迭起，皆引吭應節，相錯而不亂。王曰：「汝以何術使異鳥羣鳴，且詭狀殊形，多日所未覩者？」百里才曰：「奇禽之集，實朝能言鳥耳。是鳥不鳴則已，鳴則諧婉百變，雖弦簧之調，宮徵之轉，不復能過，况尤能人語乎？」

王之入廳事也。能言鳥且宛轉引歌不絕。百里才謂之曰：「王至矣，其亟起居！」鳥頓輟鳴，羣鳥同時寂若。鳥曰：「歡迎陛下，願祝壽考無極！」王曰：「朕謝爾敬禮，爾誠足君長羽族也。」

時筵具，王入坐，珍纂羅列。俄侍者以瓜漬珠汁進，初以爲珠米。耳比見瑩然纍纍者皆眞珠，乃輟箸驚呼曰：「異哉！珠非可殮物，用以作汁，何也？」語次，目注百里才等。而鳥已率爾而答曰：「陛下

今日見眞珠作汁則怪之，昔時聞后產一犬一貓一木則輕信之，何明於此而昧於彼耶？」王曰：「所以信之者，因侍媿者爲后姊，當無虛語。」鳥曰：「侍媿者誠爲后之二姊，因后獨膺榮寵，而若曹轉出其下，心嫉之甚，進僞爲侍媿，實則三棄其所生之子若女，而以怪產報。陛下不幸受彼欺蒙，后乃無辜受繫焉。事閱歲時，而侍媿者具在，一經追鞠，可立得其罪，庶不致終損陛下之明。若伯曼，若波維齊，若百里才，皆疇昔后所產而遭棄者，幸前總督收而育之，今日竊慶王得儲君貴主也。」

王聞之，始恍然，乃大悔恨曰：「毒哉二婦，陷吾賢后，必戮之！朕一見伯曼等，覺愛從中出，若己子女然，正索解不得，今始悟感情關天性，非無因而生者。微鳥言，幾失血胤矣。」謂伯曼等曰：「來，予持汝，一證慈愛心。」伯曼等至是始知爲王所出，悲喜交集，相與投王懷，涕不能仰。王又言：「前總督雖有撫育恩，非汝等眞父。汝等身出王族，予必使安享尊榮，不失天潢之貴。」於是伯曼昆弟亦相持抱，以明友愛。食畢，王曰：「翌日將使兒輩見汝母。」卽策馬返宮，命維齊立捕后之二姊至，逐一鞠問。二婦知不能狡，備述所謀。王大怒，以其圖戕王嗣，陷后幽禁，罪惡至重，當支解以懲，不一時，二婦之體紛紛磔裂矣。

王率羣臣步至清真寺，達后囚所，手釋其縛。見后尪瘠甚，持之而泣曰：「乞恕前愆，特負荊以贖

予過！陷汝之二婦，已嚴刑死矣。所產之子若女三人，幸無恙，相見在卽。」乃具道端末。后至是始知二姊非人也。

於是后易被服至尊美，偕王及羣臣旋，先生至伯曼所。王卽導三人者立后前，謂之曰：「請諦視汝之二子一女。」后驟起擁諸懷，淚縱橫下，咽不能成聲。子若女亦噉然持母而哭。歷年怨苦，積恨若邱山，不意一抱間已銷歸無何有矣。

是日，太子豐治具，饗王及后暨侍臣。宴畢，引后至園中，賞三物之異。比導從回宮，民知其事者皆夾道觀，雲屯鱗襲，見后盛儀復舊，太子公主華美無與儔，莫不額手相慶，歡忭雷動。又見公主手異鳥一，而奇禽無數隨之飛且鳴，益驚羨不置。是晚宮中設盛宴，慶骨肉會合，歸功於能言鳥云。

●密司 (MISS)，女子之稱。

●或名玉蜀黍。

史希罕拉才得歷道異聞，以娛蘇丹之聽，言若彘穀，日出不窮。蘇丹深奇后具此記憶力，且嘉其穎悟，益嬖之。日月荏苒，自史希罕拉才得入宮以來，已閱千有一夜，並已產三子。蘇丹徐察其幽嫻貞靜，旣悅其美，復欽其賢，往日殘刻之心爲之漸殺，隱自悔前日設律之苛矣。史希罕拉才得揣知其意，



乘機求赦，並請廢殺妃苛例。蘇丹笑許之，且曰：「卿靈心慧舌，假術故事以爲譎諫，朕早有感於中。曩徒以盛怒，設此苛例，實則非朕本意。然微卿，女子之死吾手者將不知凡幾矣。卿明知白刃在前，甘犧牲已身爲衆女請命，勇義尤不可及。朕今册汝爲后，立母儀爲天下率，勿負朕厚望焉。」史希罕拉才得俯伏而謝，抱蘇丹足，以示感戴。蘇丹卽以告大維齊，使布告國中。聞者咸額手頌后德，且爲蘇丹祈福也。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初版  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第七版

(81004)

中學國語文  
科補充讀本  
天方夜譚二冊

每部定價國幣拾元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\*\*\*\*\*  
版 翻  
權 印  
所 必  
有 究  
\*\*\*\*\*

譯述者 奚 笑 若

校註者 葉 紹 鈞

發行者兼  
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 
各地

集

